
武俠世界
第35年
19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寫的天機俠女何仙姑傳奇故事之一「璇璣訣」。一日，九天玄女降臨獻陵李淵之墓前，見墓周形如伏龍，乃知唐李國運綿長全靠此龍脈蔭庇也。可惜美中不足者墓似倒懸金鐘……此時咸陽西南一股赤霧直射李淵墓頂，此乃世代冤仇交戰之象，因而本文牽出了何仙姑故事。蕭玉寒先生運用他豐富的歷史、堪輿常識，生動塑造了武荷花、何蘭花兩姊妹的形象。欲知九天玄女如何造就何仙姑，預伏扭轉「逆轉天機」的玄機，請君鑑賞指正。

* * *

你願意展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亦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附上薄酬！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天先生撰著的「身無彩鳳雙飛翼」，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19期
（總號177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璇璣訣

天機俠女何仙姑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隋亡唐興 地脈相尅

天蒼地茫，星移斗轉，乾坤浩瀚。

忽一日，執掌亂世玄機使者——九天玄女，足踏如雪蓮花雲，嬌軀婀娜，輕輕一旋，如雪如雲的身影，便已落在唐朝京師長安城北一座高原之上。

九天玄女足不着地飄然而立，凝神向前面望去，驀地一座奇特的墓穴落在她的眼內。

祇見這墓穴形似倒懸金鐘，又似乾坤倒吊；墓穴方圓近三十丈，高達四丈，墓前石犀、虎龍蟠虎踞，顯得異常剛毅沉雄，豁達昂揚。墓之東北乃石川河，墓之東南乃渭水，墓之西南乃涇河，三河四面環繞，彷似墓戴金環。

九天玄女佇立凝望好一會，忽悄然嘆道：「獻陵！獻陵！好一座帝皇之墓！李淵啊李淵！你縱有千般糊塗，萬般不是，但有此葬身之地，也不枉此生矣！此穴地處高原之腹，地方雄厚之極；更得水之環繞，世所罕見，當主國運綿長；且此高原形如龍伏，乃一伏龍地脈，所出之人，英明果斷，剛毅沉穩，不失爲一代帝皇之格，你李氏子孫得承此龍脈蔭庇，也是你的一場大功勞。」

九天玄女繞墓飛旋一匝，忽爾又喟然嘆道：「可惜啊！可惜！此墓千着萬着，竟錯於一着！墓周水圍繞，固主福兆綿長，但水源起自東南渭水主幹，再分而爲涇河、石川兩水，主幹粗壯雄渾，分流却逶迤柔弱，此乃國運虎頭蛇尾，難善始善終之兇兆也。再者墓似倒懸金鐘，乃乾坤顚倒輪迴之兆，必主陰陽顚倒輪迴，骨肉相殘之慘局，如此一來，唐李國運雖可保綿長，乃應天機之兆，但帝皇李氏一脈，必多半不得善終也！咦……」

九天玄女感嘆未畢，忽地驚咦一聲，原來此時她突見咸陽西南方向，射出縷縷赤霧，冉冉上升，在半空中凝聚成箭狀，向李淵的獻陵疾射而下。

如箭赤霧直插墳頂，彷如透頂而入，直射入金鐘墓穴下的靈柩中去……僅一會，一道如血水的煙雲突從墓頂噴湧而出，霎時把整座獻陵染得通紅！

九天玄女的九龍飛鳳髻一擺，身穿的金縷絳綃衣一飄，藍田玉帶長裙一舞，白玉圭璋彩袖一揚，執掌亂世玄機的本能，令九天玄女婀娜的身形驀地一動。

九天玄女暗道：此乃世代寃仇交戰之象，換了普通人家倒沒什麼，但血箭射向大唐高祖李淵陵墓，登時血流成河，這豈非隱兆此墓後人，亦即唐李的帝皇血脈，行將被慘酷屠戮嗎？試問當今世上誰有此膽量？又誰有此能耐？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之際，獻陵四周的血水煙雲却忽然散去，眨眼間回復原來形狀。

但九天玄女深知，兇兆一旦呈現，必有所應驗，那是決定不可逃避的了。

她微一沉思，身形忽地凌空而起，如雪如雲般的向射出血箭的咸陽城西南面飄去。

咸陽城西南百里外，在渭河之畔的一座高原上，原來高聳着一座已顯殘破的陵墓，墓頂尚有絲絲如血煙雲未散盡，顯然血箭乃來自此墓了。

九天玄女抬眼向墓周掃視，祇見墓之北爲涇河，墓之南爲渭水，兩水主幹夾墓而出，恰似喇叭之形，墓則沉隱於喇叭底部，向外橫射，成無休無止之勢。墓的西南乃首陽山，形如母獅，隱忍而威武，母獅頭部高昂，與此墓恰成一直線，一脈相承，渾然一體。

九天玄女掠近此墓，但見墓碑高豎，上有「太陵隋高祖楊堅之墓」一行刻字，碑上的漆文已然剝落，墓周建築亦甚古樸，顯然大隋高祖楊堅性尚儉樸，就連墓陵也絕不鋪張。

不過九天玄女却深知，墓之威力不在於外形，而在於其所處的地方，得地力者亦即獲龍脈蔭庇之驚

天勢格，決非有等築建奢華，地力却平庸的墓穴所能比擬。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她已再無疑惑，忽然仰天嘆道：「母獅穴！母獅穴！好一座可敵伏龍的母獅穴！雄獅出男，母獅出女。李淵啊李淵！你可知李家子孫，必受此母獅龍脈之女屠戮？且這楊氏一脈女子，多年承蔭龍脈，今日已成氣候，至此已勢難挽回了！但當今天下，已應『楊花敗李花開』的天機大勢，唐李已取代隋楊，這隋楊的母獅龍脈，又如何尅制唐李的伏龍龍脈？以至慘酷屠戮唐李一脈的子孫後人？這母獅龍脈之女到底是誰？目下隱於何處呢？」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憑她執掌亂世玄機之能，一時間，竟亦未能參透這等驚世秘密。

但九天玄女之能，決非有等平庸之輩所能比擬，祇見她微一沉吟，便有所決斷，足尖一頓，身形已凌空而起，向正面的首陽山飄去，僅一會，便如雪如雲的飄落首陽山之巔了。

首陽山形如母獅，臥於高原之上，與高原上的「太陵楊堅之墓」恰成一直線，一脈相承，渾然一體，奇特之極。

九天玄女站於首陽山之巔，極目遠眺，視綫從東、南、西、北四方位旋繞一匝，即順着首陽山母獅

頭部所向，向首陽山的東面凝神掃視，就在此時，東面數百里外，尋常人絕不可能察覺的一股淡淡的紫氣，已驀地攝入九天玄女的眼眸。

九天玄女眼神一亮，暗道：世人皆有靈光，光有七色，赤、橙、黃、綠、青、藍、紫，而以紫為貴。靈光能透於形表者，萬中無一，而能透射而現於虛空者，更絕無僅有，如今紫氣既已現於世，且其方向與「隋楊龍脈」的一直綫，一脈相承，由此而可判定承此母獅龍氣之後人所在矣！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也不遲疑，足尖一點，如雪如雲的身形，便向浮現紫氣的咸陽城東面飄然而去。

在九天玄女的足下，數百里路片刻可至，這或許便是仙家之威力吧！

九天玄女憑判斷而降落之處，便是咸陽城東面數百里外的并州文水地域(即今山西文水縣東面)。

九天玄女此時已把如雪如雲的靈光斂去，她的模樣，便如一位世間嬌俏的少女無異。九天玄女來自仙界，也無人知她的來歷，更無人知她的年齡。

她踏入文水縣地域，心中便一動，但見當地市集村鎮，百姓士民夫妻之間，以你我相稱，並不講究「相公、妾身」的婦人敬夫禮節，而且婦人多主持家中門面，舉凡訴訟爭曲直，請人托詞逢迎，坐着車子滿街奔走，帶了禮物送官府，代兒子行走求官謀職，替丈夫叫屈鳴寃等等事物，無不由婦女奔走，一派女中豪傑的神氣。

九天玄女心中不由又喜又奇，暗道：南方貧士，均講究場面，男子車馬服飾務需整齊，却寧可讓妻子、兒子在家中啼飢號寒。此地人士，却多靠婦人管家，精美衣飾不可缺少，男人祇有瘦馬老奴供用，分明是一派陰盛陽衰、乾坤顛倒的奇象！瞧此情形，倒與那「乾坤顛倒、陰陽輪廻」，天機逆轉之勢不謀而合了。

九天玄女走村訪鎮，四出向當地人打探「姓楊人氏」的動靜。當地人對女子甚為尊敬，竟有問必答，且答必詳盡，更奇特的是，雖然九天玄女貌美如仙，又值花樣年華，但當地的男士，無分老少，皆不敢稍有輕侮之意，不但不敢輕侮，反而如女子見了偉丈夫一般的尊崇禮敬。

不過，當地人大多姓武，姓楊的人氏既絕無僅有，就算有的，也多因隋楊的覆滅，而隱姓埋名了。

九天玄女在文水縣地域奔走了半天，憑她的「九天秘笈使者」之能，竟能立刻查悉那「母獅龍脈之女」的下落。

到這天的傍晚時分，九天玄女信步來到一座文水鎮城郊的村莊。她向路人打聽，原來這村莊叫南徐村，村中多姓武，但據說有一姓楊的女子，早年從咸陽城嫁入南徐村。

九天玄女一聽，心中不由一動，她原本想掠村而過，但此時却忽然決定，非入村中走一遭不可了。

她踏入南徐村口，心中忽然又一動，原來她但見村口東側聳立一座廟宇，廟宇祥氣繚繞，竟與九天玄女的靈氣有所觸動。

九天玄女走近一瞧，祇見廟宇山門匾額上面，大書了三個金漆字——則天廟，廟宇東西兩廂相對並立，正殿內供了一位身穿帝后服飾的女神像，女像上方有一橫批，上書「則天聖母」四字。

九天玄女心中不由微微一笑，暗道：則天聖母者，即管天聖母之意也，不料小小村莊，竟有如此宏偉氣魄的女神像！

不過這「則天聖母」到底是誰？就連九天玄女這位「九天秘笈使者」也不知道。

九天玄女走出廟宇，舉步向村內走去，此地果然是陰盛陽衰，但見在街上奔走，在田間勞作的，皆是婦人女子，而男子却在家中洗衣做飯，便碰見生人也閃閃縮縮。

九天玄女向那些男的打探「姓楊一脈」的行踪，沒一個敢回話，倒是一位老太婆一聽，便搶着大聲道：「此地沒有姓楊的門戶！但却有一位姓武名士的大戶，家中妻室楊氏，早年從咸陽城嫁入本村武家！這武大戶是販運木材生意的，姑娘想必是找生意啦？喏，打這兒向東走一里，那大門口向着村東則天聖母廟的，便是他武家所在了，姑娘這便請吧！」

這老太婆雖年過七十，但聲音雄壯，末了，還神氣十足的向九天玄女一抱拳，擺出大男人送客的架式。

九天玄女心中又好氣又好笑，但她心性玄幻，也不與這等村婦計較，反而入鄉隨俗，亦擺出大男人的神氣，向老太婆抱拳謝了，然後才舉步向那姓武的大戶人家走去。

村中正對則天聖母神廟的，果然有一座莊園，雖不甚豪華，却大有氣勢。

遠遠的，但見那莊園大門口的空地站了幾人，男女老少齊集，中間站有一位年約四十許的婦人，各人在左右奔跳，似閃避什麼，原來中間是一匹高大威猛的烈馬，昂首長嘶，似甚難管束。

九天玄女悄然走近，她隱在一棵大樹後面凝神望去，祇見那婦人雖顯得精幹，但已呈老態，兩位青

年男子雖比村中其他男子稍有氣勢，但在烈馬面前，依然露出懦弱的樣子，每當烈馬逼近，便嚇得縮退不迭。

那婦人見狀怒道：「你等男子漢，竟制服不了一匹烈馬，成何樣子？武家莊的面子也被爾等丟盡了！」

兩青年男子垂手低眉，竟不敢作聲，猶似女子受嚴父訓斥，那婦人見狀更憤怒了。

這時，從婦人身後，忽然站出一位年約八歲的女娃兒，祇見她頭一揚，朗聲道：「娘親！荷花可以制服烈馬！」

婦人一聽，吃驚道：「荷花發甚瘋話？這灰馬乃胡地之馬，性烈如火，男子尚不敢馴服，妳女娃兒竟有此膽色？」

女娃兒把手往腰肢一叉，挺挺小胸膛，朗聲道：「能！荷花自然有此本事，但荷花要三件法寶！」

婦人又好笑又好氣道：「那三件法寶？」

女娃兒道：「一鐵鞭、二鐵鎚、三利刀！」

婦人驚道：「妳要此三大兇器何用？」

女娃兒頭一昂，大聲道：「烈馬不服，用鐵鞭抽牠！再不服，用鐵鎚敲牠的頭！再不服，用利刀割斷牠的喉嚨！」

婦人一聽，不由驚得失聲道：「女兒如此兇狠，這烈馬便不服也要服了！因為牠被利刀割破喉嚨，必定血流如注而死，馬若死了，服了也無用啦！」

女娃兒一聽，格格一笑道：「其實這叫先施下馬威，馬若有靈，必知厲害，豈會硬挺不服？」

女娃兒說着，竟挺挺小胸膛，毫無懼色的疾步向烈馬奔去，婦人便要阻止也來不及了。

九天玄女在樹後一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女娃兒的膽色猶勝男子漢十倍，但不知她是否眞有降服烈馬的本事？

九天玄女沉吟間，那自稱「荷花」的女娃兒，已疾步走到烈馬身前不到一丈了，那烈馬見女娃兒走近，先是昂首長嘶，狀甚威武，向女娃兒示威，女娃兒却毫不畏懼，伸手一指烈馬，尖聲叫道：「馬兒！馬兒！你難道不知荷花三大法寶的厲害嗎？」說時又走近幾步。

說也奇怪，就在此時，原來昂頭長嘶示威的烈馬，當女娃兒接近不到一丈時，馬頭突然一垂，向女娃兒一望，四足竟抖顫起來！當女娃兒再走近兩步時，烈馬眼中露出極度驚恐，四足一軟，竟噗地跪倒，就如見了最可怕的什麼似的。

此時女娃兒格格的得意大笑，婦人却驚得目瞪口呆，連話也說不出來了。那兩位青年男子早嚇得臉無血色，差點就轉身溜逃！因為眼前的情景太可怕，也太不可思議了！

* * *

原來道家中有所謂的「內丹術」，但凡「內丹」強勁，達到某一個高度，丹田中便形成一個氣團，聚之有形，散則無形，功力高的人可以見到，尋常人自然難窺其秘。

與此同一道理，但凡人有「異能」，或者有「龍氣」蔭庇之人，其「周天」亦會透出形狀，亦即「靈光」，人能見「靈光」的萬中無一，而能察窺人之「靈光」的，便即「道行高深」之士了。

武家莊那婦人及那兩位青年男子，凡胎肉眼，自然難悉此中的奧秘了。

但九天玄女一見之下，便不由微嘆口氣，因為她已然清楚發現，當女娃兒走近烈馬時，她的周身即「周天」，竟現出一頭淡淡的其色紫的母獅形煙氣，這便是人之「靈光」了。

而女娃兒所透出的「靈光」，並非苦修而來，而是憑藉「龍氣」的蔭庇，她的血脈已與「龍氣」渾然一體，密不可分，因此現出「靈光」，亦即「龍氣靈形」，而蔭庇女娃兒的「龍氣」，便恰恰是那「母獅龍脈」，有形聚形，奇貴無比。

烈馬乃獸類，對於獸形之王自然極為畏懼，更何况此乃「母獅靈光」！其威懾力之大，對烈馬來說，當眞驚天動地，牠那有不跪倒相迎之理？

因此烈馬一見女娃兒走近，即便渾身發抖，四足發軟，最後不得不噗地跪倒在地！其狀就有如臣屬拜迎王者一般道理，而並非怕了女娃兒口中所稱的「鐵鞭、鐵鎚、利刀」等三大兇器。

而所有這些，均祇有隱身樹後的九天玄女明白而已。

當下九天玄女已然確判，她欲尋覓的「隋楊母獅穴」的所出之人是誰了，但有一點她尚不太明白，為甚這女娃兒既然是「母獅穴」的後人，却不是姓楊而是姓武？這其中到底有甚淵源呢？

九天玄女轉念間，忽地伸出纖纖素指，向數丈遠處的女娃兒——武荷花一彈，然後身形一晃，便不見了。

說也奇怪，九天玄女這屈指一彈之下，那女娃兒武荷花，便立感心胸突被一股熱流射入，神思一陣迷糊，竟一言不發，連跪在面前的烈馬也不顧了，飛快的撒足便向九天玄女隱身的樹後這面奔來，她的動作之快，竟如武林中輕功極佳之人。

原來九天玄女屈指一彈之際，

已把一縷仙靈眞氣從武荷花的胸前大穴射入，又直貫她的丹田，激發她體內原已膨脹欲發的「母獅龍氣」，直透腦際，運行周身，猶如武林中人，花了十數年苦練，才達至高內功境界，九天玄女的「仙靈眞氣」威力之大，驚世駭俗，當然亦須靠承受之人根基深厚了，否則不但無法承受，反而立刻昏迷倒地，若根基深厚，便可獲益無窮，不但可玄通奇經八脈，且可誘發其體內的「靈氣」，內功因而大增，可抵常人十數年功力；更玄妙的是，更可因而與「仙靈之氣」心靈相通，不必引路，便自然循踪而去。

九天玄女素手纖指一彈之間，竟有如斯威力，這位「九天秘笈使者」的「仙靈眞氣」，果然非同凡響。

那婦人——武荷花的娘親，此時疊遭怪事，她雖有女中丈夫的氣概，到底不明所以，早就驚駭得目瞪口呆，那還阻止得住女兒的如飛動作？

祇見武荷花猶如突獲神助，雖年僅八歲，但這一路飛縱而去，快如閃電，竟猶勝武林高手的輕身功夫。

武荷花一路飛奔而去，她也不必辨認路徑，因爲她的雙眼緊緊閉上，她畢竟是年僅八歲，突然有此神通，怎不教她驚駭？她的眼睛雖然閉上，但前路卻毫無障礙，甚至巨石大樹，也被她一晃便閃過了，她心中但祇有一個意念，那就是追踪一個「目標」，這「目標」是什麼，她並不知道，祇知她無論如何非追到此「目標」不可。

武荷花這一路飛縱，她前面既是南徐村東側的「則天聖母」神廟，她的身形竟逕直的向神廟疾奔而來，她的雙脚簡直不受控制，就如這座神廟便是她的「目標」似的。

甫抵「則天聖母」廟門前，武荷花的身形便不由一頓，她的眼睛也驀地張開了，她的俏眼如火，竟充滿一種追求「目標」的熾烈。

武荷花一見「則天聖母」四個大字，想也不想，便逕直的闖進廟裡。

廟內供奉的依然是那尊奇特的「則天聖母」神像，此時神像的雙目，剛好與武荷花的視綫成一直綫。

武荷花不由格格一聲尖笑，喃喃的道：「則天聖母！則天聖母……您是荷花的偶像，但誰說武荷花不可以取而代之……咦？您是誰？怎會在這廟內出現？」武荷花喃喃說話時，忽然驚奇的「咦」了一聲。

原來此時她眼前一亮又一花，她眨眨眼再看時，一位妙麗女子，俏生生的立在她眼前，翩若驚鴻，幻如天仙。

這位妙麗如仙的女子，自然便是九天玄女了，她以彈指輸送「仙靈眞氣」的神通，以試驗武荷花的根基，是否足以承受她的「仙靈眞氣」，若可以承受，那她的龍氣根基之深厚，便決定不可逆轉及動搖了。

這一試之下，她但見武荷花不但內功大增，更與她的「仙靈眞氣」通滙，竟立刻便向她心中的「目標」飛縱而來。

至此，九天玄女已毫無疑問了，她心中不由微嘆口氣，暗道：「隋楊母獅龍脈」的地力果然非同小可，一位驚天動地的奇女子運命，竟由此而註定了！但爲甚那「隋楊母獅龍脈」龍氣，偏偏蔭庇於這姓武的女娃兒身上？

九天玄女既已確判「武荷花」便是「隋楊母獅龍脈之女」，但其中的淵源尚有不明之處，於是便不再隱身，飄然而出，以眞身與武荷花相見了。

此時九天玄女見自己乍現，武荷花祇有驚奇而毫不畏怯，不由微微一笑道：「廟宇乃人間公衆之地，你既可以進，我爲甚便不可以？」

武荷花一聽，想了想，居然毫不驚怯，格格的笑道：「是極！是極！就如世上稱什麼男子漢大丈夫，爲甚女子便不可以叫女强人、女豪傑？男子可以做的事，荷花確信女子也一樣可以……例如這廟中供奉的，就並非男子，而是則天聖母這位女豪傑啊！」

九天玄女一聽，心中一動，便趁機試探道：「原來小姑娘叫荷花，但未知妳姓什麼？」

武荷花一聽，得意的格格一笑道：「荷花來自武家莊，因此誰不知我叫武荷花了？但俏姑姑到底是誰啊？憑妳來無踪去無跡的本事，可把許多大男人均比下去了。」

九天玄女微笑道：「妳原來姓武名荷花，既然妳稱我作『俏姑姑』，我便是『俏姑姑』好了！那俏姑姑問妳一個問題，荷花小姑娘是否肯老實答俏姑姑？」

武荷花小腦袋一昂，笑道：「可以啊！但有個條件，不知俏姑姑是否肯答應？」

九天玄女微笑道：「荷花姑娘有甚條件？」

武荷花俏眼一轉，便笑道：「此地的女子勝於男兒，因此俏姑姑亦須入鄉隨俗，露一手女子的本事，好令荷花信服……除此之外，俏姑姑獲答案後，尚須答應回答荷花一個問題，若俏姑姑答應這條件，荷花自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了。」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又好氣又

好笑，暗道：這女娃兒心思之靈，竟比當年的「絕世龍狐」鍾離春不遑多讓啊！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便目注武荷花一眼，忽然微微一笑道：「俏姑姑露一點本事給妳看看不難，例如荷花姑娘心中的偶像是誰，妳不必說出來，我已知悉了。」

武荷花一聽，不由大奇道：「俏姑姑眞有這等知人心事的本領？那俏姑姑知荷花心中的偶像是誰呢？」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暗暗好笑，心道：這等微小技倆，算得什麼了？她若知我是「九天秘笈使者」，那不就驚奇得立刻昏眩了？九天玄女心性本就玄幻之極，她這般轉念，便居然不加掩飾，坦然的直說道：「荷花姑娘心中的偶像啊，除了妳眼前的『則天聖母』神像，便決無其他人選矣！」

武荷花一聽，不由一陣發呆，暗道：世間竟有如斯可以洞悉心事的妙法！好一會，武荷花才喜得格格一笑道：「不錯！不錯！俏姑姑妳猜得對之極了！俏姑姑果然有本事啊……那俏姑姑可以問我啦！」

九天玄女此時心中一動，原來欲打探的念頭反而不急了，她目注武荷花一眼道：「荷花姑娘爲甚以則天聖母爲偶像呢？」

武荷花俏臉神采飛揚，小腦袋一昂道：「則天聖母，即管天聖母之意啊！我聽說地府不及人間，人間不及天上，若如則天聖母一般，連天上也管束控制起來，任己意而調度，這多有威勢尊崇啊！俏姑姑，則天聖母果然是武荷花的第一偶像也。」

九天玄女一聽，臉上雖然無喜無悲，但心中却不由嘆了口氣，暗道「陰陽顚倒、乾坤輪廻」之「逆轉天機」，看來已勢必應驗於此女身上了。

這一點已再無異議，九天玄女便忽然問武荷花道：「荷花姑娘姓武，但未知家族中有否姓楊的親屬呢？」

武荷花一聽，俏臉上突然呈現出一股紅暈，似對這問題異常敏感，她向四下一瞧，見則天聖母廟中，靜悄悄的再無任何第三者，祇有她和俏姑姑，心道：俏姑姑乃有其本事之人，便不說她亦可察知，倒不如坦白說出來，好讓她答應自己的另一個條件吧了。

武荷花小小年紀，便工於心計，祇見她眼珠兒一轉，便坦然的格格一笑道：「有啊！怎的沒有，因爲我的娘親，不但姓楊，而且是……」她忽然一頓，欲言又止。

九天玄女微笑道：「荷花姑娘祇管直說，而且是什麼，俏姑姑保證絕不向第三者洩漏便了。」

武荷花一聽，不知爲甚，她總覺得眼前這位俏姑姑，世上任何秘密，也絕不可能隱瞞她似的！她不由也嘆了口氣，悄聲道：「此事本來我不敢告訴任何人知，因爲這是我偸偸窺看娘親的玉珮，發覺上面竟刻着娘親的乳名『楊玉珮』，以及……以及……」武荷花忽然又一頓，似乎這「以及」必定是驚天動地的事兒。

九天玄女却似乎已洞悉這「以及」是什麼了，她微微一笑，忽地悄聲道：「以及，這玉珮必定與先隋皇朝有莫大牽連！是嗎？」

武荷花一聽，大而俏的眼睛閃出一縷强烈的火花，毫不畏怯的迎着九天玄女的目光，道：「俏姑姑！妳……怎會知道？」

九天玄女此時也不再猶豫，驀地又屈指向武荷花一彈，向她射入一縷「仙靈眞氣」，此時武荷花的心靈便與九天玄女相通，她所說的是眞是假，根本無所遁形了。

此時祇見武荷花渾身一抖，便滔滔不絕，不受抑止的朗聲道：「是啊！俏姑姑！娘親名楊玉珮，是隋朝開國皇帝楊堅姪女，亦即隋太子楊勇的堂妹；娘親珍藏的那塊玉珮，便是太子楊勇生前贈予娘親的……後來，後來隋朝被唐李所滅，娘親便隱姓埋名，下嫁入晋地南徐村武家莊來了。」

九天玄女一聽，便連最後一絲疑惑也釋然了，她不由微嘆口氣，暗道：隋楊的血脈楊玉珮，嫁入武家莊，誕生武荷花，因此這武荷花亦算得上是隋楊的血脈，竟然承受了「隋楊母獅龍脈」的龍氣，她與唐李的世仇，也因此而註定不可逆轉了！不料「陰盛陽衰、乾坤顚倒」的天機逆轉之兆，竟應驗於眼前此女之身上！嘿，天意玄妙，竟差點連我九天玄女也瞞過了。

九天玄女此時已再無疑惑，她足以斷判天下不日行將面臨一場血劫，她眼前似已現出慘酷殺戮的情景，九天玄女素以天下蒼生爲念，因此她不由無奈的一笑，就因此一笑，却又引出另一位驚世的人物來了。

因爲九天玄女心牽天下蒼生的安危，眼見一場瀰天血劫已勢不可免，情急之下，不由又轉念暗道：天機逆轉之勢雖不可更變，但吾爲執掌亂世玄機之使者，爲甚不可以吾道玄機，預伏玄力，以令逆轉的天機再度逆轉？

九天玄女性極玄幻，她這般轉念，便斷然的有所決定，暗道：若要令「逆轉天機大勢」再度逆轉，那便非尋覓一位足與武荷花的「母獅龍氣」抗衡的人物不可，否則決不能尅制「母獅龍氣」，反被其所尅，徒增生靈塗炭而已！但如此一位足

與之抗衡的人物，却於何處可以尋覓？因爲就連「唐李的伏龍龍脈」亦難抵抗「隋楊的母獅龍氣」，那普天下還有甚麼「龍脈」可與之匹敵？除非此人與「隋楊母獅龍氣」同出一脈，復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妙法，或可一舉而奏奇功，否則任其如何艱辛努力，亦僅徒勞而已！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已有所決斷，便又問武荷花道：「原來如此，荷花姑娘因此亦算得上是隋楊血脈矣！但武家妳娘親所出，難道便祇有妳一人嗎？」

武荷花點點頭道：「是啊！我那兩位兄長，均同父異母的哥哥，柔弱之性比女子尤不如，娘親說彼等斷無出息啊！不過……」武荷花說至此，忽然又一頓，似乎其中還涉及一個很驚人的秘密。

＊　＊　＊

九天玄女目注武荷花一眼，心中不由一動，因爲她從武荷花的秀眉中，已可判斷，她娘親絕非僅出一女之運命，因此她才忽然有此一問，她含笑道：「不過什麼？可以告知俏姑姑嗎？」

武荷花此時但感俏姑姑的眼神有一股強烈之極的魅力，因此她所提的要求，幾乎是無可抗拒的，武荷花亦有決不能拒絕的感覺，武荷花並不知道，九天玄女已在她身上彈射「仙靈眞氣」，對方一旦能夠承受，固然受益不淺，但她的心靈也無形中受了「仙靈眞氣」的魅惑，對「仙靈眞氣」的主人任何要求，也便決不能拒絕了。

「仙靈眞氣」若用於邪道，便即是「迷心妖法」，被施之人，自然乖乖的聽話，一任施法之人擺佈，以至爲所欲爲，其中雖有正邪之分，但其法亦殊途同歸，所謂「正中有邪、邪中有正、正邪僅一線之隔」，便是這簡單不過的原理了。

當下武荷花但感決不忍拒絕九天玄女的所求，她根本連想一想的機會也沒有，便坦率的朗聲道：「是！俏姑姑，不過是聽娘親私下間曾對我說的，我未出世時，家境甚爲悲慘，爲了生活，娘親懷胎十月，尚要跟隨爹爹去外地販運木材營生……在半路上，娘親與爹爹失散了，不幸又值分娩之期，我便是在路邊的草叢中誕生的！若非當時有一位奇人恰好路過，娘親和我……都已死啦！」

九天玄女沉吟點頭道：「荷花姑娘絕非夭折之相，因此妳決不會就此便去世。」

武荷花一聽，樂得格格一笑道：「俏姑姑既如此判斷，那荷花便必定長命百歲也！果然如此，當時那奇人曾對娘親說，他絕非路過，而是尋踪而來，因爲他在半路上，忽然聞到先是有母獅的吼聲震天，接着便有兩種香氣從這面傳送出去，其香濃烈之極，竟可遙送十里之遙。」

九天玄女一聽「兩種香氣」，更證實了自己的判斷，便不動聲色的道：「荷花姑娘，是哪兩種香氣啊？」

武荷花不假思索，便接着道：「當時那奇人說，兩種香氣，一爲荷花，一爲蘭花，均異常濃烈！因此這奇人才向這面趕來，後來他把娘親救醒了，却提出一個條件，要娘親答應了，他才肯再救醒我武荷花……哼哼，這奇人乘人之危，趁火打劫，他雖有恩於我，但我仍要罵他！」

九天玄女微笑道：「這人提甚要求？」

武荷花忽然嘆了口氣，這才道：「聽娘親說，當我誕生時，原來是一胎雙胞！我先出生，因先聞荷花香味，因此我便叫武荷花，另有一位妹妹，出生時有蘭花香味，因此那奇人便叫她做『蘭花』了！一荷、一蘭雙胞胎，這本來美妙極了，但那人却要求娘親答應，把蘭花妹妹給他帶走，然後才肯救我武荷花……娘親眼見失一得一，若不失一，便二者皆失，無奈祇好答應了，且答應此事絕不向武家之人洩漏！」

九天玄女微笑道：「後來呢？」

武荷花道：「後來那奇人果然把我和蘭花妹妹救醒了，他自然亦把蘭花妹妹帶走，不知所踪啦！」

九天玄女微一點頭道：「原來如此！你可知那奇人的形貌？」

武荷花點點頭，咬牙恨道：「我知道！娘親說，那人蓬頭跛足袒胸凸肚，還拄了一根烏黑沉重的鐵拐杖……哼哼，武荷花遲早要尋他算賬！」

九天玄女一聽，心中一動，眼前不由浮出一位奇之怪極的「老酒仙」的容貌，她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原來是他！不料連這「老黑怪」亦已洞悉行將逆轉的天機大勢矣！竟搶先一步，欲佈玄機，但不知這「老黑怪」如何施爲哉？

九天玄女至此，已可確判此事的來龍去脈，她微微一笑道：「那這人最後向哪而去呢？」

武荷花咬牙恨道：「聽娘親說，他抱了蘭花妹妹，便一直向南，如閃電般掠走了！哼哼，荷花日後遇上他，必定狠狠的教訓他一頓！」

九天玄女笑道：「妳爲甚要教訓他？他畢竟曾救了妳娘親和妳一命啊！」

武荷花恨道：「他乘人之危，趁火打劫，雖有救命之恩，但亦有奪妹之恨！這便非教訓他不可！」

九天玄女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妳妹妹落入此人手上，是妳妹妹的天大福氣，妳若知道，羨慕還來不及，豈會教訓他？但却含笑道：「這奇人本事了得，妳如何是他的對手？又如何教訓他？」

武荷花一聽，忽然渾身一抖，她說起兒時的慘痛，心中便忽感一陣刺痛，又突感耳際似有一陣母獅的吼鳴，她原被「仙靈眞氣」籠罩着的心胸，不由被母獅聲震散了……這突然的變化，竟出乎九天玄女的意料。

祇見武荷花忽然俏臉漲紅，大眼睛射出一縷寒光，直直的射在九天玄女身上，尖聲道：「不錯，俏姑姑！憑我此時的本事，自然並非那人的對手，但俏姑姑已答應，假如我回答了俏姑姑的問題，妳也須答應我一個要求，俏姑姑可不能反悔啊！」

九天玄女一聽，目注武荷花一眼，便知她此時已把她的「仙靈眞氣」震散了，心中不由駭然，暗道：「母獅龍氣」果然熾烈之極，連我的「仙靈眞氣」亦可迫散，難怪連天機也可逆轉了。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雖感駭然，但自己的確曾答應滿足武荷花的一個要求，此時已不能反口了，她不禁微嘆口氣，暗道：在這「母獅龍脈之女」面前，竟連我九天玄女亦墮入她的「逆轉天機」局中了。

九天玄女無奈點了點頭道：「俏姑姑豈會言而無信？妳說出妳的要求好了！」在九天玄女的心中，這天下事有什麼她不可以辦到？

不料武荷花接着格格一笑，以閃電般的動作向九天玄女跪下，又連叩三個響頭，口中道：「徒兒武荷花，拜見師傅！」

九天玄女吃了一驚，她深知眼前之武荷花，便是「陰盛陽衰、乾坤顚倒」之「天機逆轉」勢格中的主角，自己欲做的，恰恰是令「逆轉的天機再度逆轉」，因此實際上是與武荷花站於對立面的，她又如何可以收她爲徒？雖然她亦深知武荷花的根基異常深厚，乃研習「九天秘笈」的上佳人選。

但於九天玄女心念電轉之際，武荷花的行動却比她的心思更快，竟搶先跪下叩頭，九天玄女竟未及制止，如此一來，九天玄女便接受了武荷花三個叩頭了。

九天玄女亦已深知武荷花的「母獅龍氣」，與「天機逆轉」勢格融滙一體，已密不可分，亦即連她這位執掌亂世玄機的「九天秘笈使者」，亦受此勢格牽制，竟誤打誤撞，受了武荷花三個拜師的叩頭大禮，這已經是既成事實，決不可改變了，因爲若試圖更變，九天玄女便有「逆反天機」之危，由此而面臨的慘酷劫數，就連九天玄女亦自知禁受不起！

九天玄女不由仰天嘆了口氣，喃喃道：「天機！天機！果然是天機不可違逆！」

武荷花笑道：「什麼天機！荷花能拜俏姑姑爲師，學那驚人本領，日後就如『則天聖母』一般神通廣大，這豈非千載難逢的良機嗎？」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又微嘆口氣，暗道：這「天機」於武荷花來說，的確是她一飛衝天的千載良機！既然一場血劫已勢不可免，那就退而求其次，盡可能減少天下生靈所受的塗炭吧了。

九天玄女性本玄幻，她已知天機不可違逆，祇能先順其勢，再行逆轉，便也來個順水推舟，在順其勢中預伏玄機，以免天下蒼生多受塗炭。

九天玄女這般轉念，便微嘆口氣道：「天意如此，夫復何言？罷，罷，俏姑姑今日便稍助你一把力吧！但你欲學什麼本領呢？」

武荷花一聽，不由大喜道：「我知俏姑姑乃非凡人物，今日有幸得蒙俏姑姑教授，等閑的荷花自然不屑一顧，但求俏姑姑教授那等驚天動地的本事吧！」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微笑道：「何謂驚天動地之本事？」

武荷花不假思索，便朗聲道：「這驚天動地的本事啊！例如上察天機，中曉人間，下悉地理吧！又例如俏姑姑剛才洞悉人家心事的本領，也很妙啊！」

九天玄女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上察天機，中曉人間，下悉地理，乃「九天秘笈」中的絕學，你決非研學「九天秘笈」的人選，如何可以教授？但若傳授一些察人悉物的本領，以便日後精明處理用人，倒也不失爲減輕天下生靈痛苦的一大玄機妙法。

九天玄女這般轉念，便臉轉肅然，沉聲道：「也好，武荷花，俏姑姑今日便授妳一些察言觀色、辨賢悉能的妙法！你日後須按此教授之法，而爲天下生靈禍福着眼，善待天下蒼生，否則乃自取禍咎，知道嗎？」

武荷花見俏姑姑忽然臉罩寒霜，便也不敢嘻笑，連忙亦正經的答應道：「是，俏姑姑師傅！荷花但有所成，必依教誨而做。」

九天玄女微一擺手道：「你不必稱我爲師傅，妳我之間絕無師徒之份！今日相逢，祇是適逢天機之緣吧了，吾之所授，亦順應天機大勢而已。」

九天玄女說罷，果然就在則天聖母廟內，向武荷花傳授一些察言觀色、辨賢悉能的入門功夫。

九天玄女所授的雖然是入門功夫，但這是「九天秘笈」中的「人間道」絕學，這便非同小可，比之世間的風鑑之術不知精妙多少，因此小小一點入門功夫，便足抵世上風鑑士苦研半生的本事了。

武荷花果然也絕頂聰慧，九天玄女所授的口訣要旨，僅教授一次，武荷花便可以舉一反三，推例論證，所論所問，竟連九天玄女亦須稍費心思方可回答。

例如於察言觀色、辨賢悉能的論證上，武荷花所問的，竟是「如何可以判斷彼是否一位好皇帝」、「如何辨別是否忠於自己的大臣」、「如何善於在危機四伏矛盾重重的逆境中自處」、「如何忍辱負重方可一飛衝天」等等。

九天玄女不由暗暗驚奇，心道：憑當年「絕世龍狐」鍾離春之聰慧，以及深厚根基，亦僅為「齊王后」之身，而武荷花與之相比，竟有過之而無不及，莫非她的運命，足以超越「后」之勢格，而達「帝皇」之絕境嗎？

九天玄女心中轉念，不由也又驚又奇，她轉念及此，為日後的天下蒼生着眼，不得不於武荷花身上預伏玄機了。

也因此她一反初衷，僅傳武荷花「人間道」的入門功夫，竟把「人間道」的驚世絕學其中的精華要旨，悉數傳授。

武荷花的悟性也果然驚人，當年「絕世龍狐」鍾離春需花數月方可領悟，武荷花却於三、二時辰內，即便融滙貫通了。

九天玄女忍不住又向武荷花傳授了一些自衞防身的武功招式，武荷花的內力已被「仙靈眞氣」所貫注，因此研習武功，竟亦得心應手，在則天神廟的大半日中，武荷花竟因天機之緣，與九天玄女相逢，進而脫胎換骨了。

到當日的傍晚時分，九天玄女眼見武荷花已領悟「人間道」絕學的精義要旨，又已領悟自衞防身的武功招式，深知憑此兩大本領，已足可令她順應天機。她雖有欲傳她「天機道」、「地脈道」的衝動，但又知武荷花決非此道中人，她祇可達「人間道」之極，而決不可至「上天、入地」的「仙靈」之境。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無奈於心中微嘆口氣，暗道：武荷花果然是一位既可愛又可怕的「母獅龍脈之女」，連我九天玄女亦幾乎受其「龍氣」所惑！罷，罷，罷，既已順應天機，又在她身上預伏玄機，促「逆轉天機再度逆轉」的驚天大法，也就祇好另覓人選了。

九天玄女心意已決，也便決不肯再多逗留片刻，她向武荷花微一點頭，便道：「武荷花！今日吾之所授，妳他日應用之時，須牢記三思而後行，更不可向世人洩漏乃吾所授！否則必自取其咎！知道嗎？」

武荷花此時既已領悟「人間道」絕學的精義要旨，她自己已隱隱察知，俏姑姑乃身具無尚神通的高人了，她心中不由對九天玄女充滿崇敬，一聽便連忙道：「荷花緊遵俏姑姑教誨！決不敢貿然施用，亦不敢向任何人洩露！」她見俏姑姑不許她稱她作師傅，這話便決不敢說了。

九天玄女這才微笑一點頭道：「你一切好自為之便了。」

武荷花知俏姑姑已有離去之意，不由滿心不捨道：「請問俏姑姑，武荷花日後還可以見到俏姑姑嗎？」

九天玄女一聽，沉吟暗道：吾與妳天機之緣已盡，日後相見，祇怕便非「緣」，而是「劫數」了！她這般轉念，便淡然一笑道：「有緣千里能相遇，無緣咫尺也難逢，你不必因今日之事而耿耿於懷，且放開心胸，順應天機大勢而行事吧了。」

九天玄女說罷，身形一晃，已如雪如雲的飄出則天聖母廟。

武荷花又驚又奇，忙尖聲道：「天色將晚，黑暗降臨，俏姑姑難道不怕强盜野獸嗎？」

遠遠的，傳來九天玄女的一陣嘯嘯笑聲道：「天空海闊，乾坤浩瀚，於吾眼中，不過乃一盆清水，有甚可怕？有何處不可去……」

這嘯嘯笑聲戛然而止，再也聽不到了。

武荷花怔怔的站在則天聖母廟中，再過一會，她才豁然而悟的格格一笑道：「不錯！不錯！武荷花祇要肯努力爭取，豈非也可達此境界，視天地萬物，浩瀚乾坤如掌中之物嗎？」說罷，她的俏臉一揚，竟頭也不回的走出則天聖母廟，昂首闊步的回家去了。

＊　＊　＊

九天玄女離開晉地南徐村則天聖母廟，便毫不遲疑，一直向南而去。

她如雪如雲的身形，是如此快如閃電，達至天上的星斗眨一眨眼，光華閃灼一下之間。

九天玄女這一路南下，越過晉地太嶽山、汾河、中條山，掠過位處中原的嵩山、魯山、牛眠山，再入荊州的大洪山，橫渡長江，掠過洞庭湖、衡山、藍山，終於翻上一座橫跨東西千里的雄偉山嶺——南嶺。

九天玄女站於南嶺之巔，但見嶺之北雪花飄飄，寒梅傲雪；嶺之南却百花盛開，春光明媚，她不由樂得格格大笑道：「乾坤天地間，

白雪春花祇等閑；素心欲動千里至，且看玄機落誰家？」

原來九天玄女這一路南下，却另有深意，事涉她打算佈伏的「令逆轉天機再度逆轉」的玄機，而此驚天玄機中的人物，便是九天玄女千里南下的目標了。

九天玄女這一路施展她的「仙靈神功」，橫越南北千里，於她來說，僅是彈指之間，她此時已登臨南嶺之巔，目睹南北兩種截然相反的風光，便知已抵達極南之地粵省地域了。

九天玄女毫不遲疑便已斷定，當日那「隋楊龍脈」另一血脈——武蘭花，必定隱在極南之地。因為她已在武荷花身上，探悉當年這對雙胞姊妹的來龍去脈，又確證這姊妹兩人，運命註定「南北千里之分」，而武荷花的「氣息」屬「北荷」，則武蘭花便必屬「南蘭」之花了。

而憑此「南蘭之花」的徵兆，九天玄女便足可判斷其所隱的方位了。

九天玄女既已確定已抵南粵之地，便掠下南嶺，不再施展她的「仙靈神功」，返回大路，不徐不疾的一路向南而來。

九天玄女一路而經仁化、詔關、英德、花縣，竟無所發現，却花了她整整三日三夜的時間。雖然這於世間武林高手來說，這等速度已是極快了，但於九天玄女這等「仙靈人物」來說，這三日三夜便猶如三年三月一般的緩慢，但竟然毫無「南蘭之花」的踪跡。

九天玄女雖身為「九天秘笈使者」，於天機大勢自可一目瞭然，但於人間這等細微之事，就連她這等「仙靈人物」，亦難洞察秋毫。

九天玄女不由暗暗生氣了，心道：這該死的「老黑怪」，弄甚玄虛？就算你已洞悉天機，預作佈局，也不必如此隱蔽也！嘿嘿！這「老黑怪」到底把「南蘭之花」隱藏於何處呢？

原來當日九天玄女，在晉地文水縣南徐村的則天聖母廟中，聽武荷花說起當年她和胞生妹失散的隱秘，便已立刻醒悟，現身相救武荷花母女生命，並帶走武蘭花的人是誰了。

九天玄女心道：「蓬頭袒胸凸肚跛足、手拄烏黑鐵拐」的，除了那可恨又可愛的「人間酒仙李鐵拐」還有誰？

李鐵拐當年曾與九天玄女有一段交往，還跟她鬥過酒，以及比試洞察天機奧秘的本領，因此對李鐵拐這位道友，九天玄女那會輕易忘記？

九天玄女深入南粵腹地，久尋而不遇「南蘭之花」，心中不由有點焦躁。她性本玄幻，心緒焦躁，便更決不肯半途而廢，非達目標不可，否則，她也算不上是執掌亂世玄機的「九天秘笈使者」了。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此時她身處南粵腹地花縣地域，她抬眼向四下一看，祇見一座如幻似眞的龐大山脈，逶迤自北南來，山上雲霧繚繞，猶如蓬萊仙景。

九天玄女心中一動，暗道：「南蘭之花」既源自「隋楊母獅龍脈」，她既身處南粵之地，於南粵之地脈形勝豈無兆應？

她這般轉念，身形便驟然而起，如雪如雲般，凌空向那奇幻的山峯之巔飄去。

這山峯位於花縣之東，相距足近百里，等閑人亦須花三幾天路程，但九天玄女這等「仙靈人物」，自然片刻可至，此山峯原來便是南粵著名的形勝地脈羅浮山了。

九天玄女飄掠而上，她如玉樹臨風挺立於羅浮山之巔，向四面凝神望去，九天玄女凝聚「仙靈神功」之下，她的目力便可遠及千里之遙，傳說中的「千里眼」，指的祇怕便是這等「仙靈神功」了。

九天玄女極目凝望之下，但見極西之處，現出莽莽崑崙山的身形，心道：這便是中華大地地脈龍氣之源矣，天下無數大小强弱龍脈，無不源出於此。

又見崑崙山末段一分為三，乃南、北、中三大龍脈，中龍至尊至浩至旺，出崑崙山後，一沉再起而為巴顏哈拉山、岷山、米倉山、大巴山，於大巴山處再成輻射狀，伸延出巫山、荊山、大別山、天目山、九嶺山、雪峯山、衡山等地脈；其輻射之中的衡山，一路伸展向南，稍沉即衝天而昂，而為南嶺，再南延為九連山，九連山脈沉伏於茫茫大地，終於衝天而起，而為九天玄女此際挺立於山巔的羅浮山。

中龍至此，已連沉連昂八次，至南粵陸地之濱，昂然下海，橫渡海峽，再於海峽彼岸一衝而起，是為台灣山諸脈。

九天玄女凝察至此，不由嘆道：「南粵羅浮山，沉昂已達八次，本已極為顯貴，不料再入海而沉，再昂而為台灣諸脈，恰好乃九沉九昂之數，地脈道中以『九沉九昂』為至尊，如此看來，南粵地域龍氣貴則貴矣，却較渡海而九沉九昂的台灣諸脈稍遜一籌，當眞是中華地脈中的蓬萊仙島也！」

九天玄女對渡海而昂的台灣諸脈讚嘆不已，但她此時的目標却是沉隱於南粵地域的「南蘭之花」，因此僅一會，她的如電俏目，又轉回羅浮山上來了。

但見羅浮山橫跨二百五十里（即今廣東博羅、增城、龍門等三大縣地域），主峯叫飛雲頂，高一千

二百米；另一主峯稱爲上界三峯，與飛雲頂鼎足而立，又三峯併峙，氣勢雄偉峭拔。由頂峯俯視，祇見層巖積翠，雲氣往來，四百三十二個大小峯巒，形態各異，變化無窮，氣象萬千，山中懸崖怪洞，亂石縱橫，構成朱明、桃源、夜樂等十八洞天，以及白水灘、水簾洞等九百八十處飛瀑山泉，山上隱現奇禽怪獸，靈氣繚繞，一派莫名高深的蓬萊仙景似的。

九天玄女目力奇佳，一下子便把羅浮山大小飛瀑山泉攝入眼眸，恰好是九百八十之數，她不由暗暗驚嘆，心道：地脈學亦即風水道，無「水」不成龍脈，這羅浮山九百八十次處飛瀑山泉，亦即潛隱九百八十座龍脈結穴之兆；又羅浮山乃莽莽崑崙八沉八昂之脈，羅浮山對岸便是台灣諸脈，亦即崑崙九沉九昂之數；不料南粵羅浮山，竟隱藏如斯地脈玄機也。

九天玄女身負「九天秘笈」之「地脈道」絕學，於天下之龍脈地力自然有所偏愛，若非此時她另有目標，憑她的玄幻心性，她祇怕便會於羅浮山上流連一番，若然如此，那南粵的子民便叨光不少了，可惜此時九天玄女的目標並非堪點南粵的龍脈，而是事涉「陰陽相尅、乾坤顚倒」的天機之女——「南蘭之花」而已，因此白白錯失了「九天秘笈使者」的一段天緣。

當下九天玄女如電目力一轉，向羅浮山下凝視，僅一會，她便低低的輕「咦」一聲，似已發現龍脈之女與地力感應之兆。

但見羅浮山脚的正西面，忽然升起一朶淡紫的煙雲，其狀忽如母獅忽如蘭花，神奇之極，僅一會，在九天玄女運「仙靈神功」之下，竟聞到一陣淡淡的蘭花香氣。

遙隔數十里，竟可聞到蘭花的香氣，這於人間簡直不可思議，但「仙道」之中既有「千里眼、順風耳」之術，那「千里鼻」便非虛無之事了。

九天玄女聞見之下，神色不由一陣欣然，目注羅浮山脚西面紫雲升浮之處，嘆道：「果然是隋楊母獅龍脈之女，仙靈南蘭之花……這叫踏破仙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也！」

九天玄女話音甫落，身形已凌空而起，如雪如雲，向羅浮山西面那騰升紫雲之處飄掠而去。

「仙靈神功」果然非同凡響，僅一會，九天玄女循紫雲升浮的方位，降落在羅浮山脚西面的一處山野上了。

九天玄女凝目細察，祇見山野之中，林木茂盛，其中竟有一種形如綠燭的奇特植物，其葉似茶而圓厚，枝莖綠中帶紫，高可達四、五丈，樹上結滿菓子，紅而帶紫，美而端麗，九天玄女一見，知此果非同小可，乃仙家修練服食的「朱菓」，久食凡體亦可成仙，因其所出地土奇貴無比。

九天玄女再向「朱菓」林中細察，但見於綠紫的朱菓林中，隱隱現出一座茅屋的屋頂，九天玄女心中一動，便展開身形，向那朱菓林中的房子掠去。

掠近一看，那茅屋原來傍山而築，雖用茅草蓋成，但却甚整潔，屋前面有一塊空地，空地上面便是羅浮山崖，上面有一道山泉飛瀑傾瀉而下，於山崖側形成一道溪流，雖不甚寬闊，却涓涓不絕，奔流不息。

在溪邊，却有一位年約七八歲的女娃兒，以手掏水，不知正在淘撿什麼。

九天玄女一見，便不進茅屋，逕直向那女娃兒走去，那女娃兒雖然蹲着淘撿什麼，飛瀑的響聲也把一切掩蓋住，但九天玄女極輕靈的脚步，竟未能瞞過女娃兒的耳朶，祇見她驀地轉過身來，望一眼九天玄女，却不驚慌，反而雅靜的一笑道：「姑姑！妳迷了路嗎？」

九天玄女目注女娃兒一眼，祇見她俏目如星光閃閃，渾身竟透出一股淡淡的紫煙霞氣，不由暗暗驚讚一聲，心道：不料此女之「仙靈之氣」，已甚有根基了，足證此女乃吾道中人無疑。

九天玄女此時心中已對女娃兒的身世來歷有所判斷，她不由滿心欣喜，向女娃兒含笑道：「小姑娘怎知我迷了路啊？」

女娃兒從容淡雅的一笑道：「此地荒蕪，周圍二十里，並無人煙，絕少有人抵此，但凡抵此之人，必定是迷了路，我會把多人引出大道呢！」

九天玄女微笑，暗道：這便恰恰應了你日後導引天機演行之宿緣了！九天玄女這般轉念，便向女娃兒含笑點頭道：「小姑娘心腸很好啊！但你留在此荒蕪之地，却如何過日子呢？」

女娃兒一聽，忽然把手捧的東西攤開，原來是一堆閃閃發光的東西，女娃兒道：「我和娘親過得很好啊！因爲娘親吃朱菓，我除了吃朱菓，加上這些山上流下來的寶貝，一日三餐也就不愁餓肚子啦！」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向女娃兒掌心中閃閃發光的寶貝仔細一瞧，不由叫了聲好，原來九天玄女知道這寶貝叫「紫雲英」，乃醫治世間婦人氣血兩虧的靈丹妙藥，功能起死回生，因爲可以大補婦人陰體之氣血，因此對婦人女子獨具奇效，而婦人女子久服「紫雲英」，日久便可

丹田氣固，身輕如燕，便即達白日飛升的仙道境界了。

九天玄女仔細一看，心中一陣欣喜，暗道：此女久服「朱菓」與「紫雲英」，再加上她的「母獅龍脈」融體龍氣，難怪她小小年紀，便有「仙靈之氣」溢於形表了。

九天玄女至此，已再無異議，她微微一笑，便道：「小姑娘之姓名，是否帶『蘭花』二字？」

女娃兒一聽，不由驚奇的睜大星目道：「姑姑怎會知道？我的確叫何蘭花啊！」

九天玄女當下也不答女娃兒——何蘭花的疑問，又向她含笑問道：「蘭花姑娘爲甚姓何？這姓名是妳娘親命名的嗎？」

何蘭花一聽，迷惑的搖搖頭道：「娘親姓何，我自然便是姓何啦！但這『蘭花』二字，却並非娘親的意思啊！」

九天玄女微笑道：「當年有一位蓬頭袒胸凸肚跛足、手拄烏黑鐵拐杖的怪人，親口留下這『蘭花』二字，是嗎？」

何蘭花一聽，越增迷惑，她的如星閃灼俏目盯着九天玄女道：「是啊！我娘親的確是這樣告訴我的！但姑姑當年絕不在場，又怎會知得如此清楚？」

九天玄女含笑道：「蘭花姑娘心中一定非常迷惑，但見了妳娘親後，妳便一切均明白了，也不必急於一時，妳帶我去見妳的娘親好嗎？」九天玄女道。

何蘭花心中雖然迷惑，但不知怎的，她但覺得這位姑姑所請所求的，幾乎是無可抗拒，不能不答允，於是她點點頭道：「是，姑姑，請跟我進屋吧！」

何蘭花領九天玄女走進茅屋，屋中正有一位婦人低頭縫補衣服，何蘭花向她走近，悄聲道：「娘親！有一位奇姑姑，她想見你！」

那婦人一聽，抬起頭來，九天玄女一看，這婦人原來年僅三十許，也許是常服朱菓的緣故，容貌絕不顯蒼老，就如青春少女一般嬌艷，更奇的是，這婦人聽何蘭花在外人面前喊她「娘親」，俏臉竟一陣羞紅，就如什麼瞞着人的隱私，被人猛地窺見似的。

婦人臉色羞紅，瞥了九天玄女一眼，但見九天玄女一派如仙如幻的風姿，料想必非世上等閑人物，這才輕聲道：「這位姑娘，茅屋簡陋，羞於待客，望姑娘見諒。」

九天玄女一瞧婦人的神態，便知她的心曲了，暗道：此女尚是處子之身，那「老黑拐」却要她盡爲人娘親的重責，也太難爲她了，不過她看來根基不錯，就因此身涉及天機勢格，日後倒可因而獲益，雖難成仙道，但人間半仙之體，逍遙自在，却是指日可待矣！

九天玄女已有所判，不由便對婦人親切起來，她向婦人含笑道：「何姑娘不必羞怯，須知一切不外是天機演行之勢，而被牽涉入其中而已。」

婦人一聽，心中不由一跳，心道：這位姑娘好厲害的目力，怎的一下便窺透我隱忍八年，羞於告人的秘密了。

母獅龍脈　一貴一仙

婦人原來果然姓何，單名一個姑字，何姑攜女兒何蘭花，隱居於羅浮山下荒蕪之地，原來却有一段難言的隱衷，何姑含辛茹苦，熬了整整八年，今日才得見一位如仙如幻的女子，這女子又決非世間等閑之輩，何姑登時有遇知音的感觸，當下忍不住，就向九天玄女傾訴她的心曲了。

原來何姑乃羅浮山的增城縣人氏，世代均居於增城，她自小心性淡雅，不近男性，因此直到廿五之年，尚雲英未嫁。當時女子皆時興早婚早生貴子，年僅十八的女子，便已爲人母親多時了，因此年過廿五未嫁的女子，不是殘缺醜陋之極，便必定是瘋女白痴了。

但誰又知道何姑原來溫文雅靜、貌美如仙呢？何姑的父母急得半死，被左隣右里的風言冷語嚇怕了，但何姑却淡然處之，表示永遠與父母相伴，勝於去面對那些醜男子，何姑終生不嫁的風言冷語，終於傳遍了增城縣，何姑却依然我行我素。

這天是重陽節，何姑的爹娘半勸半迫，要何姑上羅浮山登高，希望藉此轉轉運氣，或許可結識一位意中的男子。

何姑無奈勉強答應了，她與幾位閨中的姐妹聯袂上羅浮山去，何姑在山上逗留了半日，便與姐妹下山，不料在中途却與一班姐妹失散了。

何姑平素甚少出門，根本認不得路徑，亂闖亂撞之下，竟闖入這片朱菓林中，何姑又累又渴，眼見朱菓鮮美，引人垂涎，忍不住便摘來吃，後來幸好遇上一位蓬頭袒胸凸肚跛足、手拄烏黑鐵拐的老人，指點路徑，才得返回家中去。

不料到這天深夜，何姑突感肚腹有脹動的異狀，她伸手一摸腰部，不由心膽俱寒，原來她的肚皮竟脹大了，就如婦人懷胎三月一般模樣！

未婚有孕，這已經是一宗大逆不道的醜事，何況何姑平素以不喜男人自居？當下何姑又羞又急，差點便昏死過去了。

第二天一早，何姑換了寬身的

衣服，她也不敢告知爹娘她的肚腹懷了胎兒，悄悄的出門，幾經辛苦，終於再度摸入幾十里外的羅浮山脚朱菓林中。

不料却又在朱菓林中見到那指路的奇特老人，他一見何姑神色倉皇而來，便呵呵一笑，指着何姑道：「姑娘又回來幹嗎？莫非又垂涎朱菓的美味嗎？」

何姑一聽，俏臉不由羞紅了，她但感這怪老人非常奇特，每當她遇上困境，便又在她面前出現，因此無奈含羞帶怯，向老人哭訴她的不幸，末了伸手一摸肚腹，哭道：「裏面還會跳動呢！若這是胎兒，天啊！教我如何有臉見人啊！老人家是否有辦法救我？」

怪老人一聽，目注何姑一眼，便哈哈的一笑道：「姑娘與吾道有緣，因此我老人家不會坐視不救，但姑娘須答應我老人家一個條件，我老人家才好說話。」

何姑此時已六神無主，不由哭道：「我已走投無路，若能相救，有甚條件不答應啊？老人家要我做什麼？」

怪老人一聽，便呵呵一笑道：「姑娘，妳不愼吃了那朱菓，妳知道那是什麼？是一種可結怪胎的奇菓也！妳不把它打掉，那就必然生出一個可怕的怪胎兒來啦！」

何姑被怪老人一嚇，不由更驚，花容失色道：「這如何是好？老人家啊！實不相瞞，小女子尚雲英未嫁，這怪胎教我如何見人？若不能把它打掉，小女子乾脆一死了之了。」

怪老人笑道：「那妳也不必死，祇需答應我老人家一件事，妳便不但立刻得救，還多救了一條小生命。」

何姑一聽，又羞又奇，忙道：「老人家要我辦什麼事啊？」

怪老人一聽，便立刻正正經經的收斂笑容道：「是這樣的，姑娘，我老人家在路上拾到一名女嬰，無人撫養，需麻煩姑娘妳把女嬰撫養成人，未知姑娘是否肯答允？」

何姑一聽，不由又羞又急，忙道：「老人家啊！我尚是女兒之身，哪有撫養嬰兒的經驗呢？」

怪老人道：「這妳不必擔心，我老人家自然會教妳兩人好好活下去的方法。」

何姑尚在猶豫，怪老人用手一招，不知何時，他手上便多了一位年僅數月大的女嬰了，祇見這女嬰俏臉兒紅紅的，又帶點淡淡的紫氣，直向何姑飄來，紫氣乍然入鼻，心神便不由一蕩，不由自主便對這無父無母的女嬰十分同情了。

她也忘了自己尷尬的處境，反而嘆息道：「老人家，這女嬰很可愛，但遭遇太悲慘了！」

怪老人道：「的確如此！但她眼前的遭遇雖然悲慘，日後却妙不可言，於撫養她的人，亦受其福蔭，日後可成半仙之體，青春常駐，於天地間逍遙快活呢？」

何姑心中既已充滿同情，她也就不忍拒絕怪老人所請了，因爲她深知一個怪老人，又怎可照料這女嬰？她不由喃喃的道：「我就算肯撫養她成人，但我乍離家出走，身無長物，更不敢把女嬰帶回家中，於此荒山野嶺中，如何與她生活下去？」

怪老人一聽，神色欣然，隨即對何姑微笑道：「姑娘既然答應，我老人家自然會助妳一臂之力！」

怪老人說罷，吩咐何姑坐在地上，他左手抱女嬰，右手搭於何姑的背上，何姑立刻便感一股强大渾厚的熱流自背而入，衝入腹中，把她腹中跳動的「怪胎」向下面的丹田迫去，終於在丹田化作一股熱力，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腹中的「怪胎」，竟然消失不見了。

何姑心中不由大喜，又知怪老人原來是隱世的高人，對他的話更加深信不疑了。

祇見怪老人把女嬰交到何姑手上，他伸手向四下一招，祇見草、木如飛的向這面飛至，木豎、草蓋，不消片刻，便把一座茅屋搭好了，還居然十分整潔。

怪老人然後又飛掠而去，不知他從什麼地方，一忽兒便弄來一大堆生活用具，搬入屋中，一個足供生活的住所便完備了。

何姑一見，又喜又驚又奇，喃喃的道：「住、穿的均有了，但却缺吃的呢？大人尚可忍飢，嬰兒却如何是好？」

怪老人一聽，伸手一指林中的朱菓，微笑道：「這等菓子，足夠妳吃上一千年了。」

何姑一聽大驚道：「這菓子吃了會生怪胎，我還敢吃嗎？」

怪老人笑道：「此一時彼一時也！妳吃了菓子，祇需要依剛才的法子，把菓子之熱氣，緩緩導引入丹田，積聚起來，以備不時之需，我保你有益無害便了。」

何姑一聽，活動一下手脚，但感自己渾身有勁，腹中熱氣充盈，更不感半點飢渴，她才明白，朱菓絕非害人之物，祇是需有妙法吃之，才有大益處吧了！她於是向怪老人詳細詢問了一番「導引之法」。

怪老人此時亦諄諄訓導，細心之極，因此何姑雖然初涉這等驚人「導引熱氣」的妙法，却並不難領悟，僅花了三日三夜的時間，她便完全掌握這等妙法了。

何姑並不知道怪老人是誰；她因此自然不知怪老人所教授的，竟

然是足以「成仙入道」的「吐納大法」，世人夢寐難求，何姑却因天緣巧合，不須强求便得到了。

七日七夜後，怪老人對何姑說：「女嬰一歲前，可餵苡米菓汁，到一歲後，可到山脚撿拾一種有紫光閃灼的石片給她吃，如此以朱菓混以那石片，我保妳必可把女嬰撫養成人。」

何姑此時已知怪老人乃絕世高人，對他的話已深信不疑，連忙點頭稱是，但又不捨的道：「老人家一別，可有機會再重逢嗎？」

怪老人微一沉吟，即呵呵一笑道：「按我老黑拐之推算，當女嬰八歲之年，必有奇遇，屆時若有人打探女嬰的來歷，妳便說女嬰本命乃『南蘭之花』，乃導引天機之領袖人物，老黑拐擅作主張，預爲代勞，尚請九天秘笈使者笑納便可矣！至於老黑拐與姑娘妳日後自會相逢，但屆時妳已足可判斷老黑拐的來歷矣！」怪老人說罷，呼地一下，便掠走不見，八年來也絕跡不見來了。

何姑說至此，向何蘭花幽幽的嘆了口氣道：「蘭兒已知身世，我其實並非妳的娘親，而祇可算是養母而已。」

何蘭花直到此時，才知道自己原來是無父無母的孤兒，她却沒有半點的哀怨，只是閃灼的俏目定定凝注何姑臉上，見她神色淒怨，便反而倚入她的懷中，格格的笑着安慰何姑道：「娘親不必多說了，妳過去是蘭花的娘親，現在是蘭花的娘親，將來也必定是蘭花的娘親！」

何姑一聽，不由因武荷花的善解人意逗得欣然一笑，淒怨神色不由減緩了。

九天玄女却微笑道：「蘭花姑娘，爲什麼呢？」

何蘭花決然的道：「生娘不親養娘親嘛！況且蘭花連生母是誰也不知道，在蘭花的心中，自然祇有她是娘親啦！」

九天玄女含笑點頭，轉向何姑道：「何姑娘這幾年含辛茹苦，挨盡辛酸，令人敬佩，但不知爲甚當日以『蘭花』爲女兒之名？」

何姑一聽，微嘆口氣道：「今日眼見蘭花已長大，且根骨不凡，何姑受點苦楚又算得什麼？至於女兒之名，其姓乃隨我娘家何姓，其名則因當日老人有『南蘭之花』而言，也就隨口稱作何蘭花了。」

九天玄女一聽，微笑道：「這名字好極了，當年這老黑拐果然有點先見之明。」

何蘭花一聽，她的心性比她娘親更聰慧，立刻醒悟道：「姑姑這麼說，妳難道認識當日那怪老人嗎？」

九天玄女此時已確證「何蘭花」到底是誰了，於是也不再掩飾，坦然的一笑道：「我當然認識，不但認識，而且更確知他的出處和來歷呢！」

何姑一聽，連忙道：「那老人家到底是誰呢？」何姑心中，那怪老人不但有救命之恩，更有傳授她「吐納功夫」的半師之情，因此她比女兒何蘭花更關切，欲知其來歷。

九天玄女微笑道：「這怪老黑拐啊，不是蓬頭袒胸凸肚跛足、手拄烏黑鐵拐杖嗎？我怎會不認識他？當年他曾跟我鬥酒來呢！他啊！便是八百年前出道的人間酒仙李鐵拐也！」

何蘭花一聽，不由咋舌道：「乖乖！八百年前的李鐵拐！那他豈非八百歲以上了嗎？」

九天玄女含笑道：「於吾道中，八百歲有甚稀奇？世上這等高人多的是，不過大多隱世不出，世人遂以爲奇特吧了！蘭花啊！妳想不想妳也達此境界啊？」

何蘭花格格笑道：「蘭花想，但又不想。」

九天玄女不由微一怔道：「爲甚既想又不想？」

何蘭花笑道：「蘭花以爲，有八百歲的境界，那自然不錯；但若八百年皆隱匿深山，無所事事，白白而活，那便等如有爲之人八歲而已，因此便不想了。」

九天玄女一聽，心中一動，目注何蘭花並沒作聲。

何姑一聽，却不合她的雅靜心性，不由皺眉道：「蘭兒發甚大話？八百年乃很長的歲月，八歲之人又怎可與之相比？」

不料九天玄女却忽然點頭微笑道：「不錯！不錯！果然是導引天機演行的領袖人物也！那蘭花以爲，如何才算不白活八百歲呢？」

何蘭花道：「蘭花是孤兒，深知無父無母之苦，若非娘親含辛茹苦撫養，蘭花就連八日也活不了！因此蘭花以爲，能讓天下的萬千孤兒活上一百幾十歲，合計起來，便是四萬五千年，豈非大勝於一個人白活八百歲嗎？」

何姑一聽，難明何蘭花言中的奧秘，她不由連連的眨眼皮，暗道：蘭花今日怎的了？在這位俏姑姑面前，怎的瘋瘋癲癲的亂說一通？

九天玄女却暗暗點頭，心道：何蘭花果然是玄機道中之人，她的說話，已隱含三元會運的無窮奧秘矣！九天玄女自然知道，一萬五千年爲一元，三元即四萬五千年，而天下大勢，千變萬化，不外隱含於此三元會運中而已。何蘭花既甘願爲此「四萬五千年世人歲月」效勞，便即爲「三元會運」效力，隱隱中已

透示她入吾玄機道之深厚根基矣！她果然是引導「逆轉天機再度逆轉」的最佳人選。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間，便已作出令天地震驚的決斷了。

* * *

此時何蘭花却仰着俏臉，如星灼俏目望着九天玄女，略帶迷惑的道：「姑姑，蘭花知妳乃了不起的人物，但姑姑以為，蘭花說錯了嗎？不然為甚娘親不高興啦？」

九天玄女含笑點頭道：「蘭花怎知我是了不起的人物？」

何蘭花不假思索便朗聲道：「李鐵拐伯伯既是八百年的奇人，姑姑又曾與他鬥酒，那姑姑也必定是八百年的人物啦！蘭花年僅八歲，相較於八百年的人物，自然可以確信，姑姑是了不起的人物啦！」

九天玄女一聽，尚未作聲，何蘭花又接着笑道：「而且娘親剛才對姑姑說，當日李鐵拐伯伯，曾說八年後自會遇上一位『九天秘笈使者』，今年剛好是第八年，剛好又見到姑姑，因此蘭花以為，姑姑必定是那位『九天秘笈使者』了！」話雖如此，但何蘭花到底仍是孩子心性，又連忙加了一句道：「是嗎？姑姑。」

九天玄女欣然一笑，她深知何蘭花不但乃「隋楊母獅龍脈之女」，根基深厚，聰慧異常，更是導引天機演行的領袖人物，她所起的作用，就如當年的玄機大師黃石公一般，黃石公既然是她的愛徒，那何蘭花註定亦是她的徒弟了。

九天玄女至此已毫無疑慮，一切皆可斷判，便點了點頭，欣然道：「不錯，蘭花果然聰慧，吾之外號乃九天玄女，執掌的果然是亂世玄機，例如這等『九天秘笈』的絕學，蘭花姑娘願意學嗎？」

何蘭花一聽，因她年少，尚不知「九天秘笈」及「九天玄女」乃何含意，因此倒並不甚熱烈和驚奇。

但她的娘親何姑却驚奇得目瞪口呆，因為她知道「九天玄女」的名頭，知她乃人世間傳說的本領極高的女仙，她出現時所示的玄機，已足證她的身份及來歷了，如今這了不起的人物，竟有傳授女兒本領之意，何姑哪會不喜出望外？何蘭花雖然是她的養女，但在何姑的心中，何蘭花已是她最親的人了，因此她一聽忙道：「難得九天玄女姑姑肯傳授本領於你，蘭兒啊！還不快拜見師傅？」

何蘭花一聽，她雖然不知這「師傅」是甚麼「寶貝」，但她對九天玄女非常喜歡，就如天生是她的傳人似的，果然就跪了下來，正正經經的向九天玄女叩了三個頭，行了拜師的大禮，口中一面道：「何蘭花拜見九天玄女師傅姑姑！」她依着自己的心性，把「姑姑」與「師傅」，以及「九天玄女」，一古腦兒混到一起叫出來。

九天玄女居然欣然而受，這是九天玄女再次現世時，第三次收的嫡傳弟子，第一次收的弟子，是戰國時孫臏和鍾離春；第二次是秦漢之際的黃石公，第三次便是何蘭花了。九天玄女所傳授的，均是驚天動地的人物，由此可見何蘭花的份量有多少了。

九天玄女欣然道：「蘭兒，妳既拜吾為師，可知吾道之宗旨？」

何蘭花一聽，正正經經的道：「蘭兒不知，請師傅姑姑訓導。」

九天玄女這是第二次聽到「師傅姑姑」這稱呼了，第一次自然是玄機大師黃石公，第二次便是眼前的何蘭花了。九天玄女含笑點點頭道：「蘭兒，妳既已知吾乃九天秘笈使者，便應知九天秘笈者，乃天地乾坤之『無字天書』，因此吾道無名，或者可稱為『九天秘笈門』吧！雖然無名，其實隱含無窮的玄機奧秘，其中包括天機、人間、地脈三大道，悟透此三大道者，萬中無一，僅玄機大師黃石公一人而已，其餘則別走門徑，只有黃石公之弟子張良，張良的八世曾孫張道陵，亦可領悟此中的奧秘，但非吾親授之徒也，因此你首先務須珍惜妳千年難求的際遇。」

何蘭花一聽，她雖然不明白九天玄女所提的人物，到底是誰？但見九天玄女如此鄭而重之，亦知乃非等閑之輩，因此連忙答應道：「是，師傅姑姑，蘭兒知道。」

九天玄女又道：「吾道中人，既然皆為執掌天機演行之士，因此首重天地之奧秘、蒼生之禍福，此乃吾道中人行事之大旨，妳先行領悟了，且務須於日後踐而行之，蘭兒妳明白嗎？」

何蘭花道：「蘭兒明白。」

九天玄女一聽，暗道：自己也太心急了，竟恨不得立刻便把九天秘笈傳授於她，但她畢竟年僅八歲，如何一下子接受得了？九天玄女自己也又好氣又好笑道：「蘭兒妳明白什麼？」

何蘭花却不假思索便道：「蘭兒別的不懂，也不明白什麼九天秘笈、人間、天機、地脈之道，這等東西太深奧了！但蘭兒知道，窺天地之奧秘、顧蒼生之禍福，原該如此，因為天下的萬千孤兒，也是事涉蒼生禍福啊！」

九天玄女一聽，不禁微一點頭，心道：你能以天下蒼生為念，這便大合吾道之大旨矣！但妳可知？妳絕非孤兒，目下不但妳的生身母尚在人世，且更有一位行將令天地變色的姐姐呢！天機註定妳與妳姐姐二人，分處天機之各一端，

雖然同承「母獅龍氣」，却相生相尅，各走異端，勢格運命如此，又豈可改變？

九天玄女轉念又暗道：此乃天機之秘，蘭兒初入吾道，未洞悉天機之時，不宜早洩，否則必會令她的運命逆轉，屆時天下蒼生祇怕又添另一番磨劫了。

九天玄女這般轉念，便決定暫不告知何蘭花的身世之秘，且先行導她入門，一切她日後自可憑她自己的本領領悟。

當下九天玄女仰頭一望上面的羅浮山，心中一動，便不再多言，向何姑道：「吾欲領蘭兒上此山走一遭，妳放心嗎？」

何姑深知九天玄女之能，比之當年的怪老人李鐵拐，尚有過之而無不及，她既然要帶蘭花上山，便必定有其深意，且必對蘭花大有裨益，於是連忙道：「但得玄女師傅帶領，乃蘭兒福緣，何姑豈會不放心？謹代蘭兒拜謝玄女師傅了。」

九天玄女微笑道：「此乃天機之所使然也，何姑不必客氣，妳已得李鐵拐之眞傳，祇須依他傳授之法，勤加苦練，必可達半仙之體，逍遙於天地！何姑要謝的，便多謝李鐵拐吧！」

何姑一聽，知自己的運命與何蘭花大相逕庭，便不再多言，祇在心中暗嘆道：「一切均奇幻之極！既然如此，想它幹嗎？且順其自然吧了。」

何姑自此之後，果然遵從那怪老人李鐵拐所授的「吐納大法」，每日仍以朱菓為食，勤加苦練，日後她自然亦有一番際遇。

當下何蘭花聽說師傅姑姑帶她上羅浮山，居然毫不畏怯，格格笑道：「好啊！師傅姑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重峯，蘭兒欲上此峯久了，祇是娘親不准。」她一頓，却又不大放心的問九天玄女道：「師傅姑姑，這上山去，須花多少時日？」

九天玄女奇道：「妳問這幹嗎？」

何蘭花道：「上去三幾天，自然並沒什麼打緊，但若上去久了，娘親孤身一人，留在山下，蘭兒不放心啊！」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何蘭花啊何蘭花，若你的心性如此溫情，與俗世情懷難捨難分，又如何去導引天機？如何作天機演行的領袖人物？但轉念又暗道：雖然如此，畢竟是何蘭花心性善良之本源，也不便怪責於她。

九天玄女這般轉念，便向何蘭花道：「蘭兒，妳娘親已獲李鐵拐道兒傳授妙法，八年來以朱菓為食，已成金剛不壞之身，世間等閒之人，休想傷她分毫，你大可放心了。」

何蘭花一聽，不由大喜，她撲到何姑的身前，摟着何姑的腰肢，格格笑道：「好啊！原來娘親因禍得福，竟成女金剛之身啦！」

何姑這幾年來，自感百病不侵，且容顏常駐，絕不顯蒼老，雖年已三十許，卻仍如少女一般，已暗暗驚佩那怪老人所授的妙法，如今經九天玄女點明，才知這原來是「修仙入道」的驚世妙法，自己也已成了金剛不壞之身，心中亦不禁一陣欣喜，暗道：多年來所受的委曲折磨，與所獲的奇緣相較，也就足以補償有餘了。

何蘭花見娘親雖沒作聲，但神色欣然，便知九天玄女所判絲毫不差，她這才格格的笑道：「師傅姑姑，蘭兒再無牽掛，上山多久也可以啦！」

何蘭花話音未落，九天玄女伸手拖住何蘭花，何蘭花但感一股奇妙的熱流沿手心傳入體內，登時欲升欲飄，玄妙之極，她身不由己，已隨九天玄女一道飄掠而起，竟從羅浮山脚，凌空貼壁而上，就如身上長了雙翼似的。

何蘭花只見眼前的峭壁怪巖，如飛一般向下倒飛而去，心知自己正飛速向上飄升，不由又驚又喜，向九天玄女吐舌道：「師傅姑姑，乖乖不得了啦，蘭兒這是飄飄欲仙啦！」

九天玄女微笑道：「這是蘭兒根骨奇佳，天生乃吾道中人之故，否則師傅姑姑再高的法力，也不可能帶妳平步青雲哩！」

何蘭花道：「為什麼啊？師傅姑姑！」

九天玄女道：「若非根骨奇佳，非吾道中人，必體沉如山，便有仙家妙法，亦決不可能提之飛升。而世上有等學道之人，欲達蘭兒此際之根基，尚須苦修數十載而未竟也，因此蘭兒斷不可輕覷妳之先天奇緣。」九天玄女趁機開導何蘭花，喻示欲入其道，決不可懈怠輕慢。

何蘭花果然亦十分聰慧，她一聽便醒悟道：「是，師傅姑姑！蘭兒以為，這與蘭兒自小便吃朱菓、紫石英有甚大關係。」

九天玄女見何蘭花悟性之高，簡直出乎她的意料，心中不由欣然，暗道：妳所說的果然不差，因為那是李鐵拐道兒提示的修練根基之法，自然有助妳培養根基也。但於妳何蘭花而言，卻僅為錦上添花而已，妳身受母獅龍氣的先天熏陶，剛出娘胎便可發出『仙靈之氣』，這是凡夫俗子，例如妳養娘何姑所難企及的。

九天玄女心中轉念，知這等「地脈道」奧妙，何蘭花一時之間決

難悟透，因爲就連得道八百年的李鐵拐，於此道亦僅悉皮毛而已，何況何蘭花僅是八歲的女娃？因此她只淡淡的笑笑道：「不錯，蘭兒，這朱菓、紫石英皆仙道之物，於妳有所助益也。但於蘭兒而言，功效不大，妳之根基培育，卻另有途徑。」

何蘭花奇道：「爲甚於娘親如此奇效，於蘭兒卻功效不大？師傅姑姑，到底尚有甚途徑呢？」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道：「此事涉及天機、地脈之玄妙，決非妳此時所能領悟，但日後只要妳參悟九天秘笈之秘，便不難徹悟了。」

九天玄女說時，已帶何蘭花掠上數百丈高的羅浮山主峯飛雲頂。

何蘭花雖根基深厚，但畢竟年僅八歲，乍臨此絕巔，望下去羣山逶迤，白雲繚繞，不由一陣昏眩，身子竟抖顫欲倒。

九天玄女知此乃世人肉體凡胎，乍臨絕巔，必經「高處不勝寒」的情狀，便伸出手去，按於何蘭花的背上，向她輸送驚天動地的「仙靈之氣」。

九天玄女的「仙靈之氣」自然非同小可，當日她向武荷花彈指輸送，登時便令武荷花脫胎換骨，雖然亦賴武荷花的先天根基深厚，但「仙靈之氣」的威力，亦可見一斑。此時九天玄女已欣然而受何蘭花拜師大禮，視何蘭花爲其「九天秘笈」的嫡傳弟子，她所輸送的「仙靈之氣」，自然更毫無保留，因此其威力之大，已足以令凡夫俗子起死回生了。

何蘭花正搖搖欲墜、高處不勝寒之際，背上突感一股熱流輸入，直達她的肚腹心胸之處，她但感肚腹熱脹，熱力初時洶湧澎湃，幾欲破腸而出，接而卻運行全身，四肢百骸舒暢之極，最後又緩緩一沉，於肚腹中某處積聚起來，牢不可破，再不輕洩。她此時突感心膽一壯，身處絕巔，再也無半點寒怯之意了。

何蘭花不由樂得格格笑道：「師傅姑姑！妳送給蘭兒什麼寶貝了？竟如此厲害，蘭兒此時視高山絕頂，已猶如平地坦途了。」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心道：妳此時的功力尚淺，自然不知此乃吾以「無爲眞氣」助妳打通奇經八脈，運行周身，再於妳丹田處積存，日後自可發揮無窮威力，因此妳此時之內力根基，已可達世人苦練十數載之境界矣。

九天玄女不欲令何蘭花過於依賴外力之助，便沒把輸送眞氣之事點明，以免何蘭花存了僥倖心理。她淡淡的一笑道：「很好，既然蘭兒已可視險峯絕巔爲坦途平地，於妳日後歷練便有所助益。至於師傅送妳的是甚麼，妳不必追究，日後妳自然亦會明白。」

九天玄女說罷，便把她帶領蘭兒上羅浮山的用意，向何蘭花導而引之了。

九天玄女忽然對何蘭花道：「蘭兒久居羅浮山下，可知羅浮山之來歷嗎？」

何蘭花搖頭道：「蘭兒自小便只有娘親一位親人，娘親沒對蘭兒說，蘭兒怎會知道？」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微歎口氣，雖然她深知「仙道艱難」，欲達此境界者，非有大磨難大智慧大勇氣之根基不可，但乍聽小蘭花說得悽苦，卻也不由油然而生憐憫之心。暗道：妳雖歷劫悽苦，卻是入吾道之先決條件，因妳此時之閱歷猶如白紙一張，正好寫「九天秘笈」之玄妙文字也。

九天玄女伸手輕撫何蘭花的腦袋，竟破例溫情脈脈的解說道：「蘭兒不知，師傅並不怪妳，只須日後多加歷練，自然可洞悉天地乾坤之大奧秘。例如這羅浮山，其實由兩山合稱，主峯飛雲頂之山即爲羅山，自古有之，乃母山；另一山則由東海浮來，故稱爲浮山，兩山合稱爲羅浮山。兩山南北分隔，有一位姓葛名洪的道兒，把鐵條變爲一峯，叫鐵橋峯，把兩山相聯起來，羅山、浮山這才被世人稱爲羅浮山也。」

何蘭花奇道：「這葛洪法力如此厲害麼？他還在此山麼？如見到他，求　教教變鐵條爲山峯的妙法，也作好玩啊！」

九天玄女笑道：「葛洪道兒之法，並不足爲奇，蘭兒只須勤修苦練，達此境界亦不太難。且妳與此山有緣，日後必可與葛洪道兒會晤，屆時妳自己求他便了。」

何蘭花一聽，卻格格笑道：「師傅姑姑，假如蘭兒自己可達此境界，又何必去苦苦求這葛仙翁啦？不，蘭兒決不去求他了。」

九天玄女微笑道：「爲甚不求？蘭兒。」

何蘭花朗聲道：「因爲蘭兒知道，自己煮的飯香，自己種的果甜，既然經自己努力可以達到的本領，爲甚不自己去努力爭取？」

九天玄女一聽，欣然一笑道：「很好，蘭兒，妳的心思甚合吾道之宗旨也。」

九天玄女話音未落，就在此時，在羅浮山南面盡頭入海處幾座隱現的小島上，突然有紫色煙霞冉冉而起，恍如龍口噴出瑞氣，片刻後，竟成五色雲彩，升於天際，在五色祥雲繚繞中，隱約有九道七彩龍形雲霧，於天際間嬉戲翻舞。

何蘭花根基原來已極爲深厚，再加九天玄女「仙靈之氣」助她打通

奇經八脈，因而激發她體內久潛的「仙靈眞氣」，內力大增，雖年僅八歲，內力卻已如苦練十數載的武林高手一般高强了。她內力既强，目力亦奇佳，因此羅浮山南面極遠處的異象，竟被她清楚見到了，她不由驚喜的叫道：「師傅姑姑，快看！南面小島上空，那情景奇妙之極，到底預兆什麼啊？」

九天玄女見何蘭花的目力，竟已達數百里之遙，知她內力之高，已足可應付世間風險，心中不禁欣然。其實她一瞥之間，已把羅浮山南端異象攝入眼中了，因此便趁此良機，先向何蘭花解說「地脈道」的奧秘。

九天玄女微笑道：「蘭兒妳看，那九道嬉戲旋舞的雲霧，其形狀似什麼啊？」

何蘭花仔細一看，道：「那九道七彩雲霧，頭角崢嶸，似蛇又比蛇粗大多了，咦？那不是娘親所說的『龍』麼？」

九天玄女道：「不錯，果然是龍之形狀也，但並非眞龍，而是其下方的九座島嶼發出地力之氣，騰空而化，因此又稱爲大地之龍也。」

何蘭花大奇道：「師傅姑姑，何謂大地之龍？大地之龍有甚妙用？」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趁機把九天秘笈的「地脈道」略示端倪道：「大地之龍，亦即大地之潛龍，天有象，地有應，大地潛龍必出於天象之下，因天地源出一體也。而天象亦即天機，因此天地萬物，世間萬千衆生，國運民福，朝代更換，皆與天機大勢密切不可分也。大地之龍，既因應天機大勢而生，結聚潛隱於地，祖宗血脈得此龍氣熏陶，必於子孫後人有莫大影响，或文或武，或仙或道，或富或貴，或禍或福，皆靈驗無比，此乃大地之龍的妙用矣。而此等絕學，吾道稱爲『風水地脈之學』，亦即蘭兒須精研而悟的三大絕學之一也。」

何蘭花點點頭道：「是，師傅姑姑。然則羅浮山南端極遠處，數小島上空，現出大地之龍，莫非乃預兆當地日後之或富或貴，或禍或福麼？但不知那是什麼地方呢？」

九天玄女一聽，含笑點頭，心道：何蘭花果然是天生吾之傳人，略一解說，竟便可悟出內含的精義也！她道：「不錯，蘭兒，正是如此。至於那是什麼地方，也不必深究，但凡天地萬物，其名其形僅爲表象，其內其髓才是精華所在。若依其已現九大地龍之象，而足可斷其內裏之貴，那這地方不妨便稱爲九龍吧！」

只因九天玄女當日如此判斷，羅浮山南端騰升九大地龍的地方，便稱爲「九龍」了。至於這「九龍」之地，是否今日的「香港九龍」，那便有待考證了。

當下何蘭花一聽，道：「是，師傅姑姑。」她一頓，卻又接着立刻道：「遠的不說，先說近的，師傅姑姑，這羅浮山又有甚妙處啊？」

九天玄女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羅浮山乃崑崙中幹南延，八沉八浮之峯，龍氣之旺，非同凡响，道兒葛洪於此得道成仙，何蘭花母女，亦因此峯獲益不淺，如此龍脈之地，豈無奇妙之處？但一時之間，便說出來，只怕蘭兒尚難領悟，如何教她親身領會，方顯吾道之精妙？

九天玄女沉吟間，忽地何蘭花卻失聲驚叫道：「師傅姑姑，不好了，那是什麼啊？」

九天玄女凝目一瞧，神色不由亦一陣肅然，似乎碰上什麼驚心動魄的奇事，憑九天玄女洞悉天機奧秘、執掌亂世玄機之能，竟然亦聳然動容，可見行將爆發的事何等驚人了。

原來何蘭花但感脚下一陣搖晃，隨即猛烈抖動，四周的山峯亦搖擺起來，眞的是「山搖地動」了。她年僅八歲的女娃兒，對此豈能不驚心動魄？不知將要遇上什麼兇險。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卻已知此乃「大地抖顫、火山爆發」之兆。原來羅浮山當時確實是一座「活火山」，直至今日，仍可在山上偶爾尋獲火山巖石的碎塊。

當下「山搖地動」剛過去，於地底四面便傳來一陣如雷滾動的隆隆悶响，接而在羅山與浮山之間的鐵橋峯，突然轟然一聲，土石橫飛，磨盤大的巨石直衝雲霄，隨即一道五六丈方圓的龐大火柱，衝天而出，衝上天際，猶如一朵灰紅的蓮花，冉冉騰升，再突然裂開飛散，鐵橋峯四周登時被火光烤得通紅一片。

何蘭花此時已瞧得目瞪口呆，若非九天玄女在她身邊，她只怕早已嚇得腿軟。

九天玄女目力超卓，她向火山爆發處仔細一瞧，她的功力，雖未足制止這等大地威力，但判定其吉凶，卻綽綽有餘，她目測一下身距火山口的方位，又判斷風向，再向火山噴出的火光仔細辨析，但見其火紅中帶紫，異常艷麗，其中竟絲毫不含青、黑之色。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暗道：火山所噴之火，其色紅中帶紫，乃吉祥之兆；不帶青、黑之氣，乃絕非禍害之象也。她一經判定，便向何蘭花微微一笑，慰道：「蘭兒不必害怕，此乃火山爆發之象也，此火

山之爆發，於人世間並無禍患。」

何蘭花聽九天玄女如此說，才鎮靜下來，隨即又奇道：「聽說火山爆發，人間浩劫，為甚師傅姑姑卻判斷並非禍患?」

九天玄女趁機啟發何蘭花道：「火山爆發，實為天象之一，其所兆或吉或兇，或禍或福，不可一概而論。例如先古之人，茹毛飲血，生吞食物，與獸類相差無幾，因火山爆發，才知火之妙用，才曉得以火燒煮食物，進而從獸而進化為人，這便是吉與禍之兆也。當然亦有為禍人間，造成浩劫之時，因此不能一概而論，而在於臨場觀察。」

何蘭花一聽，才知「天機道」絕學，妙用無窮，竟又以天象之兆，而判斷人間吉凶禍福，這便不由令她大感興趣了。她忙向九天玄女問道：「那如何分辨哪?師傅姑姑!」

九天玄女趁機以「天機道」，結合「人間道」絕學，啟發何蘭花道：「天有象，地有應，人有兆，天、地、人三大道密不可分。火山爆發，既是天象，亦為地應，則人豈無所兆?按『人間道』論斷，紅者赤也，血光之兆，本為兇色，但紅中帶紫，紫主貴也，則其中又隱含大貴之兆，火山所噴火光之色，既紅中帶紫，則雖有血光之兇，亦有吉貴之福，決非為禍人間之象。」

何蘭花想了想，便即醒悟道：「是，師傅姑姑，但不知何為禍患人間之象?」

九天玄女道：「若火山所發之火，其色黑中帶青，再加自身之赤，則兇險重重，為禍人間，勢成浩劫，因此人之天庭最忌犯黑，乃兇死之大災也，人之天庭即天之象，天象呈黑，人之兇劫難逃也。」

何蘭花道：「那蘭兒明白了，這火山噴發之火，紅中帶紫，並無黑、青混雜，可斷為吉祥之天象地應，是麼?」

九天玄女含笑點頭道：「不錯，正是如此，蘭兒悟性奇高，果然是吾道中人也!」

就在此時，那衝天而發的火山，火柱降落，隨即四散，鐵橋峯一帶，重歸靜寂。

何蘭花一見，不由大樂，拍手笑道：「好啊!師傅姑姑所判斷，竟絲毫不差哩!」

九天玄女微笑道：「蘭兒，火山雖已沉寂，但妳可知其發預兆什麼?」

何蘭花搖頭道：「蘭兒不知，請師傅姑姑解說。」

九天玄女微笑道：「火山噴發，乃天象地應，其紅中帶紫，則主人隱含一場血光之災，尚幸其中帶紫，則雖兇亦帶貴祥，此乃行將應驗之天機大勢也，日後尚須蘭兒去仔細參悟，進而尋其演進之方，雖歷盡磨劫，但亦可藉機歷練，以達大成之境，蘭兒務須牢記。」

何蘭花點頭道：「是，師傅姑姑，蘭兒知道。但蘭兒尚有甚多不明之處，例如何謂天機大勢?天機大勢又如何演進?若不明白，蘭兒又如何可以導而行之呢?」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亦暗暗好笑，心道：自己急於造就蘭兒成「九天秘笈之女」，但她小小年紀，連何謂「天機大勢」尚未悉，卻如何洞悉其演進軌跡，更如何去導而行之?吾亦未免太急躁了。

九天玄女心念一轉，便有詳釋「天機道」的主意。她目注何蘭花，見她一臉求知若渴的神氣，微微一笑，啟示道：「蘭兒，妳且說說，人間的一日，是如何演進的呢?」

何蘭花一聽，欣然的笑道：「這個蘭兒自然知道，早上太陽自東方升起，太陽運行到中天，便是一天之中午，太陽運行到西面，便是一天的黃昏，太陽在西面落下，也便是一天的黑夜來臨了。夜中有月亮升起，到月亮沉落時，便即一天的黎明至矣，師傅姑姑，人間的一日，便是如此演進的。」

九天玄女微一點頭，進而道：「不錯，日月升沉，一天周而復始，而天地乾坤之演進，亦如人間之一天，可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辰概之，每一時辰人間有二小時，而天地乾坤則主七千五百年矣。」

何蘭花聽到此處，驚奇的笑道：「師傅姑姑，這反過來豈非說，天地乾坤演行一個時辰，則人間便歷經七千五百年了?乖乖，不得了!」

九天玄女微笑道：「不錯，但這只是天地乾坤大奧秘之皮毛而已，天地乾坤之演行，以兩個時辰即一萬五千年為一元，天地乾坤之一元，包含人間多少奧秘?」

何蘭花吐舌道：「按師傅姑姑所論，一元即一萬五千年，乖乖，一萬五千年的人間事，蘭兒如何得知?」

九天玄女道：「蘭兒欲知亦不難，溫故而知新，先行洞悉過去，則現在、將來亦可推知矣。」

何蘭花不由已被這等無窮天機奧秘迷住了，她忙向九天玄女道：「請師傅姑姑快詳釋之，不然蘭兒快被迷惑死了。」

何蘭花不知不覺，已被師傅姑姑導入天機道中，她此時的神氣，已根本不像八歲的女娃兒，反如老氣橫秋、求知若渴的學究似的。

九天玄女目注何蘭花，見其神

何蘭花見九天玄女的身影眨眼無蹤……

色奇異，知她已入天機勢格，不由欣然一笑，不再猶豫，決定向她演繹天地乾坤運行的無窮奧秘。

＊　＊　＊

當下九天玄女指點天地乾坤奧秘道：「天地乾坤，演行不斷，循環不息，九宮三元五會之劫，皆隱含其中也。天地乾坤演行至子丑二辰，乃天地開闢之時，這一萬五千年內，氣運定靜，日長夜短，人長毛角，不爭不分，渾渾噩噩，壽可達千百歲，乃太古之人間也。此時即如人間一天中的午夜十一點至零晨三點時分也。」

何蘭花一聽，悟道：「不錯，不錯，師傅姑姑，這時旁人多熟睡，沉沉入夢，果然是渾渾噩噩，無欲無爭無求之狀啊!」

九天玄女微微一笑，也不置可否，任由何蘭花憑她的悟性領會。九天玄女續道：「至寅卯之時，值人間零晨三點至七點，乃上元中甲子期，期內一萬五千年，氣運主靜，天道流行，人身丈餘，營巢穴居，無衣無食，壽達六七百歲。是為上古之人也。再至辰巳之時，乃上元下甲子期，期內一萬五千年，氣運萌動，始生水火，人身丈餘，壽達三四百歲，人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乃中古之人也。」

何蘭花聽到此處，又悟道：「此期即師傅姑姑所說，火山噴出吉祥之火，令人間始知用火煮食也!」

九天玄女微一點頭，又道：「再至中元上甲子，即值人間上午十一點至下午三點午未之時，這一萬五千年內氣運正動，生知生識，地平天成，五倫始判，乃始生之人也。又至中元中甲子，值人間下午三點至七點，期內一萬五千年，氣運大動，百物俱備，求名逐利，巧變百出，乃營役之人也。此後尚有中元下甲子、下元上甲子、下元中甲子、下元下甲子，至此，再回復上元上甲子，是為一周之期，循環不斷，生生不息，是為乾坤大奧秘!」

何蘭花若有所思道：「師傅姑姑論析到中元中甲子，值人間下午三點至七點之時，忽然中止，而其中所斷，似即當今之世，那往後又將如何演進呢?」

九天玄女微笑道：「過去至現在，乃乾坤奧秘，現在到未來，乃天機奧秘，乾坤奧秘可追溯，天機奧秘便只能探索推算矣，蘭兒欲知後面甲子之事，便須精研天機大道，以及人間、地脈兩大道，屆時自可憑己之能，去詳加推算矣。」

何蘭花的腦袋，此時已被這等乾坤、天機奧秘充塞住了，她不由喃喃的道：「師傅啊師傅!似這等天機、人間、地脈三大道，若皆領

悟，那可達何種境界?」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屆時將有一位九天秘笈使者，代師拯世救人，造福天下，天地乾坤，又屹立一位天機女仙子也!」

何蘭花吐舌道:「師傅姑姑，妳這是訓勵蘭兒麼?蘭兒可達如此超絕境界麼?」

九天玄女一聽，目中忽地閃灼精光，決然地道:「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乃指肩負重任之人，必須歷劫磨難，更須奮勇精進;蘭兒先天根基已備，又已歷八年磨劫，從現在起，已屆奮勇精進之期矣，知道麼?」

何蘭花見師傅忽地神色肅然，威儀萬千，令人不敢絲毫違逆，便點頭道:「是，師傅姑姑，蘭兒知道。」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決然道:「很好，蘭兒既明白，入吾道必先歷磨劫，師傅便領妳上一處地方看看吧!」

九天玄女說罷，領先而掠，她不徐不疾，故意考究何蘭花的內力如何。何蘭花見師傅已在前面帶路，她不敢落後，便拔腿緊跟而去。

九天玄女在前面走，何蘭花在後面追，好一會，仍然保持同樣距離，沒有超前，但也沒有落後半點。

九天玄女心中暗暗稱奇，暗道:不料蘭兒根骨如此奇佳，吾甫施以眞氣，助其打通奇經八脈，她的內力便精進如此了，她此時的內力，比之世間的武林高手，只怕也毫不遜色矣!

九天玄女這般轉念，便有心考究一下何蘭花，到底她的內力達到何種境界，於是便忽然足尖一頓，身形便加快了一倍多了。

何蘭花正奔行間，突見九天玄女呼地一下，快如閃電，已把她拉後一大段距離，又見她足下似有雲生，曼妙輕飄，行於崎嶇山地，如履平靜水面。

何蘭花不由又驚又奇，暗道:師傅之能，果然深不可測，能拜她爲師，也是自己的運氣。轉念又暗道:師傅突然加快，莫非欲考驗我何蘭花嗎?嘻嘻，師傅哪知道，我在溪邊捉魚吃時，比那小飛魚更快呢!

何蘭花毫不畏怯，她體內的眞氣便從丹田中源源不斷，激湧而出，渾身是勁，跑了一大段路，居然毫不疲倦，反而倍感精神大振。何蘭花微一咬牙，竟情不自禁，聚眞氣於脚底，她如此施爲，便誤打誤撞，恰恰化爲「足下生雲」的無尚輕功境界了。

只見何蘭花身如小飛魚，於水中穿插，呼地一下，竟又把九天玄女拉後的距離縮短了。

九天玄女不必回頭，便已知何蘭花已追近了一半，她不由大感驚訝，因爲她深知達此速度者，其輕功之高，顯然已入「足下生雲」的境界了。而「足下生雲」的境界，九天玄女自忖她入道時，尚花了整整十年時光，亦即到十五歲那年，才勉强達此「足下生雲」境界，不料何蘭花年僅八歲，便能「雲生足下」了!

九天玄女心中欣然，但感何蘭花這位第三代女弟子，極合她的心意，甚至比之玄機大師黃石公亦有過之而無不及。她心中一軟，便不忍令何蘭花太勞累了，脚步一緩，何蘭花可就呼地一下，掠了上來。

何蘭花雖然氣息稍重，但仍能開口發話，只是她格格一笑，道:「師傅姑姑，好啊!妳的足下竟有雲托着呢!」

九天玄女含笑把何蘭花的手兒一握，一股威力無比的「仙靈之氣」，又源源輸入何蘭花體內了，何蘭花稍重的氣息，便立刻回復輕巧，不但不倦，反而精神大振。

何蘭花知道，師傅這是又向她輸送那威力無比的「寶氣」了，她雖然尚不知這是九天玄女的「仙靈之氣」，當世可無人可及，但亦知這「寶氣」珍貴，因爲這「寶氣」令她於崎嶇山地，竟奔行如飛，而毫不感疲倦。何蘭花眼見，九天玄女對她不但耳提面命，更傳功送「寶氣」，令她體格强壯，心中不由感激萬分。

何蘭花也是孩子心性，她感激九天玄女，便依偎到她懷中，如星灼俏目隱含淚花，喃喃的道:「師傅姑姑，除了娘親她，妳是蘭兒最親最愛的人啦!」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微歎口氣。按九天玄女的功力，已達「無欲無求無爲」的至高無尚境界，天地乾坤也不能令她受震撼，但此時眼見小蘭花依戀的模樣，竟令她心中一動，暗道:蘭兒若非入吾道中，憑她的「母獅龍脈」之貴，大可享盡人間榮華，而無須受此災劫磨難。她這般轉念，不由又暗暗吃驚道:按此推斷，蘭兒日後若知悉自己的身世，不知有何感想?她入吾道中，是喜還是悔呢?

九天玄女這般思忖，幾乎忍不住要把何蘭花的身世過早洩露了。幸而她此際忽被一縷尖音飄入耳中，道:「玄女道友，別來無恙麼?」

九天玄女心中一動，立刻便知發聲之人是誰了。她不由微微一笑，亦以密音傳話道:「原來是葛洪道兒，玄女正欲找妳，商借一地方，供吾弟子修練，吾知你必隱身於此『第七洞天』，果然不錯。」

那一縷尖音笑道:「自然不差

分毫，在玄女的九天秘笈奇學神算下，天地乾坤萬物，有什麼可以遁形哉?但未知玄女弟子是誰?當世誰有此洪福，蒙玄女現世教授呢?」

九天玄女道:「此女來歷奇特，根基深厚，連葛洪道兒亦稍有不如，若再於此第七洞天修練些時日，日後彼之成就，竟不在你我之下也，而且於目下行將降臨的天機血劫中，更是吾等玄機道中人應劫之領袖呢!」

那一縷尖音一聽，稍一沉吟，便亦大笑道:「既然是玄女道友之判斷，葛某豈敢相拒?豈能相拒?且玄女道友足下，天地乾坤何處不可行?何處不可留?羅浮第七洞天任由玄女徵用便了。」

九天玄女忍不住微笑道:「當然，吾決斷之事，勢無可變;但葛洪道兒怎說亦乃第七洞天主人，因此尚須求得答允方用，日後尚望道兒照應吾徒一二。」

那一縷尖音——葛洪呵呵一笑道:「玄女道友放心，能蒙妳現身親授之人，自然非同凡响，葛某又豈敢怠慢也!」

那聲音突然沉寂下來，何蘭花見九天玄女臉含微笑，神色欣然，便奇道:「師傅姑姑發現了什麼啊?如此欣喜?」

九天玄女微笑道:「蘭兒，假如師傅留妳一個人獨自在這山上修練，妳敢不敢呢?」

何蘭花一聽，想了想，便忽然問九天玄女道:「師傅啊，留蘭兒一人獨自在這山上修練，有甚用處呢?」

九天玄女道:「用處大得很，一來這是吾道中的第七洞天，人處其中，又得其宏厚地力之助，功力道行自可一日千里，二來蘭兒不日勢須獨自行走江湖，以應天機之劫，拯救天下生靈，亦要及早鍛練本領矣!」

何蘭花一聽，便點點頭，道:「是，師傅姑姑，蘭兒照做便是。」

九天玄女微笑道:「妳不怕?」

何蘭花道:「蘭兒以爲，既然是爲天下孤苦之人效勞，那就算怕也須去完成的啦!只是蘭兒別的不怕，只怕巨蟒猛獸侵襲，若被彼等一口吃下肚裏，那蘭兒便不能完成此重責啦!」

九天玄女一聽，便決然道:「蘭兒放心，目下妳之內力已達武林高手之境界了，師傅再傳妳一套自衛防身功夫，妳只須勤加研習，不久自可降獅伏虎，何懼那毒蛇猛獸?妳且隨吾走吧!」

九天玄女說罷，閃動慧眼，目注羅浮山東面走去，何蘭花緊隨其後。

師徒二人，走了不到二里之路，突見前面靠山壁處，高聳一座奇特的丹爐，丹爐以花崗石砌成，形狀甚爲怪異。

走近一瞧，但見丹爐頂高達一丈許，四角形底座每邊亦長達一丈，爐體呈八角形，每邊長達三尺。按方位雕刻乾、坤、震、巽、坎、離、艮、克八卦圖形，以及麒麟、仙鶴、鳳凰等靈獸，四角石柱上盤雲龍，丹爐側邊，更懸掛了寶劍、寶鏡，丹爐底部之山土，皆呈五色，神秘而又瑰麗。

何蘭花見了奇道:「師傅姑姑，這不是一座燒灰的爐麼?爲甚如此奇形怪狀?」

九天玄女微笑道:「此乃煉丹之爐，吾道中修練之法有多種，『煉丹』即爲其中一種。此山世人稱爲羅浮，吾道卻稱爲『第七洞天』，有一位仙翁，姓葛名洪，便憑煉丹而得道，本領也甚大，可達以身分形、靈感通玄的境界，葛仙翁憑其本事，專門祭煉天下寃魂，令無數寃魂窮魄、游魂野鬼得以超生，這是葛仙翁功德之大者也。這座丹爐，便是葛洪翁煉丹之物，目下他已達仙道境界，因此丹爐已荒廢甚久了。」

何蘭花聽說這「葛洪仙翁」，善於「祭煉寃魂窮魄、游魂野鬼」，心道:他的心腸甚好啊!便欲見着這葛仙翁，當面向他請問這「祭煉寃魂窮魄、游魂野鬼」之法。何蘭花向九天玄女道:「師傅姑姑，蘭兒可與這葛仙翁伯伯相遇嗎?」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微笑道:「蘭兒不但與葛洪仙翁有相聚之緣，更與吾友李鐵拐有相會之時，彼等皆須應天機血劫之故也，屆時蘭兒與彼等便不相見也不行呢，但妳急欲見葛仙翁作甚?」

何蘭花笑道:「蘭兒聽師傅姑姑說，這葛仙翁善於『祭煉寃魂窮魄、游魂野鬼』，這可是救苦救難、拯救世人的妙法啊，因此蘭兒想求葛仙翁傳此妙法，也去試試呢!」

九天玄女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蘭兒用心良苦，固然好極，但妳知否爲世人效力，方法有多少種?葛仙翁之法，僅是其中之一種而已。蘭兒若能領悟九天秘笈絕學，這比葛仙翁之法，不知奇妙多少倍也!」

九天玄女說着，向丹爐的坎位走去，抵石壁之前，她伸手向石壁一劃，忽地一聲微响，石壁便現出一道縫隙，可容一人而進。

何蘭花一見，大奇道:「師傅姑姑，重重石壁，原來密不透風，怎的師傅以手指一劃，石壁便陡現一縫啦?」

九天玄女一聽，微微一笑道

：「吾道無門，唯緣可進，如這石壁，無緣密不透風，有緣即現隙縫。」

何蘭花忙道：「那蘭兒是否有緣？不然，這窄窄石縫，萬一合攏，豈不是被它活活夾死了？」

九天玄女呵呵一笑道：「痴兒！石壁既已露縫，便即有緣，可以從容而進矣！」

九天玄女說罷，閃身往石縫一飄，她的身形便已在石縫中了。何蘭花一見，只好依樣劃葫蘆，學着九天玄女的動作，亦閃身一掠，她小巧的身子，居然已在石縫中了。

* * *

何蘭花閃進石縫，隨九天玄女前飄一段路，忽地在石縫盡頭，現出一座天然而成的石廟殿堂。

何蘭花緊隨九天玄女，進入天然石廟，只見石廟殿堂寬近數丈，高度亦達丈許，殿柱聳立，殿後是小殿宇，兩側有迴廊，更有殿柱、殿角；殿內有一座菩提架，架上有一座寶座，一位道士模樣的男子端坐其上，雖是石雕，卻活靈活現，猶似眞人一般。殿前則有一灣曲折小池，清澈可鑑，池水恰在大殿十九級石階之下，映出一道白光，在大殿中交相輝映，瑰麗而玄異之極。

何蘭花一見，不由又奇又喜，格格笑道：「師傅姑姑！這石廟洞可愛極了，不知是誰修築而成？」

九天玄女微笑道：「這小殿堂麼，可大有來歷呢，有道是：聞道蓬萊東海邊，煙波萬頃渺無踪；何來洞底飛仙府？笑觀座上葛仙翁……蘭兒，你明白了麼？」

何蘭花眨了眨眼，即恍然道：「莫非這石洞便是葛仙翁修練的洞府麼？但葛仙翁怎的不在？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九天玄女含笑伸手向那石像一指，道：「這不是葛仙翁的化身麼？」

何蘭花大奇道：「葛仙翁怎會變成石頭？他如何可以變作石頭？」

九天玄女微笑道：「葛仙翁的法力不錯，他已練成分形變化、靈感通玄的大本領，因此石像即葛仙翁，葛仙翁即石像也。」

何蘭花連連眨眼，猶自不信，道：「這石頭便是葛仙翁嗎？他會說話嗎？乖乖，若非師傅姑姑親口告訴蘭兒，蘭兒便死也不敢相信！」

九天玄女微笑道：「蘭兒若不信，且呼喚三聲試試吧！」

何蘭花一聽，格格一笑，果然向上面端座的石像嬌呼一聲道：「葛仙翁伯伯，你好啊！」何蘭花此時的內力已可與武林高手相比，她的呼聲，自然亦可傳出一二里了。

石像卻毫無反應。

何蘭花又再叫了兩聲，到第三次呼喚時，九天玄女秀眉一皺，驀地伸指向何蘭花的靈台穴一彈，何蘭花的呼喚聲，便由九天玄女的「仙靈之氣」，送出千百里之外了。

何蘭花第三聲呼喚落下不久，石洞殿堂中，忽然傳出一陣悅耳的樂聲，琴簫齊鳴，動聽之極。

何蘭花心神俱往之際，殿堂上端，神座台上的石像，不到一尺的石像忽然脹大，向上昇起，高達眞人模樣，高大威武髮動鬚揚，活靈活現。

何蘭花一見，不由驚喜道：「師傅姑姑，葛仙翁果然聽聞蘭兒的呼喚呢！」

九天玄女微笑道：「蘭兒乃領袖導引天機血劫之人，葛仙翁亦為應劫之士，他豈敢怠慢？身雖在千百里之外，少不了亦須以分形變化之術，回應蘭兒的呼喚也！」

何蘭花一聽，喜道：「是這樣嗎？蘭兒呼喚，葛仙翁便會現身嗎？」

九天玄女道：「不錯，但仙道自有仙道規條，非萬不得已，卻也不得呼喚，否則便有折於被呼喚之人道行也。」

何蘭花一聽，她心性良善之極，便連忙道：「既然如此，葛仙翁啊葛仙翁，你且忙你的去吧，蘭兒輕易不呼喚便了。」

說也奇怪，何蘭花這般一叫，那神台上的石像，便又陡地縮小，一會便回復原狀，依然是身高一尺的石像。

何蘭花樂得格格笑道：「師傅姑姑，是眞的，葛仙翁果然聽聞蘭兒的呼喚呢！」

九天玄女微笑道：「蘭兒，憑妳的根基天份，不但葛仙翁須聽妳的呼喚，就連吾友李鐵拐，以及天地間地仙一類的人物，亦須聽妳的說話呢！只是務須緊記，吾道以寬大為懷，無為為旨，切勿貿然呼叫，以免損及彼等之道行根基。」

何蘭花點頭道：「是，師傅姑姑，蘭兒知道啦！」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向何蘭花道：「蘭兒，師傅已把此洞向葛仙翁商借，供你日後修練之用，你單獨一人，留此洞中，怕不怕？」

何蘭花想了想，便點點頭道：「蘭兒有葛仙翁作伴，怕是不怕的了，但只有一事放心不下。」

九天玄女微笑道：「蘭兒有甚放心不下？」

何蘭花道：「蘭兒獨自一人過活倒沒什麼，但娘親平日與蘭兒相依為命，留下娘親一人，未知她是否牽掛不已呢？」

九天玄女一聽，呵呵一笑道：「原來蘭兒依然不放心妳的娘親，但妳知否妳娘親多年來以朱菓為食，又蒙道友李鐵拐授予吐納大法，已成半仙之體，她此時的功力，其實已足可抵世間的武林絕頂高手矣，蘭兒若再不放心，師傅傳妳之防身自衛武功，妳有空時，再下山傳授妳娘親一二，屆時她便足可縱橫江湖而無懼啦，妳尚不放心麼？」

何蘭花喜道：「既師傅肯傳授大本領於娘親，那蘭兒自然便不再擔心啦！」

九天玄女欣然一笑，也不猶豫，當即在石洞殿堂中，傳授她的獨門「玉嬌龍神功」於何蘭花。九天玄女傳授的是口訣，又親自演練一次，任由何蘭花能領悟多少，便算多少。

不料何蘭花的悟性果然高絕，又似天生是練武的上佳料子，她僅默誦一番口訣，再細辨九天玄女演練一趟，竟便可以依樣劃葫蘆，演習得一絲不苟，似模似樣，這與她身具「仙靈之氣」亦有甚大關係。

九天玄女見何蘭花悟性奇高，本欲離去，但卻不捨，竟留下來，把「九天秘笈」的精義，仔細向何蘭花再講授一遍。這一留下來，不知不覺，便過了七日七夜的時光了。

到第八天早上，九天玄女眼見何蘭花進境神速，料定她不日必將可以代她導引天機演行，心中欣然。忽地想起遠在晉地文水縣南徐村的「武荷花」，九天玄女暗道：天機行將劇變，這「隋楊母獅龍脈」的兩大奇女子，日後的運命必將面臨相生相尅的奇局，目下所伏的玄機，已足以保障天下蒼生少受荼毒，若再進深一步，便有「逆天機」之嫌矣，假若如此，於天下生靈不但無益，反而徒添慘酷殺戮。

九天玄女心念電轉，便決不想再逗留了。她這天早上，待何蘭花於溪水中洗過臉，吃了幾片紫石英，陡覺神清氣爽之際，便決然的對何蘭花道：「蘭兒且暫留此洞中，待妳的玉嬌龍神功大成，有把握獨自下山，便可出洞行走，也不必苦困於此咫尺之地。日後之進境，一切便靠妳自己去努力了！知道麼？」

九天玄女深喜何蘭花，她本來不動七情六慾的心境，竟也有點婆媽起來，仔細的叮囑吩咐道。

何蘭花天資聰慧之極，一聽九天玄女的口氣，再瞧她的神色，便知她有離去之意，不由依偎在九天玄女身邊，輕聲道：「師傅姑姑，妳要走了麼？」

九天玄女見狀，不由微歎口氣，暗道：蘭兒自出娘胎，便孤苦零仃，她的身世，竟比自己尚悽酸幾分，李鐵拐和自己這一着預伏玄機，對何蘭花來說，也的確殘忍之極，她這般轉念，口氣不由一軟，道：「蘭兒捨不得師傅離開麼？」

何蘭花歎了口氣道：「師傅姑姑乃仙道中超凡之人，蘭兒自知決難挽留師傅姑姑了，但請告知蘭兒，何時何日才可再見師傅姑姑呢？」

九天玄女微一沉吟，便決然道：「這樣吧！蘭兒，師傅再教妳一套『千里傳音』的神通，妳眞的遇上不可解救之危，只須施展此神通，師傅答應必設法救助便了。」

於是，九天玄女再向何蘭花授予「千里傳音」的法門，着她以眞氣內力，逼音而出，如此便可漸達十里、百里、千里之遙了。

到這天的中午時分，九天玄女便與何蘭花分別，離開羅浮山而去。何蘭花但見九天玄女的身影，如雪如雲，美妙之極，眨眼已失去影踪，心中不由又喜又羨，暗道：自己能拜如此一位仙女似的姑姑作師傅，幸運極了；但師傅所見的超凡神通本事，自己又不知何年何月方可達此境界呢？

何蘭花怔怔的出了一會兒神，忽抬頭，又看見神座上尺高的石像，便歎了口氣，道：「葛仙翁啊葛仙翁，如今只有你的化身，與蘭兒作伴啦，幸而你留下此石像化身不然，蘭兒豈非連說話的人也沒有了？」

何蘭花怔了一會，打起坐來了。心中一面默默領會「九天秘笈」的精義，從「天機道」到「人間道」，從「人間道」到「地脈道」；又從「地脈道」回到「人間道」，從「人間道」到「天機道」，如此循環往復，運行了三百六十周天之數，一日的時光也就過去了。

到晚上，夜幕降臨，石洞中竟絲毫不覺黑暗，殿下的池水，不知從什麼地方，反射月光進來，洞中銀光閃閃，景色幽雅清靜之極。

何蘭花餓了吃幾片紫石英，渴了喝幾口池水，倒也不愁吃喝，特別是那池水異常奇特，喝幾口便陡覺氣血沸騰，竟有無窮的精神力氣透發出來。何蘭花初時尚感驚奇，後來她的「九天秘笈」絕學日漸精進，這才霍然明白池水的威力奧秘。

原來池水白天吸收反射日光，晚上輝映月光，天長日久，吸收日月之精華，就蘊含無窮的玄妙威力了。

何蘭花不知不覺，又在洞中獨處了十五天，這一晚恰逢月圓之夜，池水映進的銀光，也格外璀璨光明。何蘭花自小即蒙娘親教授詩經文章，因此便突然憶起「月圓之夜倍思親」這句詩來了。

她只感份外思念娘親，但又知

憑她此時的能力，決難獨自走下千丈羅浮山，於是無奈只好依循師傅九天玄女的吩咐，勤加練功，以便早日達到行走山嶺，穩步如飛的境界，好快點下山，與娘親見面。

何蘭花並不知道，九天玄女這是因勢導引，知她牽掛娘親，意欲與娘親見面，便伏下妙招，利用她思親的心理，激勵她勤學苦練。

何蘭花爲了早日見到娘親，更可在見面時傳授「玉嬌龍神功」給娘親，所以便只好拚命用功修練了。

就這樣，何蘭花在羅浮山葛仙翁石洞中，一晃便過去大半年了。

大半年的時間，於世上武林人士來說，只是短暫的一霎，但於何蘭花來說，卻已令她的功力大增，幾乎已達嬌鷹疾翔的境界了。

這一天，何蘭花正在洞中端坐練吐納的功夫，洞外石縫中忽地飛入一隻燕子，在洞中翻飛迴旋，疾如閃電。

何蘭花一見，她尚是孩童心性，登時樂得格格大笑道：「燕子啊燕子，你快飛下來，讓蘭花親親你好麼？」

燕子卻不聽話，依然在洞中翻飛，何蘭花嗔道：「你不下來，難道我便不可以親親你麼？哼，你不下來，我難道不可以捉你？」

何蘭花心中轉念，眼珠盯着燕子，雙腳如飛，繞石洞隨燕子疾奔。何蘭花被燕子吸引着，越奔越快，不一會，她的身形，在下面竟可與上面的燕子併駕齊驅了。

但燕子依然不降下來，何蘭花心中動氣，不自禁的雙足猛地一頓，她的身子竟呼地騰空三尺，她怔了怔，身子落下來，再猛一頓足，身子竟又騰升近丈了。

何蘭花這才猛然醒悟，這便是師傅所授的「玉嬌龍神功」的「提氣飛升」了。

何蘭花領悟了「玉嬌龍神功」的精妙之處，不由大樂。她猛吸一口眞氣，足尖微一頓，她的身子便如煙雲似的飛掠而起，離地近丈，快如閃電，竟足可與燕子比翼齊飛了。

何蘭花此時忽地凌空拐彎，她連燕子也不捉了，猛地一個迴旋，便向洞外的石縫掠去。

因爲她忽然憶起師傅姑姑臨行贈語，師傅姑姑對她說：「當蘭兒妳可與飛燕比翼時，便可以下山向娘親傳授功夫了。」

何蘭花掠出洞外石縫，又風馳電掣般掠下千丈羅浮山，終於回到那座朱菓林中。她發覺娘親何姑，依然健康過活，而且漸漸她已不食人間煙火，每日僅吃朱菓，喝溪水，容顏半點不顯蒼老，反而越發嬌艷如十八少女。

何蘭花一見，不由抱着何姑格格大笑道：「娘親，娘親！妳果如師傅姑姑所斷，已成半仙之體啦！」

何姑眼見女兒功夫精進如此，獨自掠下千丈羅浮山，竟臉不紅心不跳，亦欣喜得連聲道：「蘭兒，蘭兒妳果然拜了一位活仙女爲師了。」

母女兩人，歡欣互訴別後之情，何蘭花遵照師傅吩咐，在朱菓林故居中逗留了一月時光，把「玉嬌龍神功」中的自衛功夫傳授給娘親。何姑雖然初涉武學，但她經多年修練吐納大法，內力之高，已足抵數十年功力，因此領悟快速，不到一月時光，便身具上佳本領，足與江湖武林高手比拚，更不懼毒蛇猛獸的侵襲了。

何蘭花眼見娘親內外功皆備，當世已無人可以傷得了，便大爲放心。她遵從師傅指示，照應了娘親後，又再度重返羅浮山葛仙翁洞，繼續精研九天玄女所授的「天機道、人間道、地脈道」三大絕學。

＊　＊　＊

匆匆又過了五年時光，何蘭花此時已是快十四歲的少女了，也不知是她的根基深厚，還是勤練功之故，她的體形，竟與十八姑娘一般無異。長得亭亭玉立，嬌俏含威，令人只可遠觀，而不敢輕侮。

這一天，何蘭花忽感心潮激蕩，她拚命抑止，竟難平靜，這是她五年來極少有的異象。

何蘭花但感渾身燥熱，心中躍躍欲試，極欲得到什麼，但欲試什麼，渴求什麼？她卻茫然不知。

越是不知，心中越是渴盼，何蘭花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猶如熱鍋上的螞蟻，繞石洞亂轉。何蘭花慌了，喃喃的道：「怎的了？怎的了？老天，我到底渴求什麼啊！」

何蘭花自然並不知道，此乃少女特有的青春勃發期的異狀。

她繞室亂轉，越轉心中便越感煩亂。她心慌意亂之下，連九天玄女授她的「千里傳音」術也施展不出了，自然也就無法與師傅互通心曲。

何蘭花大驚之際，忽抬頭見神座上面的葛仙翁石像，似乎正瞧着她發笑，不由嗔道：「喂！老仙翁！連你也來湊熱鬧嗎？你可知何蘭花已燥熱難熬？說不定我神思昏亂，出手一掌，把你的石像化身擊碎了。」

何蘭花迷茫之際，可不是說着玩的，只見她素手一抬，右手中指與拇指屈曲一彈，一縷眞氣即疾射而出，只聽嗤的一聲，竟有尖銳的破空之聲，射向神座上的石像。

但聽噹的一聲，如金屬被擊，反彈而回，撞到何蘭花身上，她只感一陣疼痛，一股銳力幾乎破體而

入，心中不由更怒。

何蘭花並不知道，她此時的內力已非同小可，舉手投足間，體內的眞氣便會隨心所發，强勁無比，若距離不遠，猶勝刀劍之利。反彈而回的勁氣，雖已消耗大半勁力，但假如何蘭花沒有眞氣護體，便連她也被自己的眞氣誤傷了。

何蘭花大怒之下，右手五指不由連彈，五道强勁眞氣，輪番向石像射去，口中一面喃喃的嗔道：「死石像，鬼石像，連你也來作弄我何蘭花麼？」

何蘭花話音未落，神座上的石像忽地騰的一跳，何蘭花眼前一花，但見石像竟無風自動，左右挪移，一化爲二，二化爲四，四化爲八，漸而竟變作一排石像，在何蘭花眼前晃動！

何蘭花又驚又奇又喜，不但右手五指連彈，連左手五指也加插進來，彈指連射。那石像也越化越多，四化爲八，八化爲十六，十六化三十二，漸而竟變漫空石像身形，在洞中盤旋飛舞。

何蘭花十指連彈，面對無數石像身形，她亦只好加快彈指速度，漸而快如閃電，一指化作二指使用，二指化作四指，四指化八，八指化十六，十指化二十，二十化四十道勁氣，射向漫天石像，竟硬與石像幻化的速度比拚。

忽地，何蘭花耳際乍聽一種奇特古怪的吆喝聲道：「嘿！少商氣、商陽氣、中冲氣、關冲氣、少冲氣、少澤氣……一氣化二氣，二氣化四氣，四氣化八氣，八氣化十六氣！乖乖，女娃兒，妳施展師門絕學『一氣化三淸』，來對付我葛老頭子麼？」

何蘭花也是第一次聽到這等古怪的武學名堂，心中不由又驚又奇，回聲道：「葛老頭子是誰？什麼一氣化二氣、八氣、十六氣？什麼叫少商、商陽、中冲、少冲，這等古怪名堂？誰在向我耳邊發聲啦？」

那聲音在何蘭花耳邊响道：「妳這女娃兒，不知根底，便亂彈射一氣，這少商、商陽、中冲、少冲名號，乃人之十指穴脈，但凡內力達到奇經八脈皆貫通的境界時，眞氣便可從指尖穴脈激射而出，內力越强，眞氣越勁，射出的氣勁便越銳利，以至可以穿牆透壁，猶勝刀劍，因此又稱爲『氣劍』，因乃由指尖六脈射出，因此又叫『六脈氣劍』，但如女娃兒這般彈射而出，卻應叫『彈指氣劍』了。」

何蘭花喃喃的道：「這彈指氣劍厲害麼？」

那聲音道：「妳這彈指氣劍，幾乎把我葛老頭兒尺厚的石像射穿透了，妳說這厲不厲害？幸虧射的是我葛老頭的化身石像，也幸而我葛老頭曉使分形之術，不然，身上的窟窿啊，只怕比蜂巢還多啊！」

何蘭花此時已有大半醒悟了，忙道：「原來發聲的，是葛仙翁道長你麼？」

那聲音呵呵一笑道：「若非我葛老頭偶爾回返故地，嘿嘿，身在千里之外，只怕更高的神通，也不及施展分形挪移之術，豈非被女娃兒妳射個九九八十一個窟窿麼！」

何蘭花一聽，大喜道：「果然是葛仙翁大駕回返故居，何蘭花一時心情煩躁，胡亂發洩心中躁悶，幾乎誤傷葛仙翁，但請莫要見怪！」

那聲音——葛仙翁道：「葛某怎敢怪蘭花姑娘，但能於日後指點葛老頭避劫之法，那便感激不盡了。」

何蘭花奇道：「葛仙翁須歷甚麼劫？這劫難如此可怕，連葛仙翁也不能應付麼？」

葛仙翁的聲音歎道：「目下天機血劫已然降臨，不但是葛老頭須歷劫，就連道友李鐵拐等一代高人，只怕亦難逃此劫，能否安然脫身，就看各人之機緣及本事了。」

那葛仙翁話音未落，洞中的石像幻影忽地凝聚，由多變少，最後僅剩一兩個，一個呼地飛回神座上面，回復尺許石像，一個卻忽地在何蘭花眼前落下，身形暴長，漸如眞人模樣，先是鬚眉皆動，再而眼珠轉動，接而眼皮眨動，最後唇動口張，雙手向何蘭花一拱，呵呵笑道：「雖朝夕相對，今日才當面目睹九天玄女傳人的風采！不錯，不錯，果然不錯！何止不錯，果然是大大的不錯，呵呵，當世又有一位九天玄女的肉身臨凡也！」

何蘭花與石像日夕相對，此時乍睹葛仙翁的眞容，但覺他與石像差不多，只是比不動的石像生動多了，因此也不驚奇，格格笑道：「老人家原來便是葛仙翁葛洪道長麼？不錯，不錯，你也很不錯啊！」

葛洪一怔道：「葛老頭我有甚不錯，有勞蘭花姑娘如此大讚？」

何蘭花笑道：「我也並非大讚，而是小讚、中讚，因爲葛道長這分形挪移之術，瞧起來很好玩啊！但未知是否有實用，因此便不能大讚啦！」

葛洪一聽，他亦是好勝之人，便很認眞的道：「如何才可證明是否實用？」

何蘭花格格大笑道：「除非葛道長在人間露上一手，若世人皆認爲有用，這便値得大讚而特讚啦！」

葛洪一聽，忍不住衝口而出道：「這有何難處，葛某便入世間一

趟，證明給蘭花姑娘看便了。」葛洪衝口而出，答應入世一趟，話剛出口，便忽感有異，因爲這入世之事，並非他自己的本意，不料在何蘭花這小姑娘面前，竟按捺不住，表示出來，當他自感不妥時，連忙一頓，卻已來不及了。

只見何蘭花立刻搶先一步，笑道：「好啊！蘭花正欲下山歷練，正好與葛道長作個伴，自然可親眼目睹葛老頭的神通是否實用啦，葛道長可莫反悔啊！」

葛洪一聽，不由微歎口氣，暗道：不料九天玄女的傳人，心思靈慧如此，乍一碰面，便連我葛老頭亦上了她的惡當也，她正想找人結伴闖歷江湖，誤打誤撞，我葛老頭竟成了她的帶引竹兒啦，莫非這便是天機之意嗎？葛洪雖然道行高深，但於這等洞悉天機，推算過去現在未來的玄機大道，卻絕不敢在九天玄女傳人面前托大了，因爲普天下，天地乾坤之內，誰敢與九天秘笈的玄機絕學相抗？

葛洪於是無奈的呵呵笑道：「果然是九天玄女的傳人，把握機緣恰到好處，葛老頭在蘭花姑娘面前，只好自認倒霉，作一回引路竹兒吧！」

何蘭花一聽，格格一笑道：「如此，蘭花代師傅向葛仙翁道謝了！」

葛洪奇道：「蘭花姑娘代師傅謝我什麼？」

何蘭花笑道：「當年葛仙翁不是已答應師傅，代爲照應蘭花嗎？如今既蒙仙翁答應引路下山歷練，自然是師傅的面子所致，因此蘭花自然代師傅向仙翁致謝啦。」

葛洪一聽，才知何蘭花已領悟六年前，他與九天玄女的千里傳音密語，不由驚喜的歎道：「蘭花姑娘功力進境神速，竟連千里傳音的神通也領悟了，葛某當日練成此神通，足足花了數十年，不料蘭花姑娘竟可於短短六年便即徹悟精通。」

何蘭花此時正正經經的向葛仙翁一揖道：「葛仙翁言重了，其實蘭花少不更事，一切尚望提挈指引。這便下山去吧，好麼？」

葛洪一聽，果然不能推辭，無奈笑道：「好好，橫豎葛老頭暫時無所急務，這便與蘭花姑娘下山走一遭吧了！」

葛洪與何蘭花，皆自小修練之人，了無牽掛，心胸坦蕩，說走便走，不一會，兩人一老一少，便已掠下羅浮山了。

此時一別五年，何蘭花的娘親何姑，早已不食人間煙火，又蒙何蘭花代師傅授予她「玉嬌龍神功」的自衛防身功夫，因此也早就入江湖歷練去了，何蘭花下山之時，竟不見了何姑的影踪。

何蘭花此時的「九天秘笈」絕學，已領悟其精要之處，只是未加實踐，她發覺朱菓林中，不見了娘親的踪跡，先是微吃一驚，隨即「人間道」之訣要浮上腦際，立刻便明白，暗道：娘親以處子之身，有地仙之份，決非夭折之人，她自有她自己的際遇奇緣，雖爲母女情份，卻也不可能永遠相聚，既然如此，由她去吧！

何蘭花這般轉念，心中釋然，也不向葛洪說破娘親的來歷，便與他一道離開朱菓林故地，一直向北而去了。

何蘭花內力深厚，單衣不覺寒冷，她越向北走，發覺行人穿的衣物越來越厚，這才猛然醒悟，此時已是寒冬時節了。

這天早上，何蘭花與葛洪，步入一座城鎮，城鎮不大，卻甚爲熱鬧，鎮上酒肆林立，行人如鯽。

葛洪倒似識途老馬，於這鬧市中一派從容淡靜；但何蘭花自小僻居深山，乍臨市鎮繁華地，不免東張西望，甚覺新鮮有趣。

葛洪瞧見何蘭花的神態，忽然呵呵一笑道：「蘭花姑娘可曾嚐過人間的各式美味嗎？」

何蘭花自小以朱菓，紫石英等仙靈之物爲食，於人間煙火所知甚少，聞言不由笑道：「這人間美味好吃麼？」

葛洪久歷江湖，自然無所不曉，他呵呵一笑道：「好不好吃，蘭花姑娘一試便知，葛老頭這便帶妳進去嚐嚐便了。」

葛洪說罷，即引領何蘭花向一座三層高的酒館走去。何蘭花抬頭一看，只見酒館上方垂掛一個頗大的招牌，上書「增城名館綠葉居」等七個大綠字。

何蘭花一見，心中一動，暗道：原來這城鎮名叫增城，乃娘親何姑的出生地，不由倍感親切起來。何蘭花目注一眼垂掛的「綠葉居」招牌，暗道：單是這「掛綠招牌」便十分有趣，爲娘親這出生地，自己該盡點心意，以令這增城名揚天下。

何蘭花轉念又暗道：如何方可令增城名揚天下，又使增城百姓有所裨益，這兩件事就算其中一件已艱難之極，更何況是兩者合起來呢，因此一時間，何蘭花依然想不出一個絕妙的主意。

此時葛洪已領何蘭花走進綠葉居來了，只見館內人客甚衆，幾乎座無虛席，好不容易，葛洪和何蘭花才在一處角落，尋到一張空桌，坐了下來。

何蘭花四周掃視一眼，但見人客的桌上，皆擺滿各式美點，多半皆何蘭花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她微歎口氣，深感自己於這塵世所知

太少，日後務必要多加留意了，不然空有「九天秘笈」的絕學，又如何爲世人效力？

何蘭花也不理葛洪，只管自己東張西望。這一老一少，佔用酒館的一角，靜靜的坐着，倒並沒惹起任何人的注意。

九天秘笈　找到傳人

過了一會，何蘭花眼尖，忽見鄰桌人客，吃完桌上的美點，便把店中的伙記招來，伙記的手指點着桌上的空碗碟，便向櫃枱那面喊了一聲道：「結賬啦，該銀五両三錢。」接着又見那人客走向櫃枱那面，掏口袋去了。

何蘭花眼珠一轉，便問葛洪道：「葛伯伯，什麼叫結賬呢？」

葛洪又好氣又好笑，心道：妳這九天秘笈傳人，空有一身通天本領，於這人間塵世的事，卻如一張白紙，竟連這「結賬」也不知！葛洪呵呵一笑道：「蘭花姑娘，這結賬啊，便是人間塵世之規矩也，但凡得到什麼，便須付出什麼，這便叫買賣交易，這結賬便是買賣交易的其中一種吧！」

何蘭花悟性奇高，她一聽便明白了其中的奧妙，笑道：「這便是了，人客吃了東西，自然要付出什麼了，這酒館的主人，付出了東西，自然也可以得到什麼回報哩，葛伯伯，是也不是？」

葛洪一聽，見何蘭花知一竟可立刻舉三，不由呵呵一笑道：「不錯，不錯，得到什麼，付出什麼；付出什麼，得到什麼；這的確是塵世間買賣交易的奧秘精義也！」

何蘭花卻又立刻道：「葛伯伯啊，既然如此，那人客付出的『銀五両三錢』是甚東西？」那酒館主人得到的這『銀五両三錢』有甚用處了？」

葛洪一聽，登時又哭笑不得，因爲何蘭花這疑問，連他一時間也不知如何方可說淸楚。他怔了怔，才道：「這『銀五両三錢』啊，便是這桌人客所吃美點的價值也。而這人客付出的『銀五両三錢』，便即與酒館主人的買賣交易。這也就是『銀五両三錢』的絕妙用處啦！」

何蘭花笑道：「葛伯伯，那我明白了，這『銀』是一種交易買賣的工具，亦是這人間塵世最管用的東西，因爲這『銀』可以與天地萬物交換，是麼？」

葛洪歎了口氣道：「的確如此，若缺了這東西啊，只怕連仙神也寸步難行哩！」

何蘭花眼珠一轉，忽然道：「葛伯伯，那你有這『走遍天下、通行無阻』的東西麼？」

葛洪搖搖頭道：「沒啊，這東西葛某雖知道管用，但從不携帶在身，因爲嫌其太沉重，徒耗眞氣趕路。」

何蘭花一聽，立刻霍地跳了起來，道：「走！走啊！」

葛洪卻紋絲不動，道：「走什麼？妳不是欲嚐人間美點嗎？」

何蘭花歎了口氣，道：「我也沒有，我沒這白花花的東西，葛伯伯你也沒有，又不知如何方可得到，吃了酒館主人的美點，他既然付出了，那必定要得到什麼；你我得到了，也必定要付出什麼；缺了這白花花的東西作工具，這買賣交易便做不成啦！既然做不成，那不走幹麼？」

葛洪一聽，呵呵一笑，向四下一瞧，忽然便從容的道：「不打緊！不打緊！放心！放心！蘭花姑娘且安心穩坐，等着吃美點好啦！」

葛洪說罷，伸手一招，把綠葉居的店小二招了過來，一派大豪客的模樣吆喝道：「小二哥！你這綠葉居有甚好吃的，只管報上來！」

店小二一聽，忙道：「有！有！有一花碟、四拼盤、四熱炒、七大菜、四點心、四水菓哩，只要客官肯出錢，要甚有甚哩！」

此時何蘭花見狀，無奈只好重新坐下來，瞧着葛洪，看他如何動作。但見他一派大豪客的模樣，心中卻犯疑道：那白花花的東西既然如此珍貴，豈能輕易得到！這葛老頭到底弄甚玄虛了？

只見葛洪一聽，便呵呵笑道：「什麼四拼盤、四熱炒的？乾脆報上名來，好選優而擇吧了！」

店小二一聽，連忙稱是，又忙報道：「即白切鷄拼火腿、烤鴨拼鹵肚、叉燒拼口條、瓜蝦拼紮蹄；四熱炒，即油爆响螺片、乾煎大蝦碌、炒玉簪魚卷、核桃仁鴿脯；七大菜即蚧黃燴燕窩、鳳球扒鮑脯、海南文昌鷄、淮杞燉甲魚、菠蘿煎鴨脯、蒸科甲鱖魚、冰糖蛤士蟆；四點心爲鳳城鮮蝦餃、酥炸芋脯角、蓮茸水晶餅、椰絲甘露酥……」

店小二賣弄似的滔滔不絕說下去。

何蘭花此時忽然很認眞的道：「那『四水菓』是甚名堂？」店小二所說的廣東菜式，何蘭花一概不知，但對水菓，她便決不會陌生了，因爲她在羅浮山長大，羅浮山廣東水果，幾乎是她的「生命之菓」了。

店小二一聽，這才留意到似大豪客的老頭，身邊尙有一位少女，這少女身穿雪白衣裙，僅腰帶綠色，便如皚皚白雪中的一點綠，份外惹人注目；但少女的臉容卻俏中含威，令人只敢遠離而不敢近侮。

店小二居然不敢輕慢了何蘭花，雖然她僅是一位陌生的少女，他忙道：「是，姑娘，這水菓啊，又是廣東有名的菓品！了不得，連當今皇帝唐太宗，亦欽點爲朝廷貢品呢！二水果一叫香蕉、二叫菠蘿、三叫龍眼、四叫荔枝，乃廣東四大名菓啊！」

何蘭花一聽，格格一笑道：「那好極，這廣東四大名菓便全部捧出來啊！」

葛洪一聽，不由眨了眨眼，心道：這女娃兒玩甚名堂？剛才明明擔心沒那「白花花之物」，不敢吃這廣東美點，此時卻如此豪氣，竟四大名菓全要了？乖乖，她可知這四大名菓值多少「白花花之物」啊！

葛洪久走江湖，深知江湖風險，他雖然有把握弄到銀兩，但也不敢托大，便向店小二道：「小二哥，你所報的五大菜式，自然皆美妙，但多半我已吃過，你便從其中選一，共選五味最上佳的出來便了。」

店小二一聽，笑道：「好啊，客官倒像積年的食客，竟有這般絕妙的點菜主意！好！好！小的這便速速去下菜單便是。」

店小二說罷，果然手勤脚快的奔進厨房去了。

不一會，店小二便捧出了五大菜式，乃是：孔雀喜開屏、白切鷄拼火腿、油爆响螺片，蚧黃燴燕窩、鳳城鮮蝦餃，果然是從中選一，而且是粵菜中最美妙的，擺滿了一桌，令人目不暇給。

葛洪也不客氣，搶先便大嚼起來，看他的神氣，倒似餓了十世，但誰也不知，葛洪雖已達不吃人間煙火的境界，不過仍是地仙類的人物，因此數月不吃亦可，但吃起來卻可抵十數人之量。

反而何蘭花雖然根基尚淺，但她研習的是「天仙」之道，自幼便不沾人間煙火，因此人間的食物，對她來說便可有可無了。不過雖然如此，她吃起來也津津有味，因爲廣東的菜式果然有其香味獨特之處。

葛洪狂嚼之下，滿桌的菜式，很快便被他們一掃而空了。

接着上來的，便是廣東的四大名菓，分別是香蕉、菠蘿、龍眼、荔枝。

四大名菓各放了滿滿的一盤，何蘭花但見香蕉金黃，菠蘿香溢，龍眼玲瓏，更誘人的是紅艷艷的荔枝奇菓。

何蘭花剝開荔枝的皮，嚼了一口，但感甜入心脾，美味之極，她心中不由歎道：「荔枝美則美矣，可惜紅艷艷的太俗氣。有道是萬綠叢中一點紅，方爲絕美境界，既然如此，爲甚不可以萬紅中帶一點綠呢？嘻嘻，假若如此，這荔枝佳果，便必定更名揚四海了。」

何蘭花心思轉着時，那店小二眼見葛洪狼吞虎嚥，已把滿桌的菜餚吃光了，便不緊不慢的向這面走來。

葛洪一見，便忽然低聲道：「蘭花姑娘，妳身負九天秘笈的奇學，可知這店小二走過來作甚麼？」

何蘭花聞言向那店小二瞥了一眼，九天秘笈中的「人間道」絕學，驀地便浮上腦際來了，她不由格格一笑道：「葛伯伯，這店小二乃催人結賬付那白花花的東西來了。」

葛洪一聽，不由探手入口袋，口袋中卻是空空如也，他歎了口氣，忙道：「眞的麼？這小二哥難道不是走過來，詢問我等尚須吃什麼嗎？」

何蘭花笑道：「不然，這店小二鼻孔窄小，眼皮薄如紙，乃吝嗇、小氣之人，如此形格，豈會如此豪爽，未清舊賬又添新債，他必乃催人結賬無疑也！」

說時那店小二已走到近前，他皮笑肉不笑的呵呵一聲，眼珠往桌上的空碗碟一轉，便開口道：「客官好食量啊！未知是否打算結賬離去呢？」

葛洪一聽，不由與何蘭花面面相覷，作聲不得，他明知自己口袋空空如也，卻反而更豪氣十足的呵呵笑道：「這結賬嘛，正該如此，小小花銷，不足掛齒！」他一頓，話鋒忽然一轉，向店小二道：「小二哥目下最感難受的是甚麼？」

店小二瞥一眼窗外呼嘯的寒風，不由打了個冷顫，想起天寒地凍的苦處，便衝口而出道：「此時乃寒冬，如我等手脚皆須沾水的下人，自然希望寒冬亦溫暖如春啦，不但小的如此渴盼，在座的人客有哪一位不感寒冬的苦處？哪一個不盼立刻變個火熱溫暖的地方？但客官非仙非神，問這幹麼？」

葛洪一聽，呵呵一笑，即站了起來，向衆人客大聲道：「各位是否盼望火熱溫暖的地方啦！」

衆人客一聽，轟然大笑道：「這還用問麼？誰不知粵人怕寒，於這寒冬，自然求之不得，這溫暖的地方啦，但未知誰可辦到？若能辦到，我等甘願請他大吃一頓。」

葛洪一聽，大笑道：「如此好極，這個便先多謝各位請客了。」

話音未落，葛洪咕咚的猛喝了一口白酒，然後猛一張口，噴出一股白酒化成的蒸氣，佈滿了綠葉居，登時寒氣盡消，室外寒風呼嘯，室內溫暖如春天。

在座人客，多半是廣東增城的當地人，本來瑟瑟寒顫，吃喝無味，但陡增這一股强大的熱力，登時便如加添火爐，滿室生春，不由

欣喜雀躍，歡快暢飲。有人高興之下，果然向店中的掌櫃大聲吆喝道：「老闆！這位老頭兒好本事，化寒爲熱，皆大歡喜，他吃的這一頓，不必與他計算，歸我結賬便了。」

何蘭花一聽，格格笑道：「增城人果然重諾守信啊！」

葛洪呵呵笑道：「粵人既如此有趣，葛老頭一時技癢，乾脆便顯一顯本領，以助各位酒興吧！」

葛洪說罷，忽地伸出雙掌，猛的一拍，一股古怪迴旋的氣流，便分成數十縷，紛向在座的人客面前的酒杯射去。桌上的數十隻酒杯，便忽然無風自動，升浮而起，凑到在座各人客的嘴邊。待各人客就杯喝乾後，桌上的酒壺又飛了起來，替客人斟滿了。

如此循環往復，各人客飲酒，簡直不費半分力氣，更奇妙的是，桌上的酒壺似乎飲之不盡，飲多少便有多少，直把各人均樂得哈哈大笑。

有人大笑道：「如此大挪移神通，何必別人請客，乾脆自己取之不盡便了！」

又有人笑道：「這位老伯，若有更妙的本事，何不一併施展出來，好讓我等增城人見識、見識。」

葛洪一聽，果然技癢難熬，這時便要他不施展表演也不成了，只見他忽然含了一口飯，迎空吐了出來，無數白飯粒，竟化作無數的大白蜂，嗡嗡鳴叫，繞衆人客的頭上亂鑽亂飛，似欲擇人而螫。

衆人客嚇得紛紛閃避，一面失聲大叫道：「蜂兒兇惡，螫人必痛死，這把戲卻萬萬玩不得也，快收！快收！」

葛洪哈哈一笑，把口一張，無數大白蜂卻又呼呼的飛進他的嘴裏了。葛洪再一張口，吐出來的，依然是一口飯粒。

衆人客害怕葛洪再弄出什麼嚇人的玩意，便搶着向他拱手作揖道：「老人家神通廣大，原來是眞人不露相，我等佩服之至。」

葛洪笑道：「如此不必老頭兒施本事了？」

衆人客忙道：「不必了！不必了！這頓酒菜老人家也不必計較，你老請便吧了！」

葛洪一聽，向何蘭花哈哈一笑，道：「蘭花姑娘如何？葛老頭兒於世人面前略施本領，便可抵上那白花花的東西啦！」

何蘭花一聽，却斷然的搖搖頭道：「不對，不對，葛伯伯的本領雖然奇妙，卻並非何蘭花所願效法也！」

葛洪奇道：「爲甚不願效法？」

何蘭花認眞的道：「師傅曾有訓示，吾師門本旨乃拯世救人，所作所爲，皆須有益於天下蒼生。葛伯伯之技，只可博衆人一樂，卻於世人無甚大用處啊！」

葛洪一聽，不由怪笑一聲道：「果然是九天秘笈使者的傳人，些微小事，也以天下蒼生爲念，但未知蘭花姑娘，打算如何施爲，以宏揚妳的師門本旨？」

何蘭花心中已有主意，此時再瞥一眼桌上吃剩的荔枝佳菓，便一本正經的斷然道：「不是說廣東有四大名菓嗎？其中又以荔枝最爲美妙。可惜仍未達至完美境界，何蘭花既臨娘親居住之地，說不得亦要爲娘親的鄉親鄰里盡一點心意，令廣東佳菓天下知名。」

何蘭花說時聲音尖脆，在座的人客倒有不少聽到了，其中有人忍不住便立刻奇道：「姑娘原來是增城姓何人的女兒？妳父親是誰？娘親又是誰啊？」在這人的眼中，何蘭花雖然少不更事，但她竟與一位神通廣大的老人走到一起，且連老人對她的神態亦甚爲敬佩，那她便必定大有來頭了。但增城姓何中人，什麼時候出了這麼一位女仙似的女兒，在座人客卻茫然不知。

何蘭花一聽，觸動心事，她不由覺得太委屈娘親了，她不想再勾起人們對娘親往事的回憶，便若無其事的笑道：「爹娘乃人之根源，但凡人皆有爹娘，既然如此，又何必追溯不休呢？我何蘭花所以爲各位盡一點心意，乃瞧在娘親的面上，各位記得此乃增城姓何女兒帶挈所致，也便足矣。」

何蘭花言語隱含奇幻，在座人客中，竟無一可以明白究竟。此時連綠葉居的老闆何福也忍不住了，他急忙走過來，向何蘭花拱手道：「姑娘原來是增城姓何女兒麼？」

何蘭花目注綠葉居老闆何福一眼，微笑道：「是啊！那老闆貴姓？」

何福道：「老夫姓何名福，聽說姑娘打算爲你家鄉盡一點心意，未悉所作何事呢？」

何蘭花聽老闆叫何福，便心道：他既與娘親同姓，必定是增城當地人無疑，不由便增了幾分親切感了。她向何福含笑道：「原來是何老闆，那與娘親是同鄉同宗啦！既然如此，那便任由提出要求，我何蘭花盡力而爲便了。」

何福一聽，不由大喜道：「何某所提要求，或大或小均可以嗎？」

何蘭花欣然一笑道：「當然可以啦！」

何蘭花口氣如此托大，不但何福驚疑不定，在旁的人客亦失聲叫道：「姑娘小小年紀，竟如此自負？所提要求無論大小均可，若何

老闆求你助他富貴榮華，飛黃騰達，姑娘卻如何可以辦到也！」

何蘭花微笑不語，此時就連她身邊的葛仙翁葛洪，亦不禁暗暗皺眉，心道：你這女娃兒，便欲爲鄉親盡一點心意，也不必如此口氣托大，萬一人家所提要求，你辦不到，豈非連我葛老頭兒也難脫身了？這女娃兒初歷人間塵世，祇怕便惹出禍來了。

不料何蘭花却一派從容鎮靜的神態，微笑道：「放心，放心，何老闆決不會提此富貴榮華，飛黃騰達之要求也。」

葛洪忍不住插口阻止道：「蘭花姑娘，千萬別輕許諾言，你又並非他，怎知他的心中所求？大可揀輕易的，略表心意足矣。」

何蘭花尚未答話，那綠葉居老闆何福，卻微嘆口氣道：「何某開這酒館多年，生意利潤微薄，僅可維持，但能平穩生活足矣，豈敢奢望飛黃騰達富貴榮華？倒是何姑娘目力奇佳，怎的一下便知何某人之心思也？」

何蘭花微微一笑道：「人間七色主七兆，赤、橙、黃、綠、青、藍、紫，各有各的得失兆應。而『綠』者，乃『守色』，祇宜守成，而決無大發展，由此可以足證，何老闆祇求穩守，而無進取之心也。」

何福一聽，不由微嘆口氣道：「何姑娘所言，的確洞悉何某肺腑也！何某但求平穩渡日足矣，餘則何求！」

眾客人一聽，眼見何蘭花果然目力超卓，似眞有驚人本事，便很多人躍躍欲試，求她指點一二，以便獲點好處，有的忍不住便向何蘭花道：「何姑娘既然是增城姓何女兒，則鄉親絕不止何老闆一人，你既有本事，可不能祇顧一人，而忘了眾鄉親啊！」

何蘭花一聽，不由觸動她原來的主意，便格格一笑道：「不錯！不錯！何蘭花今日重臨增城鄉親故地，正欲爲鄉親眾人做一件事，好教鄉親人人受益，也教增城由此而名揚四海！」

何福一聽，不由又大奇道：「何姑娘口氣如此高絕，未知欲幹何事？」

何蘭花瞥一眼桌上吃剩的粵川四大名菓，忽地很認眞的道：「那請問何老闆，粵川風物名產，以何種最著名？」

何福想也不想，便一口報稱道：「這當然是香蕉、菠蘿、龍眼、荔枝四大名菓啊！」

何蘭花欣然道：「既然如此，那未知四大名菓中以何種最著？」

眾人客一聽，不待何福回答，便搶着道：「那自然是粵川菓中之王荔枝囉！可惜這荔枝並非增城獨有，遍及粵川各地，於增城人並無甚麼好處。」

何蘭花笑道：「荔枝既然是粵川菓中之王，若能令增城獨出『王中之王』，那又如何？」

眾人欣然大笑道：「假若如此，那增城必定因此名揚四海，盛名之下，客如雲來，倍添繁盛，則增城人便叨光不淺矣……但未知姑娘如何可令這荔枝佳菓，成爲增城的『王中之王』呢？」

何蘭花尚未及答話，一旁的葛洪卻連忙以密音向她傳話道：「蘭花姑娘千萬愼而處之！這等變換一地產物之法，奪天地之造化，非同小可，豈易施爲？萬一施法不成，那施法之人便必先受其害矣！」

何蘭花一聽，卻格格一笑，大聲道：「我何蘭花既答應爲增城鄉親盡一點心意，自然便有絕妙之法子！可 惜 萬 事 俱 備， 祇 欠 東 風……」

何福等已滿懷期待，一聽忙道：「何姑娘尚欠缺什麼？」

何蘭花笑道：「也沒什麼，祇是我這位姓葛的伯伯，人沒什麼，祇是好飲兩杯，他若缺了美酒，便會心煩意亂，胡言亂語，屆時便連我亦受其感染，什麼也幹不成啦！」

何福一聽，慨然道：「何姑娘所幹之事，於增城人大有裨益，自當人人出力，這位老人家貪杯弱點，根本不算什麼，祇管在敝店免費食宿，更有美酒招待便了。」

何蘭花得意的向葛洪傳音道：「如何？葛伯伯，你的妙法祇值一頓飯錢，蘭花卻替你賺回無限免費食宿也。」

葛洪聽說每日有美酒供飲，早就心癢難熬，決不肯放過這千載艮機了，他一聽何蘭花的傳音，無奈涎臉笑道：「蘭花姑娘勾出葛老頭兒酒蟲兒啦！我如何還有甚好說？但望蘭花姑娘大功告成，彼此好來好去，則葛老頭兒便樂得向你叩頭也。」

何蘭花胸有成竹的一笑道：「葛伯伯放心，且看我何蘭花妙展師門絕學，爲增城人造福吧！」

何蘭花向葛洪傳音，聲剛止，便轉向何福道：「請問何老闆，是否可提供一位熟悉增城地土環境的人作嚮導？」

眾人客一聽，登時便哄的一笑道：「姑娘若找增城積年的老土地，算是恰恰找對人了！因爲若論在增城的資歷，除何福老闆外，祇怕再難找出另外的人選啦！」

果然何福呵呵一笑道：「若何姑娘需何某效勞，祇管吩咐便了。」

葛洪眼見何福出錢出力，不由哈哈笑道：「何老闆！爲甚如此熱心？」

何福笑道：「何姑娘欲令增城名揚四海，屆時大功告成，必客如雲來，必帶挈敝店生意大旺，因此何某助妳，其實亦是助自己一臂之力啊！」

旁邊眾人客一聽，亦異口齊聲道：「是啊！姑娘所幹之事，增城人人叨光沾福，姑娘但有所需，祇管吩咐便了。」

何蘭花道：「暫時不須勞動各位鄉親，祇請何老闆引路足矣，稍後若有所需，再請鼎力資助便了。」

眾人一聽，皆同聲應諾，何福也不甘落後，吩咐店小二負責照料店中生意，他自己便決意爲何蘭花帶路。

何福引領何蘭花、葛洪兩人，走出綠葉居。何蘭花忽然向何福道：「何老闆，據你所知，增城地域，何處多山？何處有水？」

何福不假思索便道：「增城東面，千山聳立，上有山溪淙淙，未知是否指此地方？」

何蘭花一聽，欣喜道：「有山有水，不錯！這便上東面去吧！」

何福引領何蘭花、葛洪兩人，出了增城，向東面疾行，不到五里之處，便見果有千山聳立，雖然不算高巍，但峯峯相峙，山山相連，正東面崇山峻嶺，原來卻是粵川兩大名山之一的羅浮山。

何蘭花一望之下，向葛洪道：「葛伯伯，增城之山，原來是羅浮山的支脈也。」

葛洪雖然是一代仙翁，但乃爲地仙，對這等博大精深的「地脈道」絕學，所知竟難及何蘭花一二，因此他不解的道：「蘭花姑娘，是羅浮山支脈又怎樣？」

何蘭花欣然一笑道：「羅浮山乃中華大地中龍主幹，八沉八昂的奇貴之地，增城諸山，既爲羅浮山餘脈，這便足可造福增城百姓矣！」

何福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心道：這何蘭花語出驚人，果然大有來歷，若眞能令增城名揚四海，則何某亦必叨光不少也！他這般轉念，便不怕山路崎嶇，催促何蘭花道：「蘭花姑娘，這便上山去吧！」

何蘭花欣然道：「好極，這有勞何老闆啦！走啊！」

何福手動脚快，很快便引領何蘭花、葛洪兩人，登上增城東面的一座山崗，站於山崗之巔，放眼望去，但見東面隱約露出羅浮山的巍偉身影，山崗的南面，卻是一座寺廟，寺廟佔地甚廣，廟內現出一叢翠綠，或許是寺廟僧人所種植的什麼綠樹。

何蘭花心中一動，再沿山崗四周凝望，祇見山上溪水充盈，卻四散流失，不知所踪。

何蘭花再站在山溪之畔，向前後左右望去，但見山溪前有峯，後有山，右面是增城城鎮，左面則爲羅浮山。她心中不由又一動，暗道：此崗山溪，前有屏，後有嶂，左面羅浮山主脈爲青龍，右面增城城鎮爲白虎，恰恰乃「地脈道」中所判之「風水龍脈」佳地，增城地域之貴，全在於此山崗之溪，可惜卻不加運用，白白流失了！

何蘭花心思急轉，她身負「九天秘笈」絕學，又爲九天玄女的嫡傳弟子，於這等人間大地奧秘的悟性，自然比世人超卓百倍，因此她雖略一審視，但地脈之精華，便已瞭然於胸，有所判斷矣。

何蘭花忽地向何福問道：「此崗增城人稱作什麼？」

何福道：「也沒甚名稱，增城人世代居此，見此山上有溪水鳴響，便稱爲『流水崗』。」

何蘭花一聽，不由嘆息道：「流水崗，流水崗，流去如水，逝者如斯，龍口金水，便如財寶流失無踪啦！」

何福一聽，大奇道：「何姑娘說甚『龍口金水流失無踪』？」

何蘭花知何老闆根基淺薄，絕非承受龍脈之人，便淡然一笑道：「沒什麼，蘭花隨口評點而已，倒是南面那寺廟又稱甚名堂？」

何福望一眼南面，便道：「那是增城唯一的寺廟，名叫西園寺。」

何蘭花含笑點頭道：「寺中那綠叢，是否粵川的佳菓荔枝樹啊？」

何福一聽，不由駭然道：「何姑娘好厲害的眼力，隔十數里，竟可辨樹木之種類……不錯！不錯！那果然是粵川的佳菓荔枝！聽說乃百年前一位高僧所植，如今高僧已圓寂，獨留綠樹與寺相伴了。」

何蘭花聞言欣然一笑，卻沒有說話，祇是四周審度，似在盤算什麼。

忽然，從上面傾瀉而下的溪流，衝下山溪時，激起一團水花，水花奇大，於山溪之上凝聚成形，其狀就如一頭七彩艷麗的鳳凰，在溪水之上翩舞嬉戲，活靈活現，如幻如眞，奇妙之極！

何福一見，早已驚奇得張口結舌，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就連葛洪，也受此人間奇景迷住，目不轉睛的盯着那「水鳳凰」，神色怪異，就如見了活寶貝似的。

何蘭花乍見此「水鳳凰」，如星閃灼的眼眸一亮，似因此而證實了什麼。

一會後，葛洪畢竟道行高深，他似已醒悟了什麼，便從驚疑一轉而爲欣喜了，但又未敢遂下結論，

因此並沒作聲。

又過了一會，目瞪口呆的何福，才喃喃的失聲道：「乖乖……何姑娘啊！這……這是什麼地異之象？」

何蘭花此時已確判無疑，祇見她欣然一笑道：「何老闆有否聽說，世間有地力造福城鎮、百姓之能？」

何福想了想便道：「何姑娘所稱，莫非便是世上那等風水尋龍之術嗎？但其中有專門騙人錢財，替人尋墓穴後，不但並無半分好處，反而累人家喪亡不絕，這卻很可怕也！」

何蘭花一聽，微笑道：「這僅是有等奸詐之士，祇學了些許皮毛，便四出陷害世人而已，豈可與風水尋龍絕學混爲一談？例如何老闆聽說過鬼谷子、九天玄女、黃石公、張良、張道陵、諸葛亮等的名字嗎？彼等才是吾道中一脈相承的宏大正宗也！」何蘭花欣喜之下，不由便把師傅姑姑九天玄女向她述說的本門宗師前輩，略露一二了。

何福一聽，不由聳然動容道：「何姑娘所列擧之士，皆絕世高人，何某哪有這等福氣？有幸遇上這幾位神仙一般的人物？」

何蘭花未答話，一旁的葛洪已忍不住呵呵一笑道：「何老闆！仙亦人，神亦人，相差祇一綫之隔！但看你是否有此目力和緣份。」葛洪此言，其實已隱隱暗示，何蘭花與他自己的身份了。

可惜何福畢竟沒此福緣，這便錯失了當面求何蘭花相助指點的機會了。祇見他微嘆口氣道：「雖然，但彼等皆絕世高人，何某自知決無緣相遇了！祇是何姑娘既稱彼等爲同道，莫非何姑娘與這等高人有淵源嗎？」

葛洪一聽，不由暗笑道：「這蘭花姑娘何止有淵源？她本身便是不日躋身彼等行列的絕世奇女子也。」

葛洪心中轉念時，何蘭花已淡然一笑道：「我何蘭花從此道中所領悟而已，豈敢與這等高人相提併論？至於淵源，但凡領悟此道精義者，便即正宗，亦可算淵源吧！」

何蘭花一頓，又道：「何老闆一定對溪上現出鳳凰之象，大感驚奇了，是嗎？」

何老闆連忙道：「是！是！何姑娘，這可是何某平生僅見之異象！到底這是什麼？」

何蘭花微微一笑道：「世人苦苦追尋，不惜萬金以求，便是那大地龍脈；山溪之上現鳳凰，便是下有龍脈而現於溪上，再化而爲鳳凰之形狀，因此山溪之下，其實是一處地力雄厚的大龍脈，吾道中以形喝形，因此又可稱之爲『鳳凰龍脈』吧！」

何蘭花話音未落，何福已驚奇得失聲道：「山溪之下，竟潛伏鳳凰龍脈……那這流水崗該稱甚名字？」

何蘭花道：「流水崗其名含煞氣，鄉親又不知善用此山龍脈之水，因此增城地域之人，難有大作爲也，且其名與其實難符，溪水蘊隱鳳凰龍脈，豈如『流水如斯逝去』？不如便叫『鳳凰崗』好了。」

何福一聽，不由大喜道：「好一個『鳳凰崗』新名號！何姑娘又爲增城鄉親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而從此之後，增城人爲了傳揚何蘭花的功績，這「流水崗」便改稱爲「鳳凰崗」了。

葛洪在一邊呵呵一笑道：「何老闆且稍安毋躁，可知蘭花姑娘打下欲幹的驚天壯擧，與之相較，這改崗名之事簡直是星星與月亮之比也！」

何福更添驚喜，忙道：「何姑娘尚有甚驚世壯擧，以造福增城百姓？」

何蘭花此時收斂笑容，渾不似十四歲的少女，沉吟一會，才決然道：「此事牽連重大，所涉人力、物力亦非常浩繁，決非何老闆一人所能承擔。因此必須下山，與增城鄉親父老商議妥當，才可行此壯擧也！」

何福一聽，聳然動容道：「此事要驚動全鎮鄉親父老，果然是驚世大計劃也！但既然於增城百姓有好處，倒該人人出力，回去詳細商議，才方便行事。」

何福、何蘭花、葛洪三人，返回增城綠葉居。何福吩咐慇懃招待葛洪和何蘭花。

葛洪見有美酒，樂得先行痛飲一番，但何蘭花卻對何福道：「何老闆，事不宜遲，這便邀請鎮中鄉親父老，前來綠葉居議事好嗎？」

何福見何蘭花爲增城百姓如此熱心，那敢怠慢，答應一聲，便去鎮中向鄉親父老以及鎮上的頭面人物稟報去了。

此事當眞非同小可，因爲事關增城全鎮人的福祉，誰敢輕慢？因此何福出去不到一個時辰，葛洪亦僅喝了三杯酒，鎮中的鄉親父老、頭面人物，便喧嚷的齊集到綠葉居中了。

其中包括增城的鎮長、保甲等頭面人物，以及何蘭花完全陌生的鄉親父老，十數人聚集到綠葉居，足足坐滿了三席。

增城鎮的鎮長亦姓何，是由衆鄉親父老推擧，再報呈朝廷任命的，據說甚受尊敬，因此何福第一個稟報的，便是這位何鎮長了，其餘的鄉親父老，大多是上了年紀的人，而且多半姓何，原來姓何的是

增城的第一大姓。

其中一位姓何的父老，名晋，頭髮已斑白，卻甚健壯，說話的聲音亦甚洪亮。何蘭花不知怎的，第一眼便對這位何晋甚有親切感了，雖然她不知到他到底是誰，後來經何福介紹，才知何晋是一位做木材生意的商人，亦爲鎮中的頭面人物之一。

此時何鎮長坐下不到片刻，便急不及待的問何福道：「誰是主持造福增城大計的人物？」

何福忙把何蘭花引介道：「便是這位何姑娘也……」

何鎮長一聽，神色狐疑不定；鎮中有些頭面人物，亦忍不住竊竊私語道：「這小姑娘小小年紀，有甚驚人本領，竟敢主持造福增城一鎮的大事……若其中有錯，則不但徒耗人力、財力，連增城鎮原來的平穩也丟失了。」

鎮中的鄉親父老雖然默不作聲，似在思忖其中的得失，但多半神色猶豫，顯然因何蘭花年紀太小，論資按歷，便令人失去信心了。

何鎮長沉吟半晌，終於忍不住發話道：「何姑娘與增城鄉親同姓，願爲增城鄉親出力，心存俠義，令人佩服。但此事有關全鎮人之福祉，不能不慎而處之，何姑娘是否眞有把握？眞有這等改運換命的大本事呢？」

何蘭花微微一笑，卻不辯白，也不作聲，顯然她在考究，到底增城人是否有「改運換命」的福緣了。葛洪深知此點，因此他祇管喝酒，也默不作聲。

此時綠葉居中的氣氛甚爲沉悶，因爲事關重大，人人均絕不敢大意，更不敢貿然表示態度了。

但僅一會，增城衆鄉親父老中，有人便越衆而出，決然的向何鎮長道：「鎮長，這位何姑娘雖然素未謀面，也不知是誰家女兒，但她既自稱是增城鄉親之女，又自稱姓何，自動請纓，爲鄉親效力，倒絕非江湖術士可比，必然出自她一番眞心實意，因此不必過多疑慮。」

何蘭花瞥一眼發話之人，原來是她感覺親切的那位何晋，雖然她並不知何晋的來歷。

何晋話音剛落，綠葉居中有個人客亦忍不住插口道：「不錯！不錯！這位何姑娘憑一個『綠』字，便可窺透何老闆的心思，目力超卓，果然有大本事哩！」

何鎮長一聽，便問何福道：「何老闆，眞有其事嗎？」

何福此時才嘆息道：「何某初時亦如各位一般，狐疑不定，但親眼目睹何姑娘的超凡本事，也就拜服矣！何姑娘不但憑一個『綠』，便判斷何某祇求穩而無進取之意，靈驗十分；且更於流水崗上，妙斷崗上山溪中龍脈地，令『鳳凰』現於溪上，又斷爲『鳳凰龍脈』，若善加運用，必可造福增城！這等驚人本領，何某平生所僅見也。」

何福此言一出，增城鎮衆鄉親父老，便不由聳然動容了，因爲誰都知道，綠葉居老闆何福，平生處事謹慎，絕無虛言，他所說的，自然是千眞萬確的事了。

那位何晋先就忍不住向何蘭花拱手道：「姑娘爲增城鄉親謀福祉，這等高風大義，好不教人敬佩！」

何蘭花對何晋甚有親切感，聞言便向他含笑道：「何蘭花乃增城何姓女兒，自然該爲鄉親略盡心意，伯伯不必客氣。」

何晋一聽，神色忽地一變，盯着何蘭花，喃喃的道：「若我何晋的女兒誕下孫女，也該有姑娘一般的年紀了……哎，可惜女兒一去不回，已整整十四年了。」

何蘭花一聽，心中亦不由一動，她向何晋含笑道：「伯伯所言，你女兒姓甚名誰？」

何晋嘆了口氣道：「女兒不幸，爲世俗不容，莫說她了！」

何蘭花察言觀色，已隱隱猜到這位何晋是誰，他的女兒又是誰了。心道：他的女兒必定是娘親何姑無疑！而他便應算是我的外公了……世俗之見，當眞害人不淺，就連親生女兒的名字也不敢提及了。

何蘭花心念電轉，又知此事乃外公難言的隱痛，便不再追問下去，祇在心中叫了他一聲「外公」而已。

此時何鎮長心思亦大動，心道：若這位何姑娘眞有尋龍點脈的驚世本事，增城便可因此而得福不淺了，這千載艮機，倒不可放過，以免辜負衆鄉親信任之意！他這般轉念，便把心中的狐疑拋開，轉而很認眞的問何蘭花道：「何姑娘既有這等驚人本事，未知打算如爲增城鄉親施爲呢？但有益於增城百姓，何某身爲鎮長，自當一力擔承！」

何蘭花一聽，欣然一笑，暗道：這何鎮長性雖偏於穩弱，但卻有爲鄉親辦事之心，他被推擧爲增城鎮長，也就不寃了。

何蘭花見增城衆鄉親均已趨於齊心合力，心中欣然，便不再猶豫，決然把她的造福增城大計亮出來了。

經過一番商議，增城鎮從鎮長到衆鄉親父老，均一致同意依何蘭花的計劃行事，何蘭花更即席手繪了一份施工草圖，按圖施工；又由她親自挑選何鎮長、何福、何晋等人，組成一個策導組，負責指揮策

劃施工工程，何蘭花自己則從旁指導。葛洪眼見何蘭花居然把增城鎮上下百姓均調動起來，心中又驚又奇又喜，他按捺不住，亦自動請纓，擔任何蘭花的助手，負責替何蘭花跑腿傳遞訊息。

當天下午，以何鎮長為首的「施工策導組」，便召集了全鎮的戶主，齊集到鎮中的廣場，宣佈實施何蘭花的「改鎮移運」大計，增城鎮人，聽說此番施為，將人人受益，豈敢怠慢，於是人人皆踴躍以赴，有錢出錢，無錢出力，很快，施工的人力、物力便皆齊備了。

第二天一早，鎮中的青壯年，便組成一隊二千人的施工隊，跟隨何蘭花、葛洪、何鎮長、何福、何晉等領隊人，開赴鎮東五里原稱「流水崗」現改為「鳳凰崗」的山上。

何蘭花吩咐葛洪向眾民工傳話，着其按施工圖，把「鳳凰崗」上的溪水，開水道引入位於增城三里外的增江河道。

齊心好辦事，不到七日七夜，便挖出了一條長達三里的引水道，上游接「鳳凰崗」溪水，下游入山下的增江水，途中水道，恰好繞山下植有荔枝樹的西園寺轉了一圈。

此時何蘭花又下令水道兩頭暫不開通，二千民工，又移師返回增城近郊增江畔，開鑿一條水道，引增江水入增城鎮邊緣，旋繞一圈。

又過了半月，新開的增江水道，已繞城旋繞一圈了，僅源頭未開通，因此尚是一條乾涸的水道。

此時就連何鎮長亦暗自惴惴不安了，心道：工程如此浩大，增城百姓已付出甚多人力物力，假如有所收益，自然皆大喜歡，否則必怨氣衝天，屆時就連他這位一鎮之長亦難犯眾怒！

何鎮長忍不住向何蘭花的助手葛洪打探道：「葛高士，水道已修好，未知何時接通水源？此舉是否真的造福增城百姓？哎，一切且看此舉是否成功了……否則……」

葛洪忙道：「否則如何？」

何鎮長嘆了口氣道：「否則眾怒難犯，不但何某這鎮長無臉做下去，祗怕連葛高士和何姑娘，也極難安然全身而退！」

葛洪一聽，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他自然知道，憑他和何蘭花的本事，休說增城人眾，就算千軍萬馬也如草芥，更遑論困住了！但開水道之事，本旨是造福增城百姓，若未見其利，先受到徒耗百姓人力、財力之害，那於何蘭花的道行根基，卻必定大有折損了！而不幸這一切均是何蘭花這女娃兒，自己惹出來的禍端！葛洪心中犯疑，無奈祇好向何蘭花傳此不妙訊息。

* * *

此時何蘭花卻已返回何福的綠葉居，悠然的喝着何福替她特製的「荔枝紅茶」。

葛洪趕來綠葉居時，見了何蘭花的神態，不由無奈的嘆了口氣。

何蘭花眼睛不瞧葛洪，依然一派從容，她舒然的呷了一口荔枝紅茶，這才格格一笑道：「葛伯伯！你嘆什麼氣啊？」

葛洪見何蘭花輕鬆之極，不由又嘆了口氣道：「蘭花姑娘，你可知你的施工改鎮移運大計，已耗費了增城人多少人力、物力？」

何蘭花笑道：「當然知道！半月之內，二千人日夜挖掘，連開兩大水道嘛！」

葛洪苦笑道：「你知道便好！你又是否知道，假如此舉徒勞無功，會有甚麼後果？」

何蘭花格格一笑道：「有甚可怕後果？」

葛洪嘆了口氣道：「剛才何鎮長已向我透露口風，說萬一有甚差錯，他這鎮長定然當不下去，就連我等也極難全身而退呢！我知憑你的本事，根本不把二千民眾瞧於眼內，千軍萬馬也難困住你這「九天秘笈使者」的嫡傳弟子！但你可知如此一來，便大逆你師門濟世救人之本旨矣。」

何蘭花從容一笑，尚未及答話，在綠葉居中的何福、何晉，已深有同感的插口道：「何姑娘！葛高士之言不錯，你就算有通天的本領，也難犯眾怒啊！一切就看這『改鎮移運』大計的後果如何了。」

何蘭花微微一笑，也不答話，卻似在等待什麼。再過一會，她忽地抬頭一看，見窗外太陽已走到正中，便決然道：「時交午時，正是決通水道，引鳳凰崗龍脈之水入增江之時也！葛伯伯，快去通知何鎮長，着民工打通兩大水道！快去，莫遲於午時之內開通。」

葛洪一聽，他雖然心中疑慮未消，但深知何蘭花乃九天玄女的嫡傳弟子，她的本事連他亦自嘆弗如，當下不敢猶豫，連忙一躍而起，又如閃電般掠出綠葉居去了。

葛洪心急之下，不由便施展出他的「分形」神功，如光如電，一閃便不見了，何福與何晉一見，這才知葛洪其實是隱世的高人異士，他既與何蘭花一道，何蘭花的本領，自然亦不致差於他多少了！兩人心中不由暗道：憑這等來去如電的功夫，休說普通人困他不住，祇怕連當今皇上太宗李世民，彼等也不放在眼內呢！這等高人降臨增城，也不知是禍是福了。

何福、何晉心念未了，何蘭花忽然格格一笑道：「兩位父老，鳳凰龍脈之水，已快導入增城水道，如此壯景，難道不想去目睹嗎？」

何福、何晉一聽，不由異口齊聲道：「當然想之極了，祇是奉鎮長之命，陪伴何姑娘你，未敢抽身出去，姑娘既有此美意，這便一道出去觀賞便了。」

何蘭花一聽，便知何鎮長此着，是故意派她信任的兩位父老監視她的行踪，以免她半途溜走失踪。何蘭花卻含笑點頭道：「好啊！這便同去看看吧！」

何福、何晉兩位父老，陪伴何蘭花出了綠葉居，走出增城東郊，很快便抵達城畔的增江新水道了。

此時這條新挖的水道仍是一片乾涸，似久旱之地，靜待甘露的降臨。

水道兩旁，也早站滿了增城民眾，人人翹首以待，那造福增城萬眾的「鳳凰龍脈之水」到來。

何福、何晉兩人一見，不由面面相覷，暗道：成敗得失便全看此一舉了。

就在此時，五里外的上游地段，忽地如光似電的掠來一人，原來卻是葛洪，他一見何蘭花，便向她呈報道：「蘭花姑娘，何鎮長已按你的吩咐，下令民工決堤引入鳳凰崗水了！乖乖，其勢如虹，祇怕快到此地也。」

葛洪話音未落，祇聽新河道兩岸的民眾，突然一聲歡呼道：「增江水到了。」

果見一道滾滾的水流，洶湧而至，片刻之間，便把乾涸的新挖河道填滿了，然後又廻環增城一周，再浩蕩返回增江原來的河道。

何蘭花定睛向河水一瞧，但見河水在正午的陽光之下，現出一道淡淡的彩虹，其色分赤、橙、黃、綠、青、藍、紫七彩，沿河道上游，冉冉飄移而來，這等奇景，自然祇有何蘭花獨具的慧眼才可見到。

何蘭花此時已確判，鳳凰崗上的「鳳凰龍脈之水」，已導入增江，再經新挖的河道，福蔭增城萬家來了。

何蘭花欣然一笑，悄聲向葛洪道：「葛伯伯是否仍想痛飲三杯？」

葛洪道：「是又怎的？」

何蘭花微笑道：「待會在綠葉居，必有一頓慶功酒宴，屆時自可暢飲一頓。」

葛洪奇道：「就算引入龍脈地力，亦未必奏效神速，如何便有慶功宴喝？」

何蘭花微笑道：「是耶非耶，待會便知！且先返綠葉居靜待佳音也。」

何蘭花說罷，果然與何福、何晉一道，先行返回綠葉居。葛洪心中狐疑不定，但見何蘭花神色泰然之極，又不敢不信，無奈亦祇好跟隨一道回去了。

何蘭花等返回綠葉居，剛喝了兩杯荔枝紅茶，亦即約莫一個時辰後，綠葉居外便忽然有幾位男女，神色又驚又喜又奇，急匆匆的奔進綠葉居內。

何福一看，原來竟是他隔鄰的叔伯嬸姆。

其中一位嬸姆，何福一見便不由大吃一驚，因為這位嬸姆雙眼原來是盲的，但此時卻眼珠溜轉，烱烱有光，不但復明，且比常人更覺明亮。

但何福未及探問，這位嬸姆已急不及待的搶先叫道：「何福哥……奇跡！奇跡！你說的那位造福增城的何姑娘，她到底在何處了？」

何福忙道：「什麼奇跡？奇跡？二嫂，你倒是先說清楚，你盲了的雙眼，為甚竟復明了？老天爺！怎的奇事均在增城發生了？」

這嬸姆以手加額，又笑又叫的道：「原來我聽說引鳳凰崗水入增城，便可造福萬眾，我尚半信半疑，不料今午那水道通流，入城中時，我趕去湊熱鬧，雖然看不見，但聽水聲也是好的，人多擠擁，水到時，我被人擠入河中，淹個半死，幸虧有人把我救上岸來……當我清醒時，不知身在何處，便如常人般四面張望，不料眼中竟有光綫透入，隱約見到一頭七彩鳥兒，張開嘴巴向我的眼珠連啄幾下……我痛得失聲大叫，拚命睜眼想看清楚，這一看之下，原來黑糊糊的天地，竟大放光明了……這必定是我的盲眼洗了那河水所致！這還不是天大的奇跡嗎？」

此時不但何福、何晉兩人目瞪口呆，就連葛洪亦眼神一亮，暗道洗了「鳳凰龍脈之水」，竟可令雙目復明，乖乖，這比當年的藥仙殷老前輩竟更神妙！

那雙目復明的婦人話剛落，又有一位中年男子大聲道：「不錯！不錯！這增江新水道之水的確神奇之極！我那小兒終日肚痛不止，但喝了那河水，多年的積患竟不藥而癒了。」

當下擁進來的幾名男女，亦紛紛七嘴八舌搶先發話，均稱頌那新挖水道之水神妙之處。

眾人七口八舌商議時，何鎮長與鎮中的一班鄉親父老，已擁着一位僧人，僧人捧着一個錦盒，眾人若驚若喜若奇，神色複雜之極，一窩蜂似的湧進來了。

葛洪一見，不由微吃一驚，心道：怎的把僧人也帶來了？莫非這僧人神通高強，被請來作興師問罪的後台嗎？若如此，何蘭花這女娃兒禍闖得太大矣！

葛洪心念電轉，尋思如何解救何蘭花的危難時，那何鎮長已快步走到何蘭花身前。何蘭花正悠然自

得的喝着荔枝紅茶，綠葉居的喧鬧就與她渾不相干似的，就連何鎮長等擁到她面前時，何蘭花亦僅秀眉一揚而已。

何鎮長走到何蘭花身前，忽地向她深深一揖，由衷道：「何姑娘於增城之功德，增城人將永誌不忘矣！」

葛洪一聽，知並非來找晦氣，這才鬆了口氣，忍不住呵呵一笑道：「何鎮長！想必有甚天大喜事，或者是你這鎮長之位，可以當下去了？」

何鎮長嘆道：「何某這鎮長之位，當不當也無關緊要了！但能在在位之日，得蒙何姑娘降福蔭於增城，何某心願足矣！葛高士有所不知，這位僧人來自城南西園寺，從鳳凰崗引下的水道，恰好繞西園寺一周，不料貫通水源後不到二個時辰，天大的奇跡便發生了……當眞神驗之極！」

何鎮長似已樂昏了頭，說話夾七雜八的，說得不明不白，聽的人也被弄得昏了頭。何福、何晉兩父老，因一直陪伴何蘭花坐鎮增城大營，因此對外面發生了甚麼事，竟渾然不知，此時聽何鎮長說着，到底聽不明白，不由大急道：「何鎮長！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何鎮長一拍腦袋，笑道：「何某樂昏頭了！果然說不清楚，不如還是請西園寺的住持靈通大師說清楚吧！」

這時，那手捧錦盒的僧人，葛洪才知他原來是城南西園寺的住持靈通大師，祇見靈通大師走上前一步，雙手合什，向何蘭花先宣了一聲佛號，這才道：「阿彌陀佛！何施主功德無量，不但降福西園寺，更造福增城衆生，老僧拜服欽仰之至！」

靈通大師年已六十，增城當地人均知他佛法高深，平日不苟言笑，待人甚爲冷漠，不料他卻向一位小姑娘由衷拜服致敬，這的確是又一大奇事。

祇見何蘭花這時格格一笑道：「大師傅，不必客氣，且說清楚西園寺內，到底降臨什麼奇跡吧！」聽她的口氣，她就如已洞悉一切似的了。

靈通大師又宣了一聲佛號道：「西園寺中，先師曾手植一株荔枝樹，每年也結菓，但均平平無奇，與尋常的荔枝一般無異。這棵荔枝樹至今已近百年矣，到今年開花時節，荔枝樹也開花結菓，但仍然是小而未熟之青荔枝。那從鳳凰崗引下的水道，繞寺一周，老僧也未發覺有任何異樣。不料到今日水源貫通，鳳凰崗引水繞寺一周後，老僧忽地聽聞殿外有一陣清悅的鳥鳴聲，老僧走出殿外，祇見一團七彩煙雲，聚於園中那株荔枝樹上，其狀有如一頭七彩綠尾的鳳凰……」

靈通大師說到此處，忽地一頓，吁了口氣，顯然連他這位心如明鏡的空靈人物，亦不由心潮激蕩了。

綠葉居中，衆人更是屏息靜氣，傾耳細聽，唯恐漏失了其中任何一絲的奇跡。

靈通大師舒了口氣，才又道：「老僧驚奇之際，那七彩綠尾鳳凰煙雲，忽然騰空而去，卻遺下一條綠色長尾，披掛於荔枝樹上！阿彌陀佛，就在此時，荔枝樹上的青菓忽然大變……竟變成天上有地下無的仙菓了！」

葛洪一聽，驀地醒悟，何蘭花初進綠葉居時，便有令粵川佳菓荔枝天下揚名的妙意，因此連忙道：「那這仙菓現在何處？」

靈通大師欣然道：「這仙菓便藏於錦盒之內也。」

靈通大師說罷，即當衆打開錦盒，衆人就近一看，祇見錦盒內放四顆荔枝，乍看與一般荔枝無異，仔細一瞧，卻絕不一樣，但見荔枝上紅紫相映，一條綠綫直貫到底，顯得奇特而又艷麗非凡。

葛洪嘆道：「果然奇特！這豈非鳳凰綠尾，附聚於荔枝上嗎？」

靈通大師欣然道：「不錯！果然是鳳凰綠尾附聚於荔枝上了。」

葛洪又嘆道：「菓形奇則奇矣，卻未知菓裏味道又如何？」

靈通大師雙手合什道：「阿彌陀佛，老僧以爲，此菓得靈於鳳凰崗水，又知乃何女施主親自勘點之功，因此不敢妄動，一切留待何女施主品嚐定奪。」

葛洪一聽，不由涎臉笑道：「蘭花姑娘有絕妙口福矣！倒是這靈通大師果然佛法高深，竟遇寶而不貪，巴巴的向蘭花姑娘你呈奉，若是我葛老兒啊……」

何蘭花微笑道：「如何？」

葛洪笑道：「葛老兒既負品評之責，自然立刻急不及待吞進肚子裏去，這就叫當仁不讓也！」

何蘭花一聽，便欣然而起，朗聲道：「這奇荔足有四顆，絕不可人人有份品嚐，便由我何蘭花分配品評之人，各位以爲如何？」

衆人一聽，皆異口齊聲道：「何姑娘降福增城，此菓亦賴你之功勞，由何姑娘分配，自然合適不過也！」

何蘭花一聽，便格格一笑，她先拿起一顆上有綠綫貫通的荔枝，雙手呈送給何晉道：「何伯伯日來陪蘭花四處奔波，辛苦了，這顆荔枝，便當慰勞吧！」待何晉感激的雙手接過荔枝時，何蘭花卻以密音

傳話道：「蘭花已知你是增城奇女子何姑的爹爹，何姑是蘭花的養母，因此你便是蘭花的外公啦！這顆荔枝，就算是孫女何蘭花向外公敬奉的心意吧！外公不必再爲娘親傷感，因爲娘親自有奇緣，她如今已是半仙之體了，比之世人，她的際遇不知優勝多少倍啦！外公也不必聲張，孫女何蘭花與外公祇有一面之緣，很快便即浪跡天涯，外公就當公孫對面不相逢吧！」

＊　＊　＊

何蘭花向何晉傳音畢，便不再理會何晉的驚喜莫名，手捧另一顆荔枝，呈送給何福笑道：「何老闆贈我荔枝紅茶，更爲增城鄉親，出錢出力，這一顆荔枝，何老闆受之無愧。」

何福也樂得老淚縱橫，伸出雙手，恭敬的接了。

何蘭花把第三顆荔枝，贈送何鎮長道：「何鎮長乃衆鄉親推舉出來，這一顆荔枝，便如贈送給衆鄉親了！」

此時錦盒中，便祇剩最後一顆荔枝了。衆人均意料這顆荔枝，何蘭花必定是留給自己了，因爲這也是天經地義之事。

不料何蘭花卻伸手捧起最後一顆荔枝，遞給那位雙目盲而復明的婦人，格格一笑道：「阿嬸因鳳凰崗水而復明，這荔枝亦因鳳凰崗水而揚名，彼此有緣，自然非阿嬸你莫屬啦！」

那雙目盲而復明的婦人，雙手接過荔枝，卻忽然一跪，向何蘭花叩拜道：「我能重見光明，皆姑娘所賜，也無甚報答，祇好向姑娘叩頭了。」

何蘭花一見，立刻伸手向婦人一托，笑道：「阿嬸不必介意，這祇是你與鳳凰崗鳳凰龍脈之水有緣吧了。」

那婦人但感一股強大而柔和的力量，把她平平的托了起來，無論如何叩拜不下去了，原來何蘭花伸手之間，已彈送出一股眞氣，托起婦人，她決不肯接受娘親鄉親的重禮。

何蘭花分配妥當，這才含笑道：「請接菓者仔細品評，以定此奇菓之優劣吧！」

何鎮長、何福、何晉、婦人等四位接菓者，聞言不敢怠慢，果然恭而敬之的把荔枝的菓皮剝了，把雪白如玉的荔枝肉送進嘴裏，立刻，四人均一齊呆呆的怔住了，就如突然遇上平生未見的神怪之物似的。

葛洪一見，不由嚇了一跳，忙道：「四位！味道如何？莫非惡劣得如見鬼了？」

四人不答，好一會，四人才忽然喃喃的嘆道：「神菓？仙菓……天！這到底是甚絕世之菓？爽脆如梨，甜美如蜜，天上仙菓，地上極品！」

衆人一聽，這才明白，增城地域，已出了一種「人間極品之菓」了。

又過了一會，何鎮長才向何蘭花恭敬的道：「姑娘造就如此仙菓，姑娘也必定是仙神一類的人物了！但未知無數奇跡，到底因何發生？」

何蘭花含笑不語，葛洪卻忍不住了，呵呵怪笑一聲道：「這便是鳳凰崗上鳳凰龍脈之水強大威力也！這位何姑娘降如此洪福於增城，未知你等如何報答於她？」

何鎮長一聽，忙向何蘭花道：「姑娘欲求甚答謝？但能辦到的，無不從命。」

不料何蘭花格格一笑，伸手捧起桌上的荔枝紅茶，一飲而盡，含笑道：「鄉親贈予我紅茶，我贈鄉親福萬家，如此足矣，豈有所求。」

何鎮長見何蘭花已露離開之意，當下忙道：「何姑娘降給增城之奇菓，必令增城名揚天下了，尚請姑娘賜此菓名號吧！」

何蘭花居然不加禮讓，聞言微一沉吟，便朗聲道：「此菓紅紫相映，綠綫直貫到底，貴格無比，又出於增城，便稱爲『增城掛綠』可也！」

衆人一聽，均不由一聲轟響道：「增城掛綠！增城掛綠……好名字，好氣派！這才配得上此人間極品也……」

「咦？何姑娘和葛高士呢？怎的忽然不見啦？」衆人亂哄哄之際，綠葉居老闆何福忽然失聲叫道。

衆人一聽，歡呼喧鬧之聲突然靜止，四面一瞧，何蘭花和葛洪果然不見了踪影。

原來就在衆人歡樂頌揚聲中，何蘭花向葛洪微微一笑，忽地伸手指沾荔枝紅茶水，在桌面上疾書了一行什麼，然後身形一晃，她的嬌俏身形，如煙如雲的在人叢中閃過，如電光似的走出綠葉居了，葛洪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中暗地嘀咕，明放着有一頓慶功宴大嚼，這女娃兒怎的便急趕似的溜走了？但也無奈，祇好亦隨她疾掠而去了。

何福知何蘭花一去不回，不由跺足嘆道：「何姑娘乃當世活女仙，偶然蒞臨，福降增城！可惜何某卻白白錯失，向她討教生意發展之道矣……」

何福話音未落，忽然有人驚奇的叫道：「咦！何老闆，桌上有人留下文字呢！」

原來何蘭花臨走時，在桌上沾茶疾書的字跡，在茶水乾後，便現

出清楚的文字出來了。

衆人仔細一看，但見桌上的紫紅字跡寫道：「匆匆乍臨增城鄉，喜與鄉親共參詳；鳳凰尾綠增城荔，紅茶水寫陶陶莊。增城女兒從此去，寄語外公莫悲傷；人生苦短咫尺間，天地乾坤萬年長。」

衆人一看，多數不大明白，其中靈通大師、何福、何晋卻被觸動心事。

靈通大師暗道：「鳳凰尾綠增城荔，指的便是鳳凰崗水引入西園寺周，荔枝上掛綠線一事，這一句豈非暗指『增城掛綠』四字嗎？」

何福心道：「紅茶水寫陶陶莊……何姑娘先前曾斷綠葉居的『綠』字，祇有平穩，而無進取之意，若把『綠葉居』三字，改作『陶陶莊』，乃『陶陶欲醉之莊』也，妙！妙之極了。」

何晋一看，不由觸動隱衷，先一刻他已聽聞何蘭花忽然以「外公」相稱，如今又見「增城女兒從此去」等四句，不由暗道：「這四句分明暗示，何蘭花姑娘即吾女何姑之養女，她母女兩人，均已超越苦短之人生，而與天地乾坤一般長久了！既然如此，我這外公的確爲甚尚暗懷悲傷？倒該替她母女慶賀才是啊！」

靈通大師忽然嘆道：「阿彌陀佛！這文字乃何女施主所留，句中已隱含『增城掛綠』四字也。」

何福亦欣然道：「不錯！何蘭花姑娘有始有終，她既已斷出『綠』字太保守，便替我把『綠葉居』改爲『陶陶莊』啦！各位，自今日始，綠葉居便改名爲陶陶莊啦！」

何晋卻長嘆一聲，然後又欣然一笑道：「好！好！好一句『人生苦短咫尺間，天地乾坤萬年長』！吾姓何之家終於出了一位增城之星也。」

衆人聽靈通大師和何福之言，均明白了留字的含意，但對何晋嘆息而又欣喜的樣子，卻大多莫名其妙，不知他感觸萬端的到底是甚麼玄妙奇事，雖然如此，何蘭花降福增城之事，卻是誰也沒有絲毫懷疑的了。

果然，不到兩年光景，增城便因「增城掛綠」荔枝名揚天下，各地遊人雲集，不但「增城掛綠」荔枝身價百倍，連增城全鎮亦繁華熱鬧非常。何福的「陶陶莊」亦賓客盈門，生意奇旺，不久竟成嶺南第一家大酒館了。

天機血煞　露出徵兆

何蘭花妙點鳳凰崗鳳凰龍脈，又引「鳳凰龍脈之水」入增城，造就了一座千古名鎮，這一段風水尋龍妙事，直到今日，仍歷久不衰，爲當地人傳頌不已。

不過，就在何蘭花初出道歷練，造福於粵川增城民衆時，距粵川遙遙千里外的北地，與何蘭花有莫大牽連的「天機血煞」之兆，卻已露出了可怕的徵兆。

那是原晋地文水縣南徐村的武家莊。

這時，當年與九天玄女曾有一面之緣的武家女娃武荷花，已長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體態了。

武荷花生長於此地，因此她雖與何蘭花同年，均年十四歲，但體形比何蘭花更感嬌嬈。

就在這一年，武荷花的老父武士護去世，母親楊氏頓失靠山，母女兩人深受武家子侄的苛待欺凌，母女的生活幾乎陷入困境，但武荷花卻半點也不氣餒，反私下安慰娘親楊氏說：「這等臭男人，自以爲了不起，哼哼！連烈馬我亦可降服，還怕了這區區的鬚髯男子不成！」

武荷花小小年紀，便已不把七尺男兒放在眼內了，母親楊氏眼見女兒性剛猶勝男子，心中不由又驚又喜，喜的是憑女兒超凡的才智，若有機緣，必可出人頭地，連武家那不成氣候的兒郎亦決難望其項背，武家亦算是自己的血脈隋楊一系，亦因此女而宏揚天下！但驚的卻是武荷花性子如此狠烈，日後不知鬧出什麼天大的禍事來了！

楊氏又驚又喜，但也無可奈何，因爲她身爲隋楊血脈，僅此一女可承繼而已。

母女兩人，在既驚又喜的困惑中，不覺又過了一段日子。不久，迫於無奈，母女兩人，祇好隨武家子侄一道，離開武家莊，舉家搬到京師長安來了。

就在此時，唐太宗李世民，因長孫皇后病逝，思憶成疾，亦病臥床上，數日不起。

這一晚，唐太宗昏昏沉沉之間，但感渺渺茫茫，身子飄飄，出了五鳳樓前，忽見一隻鸚鵡，口中銜着一件東西，李世民平日甚喜鸚鵡，見了歡喜，定睛一看，卻吃了一驚，他認得這隻鸚鵡，分明於半月前已死去了，不知爲甚又活了起來？

李世民驚疑之際，伸手去捉鸚鵡，鸚鵡卻叫了一聲，忽然飛走不見了。牠開口鳴叫時，卻掉下一物，墜於地上，李世民走上前去，拾起一看，原來是一封書柬。封面上書：魏徵書奉判官崔兄，下有註文：崔判官乃先朝舊臣，伏乞陛下面致此書，以祈回生。

李世民一看，不由又驚又喜，驚的是自己似已不在陽世，已死去了；喜的卻是忠臣魏徵，有辦法令自己起死回生。當下連忙把書柬藏於袖中。

他向前走去，忽見前面現出一個寬闊無比，茫茫無盡的地方，但既無山水，也無樹木，不知是甚去處。

李世民驚疑間，忽地有人走出，高聲叫道：「大唐皇帝往這裏來吧！」

李世民聞言，抬頭一看，祇見這人紗帽藍袍手執象牙笏，腳踏一雙粉底皂靴，走到李世民身邊，跪拜路旁，口中道：「陛下，赦臣失誤遠迎之罪。」

李世民道：「卿乃何人？供何官職？」

那人道：「微臣崔珏，生前曾在先皇駕前，爲禮部侍郎之職，今在陰司，爲酆都判官是也！」

李世民一聽，大喜，忙伸手攙崔珏起來道：「勞先生遠迎，朕駕前魏徵有書一封，呈奉先生，卻先行相遇，免周折轉送之苦。」

崔珏判官道：「書在何處？」李世民在袖中取出來，遞給崔判官，崔判官接過，拆封看了便道：「陛下放心，原來是魏兄託臣放陛下回陽之意，且稍待一會，見了十王，臣便送陛下還陽，重登玉闕便了。」

李世民連忙謝了，此時又見那邊走來兩個軟翅帽的小官兒，向李世民道：「閻王有旨，請陛下暫居客館，稍坐一會，待勘定了隋煬帝一案，然後來會。」

李世民驚道：「隋煬帝江山已去多時，人亦早已化灰土，怎的尚未了結？」

二小官兒道：「陰間決策，例比人間遲三十載也。」

李世民欲再詢問，那二小官兒早已告辭去了。李世民急道：「崔卿家，朕欲觀如何了結隋煬帝之案，可以嗎？」

崔判官微一沉吟，便道：「陛下與隋煬帝尚有恩怨未了，不日勢必糾纏不清，此時先一觀陰間定判，也好心中有數。」

於是崔判官引領李世民，又向前走去，忽見一座大城，城門上面寫着「幽冥地府鬼門關」七個大字。

崔判官引李世民入城，沿街而行，祇見街上走動之人，皆蓬頭跣足，就似乞丐一般，走了里多路，祇見道旁走出一位老者，後面跟着亡弟元霸，李世民見了，認得老者是父皇李淵，正要上前叩拜，但那李淵和元霸，卻與李世民如陌生人，眨眼便不知所踪了。

李世民傷感之際，忽見其亡兄建成，引着元吉走來，大聲喝道：「世民來了！快還我等命來！」

李世民大驚之際，手足發軟，竟不能逃避，幸而崔判官此時把手中的象牙笏舉起，喝道：「此乃十殿閻君請來客人，不得無禮！」那建成、元吉兩人，這才無奈停止追撲，猶自在後面恨恨不已。

李世民此時才知，自己眞的是置身陰曹地府了，不然爲甚可以見到父皇李淵、亡弟元霸、亡兄建成、元吉等人？

李世民驚慌之間，忽見又有一官兒走來，向李世民道：「十殿閻君有請！」

李世民一聽，不敢怠慢，深知此際生殺大權已不在己手，全操於十殿閻君手上，連忙舉步跟上前去。

走了一會，忽有兩盞提燈相照，十殿閻君高座階上，見李世民走進，均降階以迎，李世民不敢前行，十殿閻君齊聲道：「陛下乃陽間人王，我等皆陰間鬼王，上下之別，理該如此，何須過謙？」

李世民忙道：「世民得罪各位，豈敢論陰陽之禮？」

十殿閻君大笑道：「陛下並非得罪我等，相邀至此，實欲了結幾宗懸案而已，陛下請入殿上座！」

李世民無奈，祇好隨十殿閻君登上閻羅殿，又在階上之位坐下了，心中惴惴不安道：未知那幾宗未了懸案到底是什麼呢？

＊　＊　＊

李世民惴惴不安之際，那十殿閻君之一的秦廣王已向李世民拱手道：「世民皇帝，先年有一位涇河老龍，告殿下許救而終殺之，有違承諾，爲甚麼？」

李世民一聽，忙辯解道：「世民當世，確曾夢見一老龍求救，世民允他之請。世民知他犯天條，罪該處斬，行刑之人，乃世民之臣魏徵，於是世民便宣魏徵下棋，以便困住他不能斬那老龍。不料魏徵下棋之際，卻倚案而睡，世民以爲魏徵既已入睡，便不能抽身去斬老龍了。豈料魏徵竟於夢中斬掉那老龍之頭，這並非世民違諾之過也。」

秦廣王聽罷，轉向九王道：「各位同僚以爲如何？」

那九王道：「此乃涇河老龍妄發大水，淹殺人間生靈，罪犯天條，斬罪難逃之故，果然與李世民無干也！」

秦廣王一聽，向李世民含笑道：「此案已經辯明，這便將此涇河老龍被斬案了結罷了。」

李世民連忙稱謝，不料秦廣王又續道：「老龍被斬之案雖完結，但令兄建成、令弟元吉，日夕於此哭訴，說你李世民害他兩人生命，務求當面對質，否則此案亦難決斷也。」

李世民一聽，不由背上冒汗，心道：建成、元吉已死去幾十年矣，不料此事在陰間卻成了未了之案！萬一被他兩人告贏，世民便凶

多吉少矣！李世民這般思忖，便不敢大意，連忙仔細分辯道：「世民此舉，乃不得不爲也，當日他兄弟兩人，三番數次，合謀欲殺世民。假言奪槊，使黃太歲來刺世民，若非尉遲敬德相救，世民命早休也，又使張、尹二妃，設計挑唆父皇，欲殺世民，世民亦差點一命不保，再置毒酒於普濟禪院，以毒酒殺世民，若非恰有飛燕掉下穢物，酒不能飲，世民亦早一命嗚呼也！彼等共殺世民四次，最後竟以兵相犯，世民萬不得已，才無奈殺之自救，此乃江山天下之爭，勢所不得不爲也，望十殿閻君諒察。」

十殿閻君一聽，齊聲道：「吾等亦知其詳，並數番曉諭令兄令弟，無奈彼等控訴意堅，祇好煩唐皇下來走一遭，對證公堂，以了結此案，今已查明，即便下旨，讓令兄令弟輪迴轉世去便了。」

十殿閻君語畢，即見公堂之下，飛落一紙諜文，鬼卒執去，不大一會，即見鬼卒押解建成、元吉兩人，入殿叩拜，隨即又被鬼卒押解出殿，輪迴轉世去了。

李世民至此才暗鬆口氣，心道：幸虧十殿閻君明察秋毫，不致誤勾人魂魄，一如世間之公堂，若爲官者貪贓枉法，則不知有多少人被枉監枉殺也。

李世民轉念之間，十殿閻君中的秦廣王，似乎是十王之首，因此總是由他先行發話查詢，此時秦廣王又向李世民拱手道：「三大懸案已去其二矣！但尚有最後一案，不得不於此了結，因此尚須唐皇稍留片刻。」

李世民雖然吃驚，心道：李世民身上，怎的到了陰間，仍有如此多疑難困擾！但也無奈，祇好道：「世民遵命，但未知是甚未了之案？」

秦廣王一聽，即下令道：「帶隋煬帝楊廣進殿！」

不一會，祇見四名鬼卒，引着一位面青如紙，但身周竟有紫氣隱隱透出體外的男子出來，他的頸上，仍有一道白綾未除，此人正是隋煬帝楊廣。

李世民一見，不由猛吃一驚，忙道：「楊廣之死，與世民無涉，爲何要與他對質陰間公堂？」

秦廣王道：「雖然，但楊廣堅稱，若非你李家奪其天下，則他仍爲一代人間帝皇，也就不會被亂臣縊殺矣！因此務必要與唐皇當面理論，亦祇好煩請唐皇答辯也。」

李世民微怒道：「煬帝在位之時，荼毒民生，天下如同水火，一生殘虐淫亂，其被縊殺，乃勢所必然，十殿閻王爲何仍容他於陰間公堂狡辯？」

秦廣王道：「煬帝楊廣，吾等亦已洞察其殘虐害民、淫亂無道之罪，本欲嚴加懲處，但不知爲何，楊廣身上仍存奇貴紫氣護體，因此轉生不得，輪迴不能，刀砍不滅，火燒不散，陰間刑罰竟奈何他不得，因此無奈才許他以自辯之機，以便他心死自滅也。」

李世民不由又猛吃一驚，暗道：隋煬帝楊廣怎的如此厲害？生前殘虐，死後仍爲禍陰曹？他心中生疑，便極欲親身查詢，於是向秦廣王道：「既然如此，世民遵命，與楊廣當面對質便了。」

秦廣王一聽，即飛下一道諜文，鬼卒把諜文拍於隋煬帝楊廣背上，這是一道「許辯」之諜，因此楊廣才能開口發話自辯，祇見他手舞足蹈，張口吐舌的急忙道：「李世民！你奪吾江山，楊廣更因此受亂臣縊死，雖死而心難息服也！」

李世民怒道：「楊廣，你生前爲帝，殘虐百姓，荼毒天下，淫亂宮廷，天下人莫不極欲寢你之皮食你之肉，一切無非你咎由自取，與人無尤，更關世民何事？」

楊廣一聽，冷笑道：「李世民！你李家本爲隋之舊臣，憑什麼犯上作亂，奪吾之江山？什麼楊花落李花開，一派胡言，不外乃憑你李家祖宗得佔龍脈，蔭庇你李世民爲皇爲帝罷了！楊廣如何心服？」

李世民怒道：「爲甚不服？」

楊廣道：「李家雖有龍脈蔭庇，但吾楊家又豈無龍脈福蔭？爲甚偏你李家又奪吾楊家天下，吾楊家不可穩守江山，因此不服！」

李世民不以爲然的冷笑道：「隋楊之敗，乃殘虐無道，以致天怒人怨，實咎由自取！唐李之成，乃上應天心，下順民意，更賴一班忠臣義士，鼎力匡扶，才有大唐天下，豈靠那龍脈定奪成敗！你一派胡言，迷信祖宗福蔭，不知民可載舟，亦可覆舟之理，肆無忌憚，魚肉百姓臣民，致有身亡被縊之敗！不料你至死不悟，爲禍陰間，不怕灰飛湮滅、魂飛魄散嗎？」

楊廣一聽，哈哈大笑道：「李世民！你未免太自負也！我問你，你李家本乃隋朝之小臣，爲甚竟可消滅羣雄，一統天下？難道當年的七十二路烽煙，皆不順天心，獨你李家順嗎？嘿嘿！可笑之極！你尚不知，你李家得有天下，乃賴你家長安城北龍首原祖宗龍脈地力所蔭庇罷了！但吾楊家於長安城西咸陽西南，祖宗亦得據龍脈，爲甚卻難保大隋江山？此乃楊廣至死仍不明白也！」

李世民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當年吾之大臣徐茂公，確以龍晶珠之力，輔以龍脈地力，斷言足以蔭吾得江山一統天下，莫非這楊廣所迷惑的，果然有所根據嗎？

李世民這般思忖，便凜然的道：「楊廣，就如你所言，唐李隋楊各佔龍脈，均有龍脈蔭庇，但你隋楊所作所爲，上違天心，下逆民意，便有龍脈蔭庇亦屬徒然，因龍脈不敵天心，天心不敵民意也！再者你隋楊天下，已寂滅數十年，唐李天下已穩如泰山，四海昇平，人心歸順，天心所應，你隋楊便有龍脈蔭庇，亦決難撼動！你還是趁早寂滅圖復之心罷。」

楊廣卻不爲所動，他欲再申辯，卻被十殿閻王喝止道：「唐皇李世民已對質明白，楊廣之敗亡，乃咎由自取；唐李之成業，乃上應天心，下順民意；涇渭分明，楊廣難道仍不死心嗎？」

楊廣嘶聲大叫道：「不服！不死！決不服不死！想吾隋楊先祖，已得『母獅龍脈』蔭庇，隋楊血脈，自有承納之人，屆時且看吾隋楊母獅龍脈，如何尅滅你唐李之龍脈也！」

楊廣仍欲激辯下去，秦廣王此時又飛下一道「封口」諜文，鬼卒把諜文拍於楊廣背上，楊廣的叫聲便戛然而止，他隨即被鬼卒押了出去，但仍恨恨不已，眼露怨毒之光射向李世民，李世民不由渾身打了個寒顫。

好一會，李世民才如夢初醒的道：「楊廣之案了結了嗎？」

秦廣王嘆了口氣道：「吾等以爲，祇要有機會讓他自辯，他便會心息，散去護體之奇貴紫氣，不料他報復怨毒之心如此激烈，竟難令他心息寂滅！他那護體紫氣，乃其祖脈龍氣，果然厲害之極！」

李世民眼見連陰間鬼王亦奈楊廣不得，不由吃驚道：「這卻如何處置之？」

秦廣王無可奈何的道：「隋楊廣之祖脈龍氣，厲害之極，連吾等亦無法消除，因此唯有讓他暫留『懸案城』中，待時機成熟，再作區處吧！」

李世民一聽，深知此時自己的運命捏在彼等的掌握之中，不敢魯莽，無奈道：「然則已把世民邀引下來，未知如何善了？」

秦廣王笑道：「這個簡單之至，祇要查過生死簿，若唐皇壽數未盡，即可引你還陽間便了。」

秦廣王說罷，便向崔判官下令，快取生死簿上殿查看，崔判官一聽，不敢怠慢，立刻轉去司生死房，取出天下萬國之王天祿生死簿一看，祇見南瞻部洲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壽終於貞觀一十三年。崔判官看了，暗吃一驚，心道：若依此生死簿所註，李世民便決不可再返陽世了，如此豈非有違魏兄之託，送他還陽之諾嗎？

崔判官微一沉吟，便猛一咬牙，急取筆蘸墨，在「一」字上面添上二劃，崔判官心道如此雖對「生死簿」不忠，但李世民上應天心，下順民意，天下百姓皆盼他長治久安，如此更改，卻對天下蒼生有義，忠義兩難全，唯取「義」捨「忠」吧！崔判官如此一改，生死簿上李世民名下，他的壽限便變成貞觀「三十三」年了。

崔判官出來，把生死簿呈上。十殿閻王輪番仔細一看，見李世民治世壽限有三十三年，秦廣王便問李世民道：「唐皇登基多少年了？」

李世民道：「世民在位已十三年。」

秦廣王道：「那唐皇尚有二十年治世壽限，可送還陽世。」

李世民連忙稱謝，心中暗鬆口氣。

十殿閻王又差崔判官、朱太尉兩人，送李世民還陽世，李世民辭別出殿，朱太尉在前，手執一支引魂旗領路，崔判官則伴着李世民在後面走。

沿途走過陰山、陰城、陰水，崔判官一直默不作聲，李世民驚疑恍惚間，踏上一座青石大橋，橋面極滑，前面朱太尉已不見了，崔判官在後面，忽然向李世民一推，李世民身不由己，便上了青石大橋。

他心道崔判官害人不淺也！無奈只好小心翼翼的走過去，忽聽天上一個雷霆炸響，李世民嚇了一跳，隨即摔下橋去，不由大驚叫道：「今番跌死也！」

李世民大叫時，耳際忽聽有人大喜叫道：「皇上醒啦！皇上醒啦……」李世民睜眼一瞧，祇見妃嬪及魏徵等衆大臣，均在身前侍候，魏徵走近御床，牽李世民衣袖道：「密函送抵，皇上果然還陽也！」

李世民一聽，即一躍而起，身子竟比病前更覺强健。

魏徵趁機進奏道：「天災人禍，皆於宮中發生，此乃陰氣太重之故，望陛下將宮中老弱妃嬪，盡數釋放回家，善加安置，以除先朝之弊。」

李世民自知起死回生，皆有賴自己「上應天心、下順民意」，因此不敢輕慢，欣然允准魏徵之請道：「宮中妃嬪，先朝遺下者一律釋歸，先帝張尹二妃，亦着其返家善處，再大赦天下，民間賦稅減半，鼓勵生產，朕決勵精圖治，以令天下長治久安也。」

於是天下歡聲雷動，不久即達貞觀盛世。

此時宮中老弱妃嬪宮女，已盡數釋放出，宮內反缺人手，李世民下旨，令唐儉往民間點選少女，年十四五者，爲數僅限百名。

唐儉領旨，即深入民間，仔細

欽選，長安京師之地，自然先從長安選起，此時武荷花恰寄居長安城，她的智貌均爲隣里地方官知悉，於是呈報唐儉，由唐儉親自審視，竟然被選入百名入宮女子之列。

武荷花之母楊氏，見女兒被欽選入宮，也不知是禍是福，心中惴惴不安，但武荷花卻異常鎮靜，從容以待入宮之日。

不久，便是武荷花入宮之期，臨別之時，母親楊氏慟哭不已，武則天卻從容一笑，反而安慰娘親道：「女兒去見天子，乃女兒之福氣，何必哭哭啼啼！」

武荷花說罷，滿懷着擺脫異母兄長們欺凌逆境的決心，對宮廷神秘生活的憧憬，誓要出人頭地的野心，隨宮中派來的車駕，步入那神秘而又可怕的深宮去了。

就在武荷花乘座的車駕，那鐵輪開始向唐宮廷轉動的一霎，天際中，從長安城咸陽西南方向，忽地射出一道紅如火蛇的閃電，把武荷花乘坐的車駕染得血紅。

送女兒出門的楊氏，心中不由又悲又驚又奇，暗道：這是什麼異兆？到底是吉是凶？荷花這番入宮，是光宗耀祖，還是滅門之禍……楊氏到底弄不明白，無奈祇好目送女兒的車駕絕塵而去。

當世中，除了武荷花的娘親楊氏，目睹這一驚人異兆外，尚有遠在近千里外泰山之巔的何蘭花和葛洪。

葛洪目觀異兆，竟起自京師長安，不禁大奇道：「蘭花姑娘，你乃『九天秘笈使者』的傳人，異兆起自大唐京師，到底主何天兆？」

何蘭花仔細審視，察辨方位，好一會，才忽然微微嘆口氣道：「吾師九天玄女，當日曾預示天下行將有一場『天機血煞』，此血煞與朝廷有莫大牽連，如今血火異兆起自京師地域，祇怕是這天機血煞開始啓動的不祥之兆……」

葛洪吃驚道：「當日九天玄女亦曾告誡葛某，判斷吾等皆歷此天機血煞劫數之士，又蘭花姑娘乃導引此天機血煞逆轉之人，若然已開始啓動，則吾等將如何處之？」

何蘭花微一沉吟，便決然道：「天機血煞既起自京師長安，那便奔赴長安，實地勘察，再作打算吧！」

＊　＊　＊

長安城驪山麓，一隊大唐天子車駕，離開溫湯，越過霸陵橋，馳上斜陽古道。

唐太宗李世民，自兩年前大病癒後，今日是第一次馳馬出郊外，赴驪山溫湯沐浴，與隨行的楊妃一道返回京師長安。

車駕過了霸陵橋邊的十里長亭，李世民騎在「天馬」上，一直凝注大道兩旁森森的古樹，捋着長鬚沉思起來。

這一條通向關外和河東「晉地山西」的大道，李世民不知已來回馳騁多少回了，他統率大軍出征，平劉武周，降王世充，擒竇建德，蕩平天下，當年的秦王，少年英雄，如今貴爲大唐天子，一統山河，卻已年過半百，垂垂老矣。

李世民不得不仔細考慮，日後繼位的太子人選了，李世民與當年的長孫皇后，生有二子，長子李承乾、九子李治，因乃長孫皇后所出，視爲嫡子。另外，與楊妃生的三子李恪。李恪英明神武，酷似李世民當年英雄，因此甚得李世民的歡心，但李恪並非嫡子，按先嫡後庶的律例，三嫡子均無法繼位，才輪到册立李恪。因此作爲長嫡子的李承乾，早就册立爲太子了。

李世民此時心中暗道：若依吾之意，太子該是恪兒，祇有他才具備吾當年的才華，而李承乾、李泰、李治諸子，決非太子之材；承乾身弱好色、荒唐失德，李泰雖腰腹壯大，擅長文辭，卻巧舌如簧，言過其實；李治則是年僅十二歲的儒弱無能的娃娃。

李世民把四子仔細衡量，反覆沉吟，數來數去，卻祇有三子李恪，是令他滿意的英明神武太子之材，可惜李恪並非嫡子，亦並非國舅長孫無忌的親外甥，因此立李恪必然受長孫無忌的竭力反對以致抵制，雖是皇帝聖旨，但若羣臣反對，李世民也不便强硬堅持，因爲他的江山需靠長孫無忌等忠臣扶持！

這般轉念，李世民便很有點無奈之感了。

李世民的車駕繞過芙蓉園，逕直沿城垣向西行，進長安明德門，向北穿過一條長達九里，寬約百步的朱雀門大街，進入皇城朱雀門。

皇城列立宗廟社稷，百官衙置，再越過方圓五里的皇城，才是皇宮——太極宮所在。皇宮東西五里，南北二里，從順天門入內，沿中向北，依次爲三大殿，受百官朝拜的正殿爲太極殿，常朝受參拜的兩儀殿，皇帝批閱奏章、召見大臣議事的便殿——延嘉殿。

進入皇宮後，隨駕的楊妃，返回她的寢宮萬春宮更衣歇息去了。

李世民自在驪山溫泉沐浴後，忽地興緻勃勃，想起新近選入宮中的百名宮女，其中有素以智貌雙全著稱的武家女武荷花。李世民忽發奇想，暗道朕尚有二十年陽壽，假如此時有妃嬪爲朕生下兒子，屆時亦將二十歲，或可承繼朕之帝業也！而且這位妃嬪，也務需是智慧雙全的女子，所出之人，才有帝皇

之材也。

李世民這般忽發異想，越想越興奮，終於按捺不住，向內常侍（即內宮總管）張暢下旨道：「宣宮女武荷花入寢宮見駕！」

內常侍張暢見李世民興緻勃勃，猜中李世民的心意，便悄聲問李世民道：「皇上召武荷花進寢宮，是否有留宿之意？」

李世民含笑道：「奴才！這事怎可先下決斷？汝一切見機行事便了！」

張暢一聽，便完全明白李世民的心思了，他所指的「見機行事」，自然是指對武荷花「驗明正身」，即檢驗她是否處女之身啦！若然武荷花「清白」，則便會留宿了。

張暢判明皇帝的意旨，哪敢怠慢？當下立刻聯同內侍太監、宮女等，前去宣召武荷花。

忙了好一會，重新沐浴整裝的武荷花，終於由張暢親自帶進李世民的寢宮來了，這時李世民正便裝躺在龍榻上，見張暢帶了宮女進來，便略一側身，向那宮女審視。

那宮女居然毫不畏怯，快步上前，跪下道：「宮女武荷花參見皇上，願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

李世民向武荷花仔細一瞧，但見她姿容艷美，靈智外溢，果然是「智貌雙全」的女子，便欣然一笑道：「武荷花平身。」

武荷花卻沒起來，她已得內侍的暗示，便把自己的衣袖捋起，露出一點鮮紅的朱砂痣，然後向李世民嬌羞的一笑道：「請皇上驗明武荷花之清白。」

李世民果然仔細一看，祇見武荷花手臂上的朱砂痣果然鮮紅欲滴，便欣然的點頭道：「唔，不錯，武荷花，你便在朕寢宮留宿一宵吧！其餘退出宮去！」

原來武荷花手臂上的朱砂痣，是判斷是否處女的標記。「淮南子・萬術篇」中論道：「取七月七日守宮牝牡各一，藏之甕中，陰乾百日，以丹塗之，不去者貞，去者有姦。」文中的「貞」即處女，姦則爲少女已失貞操之謂。

又名醫宏景亦介紹說：「守宮喜緣籬壁間，以朱砂飼之，滿三斤，殺未乾者以塗女人身，有交接事，便脫；不爾，如赤痣，故名守宮。」文中的「守宮」原來是一種「痴蛛」類的昆蟲，名爲守宮，以朱砂餵養，然後取其身上汁液，塗在女人身上，若非處女，便會脫落，若爲處女，則牢附於被塗點部位，形如紅痣，鮮明奪目。

這等檢驗女子是否處女的藥物，便稱爲「守宮砂」了。亦因此李世民驗看武荷花手臂上的「守宮砂」，依然鮮紅奪目，便足以判斷她是完璧的處女了。也因如此，李世民才會留武荷花「侍寢」，李世民的目的，是「製造」一位未來承繼他皇位的「太子之身」。至於是否可以如願，那是歷史上的一大謎案了。

當下內常侍張暢等，見李世民興緻勃勃，留武荷花侍寢，便連忙退出李世民的寢宮去了，但也不敢走遠，祇在宮外守候。

武荷花見李世民留她侍寢，她畢竟乃是十四五歲的少女，不由又羞又喜，羞的是李世民已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年人，而且是「龍體」，她委實不知如何「侍候」。喜的卻是李世民畢竟是赫赫天威的皇帝，祇要討得他的歡心，那就不愁日後前程如花似錦了。

於是武荷花含羞帶喜，站起來謝了恩，然後銀牙一咬，便當自己是在家中一般，把李世民當作是自己最親密的「閨中密友」，走近李世民身邊，笑意可人的挨入李世民的懷中，主動親他擁他媚他，想做就做，毫不羞怯。

李世民習慣了妃嬪等的「婉轉承歡」，乍然遇上武荷花這等帶野性的嬌娃，自然覺得異常新鮮有趣，更添銷魂。

第二天，李世民便下旨，封武荷花爲「才人」，「才人」等於朝中的「四品官」，專門負責料理皇帝的食宿生活，是宮中最低級的女官，距正一品的貴妃身價，尚差整整四級。

一段時間內，武荷花滿足於「才人」的身份，因爲她深知欲再向上爬，必須等待機會，李世民精明之極，若惹他生疑，則不但不能進取，反而連這踏脚階也失去了。

於是在整整兩年的「才人」生活中，武荷花一直窺伺機會，隱忍而不發，但她一直沒有放鬆捕捉表現自己才能的機會。

這天，李世民從驪山溫泉返回宮中，正留在隨駕的楊妃宮中，換了常服，正與楊妃閒談什麼。

武荷花忽地興衝衝奔了進來，向李世民和楊妃叩安畢，便稟奏道：「陛下，剛才內常侍張暢來報，將作大臣閻立德呈送凌煙閣功臣圖像二十四軸，請陛下欽定，依奴婢之見，陛下宜速排定功臣位次，以便懸掛，否則會誤了明日陛下親臨凌煙閣的吉日良辰！」

原來這是武荷花窺到一個表現自己材識智慧的機會，終於忍不住在李世民面前表露了。

但武荷花並不知道，李世民的精明出乎她意料之外，自那一晚留她侍寢後，也再臨幸過三晚，而武荷花卻一直沒有可以「製造太子人選」的跡象，李世民的心先就淡了一半；後來更發覺她姿容雖美，亦有智慧，但卻潛伏野心，這便犯了

李世民嚴禁（宮內干預宮外朝政）的大忌了。因此武荷花在李世民心中的歡心，已失去大半。

果然李世民一聽，便眉頭一皺，沉聲道：「哦，閻立德現在何處？此事爲甚由你啓奏？」

武荷花尚以爲，憑她的聰明材智見識，可以趁機討李世民歡心，她臉含得意之色，站在皇帝面前，回話道：「剛才內常侍張暢在萬春殿前徘徊，候聖駕回宮，情狀焦急，恰好臣妾經過，便自作主張，命他轉告閻立德先回朝房候命，圖像放在延嘉殿候陛下審視，功臣位次待陛下回宮後，便差內侍連圖像一併發下。」武荷花口齒伶俐，清楚俐落的奏道。

不料李世民一聽，臉色陡變，凌厲的目光射向武荷花，厲聲道：「大膽武氏！汝擅干朝政，妄傳聖旨，可知罪嗎？」

李世民生就一雙飛騰濃眉，眼綫如利刀般鋒利，令人不敢仰視；若逢震怒，目露肅殺之氣，便文武大臣亦感驚慌失措。

楊妃見狀，已知李世民動了眞火，慌忙站了起來，俯首屏息，很替武荷花擔心。

武荷花卻居然不懼，大膽與李世民凌厲的目光對視，鎭靜地斂手回道：「臣妾知道圖畫於凌煙閣，爲開國以來盛典，示皇上的聖德宏威，皇上決不致延擱，因此才斗膽傳喻閻立德在朝房等候，臣妾以爲皇上之心，昭比日月，望皇上諒察！」

武荷花說罷，見李世民默然不語，臉色反更見肅怒，這才意料自己此舉或許犯了李世民的大忌了，於是慌忙亦跪拜在地，以候聖裁。

李世民驀地站了起來，負手在殿中來回踱了幾步，他暗道：后妃以賢淑爲德，此女才幹驚人，決非久處人下，留在宮中，必爲後患……但她乃臨幸過的人，已不能遣送回家，如何處置？若下旨殺了，倒可一了百了，乾淨俐落……

李世民心念電轉，殺機陡起，而且李世民此時忽地憶起，在夢遊地府，與隋煬帝楊廣對質時，楊廣分明說隋楊的龍脈，日後必向唐李大報復，這般轉念，李世民的殺機不由大熾，因爲他決不能坐視日後有人會對他的唐李子孫不利！

而假如李世民「殺旨」飛下，那九天玄女判斷的「天機血煞」，便不會應驗，人力竟可勝天了。

不料就在此時，李世民耳際突聞一聲母獅的厲吼，其情就有如兇狠的母獅，眼見自己的獅子獅孫遭遇兇險，而發神威，入耳如光似電，令人心駭蕩震，李世民心弦震蕩之下，竟不能再思想下去，呆呆的怔住了。

楊妃此時但見李世民默然不語，臉上充滿殺機，不知怎的，心中一軟，想起平日武荷花於宮中處事甚爲得體，衆妃嬪均與她甚有緣份，便猶如被什麼强力推着似的，忽地在李世民面前俯身下跪，奏道：「武才人不應過問朝政，本該懲處，但念她初入宮不久，年幼無知，也並無大過，望陛下寬恕她一次吧！」

李世民剛才被母獅吼聲一震，不知怎的他的「殺機」便被震散了，怔忡間，見楊妃跪下，替武荷花求情，心道：楊妃亦是楊家之女，卻侍朕溫柔賢淑，甚得朕心，看來那等夢兆，不過是虛妄之言吧了！

終於，李世民的怒容收斂了，他扶起楊妃道：「愛卿，朕看你面上，武氏，起來！」李世民轉向武荷花，厲喝一聲道。

武荷花剛才見李世民似乎眞動了殺機，心中也着實有點驚慌了，因爲她此時才明白，李世民畢竟是李世民，憑自己的聰明材智，也未必可以瞞過他的眼睛，這無疑是給她的當頭一棒，把她敲醒了，深知自己的雄心大志，決不可能寄託這一位英明君主身上。

武荷花連忙爬起，小心翼翼的謝恩。

李世民厲聲訓斥道：「爾以後應安份守己，於宮中侍奉娘娘，若再敢干預朝政，決殺毋赦！」

武荷花不敢再有任何炫耀表現自己的念頭，自這一刻開始，她的目標已從李世民身上移開了，她垂眉斂手，小聲道：「謝皇上寬恕之恩，臣妾絕不敢再重犯。」

李世民沉聲道：「唔，你出去吧！無召不准再進來！」

武荷花又謝過楊妃，才一步一小心的退出萬春殿，心頭猶突突的亂跳，僥倖不曾弄巧反拙，丟掉了腦袋生命！不過，這對武荷花來說，這僅是她實現自己雄心大志的小挫折，她絕不會灰心洩氣，而是經過反覆思忖，毅然決然的轉移了「踏脚階石」的目標。

*　*　*

日出月落，春花冬雪，眨眼又過了兩年歲月。

在這兩年中，大唐朝廷，表面風平浪靜，但內裏卻因「太子位之爭」，鬧得風起雲湧。

太子李承乾，是李世民與長孫皇后所生的長子，而且是嫡子，太子之位，自然非他莫屬，但李承乾不但身有殘疾，且荒淫好色，不理政事，很爲李世民所不滿，幾番欲把他廢掉另立，均因國舅長孫無忌的極力反對而作罷。

但李承乾已知自己危機四伏，終日提心吊膽，思謀如何保住自己的權位。另一方面，李世民與韋妃

所生的四子李泰，受寵於李世民，見皇后已崩，皇后位虛懸，便有謀奪太子位之意，太子李承乾獲悉，便派刺客行刺李泰，後發覺不果，反而被控「謀反」之罪，終被李世民趁機廢去太子之位。

李泰也不好過，被李世民下旨趕出宮廷，別徙外州安置。

李世民此時欲立李恪爲太子，但長孫無忌卻力主立李治爲太子，君臣差點爲此反目，李世民深知李治乃長孫皇后的兒子，亦即長孫無忌的親外甥，又爲嫡子，若廢嫡立庶，於朝廷律例的確有不合之處，因此也不敢堅持己意，立太子之事，終於落到李治身上了。

李世民迫於無奈，立素稱懦弱無能的九子李治爲太子，李治時年十六歲，李世民祇好强打精神，提點李治爲君之道，望他日後起碼可做個守成的君皇。

李世民對李治，幾乎是耳提面命了，李治吃飯時，李世民便告誡他道：「稼穡艱難，一粥一飯，來之不易，汝明白此點，體恤民力，才能常有飯吃。」

見李治乘馬，又教導他說：「善於御馬之人，須知令馬勞逸相抵，才可保持牠的體力，否則千里馬也會力竭而斃，還能有馬騎嗎？」

當李治在宮中三海池中泛舟，又趁機啓發他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百姓好比是水，君主如舟，君主能得百姓擁戴，則國家長治久安，若行暴政殘害百姓，百姓起來反抗，那就如海中白浪，舟也就必定翻沉了！」

上述李世民訓導李治之言，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帝範」十二篇章了，由此足見李世民的確是歷代帝皇中少見的名君。

不過，作爲他的嫡子傳人李治，卻令李世民哭笑不得。

一次，李世民有意考察李治的私生活，駕臨太子宮東宮時，悄悄而進，剛進宮門，便聽聞兩宮女在吵架，李治聞聲出來，兩宮女各爲自己申辯，李治沒法分辨是非，便兩手把耳朵一塞，跺足駡道：「混賬東西，你們吵吧！吵吧！吵翻了天，我也不管了。」

李世民見狀，不由嘆了口氣，他走上前去，也不審問，吩咐把兩宮女各掌嘴二十下，趕出東宮。他也沒再與李治說話，悶悶不樂的返回內宮去了。

很快又過了一段時日，李世民的身子是一日不如一日了，他自己也忽然憶起「貞觀三十三年」這不祥的日子夢兆，因此就更盼望太子李治終能成材。

這天，內苑牡丹盛放，楊妃見李世民精神日差，便勸他出去走動，趁機賞花怡情，李世民一時興發，便依了楊妃之言。

李世民帶了內侍張暢和幾名宮女，由楊妃扶着，離開萬春殿，穿廊繞閣，緩緩而行，正走到立政殿迴廊時，李世民忽然聽到殿內有男女笑語嬉戲聲傳出，李世民的眉頭立刻皺緊了。因爲立政殿是長孫皇后生前的寢宮，自駕崩後，后宮虛懸，立政殿門便緊閉了，無人敢擅自進內，李世民對楊妃道：「卿去看看，誰敢在裏面嬉笑！」

楊妃悄悄走近，向殿內一看，不禁俏臉一紅，心兒亂跳，原來殿內竟是太子李治與武才人荷花正在狎玩嬉笑。

祇見李治手捧水盆，澆水灑武才人俏臉，又戲吟道：「怎憶巫山夢裏魂，陽台路隔恨無門。」武才人臉兒紅紅，亦回吟道：「未曾錦帳風雲會，先沐金盆雨露恩。」

李治一聽，知武才人亦有意思，不由大喜，摟着武才人，便肆意狎玩起來，武才人先是任李治爲所欲爲，接而便牽李治衣袖泣道：「今日爲成全殿下之情，已犯私通之律，日後殿下榮登九五，將如何安置妾身？」

李治指天發誓道：「倘日後登位，必册封你爲后，有違此誓，天厭地絕！」武才人心中欣喜，卻又道：「雖然，萬一此事被皇上知悉，妾將如何保命？」

李治一聽，便附耳向武才人密語幾句，因聲音太細，楊妃竟難聽聞，正因爲如此，她不知李治到底有甚安排，便有所顧忌，不敢讓李世民知悉此事，不然準會把李世民活活氣死，那對自己反爲不利。

楊妃心念亂轉，不欲此事被李世民獲悉，便在殿外咳嗽一聲，以作示警，殿內立刻靜了，李治和武才人也立刻分了開來。

李世民在外面等得不耐煩了，便道：「楊妃，看清楚了嗎？是誰在裏面？」

楊妃慌亂的道：「看清楚了，」一面又向裏面喝道：「武才人，出來見駕！」

李治此時已嚇得幾乎昏倒，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武荷花一聽是楊妃的聲音，心中便一穩，不知怎的，每逢急難之時，楊妃總像她的護神似的，意料有楊妃在場，或可安然無恙。

武荷花從容鎭靜的踏出殿來，先向楊妃屈膝萬福，然後又求援似的向楊妃凝視一眼，這才道：「娘娘，剛才我在殿中收拾，太子來了，也進殿來看看。太子，楊娘娘和陛下來了。」

李治一聽，硬着頭皮走了出來，他畢竟懦弱，人也頗爲老實，顯得驚慌失措。

李世民見武才人和太子相繼從殿中出來，太子臉上青紅交替，驚惶失色，心中頓生疑忌，不由怒道：「爾等在殿中作甚？」

武荷花一聽，深知李治懦弱，禁不住李世民的精明凌厲，假如被揭破私秘，那自己必死無疑，便搶先奏道：「回皇上，臣妾剛在殿內收拾，正欲離去，剛好太子前來恭請聖安，路過殿前，便進來參拜母后的聖宮。」

李治一聽，連忙道：「父皇，是這樣的，武才人所言一點不錯。」

李世民盯着兩人，沉聲道：「眞的如此嗎？楊妃，你說，他兩人剛才在殿中作甚？」

楊妃一聽，心中一陣慌亂，她明明知道，假如她把兩人剛才的事坦白道出，那武才人必定處死，太子亦必被廢，那自己的兒子李恪，便是唯一的太子人選了，但不知爲甚，武荷花剛才向她凝視的一眼，竟有一種異常强烈的威力，就如「羔羊」見了「母獅」的凶光似的，她的心緒不由一陣昏亂，終於口不符心的回道：「陛下，武才人所奏屬實。」楊妃說罷，不由長長的舒了口氣，心中的重壓似乎才舒緩了。

李世民一聽，心頭也不由一鬆，因爲他雖然不能斷定兩人是否有姦情，但同處僻室，嘻哈玩笑，雖然關係曖昧，這等宮中醜聞，傳將出去，皇帝的面子如何放得下？而且更可惜的是日後兩人再發展下去，這武才人必乃朝廷的一大隱患……李世民這般思忖，一時間，沉吟未決，也不知如何處理。

就在此時，見武荷花已忽地在李世民面前跪倒，意態眞誠的道：「陛下，臣妾雖然光明正大，但與太子孤男寡女，同處僻室，有所嫌疑，有辱皇上的清譽，太子的清譽；因此臣妾爲明心跡，亦爲避嫌，願入寺爲尼，從此絕跡紅塵，爲陛下日夜祈福，望陛下恩准。」

李世民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武才人所奏，倒是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可保住宮闕的清譽，又可杜絕日後再有醜事發生，更可清除日後內宮干政的隱患……李世民沉吟道：「娘娘，你看，武才人所言如何？」

楊妃此時心靈中，尚被武荷花那一瞥的眼神震懾，她根本不能細思，便衝口而出道：「陛下，武才人所奏，乃兩全其美之法也，可准其奏。」

李世民一聽，便猛地把袍袖一揮，沉聲道：「爾兩人孤男寡女，同處僻室，雖或未及亂，但傳將出去，終有辱國體！今朕便依武才人之奏，入寺爲尼，立即出宮，不准逗留！太子返東宮思過，三月不准擅自離宮！」

武荷花一聽，又驚又喜，驚的是李世民果然精明之極，似乎已窺破她和李治的隱衷，便順水推舟，把她趕出宮去，入寺爲尼，絕了她再返宮的門路！但喜的卻是如此一來，總算可以保住自己的生命，祇要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哼哼，看你李家能威風得了多少年也！

武荷花心念既決，便絕不再猶豫，也不敢猶豫，立刻向李世民謝恩，急急叩首而去。

當日，便由內常侍張暢傳旨，着武荷花即日收拾返家，見父母一面，隨即入京，賜入感恩寺削髮爲尼。當下武荷花既恨復悲且喜，心思複雜，先行返家，然後即入感恩寺削髮爲尼去了。

不久，唐太宗李世民便歸天了，皇太子李治在太極殿登基爲皇帝，是爲唐高宗。

李治此時雖已立了皇后，又寵愛蕭淑妃，但始終念念不忘武才人武荷花，因此在他登基的半個月後，便差人到感恩寺，傳密函於武荷花，問她可有回宮之意。

武荷花沉吟半晌，即寫了一封密函，託她父親生前過繼的侄兒武三思，親自送入宮中，武三思武功甚高，又是武荷花的侄兒，姑侄的關係，也甚曖昧，因此武荷花甚爲信任武三思，日後也依賴他甚多。

武三思帶了武荷花的密函，輾轉潛入內宮，呈上武荷花的密函。李治認得是武荷花的字跡，憶起往日風情，不由筋骨酥軟。他連忙拆函一看，不由吃了一驚，暗道武才人怎的如此精明？

原來武荷花在密函中寫道：「昔日殿下如今九五之皇聖鑑：花花蝶蝶復朝朝，花既多情蝶更妖，竊得玉房無限趣，笑他何福何能消？從來樂事恨難長，倏爾驚散花蝶飛。位高勢危深可慮，防人口舌更必然，若欲花蝶再相逢，先教知情化灰煙……」

李治捧函細閱，反覆吟思，終明白武荷花之意，原來她是擔心她當日之事，被楊妃說破，如今楊妃和兒子吳王李恪尚在，若於此時把她接回，便有隱患未除了。

李治爲了武荷花重返宮中，便與國舅長孫無忌商議，先下旨誣告李恪謀反，迫李恪服毒自盡，然後以李恪之死，令楊妃傷心而逝。

李治索性一不作二不休，把當日知情或有可能知情的宮中太監、宮女，一律處死，因武荷花而起，一場「天機血煞」果然已露出先兆了。

不過，李治尚不便立刻便接武荷花返宮，他那親舅父長孫無忌，性情古板，若被他知悉自己與武才

人之隱秘，不被他大駡才怪呢！李治自感登基未穩，一切尚靠長孫無忌撐持。

武荷花與隨身侍婢小喜，此時已在感恩寺中，當了兩年尼姑了。

感恩寺有一位艷尼，乃隋朝舊宮女，名懷清，國破兵亂時，在感恩寺出家爲尼，感恩寺的住持老尼，是一位隱世高人，懷清拜了老尼爲師，接了老尼的衣缽，不但武功絕頂，且精於奇門遁甲、地仙之術，老尼死後，懷清艷尼，便當了感恩寺的住持。

武荷花到感恩寺落髮爲尼，懷清一見，便暗暗驚奇，因爲她憑她的風鑑之術，已知武荷花已受龍脈蔭庇，眉間紫氣已隱隱躍動，日後決非等閒人物。

懷清於是熱情相待武荷花，武荷花失意之際，得懷清相顧之情，不由十分感激，與懷清私下結爲金蘭姐妹，但出家人不叫結拜，因此對外仍以師姐師妹相稱。

懷清有一位表弟，姓馮名小寶，貌美如艷色之女，來感恩寺探訪懷清，與武荷花相遇，武荷花不由被馮小寶的美容迷住了，不久竟與懷清、小喜兩人一道，在感恩寺中，與馮小寶淫亂嬉戲。

不料馮小寶不但姿容貌美，且內外武功皆深湛之極，日夜與武荷花、懷清、小喜等三女週旋，竟不衰不竭，反而更覺精猛。

武荷花不由又喜又奇，她向馮小寶詢問，才知馮小寶自小便遇異人傳授一種名爲「龍虎神功」的本領，到他二十歲時，渾身已如精鋼，因此就算女人如水，亦決融化他不了。

武荷花深知宮廷凶險，假如她要立於不敗之地，便非要有武功防身自衞不可，於是便向懷清和馮小寶求教武功，武荷花體內本就潛伏「仙靈眞氣」，乃當年九天玄女偶爾教授，內功根基已非同小可，再加她的悟性奇高，因此不到兩年光景，武荷花已一人同集馮小寶的「龍虎神功」，以及懷清的「落葉飛花神功」，武功之高，竟可與懷清和馮小寶併駕齊驅了。

武荷花不禁欣然自得，暗道：當日那見鬼的「仙女姑姑」，故弄玄虛，雖然傳我以相人之術，但不肯收我爲徒，向我傳授武功，但不料我失意於感恩寺，卻終於學得了一身本事，更得了懷清、馮郎爲閨中密友，他兩人日後足可視爲心腹，實踐那「則天娘娘」的大計，必然大有裨益也，嘿嘿，「仙女姑姑」啊「仙女姑姑」，這一切又豈是你所能阻撓逆轉！

這一天晚上，武荷花正與懷清艷尼、馮小寶狎玩，懷清艷尼偶爾向武荷花目注一眼，忽然俏臉變色，噗地在武荷花面前跪倒，叩拜道：「民女懷清，叩見女皇陛下，願女皇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

馮小寶正與緻勃發，被懷清這下子弄得不由呆了，武荷花也噗嗤一笑道：「懷清姐，你可是春心蕩發，把你弄瘋了？」

懷清艷尼卻正正經經的道：「若女皇陛下赦民女不死，懷清才敢直言坦告。」

武荷花笑駡道：「死人，你我情如姐妹，怎會怪罪於你？你但有甚驚人之語，祇管說出來聽聽便了！」

懷清這才站起來，肅然道：「荷花妹今年是否正值行年卅五？」

武荷花點點頭道：「不錯，到明日生日之辰，便足卅五歲了！可惜青春年華已空自虛渡了！」

懷清艷尼卻聳然動容道：「不然，按荷花妹之神韻氣色而斷，你的大富大貴之命，已屆旺發之期了！」

馮小寶一聽，亦大奇道：「爲甚麼如此判斷？懷清姐。」

懷清艷尼道：「荷花妹額際天庭，司空之下乃中正運位，她的山林紫氣即龍脈之氣，已忽然大旺，直抵中正；左眉現紫氣，右眉現彩霞，此乃貴達帝皇之極貴之運兆也！因此懷清才敢下判斷，荷花妹不日便屆大旺之期，日後貴爲九五之尊，天地乾坤，皆無出其右矣！」

武荷花此時亦不由心中一動，暗道：懷清姐的異術驚人，若然靈驗，倒與我的「則天娘娘」大計不謀而合……但未知是否如此靈通罷了！

此時馮小寶也忍不住了，忙道：「若懷清姐所算無誤，荷花妹旺發之期何時應驗？」

懷清微一沉吟，便斷然道：「荷花妹運兆旺發於中正位，而中正位值年卅五，明日即荷花妹生辰之期，因此明日子時之前，必有驚世兆應降臨！」

馮小寶此時尚半信半疑，不料到第二天傍晚，忽有宮中太監直奔感恩寺而來，傳高宗李治密旨，着武荷花即日進宮，先於密室蓄髮，再正式立爲昭儀貴妃。

至此，馮小寶才猛然醒悟，曾與自己有合體之緣的女子，竟是驚天動地的「帝皇龍體」……

不過，就在武荷花的「帝皇運兆」旺發之時，身負導引此「天機血煞」演行，然後逆轉的「九天秘笈使者」傳人何蘭花，到底隱身何處？如何施爲？這是「玄機俠女何仙姑傳奇」的另一個故事了。

（此篇完）

上文提要：陽德生爲了保護養父林大明一家和丁家兄妹，憑着他高超的武藝，與前來追殺丁家兄妹的殺手展開了生死搏鬥……在逐個打敗了王仁道派來的得力殺手後，不但沒有將受傷的駱天照置於死地，相反却放了他，這就導致了三年後陽德生與駱天照、路長安師兄妹三人之間血與情的交鋒……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江中流・文　可飛・圖

恩仇劍


恩仇雌雄劍　重逢結連理

師父的爲人梅菁菁是知道的，兩位師兄年來所作所爲，梅菁菁盡知，並且曾加以勸諫，可惜全無收效，反而在某些場合，基於同門關係，幫了師兄的忙。

她常爲此愧疚不安，此刻，她就是想着陽德生和她兩位師兄的仇恨與可能產生的後果，所以心神不安。路長安早已把鋼刀握在手中，見師兄說不動師妹，有心一顯自己的本領，便朝陽德生喝道：「小心接招！」話才出口，身形已動，刀鋒朝向陽德生肩頭斜斜劈下，看他出手似乎不很快，怎料實在快得出奇，一刹那刀鋒已經貼近陽德生衣服了。

陽德生肩頭一晃，路長安只覺刀鋒一滑，失了準頭，虎口感到一陣痛痳，似乎連鋼刀也無力握得穩了。

「師弟小心，這廝的功夫實在不弱，若非如此，我也不會在三年前吃過他的虧了，隔了三年，他的功力當然比三年前更是精進了！」

「師兄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你怕他，我不怕，你且看我取他的人頭！」

「師弟，我這不是長他人志氣，我說的是事實，你千萬別誤會！」

「我知道！」路長安不經意地說了一句，旋即向陽德生再次進擊。

駱天照見師弟一臉驕色，心中暗暗嘆息，他想：幾年不見，依然是老脾氣，他倒爲師弟的安危擔心了，他看了幾招，見師弟未能得手，便加上去夾攻，實行以多求勝了。

駱天照經過三年苦練，不但恢復功力，內力也比三年前更見深厚，因此他一出手，刀風颯颯，撼人心魄。

駱天照配合師弟的攻勢，雙刀合擊，更增威力，陽德生夾在兩者之間，見招拆招，逢式破式，置身於兩大高手之中，不但守得穩，還能伺機反擊，迫使對方退避，可見並未落敗。

但是，駱、路兩人早年同師共研，不僅對師門功夫十分了解，更因常常一起練功，也共同練了幾套自創的劍招，一攻一守，一進一退，互相之間配合得非常緊密。因而比個別發招的攻勢，威力大了何止兩三倍？配合上了以後，刀光如電，劍氣如虹，互相輔助，把陽德生困在刀光劍影之下，他僅可自保了。

陽德生的處境看來十分危急，又無法避開駱、路兩人夾攻，只好硬着頭皮，盡力自保，先渡難關再作打算。

駱天照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意，喝令師弟盡全力搶攻，他自己的攻

勢更見凌厲了。

陽德生在兩個强敵夾攻之下，似有難以應付之勢，冷眼旁觀的梅菁菁看得暗暗皺眉，她想，師兄把他說得如何厲害，連師叔也把他又誇又讚，師叔是很少如此稱讚人家的，難道看錯了眼？還是……她突然心頭一跳，感到臉熱了。

她本能地向四週望了一眼，自然，除了他們幾個人之外，不再發現有其他人。

駱天照與路長安兩個人奮全力一展刀法，攻勢如狂濤駭浪，一波又一波的刀浪湧向陽德生。

陽德生的劍光本來很大，不斷向左右前後飛射而出，此時却已經被壓縮成一小團，祇保住自己身邊了。

駱天照眼看勝算在握，驕態又現了，他對師弟道：「我們要活的，慢慢折磨他！」

「好！我們也把他的武功毀了去，叫他試試失去武功的滋味！」

「我要挑斷他的脚筋，叫他無法再練武功，永世也不能練。」

他們似乎已經勝定了，不再把陽德生放在心頭上了，事實確也是如此，陽德生似乎已連招架也感到困難了。

梅菁菁看得又緊張又失望，同時也覺得奇怪，何以陽德生如此不濟，說眞的，她是希望陽德生大展神通，擊退兩位師兄，怎料到他連招架也感到困難，更那有能力擊退對方。

雙方的攻守也是極不平均，攻的一直都是她的師兄，守的當然是陽德生，攻的越來越勇猛，守的越來越呈現不穩之狀，勝負之局，看來已成定局了，梅菁菁心頭又急又煩亂。

原來她此次是應師兄之邀前來助陣，暗中却是受了師叔慫恿，專誠來查陽德生的平日言行和他的武功，經過硒查，她對他平日的言行已經十分欣賞，深深欽佩了，沒料到他的武功却是如此稀鬆，芳心不覺煩亂了。

再看下去，陽德生簡直身軀晃動，搖擺不定，步履也輕浮不穩，充份顯露出敗象，看情形，不用多久，他就會敗下陣來了。

「怎麼辦？」梅菁菁正在考慮，耳邊聽得駱天照一聲暴喝，「師弟，『風雷交擊』，着！」師兄倆雙刀一開即合，雙雙斬向陽德生上盤，刀光把他罩住了。

梅菁菁大吃一驚，已無從考慮，一聲「且慢！」身形暴起，如御劍飛行，快到了極點，疾向兩位師兄的刀光之內射到，硬接了兩師兄的夾攻！這一個變化，使得駱路兩人大驚，但又用招已老，無法撤手，急得驚叫起來。

梅菁菁這突其如來的一招，把兩位師兄嚇得大叫起來，四樣武器同時碰上，傳出一陣金鐵交擊之聲，震耳欲聾，四個人也同時分開，互相間遠離一二丈遠。

駱天照定了定神，勃然大怒道：「師妹，妳這是什麼意思？妳不幫我也還罷了，怎麼幫起別人？」

梅菁菁給駱天照如此一喝，再想到自己早先的情急，不禁臉發熱了，不過，她仍能保持鎮靜地說：「他是我的什麼人，你們不必理會，但你們却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剛才要不是我出手及時，你們祇怕都血染當場了！」

「什麼？妳剛才是幫我們？妳以爲我會相信妳嗎？」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總算盡了責任幫你們，如果不服，你們可以再來，不管怎樣我都決不出手就是！」

「這是說，妳不跟他動手？」

「當然不跟他動手，我怕一出手，你們又說我洩漏本門秘密了。」

「好！妳不出手，我們一樣可以獲勝的，師兄，女生外向，我們還是靠自己的力量吧！」

「好！我不信沒有她不行！」

他們師兄弟倆因爲師妹剛才那一招替陽德生解了圍，便對師妹梅菁菁不滿，說出一些負氣的話，同時乘怒再向陽德生攻過來。

「謝謝妳，姑娘！」陽德生不知是眞心，還是出自挑撥地向梅菁菁道謝。

梅菁菁佯作含怒地冷冷回答一句，「你想挑撥離間，做夢！」

陽德生別有用意地看她一眼，似乎還想再說句什麼，但駱天照的攻擊已到，迫使他精神集中對付駱天照。

陽德生用一招「漫天風雪」，劍光如扇，把自己與對方完全隔離，駱天照那一招便被化解，起不了作用。

但是，駱天照攻不進陽德生的防綫，路長安却從他的背後攻到了，陽德生似乎發覺得遲，處境十分危險，急得梅菁菁幾乎要驚叫起來，可是十分奇怪，也不見陽德生怎麼蓄勢閃避，竟然在最後一刹那，他的身子斜側了兩步，一縷劍光反而飛射在路長安的腰眼，嚇得他「哎呀」一聲大叫急退。

這時候，駱天照已經又發出配合的招式疾攻陽德生前胸，不料招發之後，路長安已退走，陽德生免去後顧之憂，於是全力對付駱天照的攻勢，長劍一伸，貼着駱天照的刀鋒反削過去，用招又巧又險，大出駱天照意外，被迫撤招後退。

陽德生自從得梅菁菁之助脫險之後，精神大振，和早先有守無

攻，甚至連守也守不穩的情形完全不同，眞是判若兩人。

駱、路兩人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把一腔怒氣遷怒向梅菁菁，認爲她鼓舞了陽德生，他才會有此現象。

梅菁菁也不明白原因，但內心却暗暗高興，接受師兄的責備，暗自居功，認爲陽德生能夠勇猛起來，與自己剛才的幫助有關係！

駱、路兩人急怒攻心，急於求勝，配合已不如前，更助長了陽德生的氣燄，加以他發覺，早先自己的攻勢，陽德生多是難以招架的，這時則相反，他們兩人的攻勢已難不倒他，反之，他却常常洞悉先機，予以擊破，更向他們反擊，迫使他們各自爲戰，失去聯手機會，因此，他們已失去了上風，僅得平手而已。

梅菁菁到底是個旁觀者，看得比較清楚，也較爲冷靜，因此，她第一個明白過來，早先陽德生所以如此，並不是眞個不濟，祇是佯敗，智賺對方，及至看清楚對方的招數，便有拆解的方法，她未見及此，竟替他擔心，甚至出手相助，此刻想來，實在有點羞赧，同時，又感到一陣欣慰，因爲師叔並沒有騙她，也沒有看走眼，他實在是一個難得的人選，首先是他平日的言行值得人欽敬，再加上他的武功又如此的高明，居然可以應付她兩位師兄的聯手！她越看越感到高興。

她明白了這一個道理，那就是事不關己，可以少理，關心則亂，不能冷靜了，早先如非她關心陽德生的安危，又怎會看不出他的佯敗？怎會受騙出手？過去她一直自負精明，此刻看來，倒不是她過去精明過人，祇是未碰上令她關心的人而已，否則，在關心則亂的情形之下，她就沒有那麼精明與冷靜了。

梅菁菁此刻無須再替陽德生擔心，便有心思去回憶師叔與她所說的那一番話。

她記得十分清楚，師叔以十分愼重的口脗對她說：「菁菁，妳今年年紀不小了，過去，未碰上滿意的人，這關係你一生的事，我也不便催妳，可是現在，我看到有一個人，他不論在品德、武功都是上上之選，我以爲和妳是最合適的人選了，妳要好好考慮這個問題，機會是不多的，錯過了機會，後悔是一輩子的事呢！妳自己先考慮考慮吧！」她師叔便把陽德生的姓名、特徵等告訴了她，叫她自己去瞭解。

梅菁菁雖然與駱天照、路長安是師兄妹，但她的武功却大半是師叔傳授的，因此，駱、路兩人有許多武功都不如她的，這就是她爲什麼武功會高出兩位師兄的原因了。

她與師叔相處的日子不短，瞭解師叔的性子，知道師叔平日雖然不羈，碰上正經事，却是十分嚴肅的，師叔疼惜她，她也知道，但師叔不掛在口邊，祇在細微的行動中表現出來，比如天冷天熱，要增衣減衣，甚至午夜變冷，他更會提醒她加衣蓋被，這都是愛惜的表示，比之掛在唇邊，說出口來的是好得多了。

但是，對於武功，他却是要求得非常嚴格的，不管是大毛病或小毛病，祇要是毛病，他都看得十分嚴重，非要她糾正不可，那怕一個小動作，也要練上十次百次，練到正確，練到他滿意爲止，因此，在婚姻大事上，他決不會貿貿然的開口的，因爲心理上先有了主見，所以早先她才會一開始就關心着陽德生，把他看成了自己的親人，不惜冒險救他。

雖然後來知道自己受騙了，心中仍然是羞喜交集，縱然是有一點怨恨，也是屬於出自關懷那一種，並非眞正的仇恨。

梅菁菁思憶往事，不過片刻工夫，鬥場形勢已變了，陽德生穩居上風，駱、路兩人無論如何進攻，都祇能迫退他兩三尺外，更被他用劍光築起的光牆擋了回去，再也無法攻得進去，這自然是祇有挨打，絕對打不到人家的，因此駱、路兩人已經失去鬥志，無復先前那麼勇猛了。

一方面是鬥志低沉，另方面是勇猛有加，互相比較，後果如何可以想見，毋須多加考慮的。

梅菁菁當然可以看出這一點，芳心又亂了，她對兩位師兄的爲人一直不滿，但他們却是她的師兄，有同門之誼，敎她難於處理，特別是此時，她該怎辦？幫呢？還是不幫？幫則與陽德生爲敵，這是她所不願意的，她寧可與任何人爲敵，也不願與陽德生爲敵交惡，可是，若果自己不出手，兩位師兄眼看就要血濺當場了，她又怎麼忍心？爲此，她一時心亂如麻，拿不定主意，主意未定，戰況又變，駱、路兩人已如江河日下，一瀉千里，再無翻身之望了。

梅菁菁越想越急，終於無法忍住，也如先前一樣，見兩位師兄危急，便一躍而出，疾撲鬥場，挺劍喝道：「休得傷我師兄！」

陽德生一劍疾刺，本來可以刺傷路長安的，沒想到却被梅菁菁及時趕到，用劍擋住，心頭一顫，手腕也一顫，本能地把劍勢凝住，注目望着梅菁菁，看得她俏臉頓紅，現出羞態，他不明白，她怎麼如此害羞？這樣容易臉紅？他不明白便越想要明白，看得越緊，他越看得

緊，看得她更心如鹿撞，少女的秘密似被看穿了，羞態畢呈，於是，不但陽德生不明白，連她兩位師兄也感到驚異了。

他們從來未見過她在陌生人面前如此害羞過的，於是，路長安道：「師妹，這厮無禮，我們不能放過他！」

「我知道，我會的！」

「師妹，妳……」

「師兄，我們總不能這樣丟人，三個對人家一個吧？」

「師妹，對付這樣的人，何必跟他講什麼江湖規矩？」

「師兄，你們可以不講，我可不能不講！我想單獨對他打一場，也好叫他知道我們這一派不是他想像的那麼稀鬆，我要叫他敗得口服心服！」

梅菁菁這話雖然未指名道姓，却也說得十分露骨，等於直說兩位師兄稀鬆，丟了師門的臉，因此，駱、路兩人都臉色難看，路長安道：「好吧！我們不配，妳自己好自爲之。」

「師兄，這不是配不配，做人要有做人的道義，我們總不能倚多欺少，三個打人家一個！你兩位請站到一邊先替我掠陣，不管我是勝是敗，兩位師兄都請千萬不要出手相助！我有話在先，如果有誰不聽勸告，陷我於不義，那時候，可別怪我認理不認親，反目無情！」

「話可說得眞漂亮，我先謝過了，姑娘，承蒙妳看得起，請吧！」陽德生似讚美，又似挖苦地說。

梅菁菁心中感到不快，暗道：「眞是狗咬呂洞賓，要不是爲了你，我又何必多費唇舌，交惡師兄，早知你不領情，我又何必說？」

梅菁菁心是這麼想，口却沒說出來，因爲，她已把陽德生看作自己人，看得比兩位師兄更親更重了，自然處處會替他着想，原諒他，所以，儘管她心中不快，還是不會表露出來的，她祇是以無限幽怨的目光瞪着他一眼，這目光十分有感染力，陽德生給她瞪得心頭一震，心情爲之一漾，他遇見過不少高手，從未遇見過這樣的目光，稍有相似的，祇有丁姑娘臨別那最後的一瞥，轉眼便過，但並沒有特殊的感覺，和這次被瞪的感覺不同。

他想：她這目光，似乎並無惡意，是爲了什麼？他想着，便回憶起早先她含羞發窘，想起她曾飛身冒險相救，他又是心頭一漾，情不自禁地朝向她注目，並點一點頭，口氣也改變了，較爲客氣地道：「姑娘，請！」

這一聲「姑娘，請！」聽在梅菁菁耳中，直甜到心坎裏，也不自覺地說：「你的氣力恢復了？要不要多歇一會？」

「不用了，姑娘！請吧！」

「那麼！你小心了！這一戰，有關我師門榮辱，我是不會客氣的！」

「謝謝妳！姑娘也請小心！」

「好！請吧！」梅菁菁「錚」的一聲拔出了劍，一泓寒光入目，陽德生情不自禁地「咦」了一聲，隨之讚道：「好劍！」

「怎麼？我這柄劍……」

「沒有什麼，姑娘請！」

「請！」梅菁菁劍勢展開，立即爭取先機，一連進手式，把陽德生迫退了幾步，但他退得甚有分寸，一步步的退，絲毫不亂，而且每退一步，就消去對方一分勁道，實在並沒有吃虧。

梅菁菁劍勢展開之後，以劍之力，居然使出了她兩位師兄雙刀聯手的招式，所以她雖然是一個人，實在和兩個人聯手無異。

陽德生想不到她如此厲害，怪不得她如此大膽，聲明要單打獨鬥，不需要師兄幫手，但陽德生早先已經和駱、路兩人打過一仗，有了一點經驗，所以梅菁菁雖然比他們高明，他也可以應付得來，而且甚爲輕鬆，祇因他對梅菁菁已心存好感，才不會出言諷刺。

雙方出手都快，剎那間已過五十招了，勝負仍然未分，駱、路兩人見她一個人便使出他們兩人聯手的招式，心中暗自駭然，同時也產生妒忌，暗恨師傅偏心。

雙方快鬥到百招了，梅菁菁揚聲說道：「姓陽的！你小心了！」

「謝謝妳！來吧！」

「好！看招！」一揑劍訣，展劍勢，一招「空谷迴音」，身形疾繞，一縷劍光突然飛翔，繞着陽德生轉了三匝，快得祇見銀光，不見人影，使陽德生也看不清，摸不着對方的心意，所以祇有抱劍以待，並未出手接招，更是無從還擊。

「師兄，難怪那丫頭口氣如此大，原來眞有點功夫，剛才她這一招不是『空谷迴音』嗎，怎麼她使來威力似乎大了許多？」路長安看得心頭震動，一再向師兄請敎。

「我也不知道，大概這丫頭的輕功、內功都比我們好吧！」

「我就是奇怪這一點，她年紀比我們輕，又是女的，怎會內力比我們都勝？你想會不會師傅眞的偏心？」

「這可難說，特別是在我們離開師門那幾年，說不定把什麼都傳了給她！」

「我看必然是這樣！而且，我懷疑經常來探望師傅那個怪漢，也許和她的武功另有關係！」

「眞的？你看出其中有文章？」

「那還用說，你記不起了？這丫頭常和那個怪人泡在一起，有時還泡到黑夜呢！孤男寡女的，誰知道發生什麼事？」

「師弟，你想到哪裡去了？師妹今年才不過二十四歲，那怪人怕不止五十了，做她爹爹都差不多了，怎會有什麼關係？」

「這有什麼不可以？你沒聽說過一樹梨花壓海棠這個故事？」

「唔！你說來也有點道理！」

「我就相信他們不會沒有關係！」

「這麼說來，師妹她……」

駱天照沒有再說下去，因爲鬥場上傳出「噹」的一聲響，男女各自跳出圈外，細看自己的兵刃，還用手指輕輕撫摸，不曾發現損缺，這才滿意地現出笑容，本能地看着對方和對方的劍。

「妳的劍，沒事吧？」陽德生關切地問。

「謝謝你，沒事！」先謝過對方，轉口再問，「你的劍也沒事吧？」

「還好！謝謝妳！」陽德生說。

他們根本不似仇人，祇像朋友練習，互相關懷，互相慰問，但何以會如此，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因此，當他們互相慰問過了，清醒之後，又揚劍再戰了。

這是他們交手以來的第三度動手了。

這一次，盡展自己所學，身形步法劍勢均比先前更見精妙，尤其內功的深厚，盡見的劍勢，不但看得駱、路兩人又妒又忌，又恨又羡，就是和她對手的陽德生也頓感壓力大增，每招每式都似有千斤重力，不易招架，勉強硬接，祇感到虎口刺痛，腕、臂均覺痠痲，似有一股壓力由長劍中透過掌心，直迫臂膊，這是他出道以來未遇到過的強手，比之早先力戰駱、路聯手，還要吃力得多。

開始時，他見對方是女子，又有禮貌，還守江湖道義，處處顯得與她的兩個師兄不同，所以對她極有好感，存心手下留情，不使她太過難堪，沒想到她竟如此厲害，他倒有點心悸了。

不過，他又有點奇怪，他明明在內力上不如她，何以她並不乘勝追擊？卻有意自減壓力？她是存心戲弄？還是另有用心？他頗難明白。

可是一想到她早先的神態，那含情脈脈的目光與迷人的羞態，他恍然有所悟了，決心冒險一試，在雙方快攻疾鬥中，突然出現破綻，一個失步，予以對方可乘之機進招，更把原來的招式微微撒開，劍光斜出數寸，似乎怕他自己碰上了。

這一試驗他獲得證明，她不是存心戲弄，也非有意加害。

但是，梅菁菁的劍光微抖，却瞞不過他兩個師兄的目光，他們似乎也看出了她師妹的心意，不約而地的叫出，「師妹，妳怎麼啦？」聲出招發，各發三枚暗器一齊射向陽德生，陽德生因爲試出了對方眞心眞意，心中高興，竟忘了照顧自己，可謂忘形。

見他似失了三魂、缺了七魄地呆看自己，不禁又好氣又好笑，但暗器已經射到，即使提醒他也來不及了，因此，她一急之下已無暇考慮，一伸手把他手臂抓住向自己身後一帶，自己擋在前面，劍鋒一顫，叮叮噹噹如弓弦急響，六枚暗器已給她完全擊跌在地上，旋即向她兩位師兄道：「你們怎麼搞的？我叫你們不要插手，你們偏要插手！」

「師妹，我正要問妳，妳爲什麼處處幫着這斷？妳這是什麼意思？」路長安冷然地發問。

「師妹，妳實說吧！妳爲什麼要幫這斷？」駱天照也忿然地發問。

「這不關你們的事，最好是少管。」

「什麼？妳叫我們少管？」

「不錯，我要你們少管！還要你們馬上離開這裡，你們該明白啦！」

「梅菁菁，妳作反了？」

「我尊敬你們是師兄，才會勸你們走，你們如是不識相，莫怪我反臉無情！」

「梅丫頭，妳眞要作反了！妳……」

「我勸你們還是離開的好，你們想想，你們會打得過我們嗎？你們有這個本事嗎？」

梅菁菁不但要兩個師兄走，還把陽德生拉上了關係，說他們兩人是一條綫上的朋友，用來威脅兩位師兄，這一次，駱、路兩人無論如何也不敢再留，不敢冒這個險了。

他們氣極了，不斷在咒駡梅菁菁，說她陣前變心，愛上仇敵。

路長安本來是暗戀着梅菁菁的，他早先說師妹梅菁菁跟那個怪人的壞話，就是基於妒忌，但那祇是猜疑，並非目睹事實，而此時卻都是親見親聞，千眞萬確，不會有錯了，因此，他更恨更怒了！

陽德生的心情跟路長安恰巧相反，他見路長安兩人被梅菁菁趕走，想到她剛才出手相救，想到她對師兄們說的話，他實在是太高興了，這卻是出乎他意料之外、想不到也不敢想的事，他簡直難以相信，疑在夢中，卻又是事實，是眞眞正正的事實。

「梅姑娘，妳待我太好了，謝

謝妳！」陽德生訥訥的向梅菁菁致謝。

「謝什麼？你不怪我送走兩位師兄吧？」

「不會，不會，怎麼會呢？」

「不會就好，我眞怕你怪責我送走他們，因爲，這樣你就不能找他們報仇。」

「我本來就沒打算找他們報仇！要是我要殺他們，前一次我也不會讓你師兄離開。」

「你眞大量，你不覺得我剛才說的話太唐突嗎？」

「怎麼會呢？其實我第一眼看到妳，就覺得妳對我是關懷的，絕不會加害於我！」

「你眞是這麼想？你會後悔的。」

「不！我不會後悔，倒是妳，應該小心妳那兩位師兄，不是我背後說他們是非，實在是他們有欠光明正大，妳非小心提防不可。」

「這個你放心，我會的。」

「梅姑娘，因爲我，使到你們師兄妹失和，我眞不好意思。」

「道不同，不相爲謀，古人有說：母九子，各有不同。同母所生的尚且有分別，何況是師兄妹？他們所作所爲，我早勸過他們，可惜他們不聽，終於有今日，不過，這祇是遲早問題罷了，就算不是爲了你，我遲早總要跟他們鬧翻的，現在不過是提早一些罷了，你不要介意，這是我們師兄妹的事，與你無關，你不必記在心上。」

「梅姑娘，眞對不起，我知道妳說的是眞心話，但是，這件事總是因爲我而起的，因我而加速了你們……」

「別說了，聽來叫人心煩，我師門不幸，才出了這樣兩個師兄，武功强弱由於天賦，那沒得說，行爲品德却是由自己學來的，所以，便不值得原諒，我已勸過他們許多次了，還是不改，今後如果再見到他們做傷天害理的事，我也顧不了許多，祇好替師門清理門戶，把他們毀了！」

「梅姑娘，妳……」

「別叫我梅姑娘，叫我的名字，叫我菁菁，你就叫我菁菁好了。」

「是！是！梅，梅菁菁姑娘……」

梅菁菁「噗嗤」一笑，截斷他的話道：「你又來了！你叫我梅菁菁或者菁菁不就成了嗎？何必還加上姑娘兩字？」

「是！是！我怕……我怕那麼叫，太不尊敬。」

「這還好，我以爲自己生得太醜怪，嚇怕了你呢？」

「怎會呢？妳，長得很美。」

「是眞的？」

「眞的，是眞的！」

「那麼，你就不用怕了，是我請你這樣稱呼的，即使不敬，也是我自己要你這樣做，與你無關！」梅菁菁帶着笑，忽地凝視着他，問道：「你家中有些什麼人？父母？兄弟？」

「沒有，我是個孤兒，什麼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姊妹也沒有？」

「沒有！」陽德生神色黯然，語音也比先前低沉得多了，有點沙啞。

「對不起，我不該問你這些。」

「不要緊，這不關妳事，妳即使不問，我自己也常常會想起，每當我看到別人歡叙天倫，我就會想起。」

「陽大哥，你比我年長，我叫你大哥吧！你不討厭有我這個妹妹吧？」

「怎會討厭？我正是求之不得呢！梅……妹妹！」

陽德生終於衝破了禮教的束縛，叫了一個陌生女子一聲妹妹了。

在稱呼上他們是親近得多了，梅菁菁眞會把握機會，她在對方叫出了一聲妹妹的時候，便走前兩步，握住陽德生的手輕輕地撫着說：「我有了你這樣一位好哥哥，再也不怕別人欺凌，再也不會覺得孤單了。」

陽德生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如此接近一個異性，因此，他感覺受寵若驚，又是興奮，又是侷促，不知該如何應付才好！

不過，他想到了一件事情，低聲地問道：「妹妹，借妳那把劍給我看看成嗎？」

「當然成啦！你看好了。」

陽德生拿着梅菁菁那把劍，不自禁地「咦」了一聲，似乎無限驚奇！

「大哥！什麼事？」梅菁菁這一聲大哥叫得十分自然，但聽到陽德生耳中，却甜到心裡，心神爲之一盪，隨口道：「妹妹，妳看！」他把兩把劍都送到她手中，一是梅菁菁的，一是他自己的。

梅菁菁轉走去看，也驚異地「咦」了一聲叫道：「這就奇怪了，怎麼會是一樣的？」

「早先在交手時，我就覺得奇怪了，但因爲看不清楚，所以還沒有什麼，現在看清楚了，就更覺得奇怪了。」

「這眞是怪，莫非眞是緣份？眞是這麼巧的嗎？」

「妳是說什麼緣份？什麼巧？」

「記得恩師早年授劍給我的時候曾經說過，我這柄劍是一對的，說的是一柄仇劍，也就是雄劍，另外一把是恩劍，也就是雌劍，我是

個女的，理應用恩劍，因爲它是雌劍，較雄劍略輕，恩師還說，如果我將來遇上使用仇劍的人，就是與那人有緣，若是女的，祇要年紀相近，便可結爲姊妹，若是男的，年紀相若，則可結爲……結爲……」

她口唇噏動着，但陽德生聽不到聲音，無法聽到她說什麼，不過，由她的神情，他却可以意會的，如此，他的心盪漾得更厲害，情不自禁的抓着她玉臂柔聲問，「眞的？我們可以結爲……」

「你笑人，我不依你。」她已伏在他胸膛，用行動作證明了。

陽德生雖無此經驗，但男女愛慕乃是天性，出自本能，此時此刻，他自然懂得怎樣做了。

過了好一會，梅菁菁終於緩緩離開了陽德生胸膛說：「你試試看，哪一柄是你的？哪一柄是我的？」

「妳說吧！我看不出來。」

「那麼，哪一柄較重的？」

「這個倒可以試得出來！」他接過劍，用手拋起來，掂了一下，說：「這柄較輕！」他把劍遞給她。

她說：「我試試你準不準。」

「妳怎麼試？」

「我自有辦法。」她折來一支樹枝，放在一塊石上，使它平衡，然後把兩把劍分放兩端，下沉者爲重，再交換位置放一次，依然下沉者，便肯定它是雄劍！辦法雖然十分簡單，陽德生就想不出來，不過，他沒有說錯，他確實把重的一柄與輕的分辨清楚了。

他們把劍交換了，作爲訂婚信物。

由仇家變爲兄妹，再由兄妹變爲未婚夫婦，感情自然是不同，而變化之速，亦是驚人，陽德生二十八歲了，一直未曾想過成家立室，偶然想及，也祇是一閃而過，不留痕跡的，想不到一下子會有個未婚妻，來得如此之意外，如此突然，而且，又是個如此聰明美麗的女子，她還有一身武功，這一切，他確是以前未敢想象的，假如有人在天黑之前對他說，他會有這樣的奇遇，他決不會相信，可是此刻，一切全是事實，他卻不能不信了。

「你想什麼？」

「沒有什麼！我祇是想，這是不是眞的？會不會是做夢？」

「你不喜歡？」

「我是太喜歡了，我就怕是在做夢。」

「你看你，怎麼一下子變得這麼笨，好端端的人怎會是夢？你不信，可以咬一下手指，試試痛不痛！」

「哎呀！好痛啊！」他眞個把手指放到嘴裡去咬，以證眞假。

「你看你，誰叫你咬得這麼大力！」她替他摩挲，又用嘴去吹，百般呵護，然後問道：「現在怎樣？好點了嗎？」

「好！好多了！」他凝視着她，她也是，於是，又情不自禁的互相擁抱在一起。

「大哥，你還是叫我妹妹好了，這樣，在路上我們會方便一些！」

「嗯！妳說得對，我聽妳的。」

「聽妳的，聽妳的，你的嘴很甜，就怕心裡想的不一樣。」

「怎會呢？我說話從來心口如一，對妳更是這樣。」

「所以我說你嘴甜，會說話。」

「我覺得妳嘴很甜才是眞的。」

他笑笑舐舐唇邊，她頓有所悟，頓足撒嬌，握拳作勢，他挺起胸膛讓她打，她自然捨不得大力打，他趁勢捉住她雙手，把她一扯，又再度擁抱，自然，各自都感到對方親熱無比了。

兩人都墮進愛河中，走着路，也要牽着手，靠着肩，還不時看一眼對方，那份親熱，他們過去做夢也不曾有過。

兩人都沒特別事情要辦，走得很慢，直走到天明仍然娓娓細語，說個不了。

「天亮了，我們去哪裡？」梅菁菁問。

陽德生想也不想就說：「妳說吧！去哪兒都行！」

「我們離開這裡，找個地方舒舒服服的過日子好不好？」

「好，這太好了！」陽德生連聲說好，逗得梅菁菁忍不住笑了。

「妳笑什麼？」

「我笑你祇會說個好字，就像個應聲蟲！」

「妳別想得太好，遇到我不同意時，我自會說不的。」

「我却希望你說個不字。」

「爲什麼？」陽德生大奇。

「因爲你是個男人！做個大男人，必須要有自己的主意，凡事都要想想，這樣才能判斷是與非，如果自己不動腦筋，全無主意，那怎麼成？」

「妳眞好，明白事理。」

「你笑人，我不依呀！不過說眞的，我理想中的男人，要有男子氣概，我不希望他是個應聲蟲，我寧願受他的氣，也不想受朋友的非議！」

「菁菁，我不同意妳這種想法，」陽德生正容說：「我以爲朋友也好，夫妻也好，都應該互相尊重，互相關懷，誰都應該以理服人，不能蠻橫無理，這樣才是眞正的朋友，才會是一對眞正好夫妻。」

「對！你這樣說我十分同意，你還有什麼意見儘管說好了，說出

來，比悶在心裡舒服多了。」

「妳剛才說我們找個地方舒舒服服過日子，我十分贊成，但還得過一段時間才可以。」

「爲什麼？你有事？」

「嗯！我還要辦一件事，殺一個人。」陽德生說得十分嚴肅，嚇得梅菁菁一跳，但她很快就想到這一個人，問道：「你要殺王仁道？」

「不錯，我要殺王仁道，他是罪有應得，我不能放過他！」

「就祇殺他一個？」

「是！祇殺他一個！」

「他的兒孫呢？」

「他們與他無關，除非他們也爲非作歹，罪不致死，我不會殺他們！」

「你眞大量！」

「我認爲該這樣，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罪不及妻奴，王仁道該死，也不該禍及後人！」

「你什麼時候去找他？」

「馬上就去，我們先找個地方住下，妳等我回來，我很快就會……」

「你這是什麼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與我有什麼好分的？德生，你想，我們即使不相識，也該同仇敵愾，共殲此獠，何況我們還是『兄妹』！你以爲我能安心地等着你回來？我們正好借此機會一試恩仇雙劍的威力！」

「妳既然肯同行，那我正求之不得！」

「你以爲我會不肯？你這樣想，就該罰！」

兩人笑着鬧着，不知不覺已到了市鎭，吃過了東西，找個地方歇了半天，便直往王家而去。

人在高興與悲愁的時候，都會疏忽周圍的環境，陽、梅兩人在愉快中，對身邊事物也就疏忽了，他們並未留意被一位非常秀氣的青年跟踪與監視着！

這一位青年相當年輕，大約祇有十八歲，眉清目秀，皮膚白晰，很是好看，人稱濁世佳公子，大約也不過是如此而已。

他忽前忽後地在陽、梅兩人身邊出現，已經是好幾天了，假如在平時，不論是陽德生或梅菁菁，他們都早會發現了，可是此刻他們沉浸在愛河中，無異是撤除了藩籬，任由外敵入侵。

這位青年人十分古怪，他對陽、梅兩人的一舉一動十分注意，幾日來一直注意着，並未鬆懈，直至到達王仁道家不遠的地方，那青年人才突然失了踪影。

有這位青年人追踪的時候，陽、梅兩人視而不見，他失踪之後，他們却若有所失，頓時發覺了，梅菁菁到底比較細心，她道：「你猜，他會不會是王家的人？」

「誰？」

「就是那個清清秀秀的小子！」

「我看不會！嗯！對了，這裡離我義父的家不遠了，我們去看看好嗎？」

「去你義父處？他會歡迎我嗎？」

「當然歡迎！」陽德生說：「妳不知我義父待我多好，他們一家人都待我很好，如果知道妳是我的妹妹，一定十分歡迎！」

「眞的？你這麼想？」

「我是這麼想，我也這麼相信！」

「那好吧！我們走。」

「眞的？」

「怎麼？你不相信？」

「相信，相信！菁菁，妳眞好！」他情不自禁地擁着她親了一下。

「你好大膽，有人來了！」

「眞的？」他馬上放開，她吃吃地笑了。

＊　＊　＊

虎子已經是大虎了，他看到陽德生同一個少女有說有笑地走來，高興地叫了一聲「德生哥！」立即迎上去，快口快舌地說：「你吃過飯了嗎？我們快吃飯啦！今天有鷄湯，有蒸魚，都是你喜歡吃的。」一口氣說了，聽得梅菁菁忍不住笑。

她是高興的笑，因爲她一下子就喜歡了這個快口快舌的年輕人，對他的爽朗甚有好感，同時，也證實了陽德生說的話，他在林家確是一個受歡迎的人，她是爲此而高興，爲自己有這樣一個未婚夫而感到驕傲！

「虎子，你說完了沒有……讓我給你引見這位梅……」

「怎麼，她不是嫂子嗎？我以爲她是嫂子呢！」

梅菁菁給說得臉也紅了，心也甜了，情不自禁的瞟了陽德生一眼。

陽德生却說：「你這冒失，到底要什麼時候才改得來？」

「我見你們這麼親密，有說有笑的……德生哥是個好人，妳不肯嫁他？」

「虎子，你看我配嗎？你別再胡說八道，看我會不會撕裂你這張嘴！」梅菁菁似笑非笑地說。

「那麼？我叫妳梅姐姐好嗎？」

「好呀！有你這樣一個弟弟本來是不錯的，就怕你給我招惹麻煩。」

「不會的，不信妳可以問德生哥，我最聽他的話。」

「那是說，你是不聽我的話了，是不是？」

「這個，不是的……」

「虎子，虎子，你去了哪裡，

還不回來！」一個女人的聲音遠遠傳來，虎子的話中斷了一刹，改了話聲回答，「娘！我在這裡，妳看誰來了？是德生哥回來啦！還有梅姐姐！」

「你別這樣逗我喜歡，小心我打你的嘴巴啊！」

「眞的，德生哥回來了！」虎子興奮地說，又向陽德生道：「德生哥，你怎不出聲，你說話呀！」

梅菁菁看他急得這個樣子，忍不住笑了起來，她心想：怎麼還像個小孩子，想到自己這個時候和他的天眞相比，眞是天壤之別。

梅菁菁被介紹予林大娘相識了，林大娘可眞高興了，就把她當成了閨女一樣，那份慈祥、疼愛，梅菁菁一下子就感到了，她像是回到自己的老家，享受着前所未有過的溫暖。

梅菁菁早年受師傅、師叔關懷，但那是爹爹一樣的關懷，林大娘的疼愛却是母愛。男女之間的愛是有分別的，特別在梅菁菁成長之後，師傅與師叔都因男女有別，不能如過去那樣地親近了，比如投懷擁抱，如此刻跟林大娘這樣就沒有了。

母愛的偉大，有時是不能用語言或筆墨來形容的，祇可以感覺到、感受到。

林大娘撫拍着梅菁菁的手背，突有所悟地對陽德生說：「德生，你坐坐，我介紹一個人和你見面，你意想不到的！」

「誰呀？我會想不到？」陽德生不解地問道。

「你先別問，等一會就明白了！」

「那好吧！娘！妳快去請來相見！」

林大娘去了，但很快便回來，一臉詫然之色說：「跑了，你看，這是她留下的，看她說些什麼？」

林大娘把她手中那張紙遞給陽德生，陽德生接過看一眼道：「她說有事，先走了，叫妳不用找她，事完之後，再回來見妳！」

「唉！這孩子，也眞是！」林大娘嘆息。

「娘！她是誰？」

「丁姑娘。」

「丁姑娘？哪一個丁姑娘？」

「你忘記啦？三年前，你不是去找過她，找了一天一夜沒找到，後來我們救了她？」

「啊！丁昭俊的妹妹！她一個人來？她的哥哥呢？」

「我不知道。」

「你沒問她？」

「她說哥哥早和她分手了，已經三年沒通音訊，她也不知哥哥在哪裡。」

「這就奇了，她來這裡幹什麼？」陽德生沉思道。

「我知道她是來找一個人！」

「找一個人？找什麼人？她說了？」陽德生心頭突然跳得極速，本能地偷看梅菁菁一眼，梅菁菁恰巧也看着他，目光中似有不豫。

陽德生心頭一凜，感到不安，却又不知如何說好。

「德生哥，我知道，她是找你的。」

「找我？找我幹什麼？」

「你帮了她的大忙，又有一身武功，她是要向你道謝，再找你幫忙呀！」

陽德生道：「再找我幫忙？她又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我見她匆匆而來，一到就問你在哪裡，所以，我知道她有事找你。」

「奇怪啦！她有什麼事呢？既然找我，怎麼不等我就走了？」

「德生，我記起來了，她帶有一柄劍……」

「什麼，她還帶有一柄劍？」

「不錯，她帶有一柄劍，看來她是練了一身武功的！我……」

「娘！我很快就會回來的，菁菁，我們走！」

「你這就走？剛回來又走？」

「丁姑娘十分危險，我非去救她不可！我和菁菁去，一定會救得了她的。菁菁，我們走吧！」陽德生扯着梅菁菁向外走。

梅菁菁回頭對林大娘他們道：「伯母、虎子，我們走了，妳們等着，我們很快就回來了。」

「你們眞的很快就回來？」

「當然是眞的你不信？到時可能會和丁姑娘一起回來呢！」

「好！我等你們！我給你們抓幾條魚回來！這裡的魚又肥又香，特別好味道。」

「好！妳準備吧！我回來就會嚐嚐妳又香又肥的魚！」

梅菁菁跟着陽德生匆匆離開林家時，還說得很輕鬆，若無其事，但是，出了林家就忍不住地問，「那位丁姑娘到底是什麼人？你知道她去了哪裡？」

「妳忘了我說過要殺王仁道嗎？王仁道就是害死丁姑娘爹娘那個惡賊，他殺害的人，少說也有三四十個了，三年前，丁姑娘跟她的哥哥都不會武功，可能丁姑娘爲了要報爹娘大仇，學了武藝，三年藝滿，這次特地回來報仇？我如果所料不誤，在王家我們就能找到她！」

「你眞有把握？」

「我是這麼推想，對與否，現在是無法肯定的。」

「好吧！我們快一點！」

兩人走得甚快，耳邊風聲呼呼，景物迅速後退，兩人輕功了

得，似在暗中較量，大家都在不聲不響中加勁，所以越來越快，幾十里路程，不一會就跑完了。

「前面最高的房子便是王仁道的家了。」陽德生向前一指，梅菁菁循着他所指的地方望去，果然看到幾間比較高大的房子，頗有氣派，便點點頭道：「塘中無魚，小蝦稱王！在這地方，有此房子，當眞是值得傲視同羣！」

「他的房子，都是用別人的錢建成的，妳如果細心看，會看出有血有淚，細心去嗅，會嗅到血腥味的！」

「別說這些了，你說，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衝進去？還是等丁姑娘出現了再決定？」

「不用等了，我們先進屋去，抓住王仁道再說，妳看怎樣？」

「好！我們一起去！」兩人小心地直朝王家走去。

王家的門高狗大，守門人比狗更兇更惡，他們看到兩個年輕男女走過來，並都携了武器，守門人走前喝道：「什麼人？來幹什麼？」

「打擾了，請代通報一聲王老爺，說梅嶺雙劍梅菁菁和陽德生有事求見。」

「你們跟我家老爺是親戚？」

「不是！」陽德生說：「我們是路經此地，特地拜見王老爺，盡一點心意，如果王老爺沒空，我們便告辭了。」

「我們老爺不見生客，你要是缺少盤川，我們老爺倒可以周濟……」

「胡說！我們不過是慕名而來求見，你不通報也還罷了，竟敢侮辱我，讓開，你不代通報，我自己進去！」陽德生向梅菁菁點點頭，兩人便向門口走去。

「站住！你……哎呀！」

「滾！狗眼看人低，你敢侮辱我！」陽德生已經到了門口，突然聽到屋內傳出一陣狂笑道：「我以爲是什麼人有此膽量，敢來王家撒野，還有他的夫人，失迎！失迎！」聲畢人現，竟是路長安。

跟着，又傳來另一個聲音道：「你說他們侮辱你？他們還要殺你哪？陽德生，眞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這是你自己送上門來的，可不能怪別人呀！祇可惜你連累了尊夫人，年紀輕輕也跟你陪葬，實在可惜。

「菁菁，妳知道，我一直都很愛妳，祇要妳覺悟，離開了那個姓陽的，我也一樣喜歡妳，若果妳……」

「住口！若果你想死得舒服，最好你別胡說八道，須知我梅菁菁眼睛認得人，我的寶劍可不認人。」

「菁菁，夜長夢多，不要說吧！我們衝進去找姓王的老賊！」

「站住！休得無禮！」路長安疾撲陽德生，根本不理會什麼江湖規矩，一出手就是使出刀裡夾鏢的絕技，似乎要置陽德生於死地。

但陽德生早有提防，他一招「摟膝抝步」，繞到路長安背後，寂然無聲，長劍一展，攻敵之所必救，指着路長安的後心，劍尖貼衣，寒氣直透五內，嚇得路長安撤招不迭，向前急撲。

第一招，陽德生就反守爲攻，佔盡上風，不但避了刀，避過了鏢，還把對方迫退，這一招，給予路長安一個極大的威脅，他呆住了，怔怔地望着陽德生。

「大夥們上！」不知說話的是什麼人，祇聽得一聲喝叫，立即由門內湧出一大批人，各執刀、劍、鞭等各式各樣的兵刃，一齊爭着撲擊向陽德生，把他圍在中央。

「大家注意，還有一個女的，也不能把她放過，誰去把她擒下來！」

「對！還有一個女的，千萬不能放走她！」

「對！不要放走她！」

「花王，你也來湊熱鬧？」

「怎麼？我也來湊湊熱鬧，不好嗎？我倒想看看這兩位俠士佳人的高招呢。」

「好，花王，你看吧！我們把她擺平了，你便看得清楚了。」

「好呀！你們誰去把她擺平，嗯！駱總管，你怎麼不動手？她是你的朋友嗎？」

「大……大總管，她……她是我的師妹！」

「她是你的師妹？就是你們常常誇讚的令師妹？」

「不錯，正是她！」

「那好極了，你快去告訴她呀，我們正等人用，她如果肯替老爺效力，報酬決不會少！」

「大總管，祇怕這丫頭沒這福氣，她……她是個賤骨頭。」

「哎呀！」

「啊！」

幾聲慘叫先後傳出，驚動了所有的人，連本來十分鎮定悠閒的花王也變了色，忿然道：「駱總管，你還不叫她停手？想不要這師妹了？」

「是，是，我試試看。」駱天照怯怯地叫道：「師妹，妳瘋啦！還不快快停手！」

「着！」梅菁菁不正面回答，却間接回答，她一聲斷喝，劍光一展，把一個敵人刺穿了咽嚨，當場慘死！

「梅丫頭！妳不要命了，快快停手！向……」

「着！」梅菁菁又刺傷了一個，同時，她聽得陽德生道：「菁妹，

妳小心提防姓原的那個傢伙，他名為花王，實在是王家的大總管，比駱天照還高出許多呢。」

「德生哥，你放心，我會留意他的。」她回答陽德生的話回得很快，而且，一個叫哥哥，一個叫妹妹，親熱得很，任誰聽了都會知道他們的關係不平凡！

「駱總管，恭喜你，今後，你有這麼一個好師妹夫，不愁寂寞啦，得意之後，可別忘記我這個老朋友啊！哈哈！」

「千萬別這麼說，大總管，我去教訓這丫頭！」駱天照果然掄刀進擊師妹梅菁菁，花王看得冷冷發笑。

突然，後院也傳出一連串慘叫之聲，淒厲無比，懾人心魄，花王心頭一凜，揚聲喝叫，「路長安，你和鄺華守在前門，不許任何人進門，我到後面去看看，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大總管放心好了！」路長安回答道。

「大總管放心好了，我會和路長安守護的！」鄺華說。

花王說完話，匆匆向後院走去，因為後院是王仁道居住的地方，他擔心王仁道會有危險，所以趕去看看，使他感到安心的是他見到王仁道正臉如土色的瑟縮在書房一角，未曾受害。

花王知道書房有一道秘密門戶，祇要開了門，馬上就可以藏身其中，不為外人發現，看情形，他正在走向暗門，不過因嚇到脚軟，無法開門，所以躲不進去。

看到花王，王仁道氣急敗壞地道：「原槐，你快來救我！」

「老爺放心，我會幫助你的，祇是老爺不把珠寶帶在身邊，不怕給刺客搶了去？」

「我早已放好了，他找不到的！」

「那麼，奶奶，少爺他們呢？」

「他們？不要理他們了，我們快躲起來。」

「老爺，你不理他們，他們……」

「我們自己要緊，快開了暗門，我們躲進去，快點開門呀！」

「好，你不說，我怎麼開門呀！」

「你聽着，照我的話去做就行了！」王仁道說出了開門的密碼，花王照做，果然開了暗門，王仁道向門內一指說：「珠寶都在裡面了，你快去對付刺客，等一會再來通知我！快去！快……」

「哈哈，你以為我還會去對付刺客，讓你享福？你連妻子、兒子都可以不理，我還理你？滾！」他把王仁道一推，王仁道如何抵受得起，他被推得跌倒在地上，眼睜睜地望着原槐走進暗門，心頭一陣刺痛，暈了過去。

但是，原槐也被金銀珠寶迷了眼睛，得意忘形之際，突然眼前一片黑，原來門已關上了。

王仁道祇教了他開門，還沒有告訴他在暗室內如何開門呢！因此，他大為着急，不斷找尋機關的所在，可惜無法找到，祇好大力打門，高聲呼叫，結果仍是徒勞，他惱恨極了，他知道來人武功高强，遲早總會打入後院來的，自己若果不能及早離開去，給對方碰上了，想逃也不容易了，心慌意亂，如何還能找到？他空着急而已！唯一的希望是王仁道醒來，這樣，便有機會逃出暗室了，因為他估計，王仁道醒後，必然會開暗門看看的。

原槐可說是深知王仁道的性格，可惜王仁道醒來的時候，那個刺客已經來到了，王家的武師也有兩人趕到，刺客與兩個武師惡戰未休，王仁道已經急急的逃走，來不及開暗門了。

刺客的武功極高，足以應付兩個武師，但王家的武師甚多，雖然不少到了前面，但仍有不少留在後院，所以，刺客還未擊倒那兩個對手，另兩個又衝了上前，四個武師把刺客困在當中，刺客使用的是兩柄刀，雙刀翻飛，刀光如電，閃閃耀眼，力敵四個對手，雖然未能取勝，却也不致落敗，成膠着狀態中。

不過，以一敵四，如此長打下去，刺客想勝困難，想不敗也不易呢！

原槐在密室中隱約聽到外面打鬥與呼喝的聲音，但却不知道是什麼人在打鬥，所以他不敢冒險出聲，祇在靜聽，等候機會。

機會不會沒有的，前院此時就出現新的局面了。

陽德生與梅菁菁兩個都衝破對方包圍網，會在一起了。

他們分開各自為戰時，功力已是驚人，聯手之後，雙劍齊施，威力增了何止一倍，而且攻守之間，互相照顧得很週到，配合得妙到毫巔，所以不過片刻時間，他們已經殺散攔阻的敵人，向內院走去。

「梅丫頭，妳眼中還有師兄嗎？妳給這小子迷住，不要師兄了！」駱天照說。

「師兄，這種人根本不配做我們的師妹，由她去好了，何必惋惜。」路長安又妒又恨地說。

「哼！你還好意思說我，你們怎不想想自己？要不是你們為非作歹，為虎作倀，怎會落到這個地步？我又怎會不聽你們的話？你們根本忘記恩師訓誨，背叛師門，虧你們還有臉來說我不是。」

「住嘴，臭丫頭，妳給那小子

迷住了，却教訓起我們來！妳不說師傅還好，說來就叫我有氣了，要不是師傅偏心，怎會把一切都教給妳，不教我們，要是師傅對我們一視同仁，妳就不是我們的對手。」

「你真是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恩師根本不會偏心，祇是你們利慾薰心，根本不會專心學技，怎能怪責恩師，你們如不及早悔悟……」

「放屁！妳不說我也知道，妳利用美色迷惑師傅，離間我們，說我們壞話，所以師傅才不肯把全部功夫傳授給我們。」

「你們敢再說師傅半句不是，我就把你們刺個前後通透！」

「臭丫頭！妳敢說妳不是利用美色迷惑師傅？」

「她還迷惑了許多人呢？哼！真不要臉！」

「住嘴！你們這兩個孽畜，自己用心不專，未得師傅許可私自下山，在外無法無天，已屬罪大惡極，居然還敢誣衊師傅，侮辱師妹，更是情無可原，你們自己說吧，該受何種處罰！」語音威嚴有力，使梅菁菁大為高興，脫口叫道：「師傅！您老人家來啦！」

路長安冷笑咒罵，「臭丫頭，妳別裝神弄鬼，師傅早已死了，骨頭都可以用來打鼓了，妳却拿來嚇我，不是做夢嗎，告訴妳，別說這老兒已死，就是未死，我也不怕，難道我冤枉了他？他不是迷戀妳的美色，才會輕視我們！」

「畜牲，你且看看我是誰？」一個年約半百清秀男子排眾而出，抹去化粧，現出本來面目，駱、路兩人注目所及，赫然是自己的師傅，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本能地退了兩步，猝然轉身急逃，可惜逃得太遲了，逃不掉了。

才起步，已被一個四旬過外的漢子伸手一攔，擋住駱天照的去路，道：「你還想逃走？沒有這麼容易！」

路長安忿然發招，一刀劈向對方肩頭，他是向前撲的，趁衝前之力發招，勁道甚大。

這一刀，是拚命之招，自料對方必然會閃避，這樣，他就可以逃出去了。

不料對方十分大膽，左手一圈圈回，即以中食二指挾住刀鋒，右手同時揮袖朝路長安面部拂去，袖風勁銳如針似刺，他無法抵抗，又無法化解，一急之下，祇好丟了手中刀，向後逃。

他逃得真快，對方比他更快，追上之後，伸手一招，揑碎了路長安的琵琶骨，痛得他慘叫哀號，倒在地上。

在此同時，駱天照也遭到同樣的命運，失去了武功。

「師傅、師叔，您們怎會來得這樣巧的？」梅菁菁向師傅、師叔行禮。

「你們快到後面去救那個姑娘吧！我們等一會兒再談吧！」

「是！德生哥，我們去！」

「不！妳不必去，我一個人大約可以應付了，有事時，我會發訊號通知妳！」

「那好吧！你快去快來，我等你！」

陽德生匆匆奔向後院，發現有人閃閃縮縮地走動，便上前查看，認出是王仁道，不禁大喜道：「好呀！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你自己送上門來啦！」把他挾住走。

轉瞬間已見到了幾個大漢圍攻刺客，所謂刺客，正是陽德生意料中的丁姑娘，因此叫道：「丁姑娘，不要放過他們，我來助妳。」

「不必了，我自己應付得來。」

「妳看看，我給妳帶來了禮物呢！妳快收下，讓我對付他們！」

陽德生不管她是否同意，毅然衝了過去，以一招「追奔逐北」，劍光過處，兩個大漢已被刺傷，另兩個也有怯意。

陽德生把王仁道向地下一丟道：「丁姑娘，這是妳要找的仇人王仁道，別給他跑了！」

王仁道心中十分害怕，哀聲求饒，叩頭不已，丁姑娘想起父母血仇，豈能放過？所以丁姑娘口中雖然不領陽德生的情，到底是停了手，扯起王仁道。

原槐此時仍在密室中等待機會，終於機會來了，王仁道為了保存自己生命，不斷提供消息，希望用來交換性命，但丁姑娘總是不動心，不予理會，及至聽得原槐身在密室，便叫王仁道開門，同時，陽德生也發出嘯聲。

梅菁菁來了，正好見到原槐自密室衝出，立即上前攔截，原槐明白自己處境，絕難輕易脫險，唯一辦法祇有用狠招毒招，予對方以迅雷不及掩耳攻勢，希望圖個僥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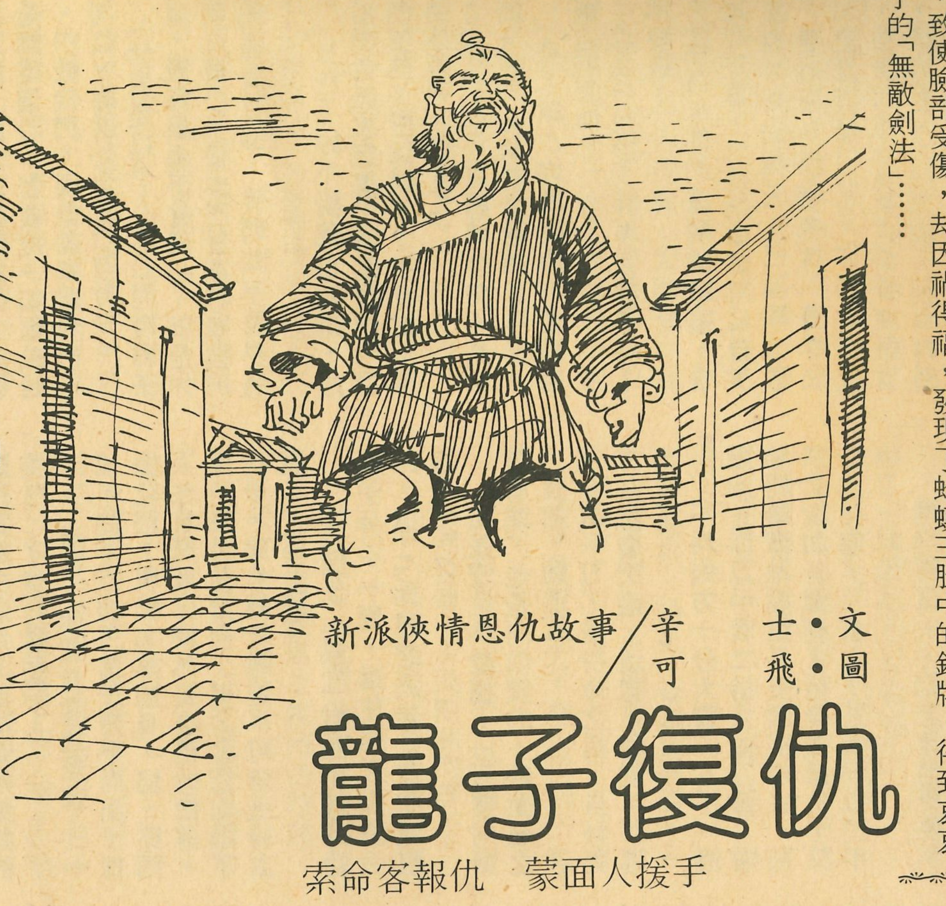
他對梅菁菁就是如此，所以梅菁菁感到相當吃力，不過，陽德生很快就來助戰，雙劍合璧，馬上顯出威力，迎向來刀，「克察」一聲，把原槐的刀削為兩段，原槐嚇得退了兩步。

駱天照與路長安給師傅押着進來，師叔還押了史仲恒進來，交給了丁姑娘處理！丁姑娘見陽、梅兩人雙劍合璧，使來心靈相通，威力無限，不由暗暗嘆氣，終於決定退出，不想破壞他們的感情。

王家被攻破，丁姑娘報了大仇，謝過林大娘一家和陽德生，便悄然地走了。

（完）

上文提要：宋玉如驚聞噩耗，與達超禪師拚命，危急之際「索命客」救了她一命……丁長生因中毒無救，跳進黑潭了結殘生，不意竟因喝了黑潭毒水解了毒，當他醒來之際，却處身於一黑暗的軟房之中……與千年蛤蟆王拚鬥，因殺了蛤蟆王濺到毒血，致使臉部受傷，却因禍得福，發現了蛤蟆王肚中的銀牌，得到哀哀子的「無敵劍法」……



新派俠情恩仇故事／

文・士　辛
圖・飛　可

龍子復仇

索命客報仇　蒙面人援手

蒼虛子氣忿得哼了一聲，正待說話，却聽白眉長老連忙附耳進言道：「邱氏兄弟乃本派歷年來較傑出的兩位劍客，一旦逐出峨嵋，萬一爲惡江湖，何異是我們幫兇。再者，峨嵋需要更多的劍術名家，發揚本派，光大峨嵋，豈能輕易下罪，望掌門三思！」

蒼虛子聞言，突然掠起了一個念頭，乃向黑衣蒙面人說道：「兩位既是專爲逆徒而來，到底誰才是眞正的索命客？」

第一位索命客說道：「你問這個幹什麼？莫非想挑撥離間？」

蒼虛子哈哈一陣長笑，道：「說得好！挑撥離間，老衲不才，還不屑用那種技倆，兩位既是針對逆徒而來，現老衲就允許他與兩位任何一人挑戰，問題是誰先誰後？」

第二位索命客冷然一笑，搶先說道：「當然是我，我是受人之托，不能不忠人之事，這位仁兄有假冒之嫌，好在我與他志同道合，俟此地事了，我們再辨眞僞如何？」

第一索命客那肯答應，冷冷一哼，說道：「先來者爲眞，後來者爲假，今夜當然由我出場，不准你插手。」

後來的索命客雙眼猛睜，神光暴射，狠狠盯了先到的索命客一眼，不再爭辯，轉頭向蒼虛子道：「人頭價格如何？」

「什麼？」蒼虛子驚問。

「我說姓邱的那顆人頭能值多少？開出價錢，我好付賬！」

「你此言何意？」

「我以購買人頭爲業，以便宜收買，高價出售，望你先談好價錢，再賣如何？」

邱茂男已知師父允許他出場公平決鬥，一見對方將自己的頭顱當作商品，討價還價，不由怒火衝天，一聲喝罵：「好狂妄的小子！」

形同瘋狗，往第二索命客撲去，第一索命客一見他出場，連忙撲過來，但被第二索命客擋住。

這時邱茂男業已掠身過來，只見第二索命客單手一擺，阻止他道：「不要再衝過來，價錢未談妥之前，大爺不取人頭顱，快些出價！」

邱茂男已氣昏了頭，反手拔劍，一聲怒喝道：「免費奉送，看你配是不配？」

說着人劍齊出，往第二索命客刺去。只聽第二索命客一聲長笑，道：「那太不好意思了！」

了字出口，驀聞一聲慘吼，全場傳來一陣震天驚叫，再看時，邱茂男已身首異處，死於非命，那顆血淋淋的頭顱却已到了第二索命客的手上。

蒼虛子做夢也沒想到，未見對

方如何出手，愛徒已身首異處，他原想可以一拚強弱，到時再命三位長老出場挽救愛徒。

怎會料到一招未完，就已喪命，不禁黯然轉過臉去，不忍再看。

邱茂彰一見骨肉親弟死於非命，急怒交加，大喝一聲，抽出長劍掠身撲出場中，所有峨嵋僧侶也在這時拔出兵刃，向兩人包攏過來。

第二索命客拿起邱茂男人頭，一陣長笑，聲若獅吼，響徹九天，一瞥邱茂彰撲來，連忙閃開，告訴第一索命客道：「這位由你，可別忘記，不要取他性命。」

第一索命客，眼放異光，冷冷說道：「所要索取的已經取到，留此是非之地，你與我都無益處，欲分你我眞假，這是大好機會，我們玄清觀廣場上見！」

說着竟不理第二索命客，一聲長嘯，凌空飛過衆僧頭上，向黑暗處奔去！

峨嵋三大護法一見索命客逃走一位，連忙起身欲追，陡聞第二索命客道：「且慢，殺人者是我，他只是湊湊熱鬧而已，追亦無益！」

三位長老聞言，轉個方向，把索命客圍住，每人臉上全籠罩着寒霜煞氣，尤其善海長老，已經怒目欲裂，懸腰寶劍早已撤在手中。

索命客睹狀，居然毫不驚慌，從容說道：「原來峨嵋也是以多欺少的，三位的意思是一齊上，還是單打獨鬥？」

善海長老那聽得進去，一聲暴叱，長劍化一招「夜叉探海」往索命客「關元穴」刺到。

索命客倏然一個旋身，喝道：「爾敢！」

說着，霍見赤光一閃，一聲慘叫，善海長老臉上已多出條血槽，深約半寸，不由得掩臉退後幾步。

索命客沒有再追上來，陡地點足離地，夾着一聲長嘯，疾若電光火石，風馳電掣般離開觀音坪，消失在黑暗之中。

接着，頓見場中人影紛飛，一團紊亂，其中有幾位青袍僧人，也向黑暗處追去。

驀聞住持方丈蒼虛子高聲疾喝道：「回來，不用再追了，你們不是他的對手！」

話方落，場中接二連三躍落了無數僧侶，紛紛向蒼虛子這邊走來。

其中一位青袍和尚越衆向蒼虛子恭謹地問道：「敬稟掌門師兄，本派被人欺侮到這種地步，就這樣放過不追？難道不管了？」

蒼虛子持重地微喟一聲，說道：「不是不管，也不是不追，需知今夜來人目的只在邱茂男逆徒一人身上，事實理虧在我逆徒私設刑堂，死有餘辜，我們不能因一時不能小忍，而貽笑江湖，亂了峨嵋門規。再者看今夜來人，皆爲武林前輩高手，必與峨嵋有點關連，否則不會蒙面出現，而其所露兩手，均爲武林失傳已久的劍法。

「貧僧自信本派劍法，足可領袖武林，但與方才那人相比，就相形見絀了，試問邱茂男劍法如何？善海長老劍法又如何？結果不見對方如何動作，便一死一傷，再比下去豈不是又將損傷本派精英麼？」

說到此，雙眉緊皺，又是一聲微嘆，續道：「當今九大門派盡皆廣收門徒，擴充勢力，我們更應珍惜元氣，埋首苦練，明恥教戰，以期發揚光大本門，爲今之計，只有探知索命客是誰。」

說罷巡視全場一遍，突然咦了一聲，道：「邱茂彰呢？」

蒼虛子不禁大爲着急，道：「完了，此子如此固執，必追踪下去了，唉！看樣子生還的希望太渺茫了！」

所有峨嵋派數百位僧侶，被兩個索命客一擾，不但豪氣盡失，而且紀律蕩然，有些人竟坐在地上，一堆堆談論起來，其中所討論者，皆爲那兩位神秘怪客。

蒼虛子緩緩立起，宣佈解散，衆僧侶魚貫走出觀音坪，有些人還細語密談，批評掌門方丈無能，任人欺上頭頂，竟不作任何抵抗，平白犧牲了一位劍客。

白眉長老走在最後，離開前走到邱茂男屍體旁，看了一眼，心中暗暗唸道：「神劍，神劍，眞是神劍！」

原來他從邱茂男的身上，看到那一劍，不但乾淨俐落，所殺的部位也相當巧妙，不由白眉長老想起他師祖的話來。

他師祖曾經說過，數百年前有一位劍聖，殺人皆未超過二招，所殺的部位亦與今日所見相同，這一來，就不由不令白眉長老相信掌門方丈蒼虛子的獨到眼光了。

觀音坪上又恢復了一片死寂，昏暗！

但是，玄清觀前却正醞釀着一場凶鬥。

廣場上，兩個蒙面黑衣怪人，相峙對立，長劍皆在手，黑暗中只見劍光閃亮，發出冷澈的光芒。

此兩人皆自稱「索命客」，當然其中有一人是眞，一人是假，一人是丁長生的化身，那麼另一位是誰？

兩人像這樣持劍不攻，相互僵持已經有一段時間，雙方似乎均有所顧忌一般，沒有一人肯先發動攻勢。

這時，突然看到另一條人影向

這邊飛來，剎那間，已躍下玄清廣場上，兩個索命客不約而同的轉過身子一看，來人就是峨嵋雙劍客之一的邱茂彰，此人的出現，當然是爲了報親弟之仇。

邱茂彰一落場中，板着臉孔，抽出長劍，向兩人說道：「還我弟弟的命來，那一個殺了他，快說，否則兩人都別想離開這裏！」

一言甫畢，兩位索命客不約而同的回答道：「是我！」

說着，相顧一眼，却聽右邊那個索命客說道：「邱大俠，當日諒你也在場，總該知道得很清楚，敝友丁長生身受毒打，現在已成殘廢，今夜我只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代友報仇，於情於理都不爲過。

「我來時，丁長生一再叮囑，見了你，叫我代他向你致謝相救之恩，並吩咐不准損及你一根汗毛，由是觀之，敝友恩怨分明，望邱大俠能寬大胸襟，就此回去，不勝感激！」

邱茂彰聽了這番話，又仔細打量了這位索命客一眼，因爲他的身材和談吐聲音，與丁長生極爲相似，單就那對黑亮的眼珠，和閃閃發光的眼神，足可證明出來。

再與另外那位索命客一比，益發明顯，於是冷冷說道：「姓丁的，別裝憨賣傻，明人不說假話，別以爲這樣打扮可以瞞得過我，你也太殘忍了，舍弟雖然有些過份，但却無死罪，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吧！當日若不是我救了你，還能有今天嗎？揭下你的蒙面巾，邱某憑手中長劍，與你分個强弱！」

只聽索命客仰天一陣哈哈長笑，道：「邱大俠，可惜你看錯了人，姓丁的雖然還活着，却不能行動，告訴你，我叫索命客，是姓丁的朋友。」

話方落，驀聞一聲嬌笑，只見他身旁那位索命客揭開蒙面巾，露出眞面目來，原來是宋玉如，不由索命客咦了一聲，道：「是妳？」

「不錯是我，丁長生，總算我沒看錯人，你還想抵賴，昨夜我已看出是你，今晚特地化裝先行闖進峨嵋，引你出來，目的原爲證明你是不是丁長生，現在再經邱大俠證明，你還敢否認？」

只見索命客雙眼微閉，退後數步，說道：「宋姑娘，妳……請妳不要再逼我，我不是丁長生，如果妳一定要見丁長生，等此處事完了，我一定帶妳去見他，這樣妳總該可以相信了吧！」

說着，轉過臉，瞟了邱茂彰一眼，和顏說道：「邱大俠，請將寶劍歸鞘，聽在下一言，不要再逼我，答應我，請你答應我！」

邱茂彰冷冷哼了一聲，又逼進兩步，說道：「你不是專門購買人頭麼？你說我這顆人頭能值多少？」

索命客再退後兩步，陰沉沉地乾笑兩聲，說道：「我要你一顆眼睛，不要你的頭，因爲你有眼無珠，認錯了人。」

邱茂彰聞言一陣狂笑，雙肩一晃，身子迫近數步，長劍斜斜由上而下，快逾流星，刷！的一聲，往索命客頸處劈下，口裏怒喝着道：「有種的快動手吧！」

索命客睹狀彎腰後傾，左右後退一步，一聲：「謹遵台命！」

陡見一聲細弱的劍鳴，一條赤光疾閃，夾着一聲慘叫，邱茂彰的身子踉蹌倒退數步，甩臂拋劍，雙手掩着左眼，右眼怒睜，兇光暴射，切齒說道：「青山不改，綠水常流，是好漢，留下萬兒。」

索命客顫抖着聲音，說道：「半月後觀音坪上再見……」

邱茂彰說道：「不！明年今日如何？」

「好！明年今日，一言爲定！」索命客一口答應。

邱茂彰帶着慘痛的心情，搖晃着身子，悄然離開玄清觀，一會兒工夫便消失在黑夜之中了。

宋玉如見索命客又在一招之內，毀去邱茂彰一隻左眼，心中非常佩服，這種武功，她連聽都沒聽過，就是她師父明心神尼，也不見得有此超凡入聖的劍術。

宋玉如說道：「現在你可以帶我去見丁長生了嗎？」

索命客本來就是丁長生，只見他深情地望了宋玉如一眼，說道：「宋姑娘，妳見他爲了什麼事？爲什麼一定要見到他？」

「這個你不用管，見到他時再說。」

「如果我不願帶妳去……」

話未說完，宋玉如猛地抽出長劍，冷冷說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丁長生心中一凜，暗暗嘆了一口氣，道：「妳一定要見他？無論如何，妳不會後悔？」

不錯！他當然是丁長生！

「你這話什麼意思？我不懂！」

「譬如說他已面目全非，奇醜不堪……」

「我不後悔，縱使他變得像魔鬼一般醜惡，也不會改變我的心志。」

「妳愛他嗎？」

「不！我並不愛他，如果一定要我說，只能說喜歡他而已。」

丁長生聞言，心中不知是甜，是苦，沉默片刻，說道：「妳找他只爲了喜歡他？還是另外有其他原因？」

「請你不要多問，這是我個人

的事，我所要求於你的，是請你領我去見丁長生。」

丁長生心中異常矛盾，不知如何是好，終於再問一聲：「妳眞不後悔？」

「廢話，你到底實不實行你的諾言！」宋玉如聲色俱厲地說。

丁長生倏地用手抹下蒙在他臉上的黑布蒙巾，露出他的臉孔，道：「喏！丁長生在這裏！」

宋玉如猛見索命客撕破蒙巾，一見是丁長生，失聲叫道：「你，丁……」

底下的話竟說不出來，丁長生以爲宋玉如驚訝於他醜惡的臉孔，心中忿怒，冷冷說道：「妳滿意了吧！妳看到了一個魔鬼的化身，後悔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哈哈……」

一連串的狂笑，聲音極爲悽涼哀絕，幾近於號啕哭聲。

宋玉如霍然撲過去，感然說道：「不，你沒有變，一點也沒變，你爲什麼要蒙着臉，你並沒有變呀！」

丁長生依然狂笑不已，他怎麼也不相信宋玉如的話，他知道這只不過是宋玉如安慰的話，於是，推開宋玉如，說道：「走開，請妳走開，遠遠地離開我……」

「爲什麼？」

「我需要安靜，讓我安寧，求求妳，求求妳。」

「你變了，丁……」

「是的，我變了，變得太醜了，是嗎？」

「不，你的臉孔絲毫未變，改變的是你的心，不信你盡可以摸摸你的臉。」

丁長生聞言，看看宋玉如的表情，至爲誠懇，似非虛假安慰之言，不由疑信參半，目露疑光。

宋玉如瞭解他心中感覺，點點頭說道：「不用懷疑，告訴我，你是怎麼活過來的？」

丁長生悠長地嘆了一聲，倏然轉身，飛入林中。

宋玉如一瞥丁長生轉身就逃，那能輕易放過，一聲：「且慢！」人也跟着隨後追去，追入林中，猛見丁長生已恢復蒙面的模樣，拉着宋玉如命她噤聲。

這時，宋玉如回頭一看，陡見場中躍下兩個僧人，他們正是善海和金風長老。宋玉如不禁暗讚丁長生耳目之靈和內功之純。

善海長老一落場中，打量了一下四周，「咦！」了一聲，奇詫地說道：「明明聽到聲音，何以不見人影？」

丁長生附耳向宋玉如說了幾句，她很快的又蒙起了臉，接着聽到丁長生一陣低沉的冷笑，人影一閃，已竄到兩位長老面前。

善海長老聞聲見人，微退了數步，一見是索命客出現，臉色微微變了變，厲聲喝道：「是你！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惡徒，還不乖乖的納命！」

言罷「刷！」地一聲，長劍脫鞘而出，順着拔劍之勢，一招「攔江截斗」，往丁長生「肩井穴」切劈而來。

丁長生乍見對方抽劍，已暗暗戒備，一瞥劍光射來，慌忙傾身避開，說道：「你我昔日無仇，今日無怨，幹嘛逼人太甚？」

善海長老手指臉上新結的疤痕，咬牙切齒，怒喝道：「這是什麼？這就是怨，就是仇，我要在你臉上也同樣劃上一條血槽，廢話少說，快抽劍一決雌雄！」

「善海！凡事三思而後行，那點小事，用得着以命相搏？」

丁長生竟以長輩口吻直接叫對方「善海」，不由得善海微微一怔，記起掌門方丈的話來。

但是他爲人一向是火爆性子，平生除了獨臂天魔聶猛在他臉上劃破一條血痕之外，就只有丁長生一人了。

這口氣叫他如何嚥得下去？何況又在百數十位峨嵋弟子面前，出了這種醜，更是叫他無法忍受。

其實，倘若他知道這位索命客就是昔年獨臂天魔的徒孫，眞不知會難過到何種地步，天底下再也沒有比這個更湊巧的了。

獨臂天魔在他左臉上劃了一條痕，他的徒孫又在善海長老右臉上劃一條血槽，眞是無獨有偶，傳入江湖，豈不成了笑柄？

善海長老似乎被丁長生的口吻所懾，微哼一聲，道：「眞人不說假話，你是何方高人，爲什麼專與峨嵋作對，不妨說出來，否則別怪善海出手無情，心黑手辣！」

丁長生陰惻惻又是一陣桀笑，聲音顯得異常狂妄，故意瞟了金風長老一眼，道：「你是金風吧！你們來此的目的，是專爲老夫一人嗎？兩位就一齊上吧！免得我多費手脚。」

金風長老微微一怔，道：「前輩是……」

「你不用問，老夫與峨嵋根本拉不上關係，別『前輩前輩』的叫個不停，既然有心領教而來，盡可拔劍聯手對付老夫。」

善海長老乾咳了一聲，道：「善海再不濟，也用不着以多欺少，看劍！」

劍字方落，一招「石破天驚」，頓見劍花朵朵，劍光急閃，往丁長生身上罩下，丁長生猛一挪身，反手抽劍，一招「驚雷疾電」，霍見劍光一閃，一聲「卡」兩劍一碰，發出龍吟。

善海長老與丁長生兩人雙雙躍開，檢視自己手上的劍，是否受損，還好！雙方皆未損及一分一毫。

這一來，丁長生心中暗暗發急，他擔心的並不是對方握有一柄好劍，而是他已黔驢技窮，從黑潭撿到哀哀子無敵劍法後，他才領悟了一招，就是用來殺死達超禪師與邱茂男兩人所用的「驚雷疾電」。

除了這一招之外，其餘五招尚未領悟，如今這一招不能取勝對方，則底下根本不用再比了。

此時丁長生眞是騎虎難下，如果抽身一走了之，固可保全生命和威風，但又非所願，不走，則恐非善海與金風兩人對手，生命事小，出醜事大。

善海長老何嘗不是勢成騎虎，進退維谷，剛才觀音坪上已吃了一個大虧，被對方劍尖劃破臉皮，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叫他怎不惶悚不安？

兩人就這樣對立良久，丁長生暗暗發覺對方的心理，心中較安，但卻想不出如何打破這種僵局。

良久，丁長生緩緩垂下手中的「彩鳳劍」，說道：「善海，老夫另有他事，不能久等，一年後今日，老夫與貴派弟子邱茂彰大俠，將在觀音坪上再見，到時你盡可參與，要不，就快點出手。」

善海長老一想，一年後既然能夠再見，自己可趁此一年中再度閉關苦練，豈不是一舉兩得，於是點頭答應道：「這就便宜了你，一年後善海定在觀音坪上洗檀以待，尚望不要食言爽約。」

說着正欲離去，驀聞，身旁金風長老叫道：「師兄且慢，你上當了。」

善海長老聞言一怔，回過頭來詫然問道：「何以見得？」

「哈哈，師兄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竟被瞞過，此人並非眞正的索命客。」

善海長老聞言一怔，丁長生也心中暗暗發急，這一來如果善海長老聽信金風的話，一定要比下去，則今夜便凶多吉少了。

善海長老經師弟金風長老這一提，也疑信參半，不由望了丁長生一眼，冷冷的問道：「你是誰？」

丁長生心想事已至此，只有拚了再說，於是昂然答道：「我叫索命客，你若還不相信的話，我們就在手底下證眞偽吧！」

說着，竟一反常態，採取攻勢，一招「神龍擺尾」長劍一撥，猛往善海長老「關元穴」刺去。

這一招竟露出了破綻來，他用的是「天魔劍法」中的招式，須知當年善海長老曾吃過「獨臂天魔」轟猛的虧，對於天魔劍法研究得至爲透徹，連忙擧劍一格，怒喝道：「轟猛是你什麼人？」

丁長生聞言全身一震，心知要糟，對方已識破他的行藏，知道再也瞞不過，於是答道：「他是少爺的師祖，怎樣？你害怕嗎？」

善海長老聞言，心中一喜，不由仰天一陣長笑，道：「我道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原來是那邪魔的一位臭徒孫，差點上了你的當，舊恨新仇，全由你這小子承擔啦！」

說着奮起威風，一招「龍出深潭」，劍化閃光萬點，猶如水花四濺，往丁長生罩洒而下。

丁長生也揮臂舞劍，展開「天魔劍法」刷！刷！刷！連攻三劍，接着身法突變，一招「彩鳳展翼」回攻過去。

兩人就在玄清廣場上展開一場生死搏鬥，一個是峨嵋數一數二的用劍名家，一套峨嵋劍法已至爐火純青之境。

一個是泯江醜婆得意弟子，一套天魔劍法已有八成火候，進退防守之間，威力也非等閒。

一旁靜觀的峨嵋三大護法之一的金風長老，也暗自欽佩不已，須知峨嵋派乃名門正派，正術仁心，金風長老又是該派的得道高僧，當然不會參與下場，何況目前善海長老已佔了絕大的優勢。

丁長生愈打愈急，眼看一套天魔劍法已將使完，使盡全力，猶未能傷及對方一片衣角，再看對方動作一如開始，從容不迫。

更奇怪的，似乎他事先已了解了天魔劍法，自己一招方完，下一招未遞，對方已先行破解，這樣打下去豈不是凶多吉少？

陡地，他心中靈機一動，一見對方長劍由頭頂劈下，並不格架，倏然旋身退走，於是背後空門大開，善海長老一見機不可失，連忙掠身欺近，伸臂遞劍，往丁長生背後「右命門穴」刺到。

丁長生一見對方落入圈套，連忙轉身跨腿，一招「逆徒伏首」，劍隨身出，疾若飛矢，向善海長老刺去。

這是殘廢老人所授絕招，善海長老不疑有他，一瞥對方竟是故意佯敗險中求勝，不由暗暗一凜，縮臂收劍，微退半步，堪堪避過這一劍招。

丁長生一招未逞，突的一聲長嘯，劍光暴射，他又用上了哀哀子劍法中的「驚雷疾電」，霍見劍光閃耀，一聲裂帛，善海長老的紅色僧袍，被切斷一大片，露出裏面的白色內衣來。

這一來不由激起了善海長老的怒焰，驀聞一聲狂嘯，善海長老人若瘋狂，展開峨嵋絕招「迴風拂柳」劍尖倏左倏右，往丁長生全身上下

裏了過來。

丁長生兩招取到先機主動，膽子頓壯，也撮口一聲短嘯，撲迎過去，右臂盤空一抖，劍尖揮彈，化一招「萬蜂出巢」只見千萬金光閃閃的劍影，夾雜着嗡嗡劍鳴，彷彿萬蜂出巢，尋人而噬一般，聲威的確驚人。

善海長老在劍術上的造詣已臻化境，見狀毫不驚慌，身形急旋，劍演「火水煉魔」，接着突變爲「六合執中」，解開了萬點劍影，跟着一招「白蓮初放」，直攻對方下盤，只聽一聲劇痛攻心的哀叫，「哎喲！」

丁長生整個身子踉蹌倒退五六步，腿上鮮血汩汩冒衣而出，身子也搖搖欲墜。

善海長老恨極丁長生搗亂峨嵋，削破他的臉皮，竟不因對方受傷而放手，他大喝一聲，身如飄風，追了過去，長劍平推急送，直刺丁長生胸脯。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只聽「轟！」然一聲巨響，緊接着又是一聲悶哼，善海長老踉蹌被震退數步，方始站住身形。

他一瞥之間，只見眼前竟又出現了一位黑衣蒙面人，不由得全身倏然一震，暗叫一聲：「索命客！」

金風長老也看到來人，與善海長老一樣，暗念：「索命客！這才是眞正的索命客！」

來人不是別人，正是宋玉如，她躲在暗處，本以爲丁長生足可以對付善海而有餘，從丁長生殺死達超和邱茂男二件事看來，她非常安心，在她心中以爲，丁長生劍法已達登峯造極的地步，無需替他擔心。

後來竟見他愈打愈不行，不由甚覺奇詫，但同時也早作了馳援的準備，是以善海刺傷丁長生大腿之後，能夠出其不意，一掌將對方震退。

此刻，她乘對方驚愕之際，由懷裏取出一個瓶子交到丁長生手上，說道：「快敷上去，不要讓血再流，這裡由我來對付！」

說着轉臉對善海長老陰森森地說道：「你內傷不輕，最好退到一旁療養一下，如果能等到明年今日，觀音坪上再決雌雄最好，否則現在大爺以一對二，領敎峨嵋不傳之秘！」

金風長老自始至終都保持作壁上觀，這時一見善海長老與假索命客兩敗俱傷，已無心再鬥，遂說道：「這位想是所謂索命客吧！如今兩敗俱傷，無法再比，既然已約定明年今日在觀音坪上聚首，那最好不過，老衲這就告別，青山不改，後會有期。」

說着走到善海長老身旁，扶着他，緩緩地離開玄清觀，回峨嵋而去。

宋玉如一見他倆離開，連忙幫丁長生包紮創口，溫言說道：「你怎麼這樣不小心呢？唉！創口這麼大，流了這麼多血怎麼辦？」

丁長生黯然流淚，沉痛地喟嘆一聲，說道：「不是我不小心，是我技不如人，我太性急了，如果再忍耐半年，峨嵋派定非丁某對手。」

「這話怎麼說？你先前不是很好嗎，能一劍殺死達超禪師，當今武林能有幾人，可是，後來……」

「宋姑娘，妳不會知道的，先前那都是僥倖的呀！」

說罷，原原本本將自己所經歷遭遇各節，一一告訴了宋玉如，並將自己何以蒙面，又何以獨學一招之事說了出來，然後又道：「宋姑娘妳這樣對我，我已滿足了，能死裏逃生，是天大的奇蹟，我得感激妳，並且請妳原諒！」

「爲什麼？」

「妳不遠千里爲我奔波，此情叫丁長生如何報答，今天若非妳及時援手，丁某早做了劍下亡魂，此恩更令丁長生愧無以報。」

說着，頓了一下，繼續說道：「妳對我那麼好，但我却一再逃避妳，妳恨我嗎？」

宋玉如雙頰微紅，搖頭說道：「我不會恨你，相反的，我感到我太對不起你了，若不是因我責備了你，你也不會離開，跑到這裏來，你說對嗎？」

「不！我並不因爲妳責備我而恨妳，令尊的死完全因我而起，妳那樣責備是對的，如果令尊不救我，不保護我，絕不會喪命在雙無常劍下，我所以離開妳，完全是因爲無臉見妳的緣故。」

「現在你還想離開我嗎？」

「是的！我還想離開妳……」

宋玉如聽了這話，臉色一肅，心中不禁有氣，推開丁長生，站起來怒容滿臉地說：「好！你滾！你滾！」

丁長生不明所以，慌忙起立，突覺腿上創口一疼，「哎喲」一聲又跌坐下去，感容說道：「宋姑娘，妳……幹嘛生那麼大的氣？」

宋玉如連頭也不回過來一下，憤恨地說道：「你管不着，那是我的自由，你走，走得越遠越好，我不願見你，永遠！永遠！」

丁長生被宋玉如搞得莫明其妙，眞不懂對方何故突然翻臉生氣，於是仍和顏說道：「我必須暫時離開妳，因爲我尙未完全學會那六招劍法，不要生氣，宋姑娘，一年後我倆不是可以再見面嗎？我希望妳也趁這一段日子，好好的苦練，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將來才能

多爲蒼生造福!」

宋玉如倏然轉過臉來，怒道:「告訴你，我的事不用你來管，你高興走可以走!我並不强留!」

丁長生搖頭喟嘆一聲，悽楚地說道:「宋姑娘，我走了，明年今日觀音坪上見!」

說着，强忍着疼痛一拐一拐地離開玄清觀，當他身影快將消失在黑暗中時，陡聞宋玉如叫道:「且慢!」

丁長生頓時停止步伐，回頭看見宋玉如飛也似地追來，急急說道:「我差點忘了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

「你是不是想知道你雙親的下落?」

「是的!他們在那裡?」

「我師父可以告訴你，她老人家一再叮囑我，叫我見了你之後必須告訴你，上一次我忘了告訴你，回去還挨了一頓責斥，今天無論如何請你同我一齊見我師父去。」

「妳師父是誰?」丁長生有些不信，詫異地問道。

「明心神尼，你見了自會了然的。」

丁長生聽了這話，沉思良久，然後搖頭說道:「現在不能，我必須學成了哀哀子無敵劍法之後，才能做其他的事情，請妳告訴我令師住在那裡，我學成之後，一定前往拜見。」

宋玉如聽了這話，心中好不難過，生氣地說:「難道你忍心看我回去受責嗎?你去不去我當然無權强求，這又不是我的私事，但這關係着你的大事呀!

「試問你離開福星村爲的是什麼?忍飢耐苦，千里離家又爲了什麼?不是爲覓尋雙親嗎?今天既已知道雙親的下落，何故不去見他們呢?」

丁長生被這一席義正詞嚴責問得不由自主地低下頭去，無言以對。

是的，他爲什麼離家?沉思一會，他終於作出了決定，說道:「不錯!我是爲尋覓父母才離家的，可是我目前並不想見到他們，我必須先充實自己，揚名江湖之後，再前往相會。」

宋玉如怒道:「不孝的逆子，你知道你母親已不在人世嗎?我不相信天底下，還有比見得到父母更重要的事。」

丁長生乍聞慈母已不在人世，全身猛震，道:「誰告訴妳家慈已不在人間，誰?是誰告訴妳的?」

宋玉如並不回答，她早氣得全身發抖，深覺丁長生不配爲人子，偏過頭不再理他。

丁長生喃喃自語道:「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妳在說謊，妳騙我……」

宋玉如倏地回過頭，雙眸怒睜，說道:「誰要你這逆子相信，我眞爲你羞恥，爲你慚愧，告訴你，你母親葬在無量山觀月坪上!」

「當眞?誰，是誰殺了她?」

「是誰殺了她?哼!還有誰，除了你那薄情的父親還有誰?」

丁長生聽了這話，腦子猛地一陣暈眩，身子晃了幾下，幾乎暈倒地上，强行穩住身子，突然伸手抓住宋玉如的肩胛，近似瘋狂地說道:「妳騙我!妳這騙子，妳以爲這樣就可以誘我去見妳師父了嗎?」

宋玉如一瞥丁長生神志不清，心中不忍，但聽到這話之後，不禁又大爲氣憤，霍地翻腕反扣，以「擒拿法」化解丁長生的手握，猛地雙掌一推，將他推倒地上，怒斥道:「滾!你這禽獸不如的逆子，滾!滾!滾!我不願看到你，去練你的劍吧!去爭奪天下第一劍的名銜吧!

「我相信你母親會在墓中大哭，你聽見嗎?不孝的孩子，你聽到你娘的哭聲嗎?她在哭，她在悲哀，因爲她生出了一個與她丈夫一樣的禽獸!」

說着，呸了一口，連頭也不回，憤然離去。

丁長生被推倒地上，腿上劍創復發，再聽到宋玉如這一陣痛駡，心如刀割，痛苦不能言狀。

只見他抱着頭，滾在地上，一陣哀號悲泣，似哭似笑，如泣如訴，宋玉如的話像千把利劍，刺中了他的心!

他的心碎了，痲木了……漸漸地覺得自己不再是一個人。

陡地!他止住哭聲緩緩地坐起來，桀桀一陣狂笑，陰森、冰冷、憤怒，由低而高。

漸漸地，笑聲震撼了整個寂靜的山野，驚飛了宿鳥，驚醒了野獸，於是牠們也哀鳴着，怒吼着，與那笑聲相和應……

這時，一個頭髮蓬鬆，臉掛血淚的少年，由林裡踉蹌而出，他是誰?丁長生?不!是一個魔鬼，一個魔鬼的化身。

只見他走到玄清觀前，嘴角還掛着陰惻惻的冷笑，倏地拔出了他的寶劍，望着發光的劍鋒，又是一陣低沉的桀桀狂笑。

突然他看到眼前站着一位和尚，不是別人，正是達超禪師，接着又出現一位持劍的劍客，邱茂男。

丁長生笑了，笑聲近似哀號。

驀地，一聲長嘯，他手持長劍化一招「驚雷疾電」向兩人劈去，劍方出手，眼前兩人頓時消失。

丁長生猛地一凜，轉身一瞥，

達超禪師和邱茂男竟又出現在眼前。

丁長生一聲暴喝，撲了過去，舞起萬朵劍花向兩人罩下，劍尖剛到對方面前，兩人身影再次頓失。

丁長生形如瘋狂，吆喝連連，見影就撲，展開了天魔劍法，將兩人罩住。

可是，却像捕風捉影一般，一套天魔劍法施盡，卻不能傷及對方一根汗毛。

他越打越慌，越打越急，額角汗珠串結，臉色一片鐵青，又聞他一聲長嘯，一招「逆徒伏首」:「着!」

丁長生劍劈兩人，進而仰天長笑，腦子瞬間清醒，一瞥之下，前面哪有達超禪師和邱茂男的人影，他所殺的不過是一株老樹。

只見落葉繽紛，樹枝遍地，他頹然躺下，不再呻吟，不再動彈，只有腿上的創口在不停地流着鮮血。

晚風颯颯，吹拂着地上的落葉，那鴻毛般的葉片，漫天飛舞，紛紛飄落在他身上，漸漸把他掩蓋。

像一條彩色的被子，蓋在一位熟睡的孩子身上。

山風繼續地吹拂着，大地又歸一片沉寂!

不知過了多久，只聽到遠處幾聲鐘鳴，陣陣隨風傳來。

大概是峨嵋山僧侶起來早課的時候了……

* * *

風和日麗，春天又悄悄降臨到人間。

由「建陽驛」到「十里舖」的官道上，出現了一位高不及四尺，白髮銀鬚，鶉衣垢面的老者，行色匆匆，滿臉焦灼之色，低着頭放開他那兩條又粗又短的腿，向十里舖飛奔。

這位老者正是丁長生的師伯——三寸醫怪安龍，由他這般急促的步伐，不像閒遊山水，一定是趕着一件急事。

自從離開「鷹爪谷」之後，這位怪俠心懸師妹泯江醜婆安危，兼程趕到武當，但是人未到武當就被師妹追及，終於免掉一場不必要的爭鬥，而後他們又各自東西了。

三寸醫怪安龍雖介於正邪之間，可是爲人最富熱情，生平做了不少俠義壯舉，但唯一缺點，就是性情急燥，偏袒護短，只要是他師妹的事，縱使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

此次千里跋涉，僕僕風塵，趕到十里舖報訊，亦是爲了他的師妹泯江醜婆嚴彩鳳。

進得十里舖，一條街上空蕩蕩的，不見半個人影。

他也顧不得甚麼大白天，展開凌空虛步罕世輕功，只消片刻，便來到「快活客棧」門口。

令他大爲奇詫的是店門緊閉，窗簾密掩。但由縫隙間，可以看到店裡頭很多人擠在窗簾後面看着他，這種情形落在三寸醫怪眼裡，不禁大惑不解。

豈只這家客店閉着門，所有十里舖居戶商店全是如此，三寸醫怪安龍走到街心環視一遍，不由得心中暗暗發急。

大街上除了前面轉角處，蜷縮着一隻熟睡的野狗，再就是那滿天飛舞的痲雀、蜻蜓了。

這種沉靜、死寂的氣氛，倘若不是有住戶人家，眞會疑爲走進了荒塚墓地。三寸醫怪生平冒過多次風險大浪，此刻也不免冷意透脊，不寒而慄。

驀然間嘩啦一聲。

三寸醫怪倏然轉身，客棧的窗戶突然開了，由裡面探出一個人頭來，頻頻向他揮手。

他縱身過去，走到窗外，道:「什麼事?」

那人正待回答，突然被人由背後拖了開去，接着嘩啦一聲，窗戶又被關上，隱約聽到裡面的責斥之聲。

三寸醫怪無端被愚弄，怒火上湧，緊握拳頭，往窗戶砸去。

那窗子是木板做的，哪禁得起他一擂，只聽「蓬!」的一聲，窗板上已露出一個拳頭般大小的洞孔。

裡面即刻傳來幾聲驚叫，三寸醫怪不理這些，在外面喝道:「開門!開門!再不開門放我進去，可別怪我摧毀你這客棧!」

叫了很久，裡面依然沒有人出來開門，相反的連聲音也靜寂下去，三寸醫怪氣得七竅噴煙，全身顫抖，揚掌一揮，轟的一聲巨響，整個窗戶被震得碎裂，三寸醫怪探進頭一看，不由呆了。

只見裡面躺着一個人，鮮血由腹部汩汩流出，那人正是剛才探頭叫他的那個中年漢子。

看樣子剛剛遇害不久，若推斷不差，此人一定是被人謀殺滅口的。

三寸醫怪氣得哇哇大叫，飛身進入屋，檢視那人，不由搖頭喃喃自語道:「沒得救了，好殘忍的傢伙!」

（未完・六）



新派湖海爭雄故事／文・心　圖・飛　狄可

龍生無悔

上文提要：歐陽寒劍帶着三個徒弟去見幫主方競天，幫主面授機宜，並敎畫師繪下龍生無悔的肖像……以柳一陽爲首的「四海盟」羣雄，在清奇鎮上碰到歐陽寒劍四師徒，結果雙方大打出手，突然從天而降一「白髮老人」，武功奇高，且幫歐陽寒劍禦敵，羣雄不敵而走，不想在武隆鎮的客棧又碰上他們……

造謠生事亂紛紛　反間之計更得逞

老人道：「好極，江湖恩怨總要了斷的，你們現在馬上離開吧，老人家現在不想動手，我們獨秀山莊再見吧！」

柳一陽插嘴道：「老前輩言下之意是指龍生無悔與閣下有恩怨？」

龍生無悔也奇道：「到底晚輩與老前輩的恩怨因何而起？」

老人道：「你們總會明白的，快走。」

歐陽寒劍見老人毫無動手之意，急道：「前輩若不把他們除去，恐怕後患無窮。」

老人道：「我老人家自有主張。」

其餘各武林人物見老人不動手，忽然不約而同地把龍生無悔等人圍住，有人叫道：「就這麼容易讓他們一走了之？」

丁文奇怒道：「你們別不知好歹。」

各武林人物也不打話，便動作一致地向各人衝殺上前。

「四海盟」各人見狀，只好被逼迎戰了。

歐陽寒劍見雙方終於動手，心中又大喜，同時他看見有這許多援手，他那會動手？只坐在一旁發出得意的笑容觀戰。

龍生無悔早對歐陽寒劍恨得無以復加，又想起他領人直闖婚禮，致令愛妻毒發身亡，今番如何壓抑得住這股仇恨帶來的衝動？當下也拔出雙刀向歐陽寒劍躍去，江湖雙怪同樣恨極歐陽寒劍，亦雙雙殺上。

雷浪、戚萬軍及西門英三師兄弟見三人殺向師父，連忙握劍護住師父，西門英叫道：「老前輩不是說過一切江湖恩怨要在獨秀山莊了斷嗎？」

龍生無悔及雙怪不理，直殺向他們，但此時，忽有一條人影落在他們中間，龍生無悔一看，見是白髮老人，連忙止步，拱手道：「老前輩，請讓開。」

白髮老人把頭垂得低低的，道：「要殺歐陽掌門，先殺老人家吧。」

龍生無悔道：「既然這樣，晚輩得罪了。」說完向白髮老人攻了過去，江湖雙怪恨他當衆侮辱，亦一齊殺上。

白髮老人終於動手了，歐陽寒劍登時心花怒放，雷浪蠢蠢欲動想加入戰圈，戚萬軍與西門英則退回座位坐下，且變得木無表情，那孟小豪則好像場內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只呆呆的坐着。

柳一陽、華青武等「四海盟」成員與一班武林人物正打了個旗鼓相當，激烈無比。

龍生無悔與江湖雙怪聯手對付白髮老人，三人發覺這老人的武功已達到化境，殺人只在彈指之間，但他像是沒有殺人之心。

只見老人看似動作遲緩，實在他每一招每一式卻是令人眼花撩亂，難以捉摸，只交了數招，他輕描淡寫的幾個動作，便已把雙怪手中的兵器再度震脫離手。

龍生無悔見老人武功雖高，甚至一流高手的雙怪亦可輕易應付，但他誓殺歐陽寒劍，見老人極力維護，已對老人生出敵意，他知道不是對手，便使用「旋風刀法」應付。

「旋風刀法」一經展開，常人的確非敗不可，豈料白髮老人卻是輕鬆應付，而且用的只是尋常刀法，就可以把「旋風刀法」逐一化解，龍生無悔見狀，心中不由發毛起來。

龍生無悔眼見討不了好處，不禁氣餒，心想：「天下間竟有此等高人。」但心中仍有不憤，道：「老前輩，你今天保得住歐陽寒劍這狗賊，但你保不了他一輩子。」

老人正想說話，歐陽寒劍叫道：「前輩，今天不能讓這姓龍的小子離開，他非殺不可。」

老人不理他，道：「龍生無悔，歐陽掌門殺不得，馬上給我離開這裡吧。」

龍生無悔雖恨老人出手維護歐陽寒劍，但也無奈何，最後以怨毒眼光瞪了歐陽寒劍一眼，便憤然轉身而去，江湖雙怪也忌憚老人的武功，那還敢哼上半句？也跟着轉身而去了，歐陽寒劍見老人就這樣罷手，雖覺可惜，也不敢出聲。

龍生無悔與雙怪回轉身一看，見「四海盟」各人仍在與一班武林中人激鬥，他不想再作無謂糾纏，便向柳一陽叫道：「柳大哥，叫兄弟們停手吧。」

柳一陽根本不想打此一仗，只是各武林人物先動手才被逼迎戰吧了，他見龍生無悔及雙怪與老人一戰已結束，的確不想再作無謂糾纏，更不願見任何一方有死傷，也大叫道：「兄弟們，全都給我停手吧！」

「四海盟」成員全都是江湖人物，且不乏黑道中人，更有不少人是沉不住氣之輩，丁文奇及崔敏剛等人就是例子，所以都沒有人聽柳一陽之言，更何況，即使他們會罷手，一衆武林人物已把他們當作邪魔外道看待，也不會就此罷手的。

柳一陽見衆武林人物都羣情洶湧，這個情形已是進退兩難，心想與其受制於人，倒不如拚個明白，所以也全力應敵，江湖雙怪受到老人折辱，滿肚子氣無處宣洩，再加上他們本就討厭這些武林人物，他們會袖手旁觀才怪，所以也吼叫連聲，加入戰圈。

龍生無悔見戰況越是激烈，衆兄弟被圍攻，但有感這些武林人物皆受謠言影響才作出此舉，因此一時間也拿不定主意是否助陣。

歐陽寒劍與白髮老人則坐在一起，此時歐陽寒劍見雙方拚殺得激烈，就好像在欣賞好戲一樣，臉容愉快之極。

雷浪雙眼恨意極深，一直在瞪住龍生無悔。

戚萬軍與西門英則一直木無表情的呆坐着。

白髮老人與龍生無悔及雙怪交了會手，分出勝負之後，便若無其事的坐着，他甚至連看也沒有看打鬥場中一眼，只顧在喝茶。

孟小豪同樣好像沒有任何事發生一樣，只垂頭呆呆的坐着，見師父茶杯的茶喝完了，就替師父斟茶，師徒二人態度悠閒得很，彷彿只是在品茗。

打鬥仍在進行，鬥至後來，雙方已互有損傷。

這班武林中人每個都身懷上乘武功，與「四海盟」衆人相鬥之初，確是難分高下，但打將下去，各武林人物已漸佔上風，「四海盟」各人已漸難招架了。

龍生無悔見了這情形，雖感此仗師出無名，但總不能眼見兄弟處於下風而坐視不理。

龍生無悔大喝一聲，雙手各握一刀便有如大鵬展翅般飛身加入戰圈，他甫一躍到打鬥場中，招數尚未使開，就在此時，門外忽有五六十人全都手握兵器，如狠似虎的衝了進來，而且每個人都臉露極濃殺氣。

歐陽寒劍及衆武林人物見了這班人，心中大喜，知道又來了數十援手。

「四海盟」各人見了這個情形，心中不禁叫苦起來。

白髮老人師徒二人仍無動於衷。

這五六十人衝進來後，場中激鬥的雙方全都愕然，因爲每個人心中所想的都錯了。

原來這五六十人一衝進來後，竟然全部站在「四海盟」一邊，聯手對付十五名武林中人。

由於來者人數衆多，各武林人物都以爲增援來了，因此無人防備，竟頃刻間有三人死在這班人手上。

這五十多人連同「四海盟」二十人在內共七十多人，迅速把各武林人物圍在核心，各武林人物有感對方人數衆多，全都不敢妄動，其中一人向對方環視一下，吃驚地道：「滄海帮的人？」

那五十多人果然是滄海帮的人，那爲首的臉容甚是兇惡，臉上一緊，道：「不錯，我就是滄海帮的狙擊部隊百夫隊長賽無顏。」

白髮老人聽了，微一動容。

其中一武林人物脫口道：「『追魂手』賽無顏？」

賽無顏道：「正是，我帮帮主有令，我等誓死保護龍生無悔兄弟安全。」

龍生無悔頓感愕然。

「四海盟」各人更是大爲錯愕，有人忍不住叫道：「莫非龍兄弟眞的與滄海帮有關？」

龍生無悔忙道：「各位兄弟，此事小弟也不明所以。」

丁文奇責道：「龍生無悔，若果你與滄海帮毫無關係，滄海帮爲何派人保護你？」他對龍生無悔的稱呼也改了，由兄弟相稱改爲直呼其名，甚是不客氣。

其餘「四海盟」的人聽了丁文奇之言，莫不議論紛紛，都一致認爲龍生無悔必與滄海帮有關，有人甚至感到極之氣憤，因爲覺得被龍生無悔利用了。

歐陽寒劍冷眼旁觀，他當然明白賽無顏領人保護龍生無悔，是因爲方競天不欲龍生無悔一死，而令到武林平息紛爭。

賽無顏一出現，明顯已令「四海盟」各人對龍生無悔起了疑心，龍生無悔有口難言，歐陽寒劍樂極，連忙上前對「四海盟」各人道：「各位江湖朋友，目下事實擺在眼前，龍生無悔的確勾結滄海帮，此事絕非我歐陽某在各處散搖謠言了吧？」

「四海盟」衆人本是站在龍生無悔一邊，直至賽無顏出現，直言受帮主之命保護龍生無悔，現在又聽歐陽寒劍說了這番話，登時全都動搖了，更有人以敵視眼光惡瞪住龍生無悔。

柳一陽甚是冷靜，朗聲道：「各位，片面之詞不可輕信，大家務必提防當中有詐。」

丁文奇甚是不滿地道：「當中還有什麼詐？我們全都被龍生無悔蒙騙和利用了。」

其餘人又一唱百和。

龍生無悔心中叫苦，對賽無顏道：「老兄，我與滄海帮毫無瓜葛，何出保護我之言？」

賽無顏對他甚是恭敬，道：「龍兄弟有功於我帮，因此帮主下令作出保護。」

「四海盟」各人不禁嘩然起來，只有湖北三英、江湖雙怪及華青武仍保持冷靜，對賽無顏之言作出了保留。

龍生無悔眼見「四海盟」大部份人對自己起了疑心，且開始產生敵意，心下大急，對賽無顏道：「我與滄海帮勢不兩立，你別在此一派胡言，從中分化。」

賽無顏道：「帮主說過，沒有你龍生無悔，武林統一盟就不會瓦解，你對我帮立下功勞非淺，所以帮主才下令保護你，賽某人又那裡是一派胡言了？」

柳一陽聽了此番說話，已是心中有數，明白到龍生無悔被逼大鬧統一盟之下，致令死傷過千，方競天一方面感謝龍生無悔無意間助其殺敵，另一方面向他作出保護，目的是挑撥武林人物與江湖人物，讓他們互相廝殺。

但方競天的挑撥功夫失敗了，因爲衆江湖人物開始站在武林人物一邊。

柳一陽雖明白這個道理，但同樣有口難言。

龍生無悔百詞莫辯，眼見一直以兄弟相稱，剷除武林敗類歐陽寒劍爲己任的「四海盟」成員有倒戈之態，端的心如刀割。

歐陽寒劍見情況急轉直下，龍生無悔除了少數人支持外，幾已陷入孤立之境，心中大喜，又朗聲道：「各位，還等什麼，把龍生無悔殺了吧！」

衆武林人物連同倒戈相向的「四海盟」成員被煽動之下，果然想動手，由賽無顏領導的滄海帮帮衆連忙把包圍網縮窄，柳一陽見狀，忙阻止道：「慢着。」

各人果然停下來，崔敏剛怒對柳一陽道：「柳兄，我們都被龍生無悔利用了，難道你還甘於被利用下去？」

丁文奇也道：「起初我還相信這龍生無悔是淸白的，致令我們得罪了不少武林中人，原來這魔頭所做一切皆是事實。」

另有人叫道：「龍生無悔，你這殺人魔頭還有什麼話說？」

又有人叫道：「你說歐陽掌門害死你妻子，看來你妻子是被你一手害死的，與歐陽掌門無關。」各人不但對龍生無悔之稱呼改了，還把歐陽寒劍的稱呼改得尊重起來。

龍生無悔心如針刺，痛苦萬狀，他的確有口難言，無話可說了。

長孫忘我大叫道：「混帳，我這兄弟怎會勾結滄海帮？你們全都有眼無珠啦。」

上官有我也叫道：「不錯，龍生無悔的性格我們淸楚得很，他絕不會做這些傷天害理勾當的。」

丁文奇怒目相向，道：「但他的確與滄海帮的人扯上關係，如何解釋？」

賽無顏叫道：「廢話少說，你們全都給我滾出去，莫在此大呼小叫的。」

丁文奇道：「賽無顏，你這滄海帮的狗腿子，滾出去的該是你們這班邪魔外道。」

崔敏剛也道：「姓賽的，若果你執意保護龍生無悔的話，我必與

你們玉石俱焚。」

其餘十多名武林人物見丁文奇等人已站在自己一邊，各人都痛恨滄海帮，一時間生出同仇敵愾之心，人數雖少於賽無顏，但全都毫無懼色。

賽無顏臉上殺氣頓生，臉色一沉，對衆手下叫道：「給我殺！」

話音一落，一衆帮衆果然衝殺而前，但隨即又有人叫道：「停手！」

賽無顏見是龍生無悔的喝叫，也向手下叫道：「停手！」

雙方果然都停了，但形成了僵持局面。

龍生無悔一臉怒容走到賽無顏面前，怒道：「姓賽的，馬上帶你的手下離開。」

賽無顏對龍生無悔甚是恭敬，道：「好，但龍兄弟要跟我們一起離開。」

正因爲賽無顏對龍生無悔尊敬，倒戈相向的「四海盟」成員更深信他與滄海帮有着密切的關係了，對於他「勾結滄海帮」更是深信不疑，同時也認定他在滄海帮的地位並非等閒角色，否則江湖上聞名喪膽的「追魂手」賽無顏不會如此敬重他。

龍生無悔聽了賽無顏之言，更怒，道：「你是你，我是我，爲什麼要我跟你一起走？」

賽無顏仍舊一臉敬重之色，道：「但我們的責任是保護你來的。」

龍生無悔怒叫道：「我就算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無需你們這班滄海帮的狗腿子保護，馬上滾出去。」

賽無顏一臉爲難之色。

白髮老人忽然朗聲道：「聽到了沒有？滄海帮的狗腿子還不馬上滾出去嗎？」

衆人向白髮老人望過去，賽無顏怒叫道：「你是誰？」

白髮老人仍以背向着各人，頭仍舊垂得低低的，淡淡地道：「別理我是誰，還是馬上滾吧，否則老人家不客氣了。」

賽無顏滿臉殺氣道：「你如何不客氣？」

白髮老人語帶輕鬆，道：「莫非你想瞧老人家如何對你不客氣？」

賽無顏怒極，對手下道：「先把這老不死幹掉。」

他話聲一落，已有八名帮衆握刀衝向白髮老人，其餘武林人物見滄海帮動手了，都與倒戈相向的「四海盟」成員殺了上去。

倒戈的「四海盟」成員與各武林人物聯成一氣地對抗滄海帮衆，剎那間又激鬥起來，更有不少人圍攻龍生無悔，江湖雙怪自然不會袖手旁觀，也與龍生無悔併肩應付，倒是湖北三英有點爲難，一時間不知該站在那一方好，但各武林人物都向三人攻了過去，也只好被逼招架，但卻不還手。

賽無顏八名手下如狼似虎攻向白髮老人，白髮老人甚至連坐姿也沒有變，拔出單刀，但見銀光閃動，白髮老人身週不見刀影，只見光影，那八個人甫衝前之際，隨即傳來連串兵器碰撞聲，那八人還未看清楚，手中兵器全部應聲脫手，接着响起八聲「砰砰」之聲，那八人原來各人都身中老人一掌，八人向八個不同方向飛了出去，而且各人都口中噴出血來，全都跌了個四脚朝天。

八人掙扎起來的時候，全都嚇得臉色青了，連忙躱在一邊，連看也不敢看老人一眼。

白髮老人打退那八名大漢之後，抬頭一看，只見打鬥進行得甚是激烈，忽然縱身離開座頭，然後落在打鬥場中，直向滄海帮之人攻去。

只見白髮老人動作也不見得特別快，只是身法如鬼如魅，飄忽不定，忽左忽右，忽前忽後，所到之處都見有人兵器脫手，口中發出悶叫之聲，鮮血更不斷地從滄海帮人衆口中噴了出來。

各武林人物及倒戈的「四海盟」成員知道老人厲害，他加入戰陣之後，全都退了下來，場中只剩老人獨力應付五十名滄海帮衆。

賽無顏見老人傷人輕而易舉，看得呆住了。

只一會工夫，白髮老人把五十名滄海帮衆的兵器全都打脫離手，再以刀柄把五十人打至倒地不起，卻始終沒有殺過一個人。

各人見白髮老人制敵傷敵只在一瞬眼工夫，全都看得目瞪口呆。

白髮老人擊倒五十多人後，頭仍舊垂着，仍舊無人可以窺見他面貌，只從他的闊邊草帽邊沿看見他長及胸膛的一撮鬍子。

白髮老人對着站在一旁發呆的賽無顏道：「現在是你看老人家顏色的時候了。」

賽無顏連忙保持靜定，手握單刀戒備着。

白髮老人向他一步步行前。

賽無顏發動搶攻，一刀向老人砍下，而且速度快若閃電。

衆人見老人動作遲緩，眼看要中賽無顏一刀了，但各人忽見銀光一閃，白髮老人已歸刀還鞘。

賽無顏一刀正要向老人擊下，忽然間口中爆出一聲慘叫，各人定睛一看，只見賽無顏握刀的右手竟然血淋淋地掉落地上，而且還兀自握着刀。

賽無顏痛得殺猪般慘叫，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冷汗直流，痛苦萬

狀。

原來賽無顏一刀向白髮老人砍下，白髮老人動作看似遲緩，但出手快得無人能見，他拔刀、揮刀砍去賽無顏一臂，再歸刀還鞘，都在電光火石一刻間，根本無人可以清楚看見他是如何出手。

這個情形，只把全場人等看得鴉雀無聲。

白髮老人砍斷賽無顏一臂後，淡然道：「馬上離開這裡。」

滄海帮衆人見了他出神入化的武功，那裡還敢逗留下去，連忙爬起身來，各自拾起兵器，有數人扶着賽無顏，便奪門而逃了。

在場人等見賽無顏及一衆手下受挫於白髮老人手上，無不歡呼喝采，然後各人都目光如炬的瞪着龍生無悔、華青武、江湖雙怪及湖北三英等人。

白髮老人却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一樣，慢條斯理的走向先前的座位，歐陽寒劍忙不迭巴結一番。

白髮老人淡然地道：「龍生無悔，馬上和你的朋友離開此地吧。」

歐陽寒劍忙道：「前輩親眼看見龍生無悔勾結滄海帮的，爲什麼叫他離開？」

隨即有人附和道：「對，把龍生無悔放了，等於放虎歸山。」

各人你一言我一語的，都說不能讓龍生無悔離開。

衆人見白髮老人武功高深之極，對他都且敬且畏，爲了尊敬老人，卻無人敢向龍生無悔等人動手，只想白髮老人主持大局。

白髮老人終於開口道：「你們全都是往獨秀山莊聲討龍生無悔的是不是？」

衆人都轟然稱是。

白髮老人又道：「你們剛才已聽龍生無悔說得很清楚，他說過就算死也要返回獨秀山莊，既然這樣，你們何不到獨秀山莊去才當着天下武林朋友面前殺他，卻要在今日把他殺了？」

有人叫道：「今日若讓他走了，他還會返回獨秀山莊嗎？」

老人道：「龍生無悔，你且回答老人家，你眞的會返回獨秀山莊嗎？」

龍生無悔道：「晚輩說一不二。」

老人對衆人道：「你們都聽清楚了？」

有人叫道：「前輩豈能輕信這種人說的話？」

老人不理此人之言，又對龍生無悔道：「龍生無悔，記住，江湖恩怨總要了斷的，獨秀山莊再見，你與江湖雙怪及你的朋友現在馬上離開吧。」

龍生無悔拱手對老人道：「老前輩，你要殺晚輩等人自是比踏死一隻螞蟻還要容易，既然你放晚輩和朋友一條生路，晚輩自當銘記於心，不敢忘記，晚輩就此別過，請！」

說完便轉身走向門口，湖北三英、江湖雙怪及華青武亦跟隨着，豈料在場各人不欲就此罷休，都紛紛攔住各人去路。

白髮老人見了，正色道：「誰爲難龍生無悔和他的朋友，即是跟老人家過意不去。」

他此一說，果然紛紛讓路與龍生無悔等人通過，再無一個人敢加以阻攔，但人人都臉露不憤之色。

長孫忘我望住衆人，道：「你們眞可憐，想做攔路狗卻又不敢。」

上官有我接口道：「不錯，眞可憐之極，也極之可憐。」

衆人只氣得七竅生煙，但卻不敢出聲。

白髮老人叫道：「江湖雙怪，記住你們曾罵我臭老王八，臭老龜蛋，除非你們不在獨秀山莊出現，否則老人家要你們跪下道歉。」說完哈哈大笑。

雙怪聽了，大聲道：「你放了好臭的臭屁。」說完，連忙快步走了出去，事實上，他們都甚忌憚白髮老人。

衆人終於悻悻然地目送龍生無悔一共七人離開，歐陽寒劍本以爲白髮老人會收拾他了，豈料竟輕易讓他們而去，更是恨得牙癢癢的。

＊　＊　＊

龍生無悔、華青武、江湖雙怪及湖北三英離開酒樓之後，唯恐再節外生枝，再也不敢在鎭上逗留，又騎馬連夜離開，這情形只把上官有我害苦了，因爲在這冰天雪地之下夜間上路，不能好好睡覺已是苦事，何況夜間天氣比日間更寒冷，不把他冷得全身打顫才怪。

衆人在道上披星戴月，一路奔馳，大概兩個時辰之後，那時已是半夜時分，不覺來到一條小村莊，離村莊不遠處有一間破屋，便進入屋內歇息。

各人甫進入屋內，上官有我馬上到處拾些柴枝，然後生火取暖。

一堆火燒得旺盛之後，七個人圍住火堆交談起來，話題先是圍繞白髮老人，只聽柳一陽道：「那白髮老人武功深不可測，到底是那一號人物？」

司馬坤道：「近幾十年來，武林中有如此高深武功的，要數三十多年前，有『刀神』之稱的李無名，但這白髮老人的武功相信還在『刀神』李無名之上？」

江湖雙怪忽然滿臉詫異之色，齊脫口道：「『刀神』李無名？」

各人見了他們臉色有異，龍生

無悔問道：「爲什麼聽了『刀神』李無名的名字之後如此詫異？」

雙怪忙把頭垂下，好像不想再提，但又齊聲說道：「沒有什麼不妥。」

各人都感到奇怪，雙怪何以有這個反應？見了他們的表情，知道他們不會說出個中原因的了，所以沒有追問下去。

柳一陽望着龍生無悔道：「龍兄弟，現在武林中人都欲置你於死地，若果你就此返回獨秀山莊的話，將會十分危險，想清楚再去吧。」

華青武也道：「柳大哥說得對，若果龍兄含寃而死，就更加無人去揭發歐陽寒劍的惡行了。」

龍生無悔很堅決的道：「我非要回去不可，而且要在二月初十前回去，向師父稟明此事因由。」

「招魂鐧」程泰道：「龍兄弟，即使燕大俠相信你是無辜的又如何？天下武林中人都不信你受奸人所害，一樣會很危險的，一切事務必三思而後行。」

長孫忘我不憤地道：「不回去難道要我這兄弟一輩子偷偷摸摸做人？」

上官有我道：「師兄說得對，所以無論如何要回去把事情交代清楚。」

華青武道：「但是天下武林豪傑都已羣情洶湧，再加上那個賽無顏領人保護龍兄，事情就更複雜了，如何把事情交代清楚？」

柳一陽道：「華兄弟說得對，有道是青山常在，綠水長流，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的，我們何不等待這一天，再面對羣豪？」

龍生無悔道：「大家記不記得白髮老人說過的話？」

各人都道：「什麼話？」

龍生無悔道：「那白髮老人一再强調地說，江湖恩怨總要了斷的，還一再對我說，獨秀山莊再見，到底是什麼意思？」

各人的確記得白髮老人曾說過此話，只是沒有人放在心上，龍生無悔再度說起，才想起白髮老人的確强調過這些話，但無人能知其中意思。

長孫忘我道：「兄弟，你是不是跟他有什麼恩怨，所以他要跟你在獨秀山莊了斷？」

龍生無悔道：「這位老前輩的容貌我無法看得見，只能看見他那撮又長又白的鬍子，但我從來沒有見過有如此長鬍子的人，又何來與他有恩怨？」

上官有我道：「多半是歐陽寒劍那臭龜蛋在從中挑撥，所以素未謀面也變成有恩怨了。」

柳一陽道：「上官前輩說的話也未必無理。」

龍生無悔道：「既然是這樣，白髮老人爲什麼輕易放過我，而要留在獨秀山莊才解決？」

華青武道：「這白髮老人性情也有點古怪，要猜他心意的確不易。」

提起白髮老人，江湖雙怪明顯地不敢再口不擇言，還一反常態，長孫忘我說話甚至有點謹愼，道：「這白髮老人會不會眞的是『刀神』李無名？」

柳一陽道：「『刀神』李無名絕跡江湖數十年，怎會忽然間出現？」

司馬坤道：「武林中，除了『刀神』李無名之外，還有誰的武功如此驚世駭俗？只輕描淡寫就可以制服這許多人？」

柳一陽道：「世上本就有很多不爲人知的能人異士，這不足爲奇。」

龍生無悔忽道：「各位對小弟推心置腹，小弟自是感激萬分，爲了不想連累各位，小弟打算獨自返回獨秀山莊，天亮之後大家就分道揚鑣吧！」

長孫忘我忙道：「不行不行，我非要和你同行不可。」

上官有我也叫道：「我們已相處了這許多日子，現在你有危難，我們怎可以不理？太混帳啦！」

龍生無悔道：「這樣對大家都有危險，何必呢？」

柳一陽道：「莫非龍兄弟都把我們當作是貪生怕死之徒看待？」

龍生無悔忙道：「柳大哥別誤會，這是兩碼事，小弟不是如此心意！」

程泰道：「龍兄弟不必多說，我們都是爲正義公理而生存的人，相信你會明白的。」

司馬坤也道：「說得對，有道是邪不能勝正，眞理永遠會存在的，我們湖北三英一腔熱忱爲的是什麼？絕不是全爲了你龍生無悔一個人。」

長孫忘我問道：「那到底爲了什麼？」

司馬坤義正詞嚴地道：「爲了正義。」

龍生無悔大爲感動。

柳一陽道：「大家別再說了，早點休息，明天一早趕路吧。」

各人都同意，然後在破屋內覓地而睡。

龍生無悔仍呆呆的坐在火堆旁，沉思得入了神，且神情痛苦。

華青武見狀，坐在他身邊，好言地勸慰道：「龍兄，別想太多了，你已很多晚沒有好好安睡，該爭取時間休息才對。」

柳一陽亦過來相勸，道：「事情總會眞相大白的，何必苦惱？」

龍生無悔神情悲苦，道：「短

短幾個月發生這許多事情，我兩個師弟和卓飛兄身中毒鏢，生死未卜，若仙爹媽下落不明，現在若仙又死了，陳勝又死了，統一盟大會又死傷過千人，我三師叔身受重傷，祥福客棧又死傷近百人，這一切是誰造成的？」語氣充滿自責。

華青武道：「一切事情皆是歐陽寒劍那奸賊一手造成的，龍兄你又何必自責？」

龍生無悔又道：「若果我不是代師門出席統一盟大會的話，一切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柳一陽道：「這只是你的消極想法，若果不是你識破歐陽寒劍勾結滄海帮，日後江湖上就會永無寧日，甚至武林中將會有不少人命喪在統領江湖之後的方競天手上，目前雖然死了這麼多人，但這叫一將功成萬骨枯，日後大家將會明白到，這些人的性命不是白白犧牲的，血也不是白流的。」

龍生無悔頹喪地道：「照目前形勢，滄海帮統領江湖將指日可待，但我們曾經做了些什麼？有什麼事可向天下人交代？」

柳一陽道：「一切等回到獨秀山莊去再與令師燕大俠商討吧。」

龍生無悔沮喪地點了點頭，然後也不忍各人因爲自己而躭誤了睡覺時間，便各自覓地而睡了，臨睡前，華青武再把火堆加上大堆柴枝，這才蓆地而睡。

* * *

夜更深，但破屋內溫暖得很。

四週一片死寂，只有火堆間歇地爆出「啪啪」之聲和江湖雙怪的濃重鼻鼾聲。

各人都睡着了。

龍生無悔雙眼仍是睜得大大的，他甚至不能閉起雙眼，因爲只要閉起眼睛，就會浮現愛妻李若仙的影子，驅之不散，心頭也就更加痛苦萬狀。

他忽然站起身來，拾起一塊木板，然後悄悄地走向大門，再把那扇殘破的木門打開，跨步走了出去，接着把門關上，便坐在門前。

他雙眼無神地望着面前的皚皚白雪，呆了一會之後，拔出一刀，便用刀在那塊木板上雕刻起來。

過了一會，手上那塊木板被他以刀刻了幾個字，就是「愛妻李若仙之靈位」。

望着這塊木牌，眼淚再也忍不住如雨般落下，然後無數往事皆浮現在眼前，李若仙的音容、笑貌、羞怯，以及過往一齊共患難的日子，又一幕一幕的重現眼前，是那麼的鮮明，那麼的清晰。

但他知道，這一切都過去了。

回首前塵，往事如煙，今天已是夫妻陰陽相隔，怎不敎龍生無悔肝腸寸斷呢？

夜更深，寒氣也越重，龍生無悔仍坐在門前，手中仍拿着妻子之「靈位」，眼淚仍舊不停地滾下，腦中仍不斷地湧現往事。

殘破的屋門忽然被人輕輕打開了，華青武走了出來。

華青武見龍生無悔呆望着妻子的「靈位」在流淚，心情也不其然的沉重起來，暗暗地長嘆了一聲，然後坐在龍生無悔身邊，語調低沉地道：「我知你在憶念嫂夫人，但你這樣折磨自己，嫂夫人在泉下有知豈非很傷心？」

龍生無悔悲痛的道：「我與若仙認識直至成親，這段日子以來，她何曾有過一天好日子？不是被人追殺就是顚沛流離，我實在枉爲男子漢，不但不能好好保護她，還令她死無葬身之地。」說到後來，眼淚流得更急。

華青武也明白他喪妻之悲痛，若果勸他「不要傷心，節哀順變」等語即近廢話，所以也不勸說，倒不如讓他宣洩心中悲痛，好過抑壓在胸中無申訴對象。

但龍生無悔卻沉默了，只不斷地呆望着手中那塊亡妻的靈位，直至後來，眼淚也彷似流乾了，悲痛也達到了極點。

良久，他才低沉地對着靈位道：「若仙，你等我，龍哥哥大事一了，就會來找你了，到時我們又可以在一起，永遠永遠做一對恩愛夫妻，在西天極樂世界將沒有壞人害我們了，龍哥哥會永遠愛你的，你等我吧。」說到後來，心境竟然出奇地平靜下來。

華青武聽了，吃驚之餘，也不禁被他的話引得流下淚來，偷偷抹去眼淚，然後道：「龍兄，千萬別做傻事啊！」

龍生無悔顯得很平靜，微笑道：「只要能和若仙在一起，就是我一生人最快樂最開心的了，這又豈是做傻事？」

華青武道：「但嫂夫人會忍心見你尋死嗎？」

龍生無悔神情又悲苦起來，道：「我一個人活下去難道又有樂趣？難道我又忍心妻子獨個兒孤苦零仃？」

華青武責道：「你太自私了，你一死之後，知否多少人爲你傷心？你知否你師父多愛護你？你的師弟們對你親如手足，長孫忘我前輩和上官有我也很疼你，你怎可以丟下他們？更何況你死了之後，也未必可以跟嫂夫人在一起，你爲什麼如此不理智？」

這番話聽在龍生無悔耳中，彷如一記當頭棒喝，接着又陷入了痛苦之中。

華青武知他心中痛苦，不再說

話了。

龍生無悔又在痛苦中呆望妻子靈位，但再也沒有眼淚了，因爲眼淚已流乾。

華青武見了他這個情形，也甚感痛心。

龍生無悔也不知道自己打算坐到什麼時候，只知道華青武會一直陪伴自己，最後，他不忍心華青武陪着自己於深夜中捱凍，只好返回破屋之內，然後各自就寢去了。

* * *

天氣開始回暖，大地上的積雪亦漸漸溶化了，代之而起的，大地開始出現生機，植物也爭先恐後地長出了嫩芽來了，小動物爬的、飛的、游的都開始四出舒展筋骨和覓食。

滄海山下四週亦出現一片翠綠，山上的滄海帮亦一日比一日昌盛。

滄海帮上下人等知道快將統領江湖了，上下都一片歡欣，兩位正副帮主亦開始佈署大計。

副帮主似是很不高興，這天，他召集近百名親信在霸業坊的傲世樓一個大殿內集合。

近百人已齊集在大殿之內，人人都知道副帮主有訓令，所以都耐心等候着。

過了不久，戴着面具的副帮主由兩個蒙面人簇擁下進入大殿，並坐在豹皮交椅上，一衆親信都肅然敬禮。

各人敬禮過後，副帮主開口道：「衆位親愛的弟兄，雖然大部份已見過本座的眞面目，但依照過往習慣，請恕本座仍戴着面具。」

衆親信都甚尊敬他，並無人不滿。

副帮主又道：「大家都知道，在方帮主和本副帮主的策劃之下，五年前逼使武林出現了統一盟，衆弟兄亦應該很清楚，本座和方帮主爲什麼逼使武林出現統一盟，這就是本帮要統領江湖的第一步，五年來的成效大家亦可以清楚看見，江湖上各大小帮會懾服在統一盟的聲勢之下，不少帮會爲了生存，都已歸附了本帮，令本帮勢力在五年內倍增，五年後，我們的計劃就是要瓦解武林統一盟，完成統領江湖的大業，現在統一盟已名存實亡，正是我帮擴張的時機，這統領江湖大業亦指日可待，但是本帮之內竟有人欲吞拼大家五年來共同創下的成果，這人竟想把本座和諸位親愛的弟兄剷除，然後獨霸你我都有份的天下，試問這個人能否容他在世上？」

衆人聽了，一時間有人出現恐慌，有人憤怒莫名，議論紛紛起來。

副帮主示意各人安靜，衆人靜止下來後，續道：「本座說的那個人，就是帮主方競天了。」

衆人聽後，有的出現驚愕，有的表示已是預料中事，有的更表示早有聽聞。

副帮主又對衆人道：「五年來，本座出的力不亞於方競天，本座不敢說有什麼功勞，但方競天竟然一直視我方人馬爲眼中釘，恐怕我方人馬有朝一日會奪去他的權勢，竟密謀剷除我們，與其受制於人，坐以待斃，大家認爲該怎樣做？」

衆人都一致表示方競天太缺乏道義，也一致同意該先下手爲强，先殺方競天，大權在握之後再控制大局，那時滄海帮就是大家的天下了。

副帮主亦大表贊同，道：「今日，本座召開這個大會，方競天只以爲是本座的一系人馬舉行例會，並無特別含意，方競天對我們毫無防備，這正是下手的大好時機，只要把方競天殺了，一切也就易辦了。」

衆人都齊心一致地認爲方競天非殺不可，而且要盡快動手，免得時間一拖下去，自己一方就會處於不利之地。

* * *

龍生無悔一行七人繼續上路，各人在上路期間，在江湖上忽然傳來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並且短短數天已傳得沸騰起來。

這消息原來是滄海帮發生內鬨，帮主方競天在帮內被副帮主的人暗殺了，繼而正副帮主兩系人馬在滄海山上發生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大火併，雙方死傷無數，最後，副帮主控制了大局，那時，滄海帮已是元氣大傷。

副帮主控制了滄海帮之後，再剷除異己，然後公佈要殺方競天之理由，帮中上下知道方競天欲獨霸成果而招殺身之禍，以致得不到同情，帮衆繼而覺得副帮主處事公允，都一致推崇，而副帮主亦順理成章地成爲帮主，身邊則有一班親信輔助他。

至於那個由副帮主變爲帮主的人，到底此人是何方神聖，江湖上只是衆說紛紜，無人知道其眞正身份，一般江湖中人只是推測，既然此人之前能成爲江湖第一大帮的第二號人物，今日又臣服全帮上下成爲帮中第一人，自然不會是尋常角色了，江湖中更推測，此人遲早必會自己公佈身份的。

龍生無悔等人在道上聽了這個千眞萬確的消息，自是慶幸得很，因爲滄海帮經此一役，元氣大傷，對江湖上的威脅無疑減弱了，對於滄海帮日後要統領江湖的野心，江湖上的大小帮會亦暫時放下了心頭

大石。

＊　＊　＊

由於天氣回暖，道上積雪亦已溶化，這幾天，難得一見的太陽也出來露面了，正因如此，龍生無悔等人的脚步也加快了，不一日，一行七人抵達一個市鎮，那裏距白雲城已不遠。

龍生無悔知道不久後將重回屬於自己家的獨秀山莊，他不禁想起萬般事端皆由離開獨秀山莊而起，家鄉在望，心情也越發激盪，想起一切往事，除了感慨良多外，亦忍不住悲從中來。

華青武等人見他被身邊所發生之事圍繞得本已痛苦，加上喪妻，更無一日露過歡顏，也不由唏噓之極。

各人抵達該市鎮之後，租了客棧，與往日一樣，龍生無悔與華青武同住一房，江湖雙怪鼻鼾聲嚇怕旁人，自是無人敢與他們同房，雙怪同住自然之極，另外湖北三英三人同房。

各人吃過晚飯之後不久，便提早上床休息。

一宿無話。

次天早上，華青武一覺醒來，經過一晚充份休息之後，精神充沛之極，扭頭向龍生無悔的床望去，那床上卻是空的，龍生無悔也不在房中，他不以為意，便起床梳洗，但在房中再看個清楚，龍生無悔不在房中並不奇怪，卻發覺他隨身携帶的包袱，盛載「忘我丸」的葫蘆及隨身兵器亦不在房中，再向案頭一望，卻有一封信。

華青武感到有點奇怪，便把信拿起拆看。

他把信看完之後，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信中寫着：「大哥、上官前輩、柳大哥、程大哥、司馬大哥、青武吾兄，余等閱畢此函之後，小弟已身在遠方，從此飄泊天涯，亦不打算重返吾家獨秀山莊，一則避免辱及師門，二則避免受天下武林豪傑唾罵。為免余等受吾連累，故作離別之決定。

「想小弟與余等萍水相逢，卻受到諸兄錯愛，小弟自當終生銘記，為免余等受到小弟牽連，還望切勿涉足獨秀山莊，切記！

「今日一別，後會無期，還望余等原諒小弟不辭而別。

「小弟學識淺薄，函中若有不通之處，幸勿見笑，愚龍生無悔頓首。」

華青武見了此信，吃驚之餘，連忙走到雙怪及三英的房間，各人齊集之後，把信在各人面前讀了一遍，各人聽後，都大表驚訝，江湖雙怪最疼愛龍生無悔，長孫忘我一臉痛苦之色，叫道：「怎麼？他竟棄我們而去？」

上官有我也急道：「他要到什麼地方去？」

華青武唏噓地搖頭道：「他在信中說飄泊天涯。」

上官有我情急地叫道：「不行不行，我要馬上找他回來。」說完便想跑出房門。

華青武一手把他拉住，道：「上官前輩，你冷靜一下。」

上官有我停下步來，叫道：「這小子作出這個愚蠢決定，你叫我如何冷靜？」

長孫忘我也急道：「我們非把他找回來不可。」

華青武道：「到那裡去找他？」

上官有我道：「相信他不會去得太遠，我們到處找定能找到。」

華青武道：「他既然決心離開我們，必定昨晚早已走了，一整晚已走了不少路，我們到那裡去找？」

長孫忘我道：「他既然說飄泊天涯，我們就到天涯去找他吧。」

上官有我急得在跺足，叫道：「但天涯在什麼地方？」

長孫忘我道：「天涯就是天涯，他不是已說得很清楚嗎？」

上官有我道：「但我不知天涯在什麼地方，你帶我去吧。」

雙怪情急之下，說話已有點語無倫次。

湖北三英早知雙怪與龍生無悔感情深厚，見雙怪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也不由感動起來，柳一陽終於開口道：「兩位前輩，請不要心急。」

長孫忘我語氣彷似要哭，道：「他不是你兄弟，你當然不心急，我這一生之中，除了師父和師弟之外，最親的，就是我這個結拜兄弟，你叫我如何不心急？」

上官有我同樣語氣想哭，道：「你沒有見他在信中說後會無期嗎？他這一去，我們這一輩子再也見不到他了，怎能不心急？」

華青武被雙怪之言感動得眼眶也紅了。

柳一陽卻面露微笑，道：「兩位前輩和華兄弟都被龍兄弟這信欺騙了。」

長孫忘我與華青武奇道：「欺騙？」

上官有我狠狠瞪住柳一陽道：「虧你在這個時候還笑得出來。」

柳一陽微笑道：「龍兄弟在信中已說得很清楚，他不想連累我們，他說什麼從此飄泊天涯，也不打算返回獨秀山莊，又說後會無期，都在騙我們，其實他不想我們與他一起去獨秀山莊，怕連累我們，自己卻一個人回獨秀山莊去，明白嗎？」

華青武頓時恍然。

雙怪同聲道：「眞的？」

柳一陽道：「他信中內容就是要我們到處去找他，這樣我們就不會去獨秀山莊，天下武林豪傑不見我們，我們就會平安大吉了。」

長孫忘我喜道：「若果你說的話正確，那麼我們去獨秀山莊就可以找到他了？」

柳一陽道：「對！」

上官有我怔怔地望住柳一陽道：「你好像比我們還要了解他？」

長孫忘我道：「那麼我們非去獨秀山莊不可了。」

上官有我道：「非去不可。」

司馬坤道：「你們不怕天下武林豪傑對你們不利？他們會把你們殺掉的。」

長孫忘我叫道：「怕個屁，這班天下臭王八我還沒有把他們放在心上呢。」

上官有我連忙補充道：「除了『刀神』李無名。」

長孫忘我一臉大無畏之色道：「為了要見我這個結拜兄弟，讓這班天下武林臭王八殺好了。」

上官有我道：「師兄說得對之極，也極之對，大不了死一次，怕什麼？」

司馬坤臉露敬佩之色，道：「司馬某人最敬重的，就是這種人，既然你們為了正義死也不怕，我們湖北三兄弟非跟你們到獨秀山莊闖一闖不可。」

華青武也道：「我華青武雖然說不上是什麼英雄好漢，但為朋友而死，也死而無憾，我也要去獨秀山莊。」

柳一陽道：「既然大家心意已決，馬上起程吧，希望能趕得及與龍兄弟一起往獨秀山莊去。」

當下，各人坐言起行，匆匆吃過早飯之後，便快馬加鞭上路，盼望能在道上追上龍生無悔。

＊　＊　＊

二十年前，燕獨風隱居獨秀山莊之後，已與江湖脫了節，對江湖上一切事情不聞不問，亦少與武林中人來往，他的首席愛徒龍生無悔發生的事，他本來亦一無所知，但消息傳到白雲城之後，由於龍生無悔亦是白雲城區人士，更是鼎鼎大名燕獨風大俠的愛徒，事件亦在白雲城內傳得沸騰，城中不少武林中人，或是江湖人物唯恐燕獨風收不到消息，都到獨秀山莊爭先相告。

燕獨風聽到此等消息之後，起初不信愛徒會做出此等事端，更遑論會勾結滄海帮，但是消息不斷從四方八面傳來，而且幾乎件件新鮮，又聽聞龍生無悔勾結滄海帮「神鬼雙煞」行刺劉鐵風，與滄海帮帮主方競天的一對子女關係密切，更以兄弟相稱，其後龍生無悔大鬧統一盟，致令統一盟死傷無數，又在清陽鎮祥福客棧殺害無數武林正義之士，種種事情皆有大批武林豪傑目睹，証人無數，到後來，傳聞言之鑿鑿，燕獨風再不能不相信這種種傳說了，因為他知道愛徒毫無江湖閱歷，與人無仇無怨，絕不會有人無故針對他而造謠中傷的，因而對傳聞也就深信不疑了。

由於龍生無悔屬於白雲城區人士，而白雲城區所有居民，尤其是武林中人，見區內竟出了龍生無悔此等人物，感到被龍生無悔丟盡全城人的臉，都對龍生無悔痛恨不已，全城武林人物都恨不得把他千刀萬剮，也因此，龍生無悔成為了白雲城內家傳戶曉的人物，名頭之響亮，端的是一時無兩，但他名頭之響亮，只是落得個聲名狼藉，遭人臭罵那一種。

燕獨風豈會料到愛徒落得如此田地？又憤怒，又傷心，端的痛心疾首到了極點。

燕獨風憑藉一身武藝，加上高尚的品格，在中原武林中享有盛名，更得中原武林人物敬重，白雲城內武林同道更因燕獨風是區內人士而引以為榮，但龍生無悔事件傳到城內之後，城內武林人物對燕獨風的眼光登時大大地改變了，不少人不再敬重他，更有不少人指責他教徒無方，至令城內武林出現一個敗類。

這連串打擊，對燕獨風來說亦可謂不輕了。

雖然城內的人對燕獨風的眼光改變了，但明白事理的人仍為數不少，這些人都明白到，龍生無悔雖然犯下彌天大罪，但與燕獨風何干？又不是燕獨風犯錯，因何要作出此等無謂指責？

雖然有這許多人替燕獨風說好話，但能彌補燕獨風心中的傷痛嗎？

燕獨風為了龍生無悔的事又痛心又憤怒，不時拿一衆弟子發洩，衆弟子稍有差池，不是捱打便是捱罵，弟子們知他心情惡劣之極，都噤若寒蟬，以致整個獨秀山莊都瀰漫着死氣沉沉，毫無往日大家庭的氣氛。

燕獨風甚至不想見任何人，但無奈每天都有人聯袂上山，不是在他面前指責龍生無悔的滔天惡行，就是等龍生無悔回來，為武林除害。

燕獨風不能不接待這些人，以致對龍生無悔恨意也日益加深。

這天，又有五個人上到獨秀山莊，這五個人都是白雲城內甚有名望的武林人物，他們分別是張一帆、洪振南、余清偉、呂光及宋清波，全是武林中老一輩的人物。

（未完・十二）

妙絕天香

新派湖海武俠故事／臥龍生・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 萬月堡的李茂帶來了壞消息，告訴羣雄霍元伽再次帶人到萬月堡找鍾一豪等人，因找不到人，便洗劫了萬月堡。而苗素蘭亦秘密傳來消息，她已被霍元伽打入天牢，麥小明與苗素苓擔心她的安危，二人便瞞着鍾等人，私自回迷踪谷救苗素蘭，但結果却失敗了……



喬裝入谷　圓謊冒名

剛一進寺，便見鍾一豪等人都聚集在塔前的院落裏，正在慌慌張張，議論不休。

一見麥小明和苗素苓回來，鍾一豪立即問道：「你們兩位究竟哪裏去了？可是到迷踪谷？」

麥小明道：「你們知道了就好。」

鍾一豪猛跺一脚道：「要走也該大家先商議商議，可知我們這些人緊張了大半夜，誰都沒睡覺。」

麥小明聳聳肩道：「跟你們商議那就走不成了，連我到迷踪谷的人都沒緊張，你們緊張什麼？」

鍾一豪只氣得臉色發綠，幾乎說不出話來。

余亦樂忙道：「好了好了，既然沒出事，回來就好了，你該把到迷踪谷的情形，說給大家聽聽！」

麥小明說過之後，余亦樂再道：「能回來就是萬幸了，憑你們兩個人，想救出苗大姑娘，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鍾一豪這才又道：「你們二位辛苦了一夜，快快去休息吧！」

麥小明道：「是我和苗姑娘連累了你們沒睡覺，還是你們去休息吧！我到第七層塔上去負責監視。」

余亦樂道：「天已經亮了，還有什麼好休息的，吃了早飯再說吧！」

* * *

又是一連三天過去，並未發生任何事情。

第四天中午，羣豪和住持悟塵正在寺院閒談，忽然派往少林報信的普凡回來了。

悟塵不覺一楞道：「怎麼這樣快就回來了，莫非路上出了事情？」

普凡道：「弟子在路上就遇上了少林本寺的人，把事情告訴了他們，就用不着再到嵩山了。」

悟塵急急問道：「你遇到了哪些人？」

普凡道：「有兩位師叔祖，一位是天機師叔祖，一位是天覺師叔祖，另外他們還帶了十幾名弟子。」

悟塵大喜道：「這就好了，他們一定也是查訪悟明和那九名銅人而來，你在什麼地方遇到他們的？」

普凡道：「就在原平附近。」

「他們是否要先到咱們白姑寺來？」

「兩位師叔祖沒講。」

「你先回去休息吧！」

悟塵接着向羣豪道：「這就好了，貧僧的兩位師叔既然已知悟明和九名銅人逃到了迷踪谷，必定會先到敝寺歇脚，然後再採取行動，等他們到達時，貧僧再與各位引見。」

羣豪聞聽這消息，也大為興奮，他們正愁無法與迷踪谷方面抗衡，如今有了九大門派之首的少林加入，等於為自己增强了力量。

就在當日晚飯後，天機、天覺兩位少林高僧果然率領十餘名弟子來到白姑寺。

悟塵聞報，立即帶着普凡、普渡、普濟至寺門外恭迎，一面通知鍾一豪等到禪堂相會。

天機、天覺兩位大師乃當今少林掌門天禪大師的師弟，身份地位極高，一向望重武林。

他們所帶領的十幾名弟子，也都是經由精選的高手。

悟塵恭請天機、天覺兩位大師在禪堂坐下，一面重新見禮，一面親自遞上香茗。

那十幾名弟子，則在禪堂外休息。

兩位高僧中以天機年長，只見他臉色凝重，長長嘆息一聲道：「本門不幸，竟然出了這種事情。還好，現在總算查明了悟明那叛徒和九名銅人的下落。」

悟塵肅立相陪道：「兩位師叔可是為這件事專程而來？」

天機大師頷首道：「不錯！自從這不幸事件發生後，掌門師兄日夜難安，立即兵分四路，查訪悟明和九名銅人下落，愚師叔和你天覺師叔負責北路，因為料想他們可能逃往迷踪谷，所以一路便往北嶽方向趕來。果然不出所料，就在原平附近遇到了你派往少林本寺報信的普凡。」

「這事弟子也是幾天前才知道的。」

「普凡已對愚師說過，目前你這裏住了不少原屬迷踪谷的人？」

「不錯！他們都是迷踪谷胡前盟主的人，因為不能見容於現任盟主霍元伽，便離谷到了萬月峽，再由萬月峽來到這裏。」

「這樣說就該把他們請來一見。」

「弟子已通知過他們，他們馬上就會過來。」

正說話間，鍾一豪、余亦樂、麥小明、苗素苓已匆匆走了進來。

鍾一豪等除苗素苓外，從前已和天覺大師見過，和天機大師却是第一次有緣相會。

悟塵連忙互相引見。

鍾一豪、余亦樂、麥小明都是拱手為禮，唯有苗素苓，竟向天機、天覺二位大師行弟子禮，而且口稱師叔。

天機大師微微一怔道：「這位女小施主……」

麥小明搶着代答道：「她是苗姑娘，數月前在呂梁山，貴派掌門大師已把她收為俗家弟子，她稱兩位大師師叔，正是應該的。」

天機大師哦了聲道：「不錯！本派掌門師兄已對老衲提起過，說她原是陰手一魔的門下，對嗎？」

麥小明道：「她雖是陰手一魔的門下，但却早已棄暗投明了。」

天機大師歉然一笑道：「是老衲失言，不該再提陰手一魔。」

麥小明再道：「苗姑娘所以要來拜見二位大師，除了兩位大師是她的師叔外，便是希望兩位大師能帶她到迷踪谷去。」

天機大師又是一楞道：「她為什麼又要到迷踪谷去？」

麥小明道：「實對兩位大師說，苗姑娘有位姐姐，被霍元伽收作壓寨夫人，因她心向我們，霍元伽已把她打入地牢。前幾天夜裏，晚輩曾和苗姑娘一起去劫牢，沒劫成，現在兩位大師來了，必定會進迷踪谷去捉回貴派的叛徒悟明和九名銅人，所以她才打算隨兩位大師到迷踪谷去。」

鍾一豪接着也把羣豪因何逃出迷踪谷，以及霍元伽率衆到萬月峽的經過詳述了一遍。

天機大師沉吟了半晌道：「老衲和天覺師弟進迷踪谷是必然的，但帶着一個娃兒，只怕有些不方便。」

天覺大師接道：「老衲們進入迷踪谷，不外是把悟明和九名銅人押回少林按律懲處，若想把這女娃兒的姐姐接出迷踪谷，那就名不正言不順了。」

天機大師道：「師弟說得是，咱們出家人自是不該插手本身以外的事。」

苗素苓心念姐姐安危，芳心大急，立即盈盈拜倒道：「求二位師叔成全，弟子只求能進谷探聽探聽家姐的消息，不敢奢求別的。」

麥小明也正容道：「出家人慈悲為懷，你們二位大師就做做好事吧！」

天機大師果然似是於心不忍，默了一默，抬手一招道：「妳起來，容老衲斟酌斟酌再說。」

天覺大師忙道：「師兄，帶一個女娃兒進谷，總是不宜。」

麥小明道：「沒關係，她可以女扮男裝。」

天覺大師皺眉道：「可是她的頭髮……」

麥小明笑道：「大師怎麼這樣死心眼，難道少林就沒有俗家弟子？」

天覺大師道：「可是霍元伽原認識她，換了男裝，也瞞不過迷踪谷的人。」

麥小明道：「她進入迷踪谷的時間很短，而且從未公開露面，迷踪谷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她是誰，何況……」

「小施主還有什麼何況的?」

「晚輩是說她的武功很高，萬一貴派在迷踪谷和霍元伽衝突起來，有了她，也等於增加了一份力量。」

天覺大師似是也被說動，不再言語。

禪堂內沉寂了半晌，鍾一豪道：「二位大師準備什麼時候進入迷踪谷?」

天機大師道：「老衲和天覺師弟必須正大光明的進入迷踪谷要人，自然時間要選在白天，今天天色已晚，那就明天一早出發吧!」

鍾一豪道：「如果二位大師用得着晚輩們這些人，只管開口，晚輩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天機大師合掌誦了聲佛號道：「鍾施主這番盛情，令老衲感動，只是老衲等這次行動，是少林的家務事，若有外人參與，反而弄巧成拙，這是老衲不得不顧慮的。」

衆人又談了一會兒，便各自散去。

羣豪回到塔上，勞山三雄、江北三龍、文天生等人正在第二層塔等候消息。

當他們得知方才會談的情形後，王大康道：「他奶奶的!俺只道咱們可以跟他們聯合起來，來個直搗迷踪谷，說不定一下子就可把霍元伽那些王八蛋消滅，誰想他們這些和尚却又顧前顧後，實在要不得!」

鍾一豪道：「話不能這麼說，這是兩回事，怎可混爲一談?少林是光明正大門派，人家絕不肯胡來。」

王大康道：「好了，俺不講了!不過俺倒希望能跟苗姑娘一樣。」

麥小明笑道：「你王當家的哪一點能跟苗姑娘一樣?身材?臉蛋?根本就完全不一樣嘛!」

王大康乾咳了聲道：「麥老弟別開玩笑，俺是希望也能改扮一下，跟着他們混進谷去。」

麥小明道：「人家苗姑娘是女扮男裝，你是準備男扮女裝?」

王大康乾笑道：「你是怎麼啦?老拿俺開玩笑，俺若扮成個女的，你敢看嗎?」

「當然敢看，你現在就扮起來讓我瞧瞧。」

「算啦算啦!俺不去就是了。」

＊　＊　＊

次日，悟塵命三名弟子提前準備了早餐。

餐後，天機、天覺兩位大師便率領十二名弟子和兩名俗家人出發。

原來這兩名俗家人，除了易釵而弁的苗素苓外，還有一個是戴了人皮面具的麥小明。

至於麥小明的這副人皮面具，則是向江北三龍借的，江北三龍對這東西是備而未用，借給麥小明，算是第一次亮相。

此刻的麥小明，已變成個年在三十上下的人，臉貌平常，甚至有點像鄉下人。其實戴上人皮面具，希望的也是臉貌平常，唯有如此，才不致引人注意。

他和苗素苓起初是走在後面，目的是方便談話，直到接近迷踪谷入口，才和天機天覺走在一起，以便爲他們帶路。

天機大師已聽鍾一豪說過麥小明年輕氣盛，容易惹事，邊走邊叮囑道：「待會兒入谷之後，若有關卡攔阻，麥小施主必須耐下性子，千萬不可鬧出事來!」

麥小明道：「不勞大師交代，晚輩是來幫忙的，當然不能給兩位大師幫倒忙。」

天覺大師在旁道：「師兄，萬一他們不准咱們進谷呢?」

天機大師道：「不可能!咱們是正大光明前來拜訪霍元伽，他沒有理由拒絕入谷，而且霍元伽目前羽毛未豐，對咱們少林，必定不敢得罪。」

「可是他爲什麼敢收留咱們少林的人?」

「那是另外的事，不管如何，他總不能不接見咱們。」

這時已來到谷口。

谷口因爲是第一道關卡，最爲重要，共有五人把守，其中一名是帶隊的小頭目。

在天機、天覺尚離谷口數丈之外時，那五人便各仗兵刃，將谷口攔住。

天機大師當先打了個問訊道：「有勞通報貴谷霍盟主，貧僧等人是從少林來的。」

那小頭目板着臉孔道：「從少林來的要做什麼?」

天機大師單掌立胸道：「貧僧等人有事求見霍盟主!」

那小頭目總算稍通人性，又見僧衆們一個個全帶着手臂粗細的鐵禪杖，腰間又懸着明晃晃的戒刀，生怕鬧翻了討不到好處，只得吩咐一名嘍兵進谷通報。

麥小明見那嘍兵走後，便拉着天機大師的袈裟袖子道：「大師，咱們到那邊樹下休息休息!」

天機大師依言率衆來到十餘丈外的一棵大樹下，席地而坐下來。

麥小明道：「從谷口到霍元伽所住的天星院有好幾里遠，來回要半個時辰，大家儘可好好休息休息，而且從前沒商議好的事，也可趁這機會商議商議!」

天機大師道：「該商議的早就商議過了，哪會等到現在。」

既然天機、天覺大師沒有話講，那十二名僧人也都閉目打坐，麥小明和苗素苓有話講却又不方便講，只好也陪着衆僧枯坐。

果然直等了將近半個時辰，才見搜魂手巴天義迎出谷來。

不用說，巴天義是奉霍元伽之命而來。

巴天義是老江湖，早就見過天機和天覺二大師，來到谷口，抱拳爲禮道：「失迎失迎!難得兩位老禪師能駕臨敝谷，敝盟主特命巴某前來恭迎，失禮之處，還請多多原諒!」

天機大師也客氣了幾句，隨即率衆跟隨巴天義進谷，並一路默察形勢。

路上，雙方都未提到少林叛徒悟明和九名銅人之事。

進入總寨，霍元伽早已等候在聚義廳門外。

霍元伽身旁只帶了三、五人，其中有拘魂索宋天鐸，連丁師爺也在內。

進入大廳，分賓主坐定，先談了幾句客套話，霍元伽忽然對麥小明和苗素苓看得十分留意，顯然他對這兩人有些眼熟。

天機大師擔心被他瞧出破綻，忙道：「他們是敝寺的兩名俗家弟子，莫非霍盟主在哪裏見過。」

霍元伽道：「其中一位小兄弟，好像見過。另一位雖沒見過，但身材舉止，却有些眼熱。」

他所稱好像見過的一人，分明是苗素苓，因爲在萬月峽的那場激戰，苗素苓雖着男裝，却未罩黑紗。

天機大師笑道：「也許是他們長得和霍盟主見過的人有些相像吧!」

霍元伽道：「確實有點像。」

喝過一盞茶後，天機大師隨即把話轉入正題道：「老衲此來，除了拜訪霍盟主外，另有一事，還望霍盟主能幫敝寺一次忙。」

霍元伽哦了聲道：「老禪師有話請講，只要霍某能做得到的，無一盡力效勞。」

天機大師緩緩說道：「敝寺不幸，月前竟然出了叛師滅祖之徒，聽說這些人已投到貴總寨，可有這件事吧?」

霍元伽本想不予承認，但他已決定日後將以那九名銅人對外炫耀，藉以提高他的綠林盟主聲勢地位，不承認反而不妙，隨即不動聲色道：「不錯!貴寺的弟子悟明和九名銅人，眼下都在迷踪谷總寨。」

天機大師道：「老衲和天覺師弟正是奉掌門師兄法諭前來貴總寨，希望把他們押回少林去。」

霍元伽沉默了一陣道：「原來如此，既然是押他們回去，老禪師似乎不必帶這麼多人來!」

天機大師道：「那九名銅人，個個武功高強，若不多帶幾名弟子來，迢迢千餘里，如何能押解他們回去?」

霍元伽嘿嘿笑道：「其實霍某早就對他們曉以大義，一再苦口婆心勸他們回少林去，如今兩位老禪師來了，那是最好不過。」

天機大師不覺喜出望外，他實在沒想到霍元伽會答應得這麼快，連忙高誦了聲佛號道：「霍盟主如此仗義相助，待老衲返回少林稟明掌門師兄後，必當前來重謝!」

霍元伽又是嘿嘿一笑道：「霍某方才已經說過，只要老禪師有所吩咐，無不盡力效勞!」

接着吩咐宋天鐸道：「把悟明和九名銅人帶到大廳來!」

宋天鐸應聲而去。

約半盞茶工夫，果見悟明和九名銅人魚貫進入大廳。

豈知他們對天機天覺兩位大師以及其他少林弟子看都不看一眼，却恭恭敬敬的只向霍元伽施了一禮，然後站在一旁。

饒是天機天覺兩位大師定力深厚，容忍之心超過常人，見此情形，也都氣得臉色鐵青，只差尚未出聲喝斥。

霍元伽臉帶微笑，指了指天機、天覺兩位大師道：「貴寺的兩位禪師在此，你們爲什麼不上前見過。」

只聽悟明冷冷一笑道：「稟盟主，屬下們自投奔綠林總寨後，早已和少林斷絕關係，即使少林掌門前來，也沒什麼好見的。」

天機大師終於按捺不住，大喝道：「好一個大膽孽畜，竟敢對師尊這般無禮!」

氣極之下，說完話揚手一掌，直向悟明劈去。

悟明似是早已有備，掌勢未到，便已迅速地閃到霍元伽身後，一面叫道：「盟主快救屬下!」

這一來，迫得天機大師果然無法再出手。

霍元伽目注九名銅人，抬手一揮道：「你們都退到外面去!」

天機大師臉色一變道：「霍盟主爲什麼要他們退走?」

霍元伽道：「他們都聽悟明指揮，無不以悟明馬首是瞻，留下悟明一人在就夠了。」

天機大師雙頰一陣抽搐道：「悟明這畜牲太可惡了!」

霍元伽道：「不管他可惡不可惡，老禪師要帶走九名銅人，總該先和悟明談談。」

「老衲和這孽畜有什麼好談的，只要霍盟主把他交給老衲，老衲自有辦法押他們回去。」

「話不能這麼說，他們既然已經投歸了敝總寨，老禪師總該聽聽他們的志願，若任由老禪師把人帶走，以後還有誰敢再投奔到迷踪谷？」

「莫非霍盟主又變了卦？」

「霍某一向最重信諾，老禪師帶他們不走，那又怎能埋怨霍某？」

忽聽巴天義叫道：「糟糕！他們已在大廳外佈成陣式了！」

天機大師等人向大廳外望去，果然那九名銅人已佈成一個方陣，這些少林僧人，作夢也想不到事情會演變到這種地步。

只聽霍元伽道：「二位大師還是到外面看看好的。」

天機、天覺兩位大師只得起座來到大廳門口。

少林十二名弟子以及麥小明和苗素苓，也都隨之而出。

出得門來，衆人不覺又是一驚，但見銅人陣之後，左右又各站着四名手持兵刃，怒目橫眉的人。

天機和天覺兩位大師一眼就看出左邊四人是崆峒五魔中的四魔，其中獨缺鬼魔巫道全。

當然，他們並不清楚鬼魔巫道全已被麥小明在萬月峽砍去一條左臂，目前正在養傷。

至於另外四人，只有麥小明認識，赫然是他的四位師兄鐵拐追魂羅錚、金刀鬼梭丁一魂、冷眼神梟高嶙和尚無綽號的張敬安。

麥小明心裏有數，僅僅以這八人再加上銅人陣，少林方面就難以應付，若霍元伽再派其他手下助陣，少林一方今天就很可能全軍覆沒。

顯然，這局面是在霍元伽得到天機大師進谷的消息後便有預謀。

此刻的銅人陣，因爲只剩下九名，即使無人指揮，也照樣可以運轉自如，何況，悟明還是緊緊的隨在霍元伽身旁。

天機大師和天覺大師此刻早已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幾乎連話都說不出。

霍元伽呵呵笑道：「兩位老禪師，這局面連霍某也大感意外，該怎樣處置，也只有請二位自行決定了！」

天機大師雙目神光如電，怒掃了陣後八人一眼道：「他們那些人是做什麼的？」

霍元伽道：「他們都是迷踪谷新近來的客人，霍某實在無權約束他們。」

天機大師冷然道：「霍盟主不妨問問，他們究竟準備做什麼？」

霍元伽立即望向崆峒四魔道：「四位爲什麼忽然亮出兵刃，站在這裏？」

老大毒魔陰天琳道：「難道盟主還要問嗎？」

霍元伽故作茫然道：「不問怎麼明白？陰兄還是快快講出來的好！」

陰天琳道：「理由很簡單，少林寺的悟明和九大銅人都是投奔迷踪谷來的客人，如今少林派人來捉拿悟明和九大銅人，霍盟主居然不管，這事我們實在看不過去，只好自己來管上一管了！」

霍元伽故意皺了皺眉道：「陰兄這樣做，只怕霍某對少林兩位大師方面沒法交代。」

陰天琳冷笑道：「那是你自己的事，霍盟主，實對你說，我們弟兄五人也是有意投奔迷踪谷來的，如今你不能保護誠意投奔貴谷的悟明師父和九大銅人，我們爲他們聲援又有什麼不可？」

霍元伽聳了聳肩，目光掃過天機、天覺兩位大師道：「事情鬧到這種地步，霍某也實在無能爲力了。」

這時麥小明早已怒火難禁，望着天機大師高聲道：「別聽他們的，這崆峒四魔早就歸降了迷踪谷，另有一魔被人削去一條左臂，所以今天才沒露面！」

霍元伽兩眼眨動了一陣道：「這位老弟憑什麼這樣說話？」

麥小明哼了聲道：「在下說的有什麼不對？」

他已事先服了變音藥，所以聲音也和從前不大相同。

這一來，霍元伽越起疑心，麥小明聲言崆峒五魔已歸順了迷踪谷，也許是猜想之詞，但五魔中有一魔被斬斷左臂，對方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霍元伽想到這裏，不由臉泛殺機，喝道：「這位老弟信口開河，危言聳聽，不知是何居心？」

麥小明冷冷一笑道：「如果霍盟主能把鬼魔巫道全找出來，他若左臂還在，那時在下情願任憑霍盟主處置。」

霍元伽太陽穴劇烈聳動了幾下，望向天機大師道：「這位老弟究竟是什麼人？」

天機大師不動聲色道：「老衲先前已對霍盟主說過，他們兩個，都是敝寺的俗家弟子，霍盟主可認爲他有什麼不對？」

「這人胡言亂語，口出不實之言，分明是不懷好意！」

「他說另有一魔已斷去左臂，霍盟主就該把另一魔找出來，只要證明他所言不實，老衲自當當衆按門規懲治於他。」

「他們五義中的老二，因爲有事，根本不會到迷踪谷！」

「那就無法斷定老衲這位俗家弟子所言是否不實！」

忽聽毒魔陰天琳吼道：「盟主用不着和這小子囉嗦，既然他們衝着我們五義來的，最好這事就讓我們自己解決！」

麥小明朗聲道：「那最好不過，你們是想聯手出擊，還是要跟在下單挑？」

陰天琳本來就沒把麥小明放在眼裏，若對付一個少林名不見經傳的俗家弟子便要聯手出擊，將置「五義」的顏面於何地。

當下，陰森森一笑道：「好小子，居然口出狂言，陰某對付你這樣的四個還差不多。」

陰天琳剛要躍身過來，却聽老四劍魔司太平道：「這點小事，交給兄弟了，你老大只管在後面坐鎮。」

司太平話未說完，已倒提長劍，搖搖擺擺的走了出來。

麥小明反而沉住了氣，望着天機大師道：「師父，就讓弟子出去試試如何？」

天機大師早已聽說麥小明武功出衆，在鍾一豪等人裏面是第一號戰將，爲了看看他的身手，當然也就頷首同意。

麥小明隨即也手提長劍，緩緩走了出來。

其實司太平正是看準了麥小明也用劍，才搶着要自己出陣。

他能被稱作劍魔，自然是因在劍法上造詣不凡，以劍制劍，正是他的拿手絕活。

麥小明微微一笑道：「司太平，是由你先出手？還是由在下先出手？」

司太平眨動着一對鼠眼道：「你小子怎知咱叫司太平？」

麥小明道：「有道是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你這王八蛋惡名昭彰，在下不聾不瞎，又怎能不知道？」

司太平一聽對方居然稱自己王八蛋，暴吼一聲道：「老子就讓你先出招！」

麥小明笑道：「如此說來，你爺爺就不客氣了！」

他話聲甫畢，緩緩向前又走了幾步，一副吊兒郎當模樣，接着長劍一擧，斜斜的劈了下去，看起來不見一點氣力，即使三歲的小孩子，也不會害怕。

原來麥小明是故意如此。

他的用意，不外是先鬆後緊，若一開始就施出殺手鐧，很可能會招致對少林方面不利的後果，他不能不顧全大局。

上次他在萬月峽，曾獨戰刀、劍雙魔，早知劍魔功夫高低，如今只戰劍魔一人，當然沒把他放在心上。

司太平一見麥小明好像只是三脚貓把式，出劍的勢道好像鄉下人拿鋤頭鋤地一樣，不由心裏暗笑，因之，也不用出眞功夫，只是掄劍向來劍上格去。

只聽「噹」的一聲，雙劍一接，麥小明一聲怪叫，竟被震出好幾步，而且還不住咬牙咧嘴。

司太平冷笑道：「小子，剛才你癩蝦蟆打呵欠，口氣不小，你到底學過劍法沒有？」

麥小明喘着大氣道：「不管學過沒學過，反正在下已經接了你這王八蛋一招！」

「你還敢罵人？」

「罵了是賺的。」

司太平一咬牙，終於使出了他的劍法絕招「天魔十二式」，刹那間寒芒閃爍，光影翻落，把麥小明完全籠罩在一團劍氣之中。

不過他劍招出手之後，才覺得這樣未免是小題大作，對付一個有如鄉下人般的平庸之輩，何用如此鋪張。

但見麥小明左閃右躲，怪叫連連，完全陷入手忙脚亂之境。

奇怪的是司太平不論劍勢如何綿密凌厲，却始終傷不到他。

司太平一口氣把「天魔十二式」施展完畢，怔了怔道：「你小子究竟用的什麼身法？居然沒傷在老子的劍下？」

麥小明笑道：「孫子打爺爺，若傷了爺爺，那還成什麼體統？」

司太平只氣得牙根發癢，猛起一劍，直向麥小明當頭劈去。

這次麥小明終於使出了眞力，迅速的反臂一劍，向上迎去。

雙劍一接，火星直冒，司太平當場向後摔出五、六步，幾乎拿樁不穩。

麥小明並未追襲，橫劍冷冷一笑道：「王八蛋，你還稱的什麼劍魔，連在下這鄉下人都不如，乾脆買塊豆腐碰死算了！」

司太平實在忍不下這口氣，略一喘息，便又攻了上來。

麥小明爲顧全大局，決定暫時不弄出流血場面，但却已不再客氣，「刷刷刷！」一連三劍，又把司太平逼得不住後退。

司太平在羞憤交加之下，只得施出他最後的殺手鐧，突然施出天魔十二式中的最後一式「烏龍穿塔」，閃電般一劍刺向麥小明的心窩。

麥小明微微一笑，也施出「妙妙劍訣」中的第三訣「佛遊九天」，劍鋒猶如天外飛虹，一道白光，掠向那刺來一劍。

只聽「錚」的一聲，司太平的劍立即被震飛出去。

司太平頓感手臂酥麻，大駭之下，剛要拚力後躍，不想對方的劍尖却已抵上了咽喉。

這變化除苗素苓心裏有數外，

其餘所有的人，無不感到突然。

其餘三魔一見劍魔司太平落得這般光景，內心雖又駭又急，却誰都不敢輕舉妄動。

麥小明喝道：「你們三個王八蛋若敢過來，在下就一劍先要了他的狗命！」

接着再喝令司太平道：「跪下！」

司太平爲了活命，竟眞的一點骨氣也沒有，當場跪了下去。

此時他已無兵刃，跪下之後，因爲姿勢所限，根本無法逃跑。

只聽霍元伽道：「兩位老禪師，你們這位俗家弟子，未免太過份了吧！」

天機、天覺兩位大師尚未來得及答話，苗素苓已朗聲道：「四魔既是迷踪谷的客人，我們也是迷踪谷的客人，客人和客人之間的事，你管得着嗎？」

霍元伽沉聲道：「不管你們雙方誰是客人，只要事情發生在迷踪谷，老夫就有權過問。」

天機大師終究是出家人，也有些看不過去，誦了一聲佛號道：「徒兒，放他回去！」

麥小明聽出這聲「徒兒」叫的是自己，忙道：「師父，咱們來的目的是什麼？好不容易才制住這王八蛋，怎能放他？」

「你只管放了他，咱們來的目的，是要押解少林叛徒回去，除此之外，用不着再跟別人爲難。」

「師父未免太慈悲爲懷了吧？崆峒五魔本就是江湖敗類，對他們慈悲，反而是件壞事！」

「爲師的還是要你放了他。」

麥小明哪裏肯聽，探手一指，點了司太平穴道，接着一脚踢去。

原來他這一脚，竟把司太平踢向少林那十二名僧人的落脚之處，一面叫道：「衆位師兄好好看住這王八蛋，小弟現在要獨鬥三魔。」

他的最後一個字剛剛落音，人已騰空而起，一掠數丈，直向三魔撲去，人在空中，長劍已自出手。

這突發的動作，實在太快了，連當事者的三魔都有些措手不及。

老大毒魔陰天琳情急間急急一揮手，一把「血霧散」便向麥小明沒頭沒腦的撒去，緊接着金蛇鞭也出了手。

老三刀魔谷一峯和老五色魔花秀，一個挺着奪命連環刀，一個揚起鐵摺扇，齊齊展開反攻。

原來麥小明起意獨鬥三魔，不外是要先行掃除少林方面的障礙，不使天機天覺兩位大師有他顧之憂。

但三魔也確不是易與之輩，論武功，他們人人都可獨當一面，如今三魔聯手，威勢豈是泛泛，十餘招過去，果然已把麥小明逼入下風。

苗素苓一見麥小明漸露敗象，立即便挺劍助攻上去。

她的武功已和麥小明相差無幾，這一助攻上去，很快便扭轉形勢，逼得三魔手忙脚亂，連連後退。

老大毒魔陰天琳慌忙間又撒出一把「血霧散」。

「血霧散」毒性雖重，偏偏對麥小明和苗素苓半點不發生效力。

這是因爲他們二人事先服下苗素苓身藏的解毒靈藥。

激戰間，麥小明突然一縷指風，又把刀魔谷一峯點倒。

毒魔陰天琳和色魔花秀大驚之下，急急一個倒縱，直躍退到霍元伽身邊。

麥小明和苗素苓不便追襲，也退到天機大師身旁。

這時霍元伽的臉色早已陰晴不定，陰惻惻笑了幾聲道：「貴派這兩名俗家弟子，果然身手出衆，霍某深感佩服。」

麥小明冷笑道：「在下用不着你佩服，現在放人要緊！」

「你要老夫放什麼人？」

「當然是叛徒悟明和九名銅人。」

「他們就在眼前，只要你們能把他們帶走，儘管帶走！」

麥小明望了望天機大師道：「師父，您老人家準備怎樣破陣？」

誰知天機大師反而起了猶豫。

他明知要把悟明和九名銅人押回少林，必須先破銅人陣，却又不願採取行動。

理由很簡單，銅人陣原是少林對敵的法寶，少林派好不容易培養出十八銅人，如今却要少林自己的人來破銅人陣，一旦傳揚出去，將使少林顏面何存？

麥小明見天機大師遲遲不肯下令，不由催促着道：「師父，你老來時曾說過要早去早回，爲什麼現在反而猶豫不決起來？」

天機大師頓了頓道：「就煩你先攻頭一陣如何？」

天機大師所以要命麥小明攻陣，不外麥小明並非少林的人，傳揚出去不致影響少林的聲譽。

麥小明雖然心裏不高興，却也不得不聽，爲了對付鐵禪杖，他決定改用軟鞭，因爲他那軟鞭足有七、八尺長，不必近身，便可發揮效力。

於是一鬆腰間扣把，提鞭便向銅人陣前方走去。

此刻的霍元伽，由於已認出麥小明兵器，立即喝道：「且慢！」

麥小明道：「在下奉命破陣，你爲什麼攔阻？」

霍元伽兩眼眨動了一陣道：「你是不是麥小明？」

麥小明故作一楞道：「莫焦梅是誰？」

「老夫問你是不是麥小明？」

「在下本來就沒嚼梅，嚼糖果還差不多，可惜你也沒有糖果送來。」

「老夫問的是麥小明！」

「在下是跟隨師父來押解人的，賣的什麼焦煤？霍盟主，你好像精神有點問題。」

「混帳！」

「那是你！」

霍元伽只氣得一口濃痰憋在喉管裏，連連嗆咳不已，只好不再言語，過了半晌，才望着天機大師冷笑道：「想不到貴派竟有這種弟子！」

天機大師雙手合十道：「霍盟主萬勿見怪，就因爲小徒性情頑劣，所以至今不能登堂入室，只配做一名俗家弟子。」

「他可有法名？」

「既是俗家弟子，何來法名？」

「那麼他俗家姓甚名誰？」

「霍盟主還是問他自己好了。」

麥小明擔心眞被霍元伽識破身份，立刻主動說道：「在下叫麥大明，剛才不過是跟你霍盟主開開玩笑，你別當眞。」

霍元伽哦了聲道：「麥大明？那麼你總該知道麥小明吧？」

麥大明道：「麥小明是在下的弟弟，聽說他在你手下做事，在下正要見見他。」

霍元伽吃了一驚，暗道：「原來這小子是麥小明的哥哥，難怪身材和使用的兵器以及出手招術十分相像，一個麥小明就把迷踪谷鬧翻了天，如今又出來個同樣的，這還了得！」

只聽麥小明又道：「霍盟主，爲什麼不回答在下剛才的話？」

霍元伽冷笑了幾聲道：「你說過什麼？」

「在下想見舍弟麥小明！」

「他……」

「他怎麼樣？」

「他已被老夫派到谷外辦事去了。」

「眞不巧，好不容易來迷踪谷一趟，却無法和舍弟相會，在下想問問他在貴谷表現得怎麼樣？」

「尊駕看看自己，就知道他了！」

「那敢情很不錯，這樣在下就放心了，不過他年紀輕，還望霍盟主多教導！」

「他若肯聽老夫教導，那就一切好辦了！」

「你不妨拿出盟主的權威來，諒他不敢不怕。」

「他是天不怕地不怕！」

「糟糕！舍弟怎麼還是性情不改，不管如何，在下希望霍盟主能多提拔提拔他！」

「好吧！有機會再說。」

「多謝啦！」

麥小明來到九名銅人陣前，但見九名銅人，十八隻眼睛瞪得有如銅鈴，視線全集中在自己臉上。

奇怪的是九名銅人，自萬月峽相會到現在，麥小明並未聽到任何一人講過話，很像是一羣啞巴。

麥小明終於忍不住問道：「你們爲什麼不講話？是不是霍盟主給你們吃了什麼藥？沒關係，我這裏有現成的解藥，你們哪位要，只管來拿！」

麥小明的這一着，分明是要分散九名銅人的注意力，以便省些力量攻陣。

誰知那九名銅人根本不理不睬。

麥小明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再向前移動了兩步道：「你們裝啞巴也沒關係，在下現在就要攻陣了。」

說着，手腕一抖，那軟鞭有如一條飛蛇直向前排最右一名銅人的脖子上繞去，不但手法奇準，而且那軟鞭分行的方向也奇幻莫測。

那銅人似是也吃了一驚，慌忙一偏頭，鐵禪杖隨即橫掃而出。

那鐵禪杖雖然也有七、八尺長，但因須雙手握持，無形中縮短了二、三尺長度，自是無法擊到麥小明。

鞭、杖一接，鐵禪杖立刻被鞭梢纏住。

如此一來，兩人都不得不用上全身之力，看誰能拉動對方。

那銅人本就力大無窮，再加鐵禪杖起了槓桿作用，竟然一下子把麥小明甩上半空。

頓時，現場形成了空中拋人的奇景，所有觀戰之人，連九名銅人在內，都情不自禁仰頭往上觀看。

就在這時，只聽銅人陣後排，響起兩聲悶響。

當衆人轉移視線向銅人陣後方看時，竟見兩名銅人倒地不起。

原來苗素苓已看準銅人陣佈成之後，所有銅人都是顧前不顧後，因之，竟然來了個偷襲，瞬息間以隔空打穴手法，點中了兩名銅人穴道。

而此刻麥小明早已輕飄飄的落下地來，又在銅人陣前方展開攻擊。

銅人陣在前後同時遭受襲擊之下，立即陣脚大亂。

霍元伽一見銅人陣被攻破，情急之下，只好發出暗號，命令麥小明的四名師兄羅錚、丁一魂、高嶙、張敬安一起掩殺過來。

另一方面，調息完畢的崆峒三魔陰天琳、谷一峯、花秀也跟着加入了戰鬥。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 厲九娘尋人轉入左廂被困，意外獲得老狠神當年被困時刻下的「天狠心法」，隨即把字跡毀去，又得君、李二人打開了石門讓她出來，她見他們獲得「六脈眞氣」，想制服二人並奪李如雲手上的寶珠，見無法得逞，便借故離去。後他們發現厲九娘得到天狠心法，便欲追出去將她擊殺除害，被她溜掉，反而遇到李如流、水中柱，雙方發生激戰……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秋水芙蓉



惜才贈面具　大意中迷香

水中柱本待要說：「你認爲水某勝不了你麼？」

但他只說了「你認爲」三字，突然感到自己說話之時，劍上氣勢爲之一弱，立即閉口運功，不再說話，運劍如飛，急攻而上。

不，他一時殺得性起，劍招再變，舌綻春雷，大喝一聲，左手駢指如戟，竟在劍光飛舞之中，尋暇找隙，朝君簫身側穴道下手，但聽指風破空，嗤然有聲，十分銳利。

他果然不愧是七絕魔劍門下大弟子，一身武功端的了得，不但「七絕劍法」使得出神入化，這一手「七絕指功」，同樣極具威力。

兩人這一番近身搏鬥，指風像冷箭般亂射，加上一道道劍光在全身要害閃閃出沒，快得如同電掣雷奔，教人眼花撩亂。

君簫不知自己功力已臻上乘境界，更不知道自己師門的「玄門護身眞氣」，隨着本身武功的精進，此刻已經不懼對方指風襲擊。

此時眼看水中柱七星劍劍招奇快，每一劍劃出七道劍光，劍影排空，滔滔滾滾而來，對方一個人又時而凌空高蹈，宛如鷹隼飛撲，時而貼地平舖，宛如蛺蝶舞花。

他既要舉簫封擋對方劍勢，還要防備對方乘虛而入的指風，一時之間，倒也迫得他連連後退，緊守門戶。

這一陣工夫，他既不能主動攻敵，因爲他希望水中柱、李如流二人能夠知難而退，因此打得很吃力。

就在此時，但聽「嗤」然銳嘯乘虛而入，緊接着「噗」的一聲，擊中君簫右肩「巨骨穴」！

不，「七絕指」和「七絕劍法」相同，一指出手，七指同發，你只要被他擊中一指，就連續可中七指。

君簫但覺他宛如手揮七絃，一瞬之間，噗噗噗，接連七縷指風，擊中自己右側「巨骨穴」以下，前胸「將台」、「期門」、「章門」，及身後「鳳尾」、「精促」、「笑腰」七處大穴，心頭驀然一驚，急急往後疾退！

人影倏分，水中柱俊目放光，突然仰首長笑，笑聲中，左腕向上一振，大袖沿着手腕滑下，但見手腕上套着七隻金光燦然的金圈，此時隨着他手腕一振之勢，七隻金圈，一齊脫手飛出，直向君簫劈面電射而至。

李如流聽到大師兄的一聲長笑，那還怠慢，身形倏地橫移八尺，右手一撩長衫，腰間登時露出一條五寸寬的皮帶，皮帶上插着一排七口藍芒閃閃的柳葉飛刀，刀長不過五寸，顯然淬過劇毒。

李如流隨手把那七口柳葉飛刀一起取出，配合大師兄的金圈，一

聲不响，右腕一揚，七口飛刀，同時朝君簫身後飛射而去。

君簫急速後退，是因自己被對方七縷指風一下擊中了右首半邊身上七處大穴，其實他眞要被水中柱擊中穴道，此刻早已動彈不得，那裏還有後退的機會？

他疾退數步之後，才發覺自己根本沒被指風擊中，心中反而一楞，暗暗忖道：「他指風明明擊中我七處穴道，怎會毫無所覺？莫非這幾日在丹室中，和李如雲抵掌運功，連護身眞氣都精進到無意却敵之境！」

心頭正在驚喜交集之際，瞥見水中柱左腕一振，七隻金圈盤旋如飛，電射而來！

就在此時，突聽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喝道：「當心身後飛刀。」

君簫聞聲警覺，身形一側，果見七口藍汪汪的飛刀，排成北斗七星，朝身後襲來，這分明是李如流配合他師兄行動，出手暗襲。

前有金圈，後有飛刀，兩人使的均是七絕門的特殊手法，出手所取都是七處要害部位，前後夾擊，互相配合，要想躲閃，實非易事，君簫這一側身之際，急中生智，右手銅簫疾掄，簫頭一下套住第一隻金圈，因勢利導，隨着金圈的動作，輕輕往後一送，朝李如流第一口飛刀上砸去。

簫頭連連揮動，七枚金圈順勢飛出，一齊砸上了飛刀！

他使的這一手，當時只不過仗着功力精進，目力敏銳，急中生智的巧打手法，但經過他這下破去了兩人的暗器，就變成了他獨創的手法「移花接木」，這是後話。

三方出手，全都快逾掣電，七枚金圈經君簫銅簫撥送，去勢更見神速，但聽一陣連珠般「叮」「叮」輕震，金圈砸中了七口飛刀，一齊電飛出去一丈以外，落到山石之上！

七枚金圈在落到地上之時，緊接着響起了一陣嗤嗤之聲，每一枚金圈，像噴泉一般，噴洒出一片綠色霧氣，洒在岩石上，連石山都被腐蝕了一大片。

原來水中柱這七枚金圈，輕巧特製，圈中滿藏毒水，打出之時，對方不知內情，只要用兵刃一格，觸動機簧，毒水即會自動噴出，激射甚遠，只要被噴上幾點，衣服腐蝕，沾上皮肉，立即潰爛，不出頓飯工夫，就會全身潰爛而死，當眞歹毒絕倫！

這時若無李如流在他身後放出飛刀，君簫必然會用銅簫去劈金圈，那麼勢必非傷在噴洒的毒水之下不可。

這一段話，說來雖慢，實則不過眨眼工夫之事，君簫目光一注，看到山石被毒水腐蝕了一大片，心頭不禁大怒，劍眉陡揚，指着水中柱怒喝道：「姓水的，君某只希望你知難而退，你居然使出這種歹毒暗器，今天饒你不得！」

他這伸手指着水中柱發話，原是無心施展「六脈眞氣」，但因心頭這一氣憤，鼓動眞氣，話聲未落，一縷勁急內勁，「嗤」的一聲，從中指指端射出。

水中柱做夢也沒想到自己七縷指力，明明擊中君簫七處大穴，君簫居然若無其事，自己打出去的七隻金圈，又被對方不知使了什麼手法，一齊砸上師弟的飛刀，他仍然絲毫無損，正感凜駭之際，君簫一縷勁風已經射到。

須知「六脈眞氣」發出來的內勁，勁力之强，速度之快，豈是一般指風所能比擬？

水中柱武功原也了得，聽風入耳，但已覺右肩如中鐵錐，口中大叫一聲，一個人仰面跌了下去。

君簫心頭氣憤已極，俊目含煞，一下落到李如流的身前，沉哼一聲道：「李如流，你……」

隨着話聲，正待發指！就在此時，只聽耳邊又響起那人「傳音入密」的話聲，急急說道：「家兄只此一子，還望君公子手下留情。」

君簫聽得不由一怔，原來傳音說話的竟是臥虎李從義！

在風雲山莊之中，李從義也曾暗中協助過自己，而且自己這條命，是李如雲救的，李如流畢竟是李如雲的哥哥。

這一想，君簫本待凌空點出的一指，也就遲疑了一下。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李如流眼看七柄淬毒飛刀被君簫破去，大師兄似乎還負了傷，他仗劍當胸，防範着君簫突襲，迅快掠到大師兄身邊，急急問道：「大師兄，你怎麼了？」

水中柱右肩肩骨被君簫「六脈眞氣」擊碎，痛得他俊臉通紅，汗出如雨，但他乃是心高氣傲的人，豈肯示弱，一手掩着右肩，身子在地上一彈而起，說道：「沒什麼，咱們走。」

說完，目含怨毒，看了君簫一眼，冷然切齒道：「姓君的，咱們這筆賬，水某總有討回來的一天，再見。」

轉身往山下疾奔而去。

君簫還不知道自己這一記「六脈眞氣」擊碎了水中柱的肩骨，聞言敞笑道：「很好，君某隨時候教。」

李如流一聲不響，緊隨着他師兄身後奔去。

晨曦已經照在小山上，山林間霧氣已收。

君簫忽然間從心底升起了寂寞

之感！

李如雲和他丹室中度過了三天三夜，心靈相通，息息相關，這是多麼純潔可貴的情愛，如今景物依舊，人去山空，像晨霧般消失，像春夢了無痕，叫他如何不想她？

君簫對景懷人，正在怔怔出神之際，突聽身後不遠傳來一聲輕微的歎息，心頭不由驀然一驚，急忙轉過身去。

只見一棵大樹後面，緩步走出一個相貌清癯的頎長人影，那不是臥虎李從義還有誰來？

君簫急忙一抱拳：「前輩。」

李從義頷首笑道：「君公子一別數日，武功似乎又精進了，可喜可賀。」

君簫道：「前輩過奬，數日前在風雲山莊，多蒙前輩關照，在下這裏謝了。」

李從義道：「家兄身在江湖，又擔任了七星會巨蟹宮職務，對君公子曾有冒犯之處，老朽內心至感不安。」

君簫覺得這位風雲莊的二莊主，不但為人正直，而且大有隱逸之風，使人覺得和藹可親，一面恭敬的道：「事情已經過去，前輩也毋須掛齒了。」

李從義看了他一眼，口中忽然輕喟一聲，欲言又止，終於說道：「事情只怕並未過去……」

君簫劍眉軒動，憤忿道：「在下自問與七星會無怨無仇，他們何以要一再糾纏不休？」

李從義道：「老朽並非七星會的人，但聽家兄的口氣，七星會主聽信傳言，把君公子當作終南碧眼眞人的高足，頗有拉攏延攬之意。」

君簫道：「在下早已一再聲明，另有要事在身。」

李從義微攢了下眉說道：「方才老朽來遲一步，未及出聲阻止，君公子一記指力，擊碎水中柱肩骨，只怕會惹上麻煩。」

君簫聽得一怔，道：「在下擊碎水中柱的肩骨？」

李從義深感意外，奇道：「怎麼？君公子還不知道麼？」

君簫道：「在下眞的不知道。」

李從義暗暗奇怪，眼前這位年輕高手，難道會連自己出手輕重都不知道嗎？他看了他一眼，心中暗道：「看來他雖然身懷絕技，却是毫無對敵經驗，才會傷了敵人，自己還不知道。」

君簫續道：「前輩大概也看到了，水中柱使用歹毒暗器，在下一時忍無可忍。」

李從義微微搖頭道：「君公子可知水中柱的來歷麼？」

君簫道：「在下不知道。」

李從義道：「水中柱是七星會會主夫人水芙蓉的弟弟。」

君簫冷笑道：「他仗着姐姐的勢力，可以橫行江湖？」

李從義輕輕歎息一聲道：「君公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水芙蓉在江湖上已經出名難惹，但水中柱的師傅，是七星會的總護法鄧玄公，外號七絕魔劍，在武林中，武功高，輩份尊，就是五大門派也招惹不起他，老弟你一日之間，惹上兩個最難惹的人物，今後行走江湖，務必小心。」

君簫道：「前輩關愛，在下十分感激，不過七星會會主夫人也好，七絕魔劍也好，他們總該講理。」

李從義暗暗搖頭，這年輕人生性倔强，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水芙蓉和七絕魔劍那會和你講理？但這話他不好說。

清癯臉上微微一笑，探手取出一個小小錦盒，隨手遞了過來，說道：「老朽和君公子一見如故，無以為贈，這錦盒之中，是名聞江湖的巧手書生宓必昌精製的三張面具，江湖上會製作人皮面具的人不在少數，但能戴在臉上，使生人看不出絲毫破綻，而且還能隨着你說話的表情，纖毫不爽的，只有巧手書生宓必昌一個。

「而且他秘技自珍，輕易不肯製作，因此江湖上把他製作的面具，視同奇珍，這是老朽在無意中救了他一命，他回去之後，整整化了兩年時間才製成三張面具相贈，留作紀念，老朽從未輕易示人，君公子行走江湖，也許用得着它，其中一張老朽準備留給如雲，這兩張就請君公子收下了。」

君簫聽他說得如此珍貴，而且自己行動磊落，也無須人皮面具，這就抬目道：「前輩厚賜，在下不敢拜領。」

不敢拜領者，不屑用人皮面具也。

李從義自然聽得出他的口氣，微微一笑道：「君公子名師高徒，光明磊落，自然用不着面具，但江湖上人心詭譎，不可不防，有這兩張面具，必要時也許可以助你瞞過敵人耳目，去完成一件重要任務，老朽留着無用，君公子且請收下，若不屑用此，也可作為和老朽作個忘年之交的紀念如何？」

君簫聽他這麼說了，只好伸手接過，說道：「前輩這麼說，在下拜領就是。」說罷，就把錦盒收入懷中。

李從義爽朗的笑道：「老弟這樣才是英雄本色，好了，老朽還另有事要走了，不知老弟可有什麼話，要老朽轉告如雲麼？」

君簫俊臉驟然一紅，說道：「前輩見詢，在下只好直說，在下多蒙李姑娘救助，始能保住性命，請前輩轉告李姑娘，在下決不負她，俟在下從四川歸來，自會找她去的。」

李從義一手摸着黑鬚，藹然笑道：「好，老弟果然是性情中人，你這話老朽一定會告訴如雲的，你由四川回來，不必再去風雲山莊，老朽會叫如雲去找你的。」

君簫心頭一陣感激，拱拱手道：「多謝前輩成全，在下告辭了。」

李從義叮囑道：「老弟好走，江湖險惡，人心叵測，前途珍重。」

君簫再一拱手，轉身朝山下行去。

* * *

君簫出了山谷，就一路西行，曉行夜宿，這一路上沒再遇上七星會的人，由皖入鄂，經漢陽、江陵，渡江向西，即是松滋縣。

一般入川要道，都是由江陵、宜昌溯江而上，很少人由松滋往西走旱道的。

那是因為由松滋、枝江西行，乃是川、鄂、湘三省交界的山陵地帶，瘴雨蠻煙，行人稀少，旅客視為畏途。

君簫在途上早已打聽清楚，磨刀溪在四川萬縣東南，接連湖北利川縣境，也就是說，到了利川，就可以找到磨刀溪。

他雖然不知磨刀老人住在磨刀溪什麼地方。

但由利川一路找去，總可以找得到，因此決定趕赴利川，那就必須走旱路，由松滋一路向西經枝江、長樂、施南，而達利川。

這天中午時分，他趕到長樂。

這長樂縣，在元朝以前，還是蠻地，明置五峯石寶長官司，淸始設長樂縣治(即今之五峯縣)。

長樂縣地處山區僻鎮，城內只有一橫一直兩條大街，街道狹仄，自然不在話下，橫街上，只有一家酒菜館，叫做天香樓。

長樂縣不是通衢大邑，往來的旅客不多，食客自然也不會太多，因此天香樓日常生意也十分清淡，可是今天有些例外，晌午時分，天香樓上十來張桌子，差不多已上了七八成座頭。

這是很少有的盛況，天香樓三名跑堂伙計，精神抖擻，嗓子已亮了起來，樓下刀勺聲，響噹噹的，也顯得份外起勁。

君簫就是被聲聞大街的刀勺聲引來的，上得樓梯，三名伙計已經忙得不可開交，掌櫃的親自在樓梯口招待，看到君簫，連忙哈着腰，陪笑道：「客官，請，請，這邊還有空位。」

君簫放下包裹，在欖上坐下，掌櫃已經倒了一盅茶送上，含笑問道：「客官要些什麼？」

君簫道：「你給我切一盤滷味，再炒兩個熱炒，拿一盤饅頭來。」

掌櫃道：「客官可要來一壺酒，小店有茅台、竹葉青，還有陳年的女兒紅……」

君簫道：「好吧，那就給我來四兩竹葉青。」

掌櫃退去之後，君簫擧目略一打量，就發覺氣氛有些不對。

全樓食客不但每人身邊都帶有兵刃，而且年紀都不太大，看去不過二十出頭、三十左右，一望而知全是武林中人。

每桌四人，一共六桌，計有二十四人，大家各自低頭吃着酒菜，也不互相交談，因此一點也聽不到酒客的喧嘩之聲。

酒樓上一共有八張方桌，除了自己獨佔一桌之外，另外一張桌上，是一個身穿藍布衫的老嫗，和一個十六七歲身穿青布衣裙的少女，像是婆孫兩人。

那老嫗約莫六十左右年紀，臉長如驢，頭上戴着一副黑絨包頭，雖然只是一個鄉下老太婆，但是包頭上却綴着一圈珠花，中間一顆珠子，比黃豆還大。

不用說，那自然是假的了，若是珍珠串的，光是中間這一顆珠子，就值上千兩銀子。

青衣少女生得甚是娟秀，一張瓜子臉，柳眉俏目，烏黑的眼珠甚是靈活，梳着兩條長長的髮辮，一直垂到胸前，髮梢還結着兩朵絲線編的紅花。

她們也只是自顧自的吃喝，沒有說話。

酒樓上幾乎已是九成座頭，但却不聞一點人聲，這大概自有酒樓以來，破天荒的第一次。

酒樓應是亂哄哄的才顯得熱鬧，像這樣滿堂食客，鴉雀無聲，在氣氛上就使人有異樣的感受。

君簫看得暗暗納罕，忖道：「這些人似乎大有蹊蹺。」

正想之際，只見左首桌上的藍衣老嫗，忽然轉過臉來，朝自己咧嘴一笑，露出兩顆黃板牙，牙縫裏沾着青菜，模樣有些傻！

尤其在她笑的時候，馬臉一鬆，更顯得一臉俱是皺紋。

而且每一條皺紋都會笑，笑得都不一樣。

君簫直覺的感到這老嫗有些古怪，但又說不出她古怪在那裏。

藍衣老嫗打量了君簫一眼，就朝坐在她邊上的青衣少女低聲說了兩句。

她說得很輕，君簫和她們隔着一張桌子，自然不能聽到，但君簫知道，那藍衣老嫗一定是和她孫女

在談論着自己。

果然，藍衣老嫗話才說完，青衣少女就倏然回過頭來，她那雙黑白分明的目光，投到君簫臉上，君簫正好望着她。

四目相投，君簫覺得自己不該去盯着人家姑娘，急忙移開目光，只聽那青衣少女口中冷冷哼了一聲。

她這聲冷哼，傳到君簫耳中，就覺得大大的難堪！

本來嘛，妳如果不朝我看來，怎麼知道我在看妳？

妳可以回頭看我，我就不能看妳？

妳如果認爲我看妳是輕薄，那妳又爲什麼要回頭看我？

當然，他不能爲了人家姑娘的一聲冷哼，站起來去和她評理，但心裏總覺得這青衣少女似乎蠻橫得有些不通人情。

正好此時一名伙計替他送來酒菜，君簫也就不去理會她們，獨自斟了一杯酒，慢慢的吃喝起來。

過不一會，只聽藍衣老嫗尖着嗓子叫道：「堂倌，算賬！」

掌櫃的趕忙答應一聲，急步趨了過去，陪着笑道：「回老太的話，一共是五兩二錢七分銀子。」

君簫聽得一怔，暗自忖道：「這婆孫二人，桌上一共也沒叫幾個菜，那要這許多銀子？這家酒樓，簡直是漫天要價！」

藍衣老嫗摸出一錠足有七、八兩重的銀子，交到掌櫃手中，一面伸手一指君簫桌子，說道：「連這位相公的都一起算了，餘下的不用找了。」

你別看她像個鄉下老太婆，她八兩銀子吃了一頓普通的酒飯，出手豈非比達官貴人還要大方。

掌櫃的連連哈腰，說道：「多謝老夫人賞賜。」

多賞了幾兩銀子，「老太」就變成了「老夫人」。

君簫聽她連自己的帳都給付了，急忙放下筷子，拱拱手道：「老婆婆不用客氣，在下……」

藍衣老嫗不等他說下去，搖搖手，攔着笑道：「沒什麼，老身給了就算了，相公不用再和老身客氣了。」

君簫還待再說，藍衣老嫗已經站起身，朝青衣少女吩咐道：「小紅，咱們走。」

青衣少女跟着站起，纖手一揮，鶯聲嚦嚦的道：「大家該上路啦！」

嬌聲甫落，六張桌上的人一齊站了起來，魚貫往樓下走去。

現在君簫明白了，這些人和藍衣老嫗是一路的。

青衣少女扶着藍衣老嫗，離開座位，她們要下樓去，就得經過君簫的桌子。

君簫因她替自己會了酒賬，心裏過意不去，站起來，說道：「老婆婆……」

藍衣老嫗沒待他說完，顫巍巍的伸過手來，輕輕拍着他肩膀，笑道：「年輕人，你也該走了。」

君簫不好避讓，但聽她說得奇怪，心頭微愣，說道：「老婆婆請便。」

「不。」藍衣老嫗笑得有些詭譎，微微搖着頭，笑道：「老身之意，是想邀你和咱們一起走。」

君簫發覺她說話之時，那雙眼睛，瞇得像一條縫，一直盯着自己。

她眼縫之中，閃爍着奇異的光亮，一會亮如星星，一會黯淡晦暗，一瞬之間，竟然變幻莫測，心頭暗生警惕，問道：「在下爲什麼要和你們一起走？」

藍衣老嫗依然含着微笑，徐徐說道：「老身也是一番好意，這一帶都是蠻荒之地，大家結伴同行，總比一個人走要安全得多。」

她話聲說得十分柔和，好像眞是一番好意，但君簫聽到耳中，就覺得不大對勁！

尤其藍衣老嫗笑得好不詭秘，好像她瞳孔中，正在散發着無形的吸力，自己不知不覺之間，竟被她多變的目光吸引住了，再也移不開目光。

心頭不由大驚，暗暗凝聚功力，想把目光移開，但藍衣老嫗瞇着雙目，緊緊盯着你，任你如何運功，也休想移得開去！

不，等你發覺不對，就是想要舉手劈出一掌，却有如夢魘一般，連手臂都舉不起來。

藍衣老嫗望着他，微笑道：「好了，年輕人，你現在應該想清楚了，走，隨老身下樓去。」

她顫巍巍的手又伸了過去，拍拍君簫的肩膀，好像慈母對孩子一般的親切。

君簫心頭一陣迷糊，居然點點頭道：「好，在下那就和老婆婆一起走好了。」

藍衣老嫗得意的笑道：「你想通了就好，小紅，咱們走。」

青衣少女攙扶着她，緩緩朝樓梯走去。

君簫一手提起包裹，緊隨着她們身後而行。

掌櫃率同三名伙計，早已在樓梯口一字排開，躬着身同聲說道：「老夫人好走，謝謝老夫人。」

* * *

一行人離開長樂，依然一路西行。

在城中之時，藍衣老嫗還需要青衣少女攙扶而行，但出了縣城，她再也不用人扶持，緊隨衆人身後

健步如飛。

小紅(青衣少女)此時已越過衆人，走在最前面，替大家帶路，翻山越澗，一路飛掠，奔行得極快。

這一路上，都是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嶺，山勢迤邐，溪澗如帶，不時有猛獸出沒。

這樣曉行夜宿，一直走到第四天傍晚，才趕到一座雲霧繚繞的高山之下。

小紅領着大家朝一處山谷走去。

這座山谷從山口起，石呈黝黑，四週寸草不生，形態十分險惡。

山谷入口處，一路曲折甚多，越往裏越狹，兩邊陡壁如削，寸草不生，脚下也盡是大小石塊，流水潺湲，石上長滿了青苔，走在上面，滑不留足，這簡直是一條山縫！

約莫走了半里光景，峯迴路轉，眼前地勢豁然開朗，却是一片小小的草地，草地上蓋着一座六角形的石亭，一方扇形的橫匾，上書「止武亭」三個朱紅楷書。

一條亂石壘壘的山路，依然向裏延伸，沿着山澗深入，轉過山谷，裏面又是狹窄峭壁，向左彎去，敢情裏面又是一道深谷。

小紅領着一隊人走近「止武亭」。纖手朝後一擺，示意大家停步，然後獨自走上幾步，朝亭中躬身施了一禮，說道：「婢子小紅，恭請孟婆婆。」

止武亭中，只有一張小小的石桌，和四個石櫈，根本不見半個人影，但就在小紅話聲方落，亭中就響起一個蒼啞的老婦人聲音，說道：「令牌呢？」

只不過一霎眼的工夫，止武亭上，已經據坐着一個手持黑漆杖，身穿黑衣的白髮老婆婆。

小紅慌忙應了聲「是」，從身邊一個革囊中取出一塊鐵牌，攤在掌心，說道：「請孟婆婆驗看。」

孟婆婆一雙水泡眼朝她的掌心一瞥，問道：「一共幾個人？」

小紅躬身道：「一共二十五名。」

孟婆婆「唔」了一聲道：「你們可以進去了。」

小紅又應了聲「是」，收起鐵牌，朝身後揮了揮手，當先朝谷中行去。

一行人跟在她身後，魚貫而行。

藍衣老嫗是這一行人的押隊，朝孟婆婆擠眉弄眼的向身後嘛嘛嘴，邊走邊笑道：「老姐姐，痲煩你啦！」

孟婆婆點點頭道：「妳只管走好了。」

一行人很快在山谷中消失，孟婆婆手持黑漆杖，顫巍巍站起身，走出六角小亭，口中沉喝道：「二位既然闖進了涼霧山埋恨谷，又何用再藏頭縮尾？」

話聲甫落，突然聽一聲洪笑，兩條人影，疾如鷹隼劃空瀉落。

這兩人都是道家裝束，左邊一個年約四旬，身穿天藍道袍，背着青穗長劍。

右邊一個年約五旬開外，胸飄黑髯，一身灰布道袍，除了肩負長劍，左手還執着馬尾拂塵，那一聲長笑，正是此人所發。

孟婆婆一雙水泡眼只瞄了兩人一眼，冷冷說道：「老婆子如果眼睛不花，二位居然還是武當、衡山的高人。」

藍袍青穗，正是武當弟子的標誌，衡山派左拂右劍，名聞天下，因此只要是久走江湖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黑髯道人朗笑一聲道：「不錯，貧道正是衡山史清塵，這位是武當孤松道友。」

孟婆婆似乎絲毫不把衡山、武當的人放在眼裏，冷聲道：「說說來意。」

史清塵道：「貧道敝師侄谷鳳池，和無爲道長(武當掌門人)門下俗家弟子祝祥麟，均在一月前離奇失踪……」

孟婆婆哼道：「你們找人找到涼霧山埋恨谷來了？」

孤松道人道：「貧道和史前輩若無半點佐證，豈會找到這裏來？」

孟婆婆道：「什麼佐證？」

孤松道人道：「方才那一行人中，貧道認識的就有兩個。」

孟婆婆道：「你認識兩個什麼人？」

孤松道人道：「石城柳家莊少主柳必顯，河南中原鏢局中原一鼎勝百里令郎勝家駒，就在被你們劫持而來的二十五人之中，這總不假吧？」

孟婆婆道：「這兩人與你們何干？」

史清塵道：「你們既能劫持這二十五人，敝師侄和失踪的武當門人，自然也可能是你們劫來的了。」

孟婆婆道：「你師侄也好，師弟也好，老婆子可不清楚，你們自己進去看好了。」

孤松道人道：「史前輩，咱們快進去瞧瞧。」

史清塵拂塵當胸，敞笑一聲道：「孤松道友，你當她會輕易讓咱們進去麼？」

孤松道人一楞道：「這……」

他待要說：「這是她自己說的。」

但才說了一個「這」字。

孟婆婆就桀桀怪笑道：「史清塵，你說對了，老婆子放你們進去可以，但有一個條件。」

史清塵問道：「什麼條件？」

孟婆婆道：「放下手中兵刃，由老婆子點了你們穴道，再用黑布蒙住雙目，方可以進去。」

史清塵臉色微變，沉笑道：「妳要貧道二人束手就縛？」

孟婆婆怪笑道：「老婆子正是這個意思。」

孤松道人怒喝道：「好狂的口氣！」

「鏘」的一聲，從肩頭撤出長劍。

史清塵見多識廣，眼看這黑衣老婦既知自己來歷（他是衡山派掌門人祁清風的師弟，衡山派的第二高手），猶敢口發狂言，顯然必有所恃。

右手向孤松道人微微一攔，目注孟婆婆，問道：「妳要貧道二人束手就縛，似乎也該亮個名號，並說明谷中主人，是何等人物，好讓貧道衡量衡量。」

他已看出孟婆婆不過是守谷之人，那麼她身後必然另有主人。

孤松道人聽得暗讚一聲，這位衡山派的高手，果然名下無虛，對方如此狂傲，依然絲毫不動火氣，說話不卑不亢，極爲得體，至少也可以摸清對方底細。

孟婆婆瞪著一雙水泡眼，桀桀怪笑道：「好個牛鼻子，你想套我老婆子口氣？谷中主人是誰，你們進去了自會知道，至於老婆子，嘿嘿，虧你還是祁清風的師弟，難道連老婆子這根拐杖，也認不出來？」

手中黑漆杖「噹」的一聲，往地上一頓。

這時已是傍晚時光，暮靄漸合，但史清塵一身修爲已臻上乘，目力何等敏銳，她一頓黑漆杖，鳥爪般的五指隨著移下數寸，改握杖身，露出了杖頭。

一般上了年紀的人，杖頭上多數刻的是鳩鳥；但孟婆婆杖頭上，卻是雕刻了一隻背插雙翅的飛狐！

史清塵這一瞧，神色不由的微微一變，仰首長笑道：「無怪妳口氣托大，竟是昔年橫行西南的黑飛狐，哈哈，據江湖傳言，當年妳被梵淨山主一記『大悲神掌』，擊得銷聲匿跡，不想三十年後，依然怙惡不悛，躲在涼霧山，助紂爲虐，你們劫持各派門下，究竟有何陰謀？」

孤松道人並沒聽說過黑飛狐其人，但聽史清塵的口氣，這黑飛狐想必是個窮兇極惡之人無疑，手中松紋劍不由的一緊，暗暗凝神戒備。

孟婆婆兩腮下垂，水泡眼隱射兇光，沉喝道：「史清塵，你有多大道行，居然觸犯我老婆子的忌諱，本來你還可以留下一條性命，現在是死定了。」

史清塵面對黑飛狐這樣一個勁敵，自然不敢絲毫大意，右手撤下長劍，雙眉一軒，朗笑道：「黑飛狐，咱們之間鹿死誰手，此刻未免言之過早。」

孤松道人仗劍跨上一步，躬身道：「史前輩，還是先由晚輩來會會她。」

史清塵含笑道：「道友且替貧道掠陣如何？」

一面在轉臉之際，暗以「傳音入密」說道：「黑飛狐成名在五十年以前，經過三十年蟄伏，武功必然大爲精進，貧道是否是她敵手，尚難逆料，何況她只是守谷之人，谷中另有主人，此事非同小可，等貧道和她動手之時，道友務必急速退出此谷，在途中相候，貧道自會趕來會合，如天明之前，仍不見貧道，必然失陷此谷，道友速歸報告令師，通知敝派，再作計較……」

黑飛狐孟婆婆冷聲哼道：「史清塵，你們用不著商量，反正進入涼霧山埋恨谷的人，要再出去，那是比登天還難了。」

史清塵倏然轉過身去，左拂右劍，擺開門戶，沉喝道：「貧道倒是不信。」

黑飛狐冷冷的道：「你很快就會相信。」

別看她顫巍巍連路都走不穩，此刻話聲出口，突然向前跨上一步，這一步足足跨出八尺有奇，一下就欺到史清塵身前喝道：「你小心了！」

史清塵看她來勢極猛，左手拂塵向外一拂，身形退後數尺，右手長劍疾舉，正待發劍。

黑飛狐嘿然冷笑，不容他還手，如影隨形而上，長身急撲，黑漆杖一顫之勢，幻起了點點杖影，風飄萬點，氣勢逼人！

史清塵長劍當胸，左手拂塵連連擺動，化解來勢，依然引身斜退；但就在這斜退之際，突然大喝一聲，手中長劍匹練乍發，朝外劈出一劍，强勁劍風帶起了嗡然輕嘯。

這一記「直劈天門」，正是衡山派劍法中的精華。

孤松道人看得暗暗讚歎：「史前輩果然不愧是衡山第二高手，光是這一劍，由退反進，使得漂亮已極！」

黑飛狐逼近的人，但覺一股森寒劍風直湧過來，倒也不敢輕敵，腳下微一停頓！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史清塵一劍出手，突然口發長嘯，雙足一頓，一道人影，騰空直下，垂直朝

黑飛狐當頭射落。

這一著奇快如電，銳不可擋！

黑飛狐孟婆婆自然知道，對方凌空發劍，除了硬接，躲閃不得！

因爲敵人居高臨下，這一丈方圓之內，均在對方劍光籠罩之下，不論你如何躲閃，均難躲閃得開。

黑飛狐凜立不動，口中冷笑一聲，黑漆杖起處，迎著劍光朝上磕去。

「噹！」劍杖交擊，響起了一聲震耳欲聾的金鐵交鳴之聲！

史清塵劍尖在她鐵杖上一點，一條人影又借勢騰空而起，在空中劃了半個弧形，劍光如鍊，又朝黑飛狐當頭射來。

衡山派以騰空搏擊名聞天下，遇上衡山派的人，最好就是莫要讓他有機會騰身而起，因爲只要騰空而起，他可以借你封架之力，接二連三的在空中發劍，使你窮於應付。

閑言表過，卻說史清塵展開劍法，一個人不時的騰空飛起，掄劍下撲，劍如匹練，盤空飛舞，倏忽上下，伺機發劍，劍光籠罩一丈方圓，劍劍不離黑飛狐頭頂，在她左右前後，飛撲刺擊，快捷得使人眼花撩亂。

黑飛狐一雙水泡眼目光炯炯，不論你史清塵迴旋飛撲，劍光落向何方，她身子也其快無比的跟著旋轉，始終和史清塵正面相對，手中一支黑漆杖，幻起一道道的杖影，每一杖都接住史清塵的劍光，門戶之嚴，簡直沒半點予人可乘之機！

這一陣地對空的搏鬥，但見劍光杖影，互相糾纏，一陣陣密如連珠的金鐵交鳴之聲，響徹山谷！

孤松道人雖是武當首徒，武當派素以劍術馳譽武林，但對這一場搏鬥，史清塵發劍之奇，身法之妙，把他看得呆了！

不過片刻之間，兩人已經搏鬥了四五十招，一個身如匹練，盤空下擊，一個杖影繚繞，匝地游走，依然難分勝負。

史清塵眼看久戰無功，忽然張口發出一聲長嘯，盤空發劍的人，突然身化一道耀目精虹，破空直上。

黑飛狐見他破空直上，口中發出一陣桀桀怪笑，黑漆杖一頓，一道黑影同樣往上直拔而起。

史清塵這一招叫做「閃電穿雲」，原是「衡山劍法」中最厲害的一招，憑著一口眞氣，直衝而上，到了三丈以上，才突然回頭，劍光束成一縷銀鍊，飛刺而下。

這一記，因劍光已經束成一縷，就如電閃一般，不但勢道奇速，而且力足穿山，銳利無匹，無堅不摧。

史清塵是衡山派中第二高手，內功修爲，劍上造詣，均臻上乘，這一挾劍騰空，就足足拔起四丈來高。

但就在他正要回身之際，耳中只聽「嘶」的一聲輕響，一道黑影其快無比從身側斜飛而起，越過頭頂！

這一下看得史清塵心頭猛吃一驚，這道人影不就是黑飛狐孟婆婆？

心念方動，只聽頭頂響起一聲刺耳的怪笑，一道杖影已是泰山壓頂般直蓋下來。

須知衡山派這一招「閃電穿雲」，必須以本身功力爲基礎，飛得越高，刺擊之力越强。

史清塵一下拔起四丈來高，在武林中已是極高的身手；但黑飛狐這一衝之勢，竟然拔起五丈以上，趕過他一丈有餘。

這一來，他這招「閃電穿雲」就無法施展了！

不，不僅劍招無法施展，而且對方杖勢壓頂而來，一下間，主客易勢。

史清塵自然知道騰空躍起，最忌敵人超過頭頂，因爲此時身在半空，已成强弩之末，既無法躲閃，更不易封架，因此立即一吸眞氣，身形向下疾落。

黑飛狐一支黑漆杖，原式不變，有如黑龍出雲，隨著她的桀桀怪笑，依然壓頂而下。

史清塵一下落到地上，左拂右劍交叉架起，但聽「噹」的一聲，把對方黑漆杖架住。

黑飛狐這一記是杖先人後，追擊而來，杖被史清塵架住之時，人才飄然落下。

史清塵大喝一聲，雙腕運勁，把交叉架住的黑漆杖猛然向左送出，同時雙足連環，猛向黑飛狐當胸飛踢出去。

黑飛狐一襲黑衣突然像燈籠般鼓起，身子就跟著斜斜飄飛而起。她身形飄起，史清塵踢出的連環腿自然也落了空。

但就在她身子飄起的同時，手中黑漆杖卻毫不閒住，呼呼呼呼，接連劈出四杖。這四杖有如迅雷忽發，黑漆杖登時幻出七八條杖影，矯若黑龍，呼嘯飛舞，勢道極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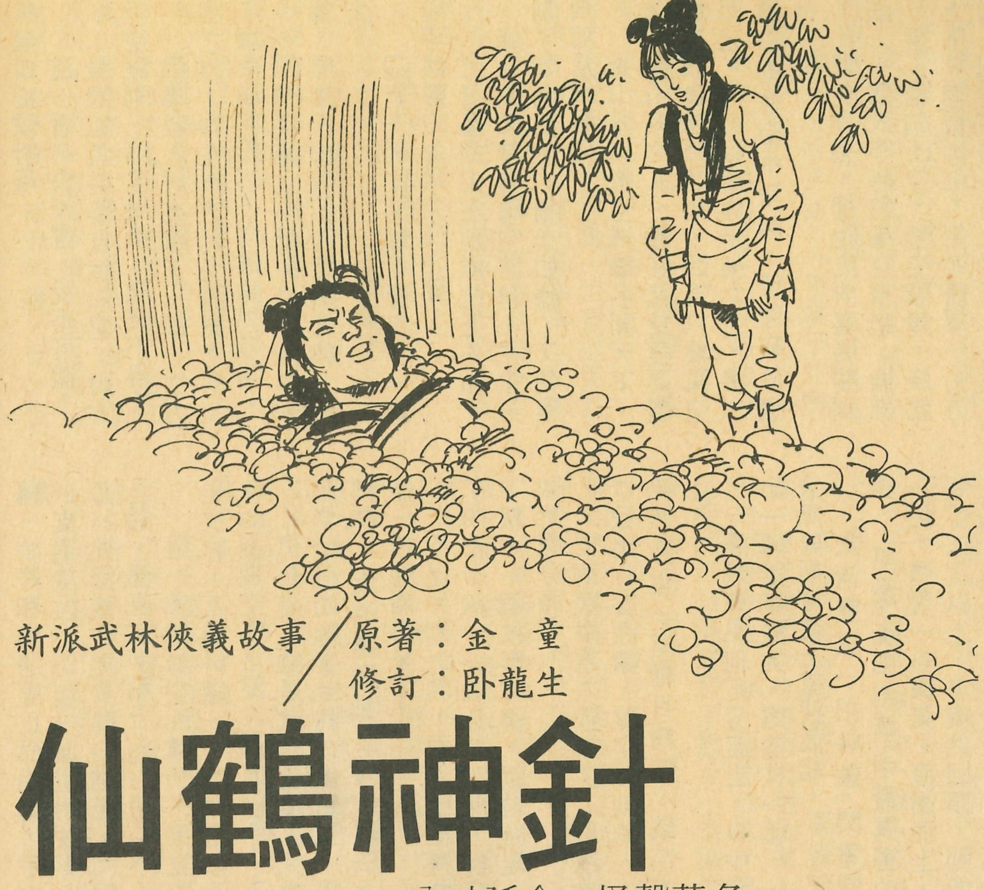
史清塵劍拂同施，還是被逼得後退不迭。

衡山派劍術，原以飛騰撲刺見長，但沒想到黑飛狐的輕功竟然還高出他一籌，因此在方才這一招「閃電穿雲」上，被對方搶去了先機，一著失誤，就被逼落下風。

高手過招，不得有半點失誤，一旦落了下風，你要再扳回來，又談何容易？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蘇飛鳳被峨嵋派擄到萬佛寺關了兩天，王寒湘帶着胡南平等與峨嵋三老算帳，雙方展開了激戰……馬君武奄奄一息，玉簫仙子將他安置在一石洞中，却被曹雄發現，兩次要暗算馬君武不成功。馬君武師姐龍玉冰爲他建石塚，但見他一息尚存，不忍埋葬他，曹雄心狠手辣，連龍玉冰亦想一起害死……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　童
修訂：卧龍生

仙鶴神針

內功延命　怪聲莫名

曹雄冷笑道：「我要放開你，也不是甚麼難事，但妳得答應我親手塡這石坑。」

處此情景，龍玉冰祇得點頭應道：「我……我答應你。」

曹雄立刻放下手中寶劍，但右手仍拿着她右肘關節不放。

龍玉冰喘了幾口氣，用衣袖抹去臉上汗水，道：「你鬆開右肘，讓我休息一下好不好？我現在全身酸軟無力，那裡有氣力塡這石坑。」

曹雄搖搖頭，笑道：「等妳把這石坑塡好後再休息不遲，若再借故推諉，可不要怪我又下辣手。」

龍玉冰想到剛才所受痛苦，不禁冒出來一身冷汗，此時祇好遵從曹雄之言，緩緩蹲下身子，把卵石一塊塊的向馬君武身上堆去。

她堆積得異常緩慢，淚水伴着她緩緩舉起的玉掌，先從馬君武的雙脚向他身上堆積。

曹雄靜靜的站在一側，滿臉笑意，望着龍玉冰把鵝卵石堆在馬君武身上。漸漸的，鵝卵石掩蓋了馬君武雙腿、小腹。龍玉冰的心情，也隨那堆在馬君武身上的卵石，愈來愈覺沉重，她動作更慢了，但淚水似兩道急湧的山泉，滴在那白色的鵝卵石上，滴在她自己的手背上，滴在馬君武的身上……

突然，一片清幽深長的嘆息聲，隨着山風傳來，緊接着响起一個甜脆聲音，說道：「黛姊姊，那瀑布擊在巖石上眞好看，祇可惜武哥哥不在這裡，他要看到了，心中一定很高興，唉！不知道那一天我們才能找得着他。」

龍玉冰祇聽得心頭一震，陡然神志一清，暗中運集功力，猛的一掌向站在身側的曹雄劈去，同時口中又大聲喝道：「鸞師妹，妳武哥……」她話還未說完，曹雄已閃開龍玉冰猝然一擊，拿着她右肘關節，正待下手，突覺一陣急風，當頭罩下。

曹雄順勢一帶龍玉冰，退後了兩步，避開來人一擊，定神看去，祇見面前站着一個丰姿絕世的青衣少年，正是在崑崙山中打傷他的白雲飛。

原來白雲飛聞得龍玉冰大喊之聲，立時施展「八步登空」的身法，由數丈外凌空躍落石坑。

曹雄知她武功奇高，祇要一出手，必然凌厲難擋，左手一帶龍玉冰，擋在自己面前，右腕一翻，拔出背上金環劍，探臂一劍刺去。

白雲飛冷笑一聲，正待運集天罡指功夫，用隔空打穴之法傷他，那知一轉臉，看到了靜靜躺在地上的馬君武，白色的鵝卵石，覆蓋了他的雙腿、小腹。

這一驚非同小可，頓覺腦際轟然一响，忘記眼前大敵，一腿掃

去，掩蓋在馬君武身上的鵝卵石紛紛飛去，伏身探臂，抱起馬君武，雙足一頓，躍出石坑。

這時，李青鸞正如飛一般的跑過來，她一聲黛姊姊還未落口，瞥眼見到了她懷中抱的馬君武，不禁一呆。

金環二郎在白雲飛躍出石坑之時，也帶着龍玉冰悄然躍出，借着那石坑掩遮，奔疾而去。

白雲飛把馬君武平放在地上，附耳在他前胸處，靜靜聽了一陣，一張勻紅的臉色，這時逐漸的變成了青白之色，幽幽嘆息一聲，黯然淚下。

李青鸞自發現馬君武後，一直就沒有說話，呆睜一雙大眼睛，望着白雲飛替馬君武療傷，她臉上雖滿是憐惜神情，但眉宇間並無愁慮之色，李青鸞相信黛姊姊無所不能，定可把馬君武傷勢醫好。

等她看到了白雲飛盈盈淚下，心裡頭才有些吃驚，問道：「黛姊姊，你哭甚麼？武哥哥傷得很重嗎？」

白雲飛嗯了一聲，道：「他傷得不但很嚴重，而且在重傷之後，又遭人暗中下了毒手，祇恐怕是難以救得了。」

李青鸞驚叫一聲道：「甚麼？妳說武哥哥不會活啦？」

白雲飛黯然接道：「目前還是很難說，我們現在找一處清靜地方，我再想辦法試試。」

李青鸞忽然淡淡一笑，道：「嗯！要是武哥哥眞的不能活了，那我也活不了多久啦。」李青鸞說得是那樣自然，不帶一點勉强。

李青鸞說完，淒涼一笑，轉臉問白雲飛道：「黛姊姊，武哥哥死了，妳心裡難不難過？」

白雲飛歎道：「他要眞死了，我心裡自然是難過……」

李青鸞接道：「那妳還要不要活？」

白雲飛被她問得呆了呆，道：「我還要活下去，好替他報仇，而且還得替他選擇一處風景最美的地方，建一座墳墓。」

李青鸞笑道：「對啦！那地方要有很多的花樹，很多的鳥兒，讓那些鳥兒每天唱歌給他聽……」

白雲飛幽幽一笑，抱着馬君武，向前走去，李青鸞跟在她身後，默默無言的走着，她臉上毫無悲愴之色，而是一片茫然若失的神情……

忽然一聲清越的鶴唳，靈鶴玄玉由百丈以上的高空疾射而下，一直飛到白雲飛頭上數尺左右，才振翅平飛，鶴翅捲起的勁風，吹飄起她和馬君武的衣袂。

通靈的玄玉，好像看出了主人的不悅，緩展雙翼，在白雲飛身後飛行，白羽紅冠，在日光照耀下，光彩奪目。

兩人轉過了幾個山角，到一處山谷，白雲飛放下馬君武，揚手對靈鶴一聲輕嘯，嘯聲不大，但却悠揚婉轉，似語如訴。

靈鶴聞得那清嘯過後，振翅冲霄而起，盤旋數百丈以上高空，似在替主人守望瞭哨。

這座山口三面都是環繞的山壁，異常僻靜清幽，白雲飛望了李青鸞一眼，笑道：「鸞妹妹，我爲了救妳武哥哥，不得不通權達變，妳可不許笑我。」

李青鸞道：「妳救武哥哥的性命，我自然不會笑妳。」

白雲飛輕輕的歎息一聲，把馬君武抱入懷中，暗中運集本身眞氣，緩緩低下頭去，正待把櫻唇接在馬君武嘴上，突然泛起一陣羞意，兩臂一軟，幾乎把馬君武摔丢在地上。

李青鸞細看黛姊姊，兩頰如火，半合星目，不住的輕輕喘息，似是很累一般，心中半知半解的，一顰眉頭，問道：「黛姊姊，妳很累麼？」

一向堅强的白雲飛，此刻忽然流露出兒女情態，搖搖頭，低聲答道：「不是累，是我心裡害怕。」

李青鸞道：「妳害怕甚麼……」

白雲飛羞澀的一笑，道：「鸞妹妹，我們女孩子家，和男人肌膚相親，已是大不應該，如果再和他偎頰接唇，以後被人知道了，那還有何顏面立於人世？可是，我若不以一串眞氣助他復甦，祇怕他難再活兩個時辰了，這實使我進退兩難。」

李青鸞細看馬君武臉色，慘白如蠟，毫無血色，心頭一急，兩行清淚垂下，低聲求道：「黛姊姊，要是武哥哥死了，我也是不能活的，妳要是不肯救他，我……」

白雲飛低頭望了懷中馬君武兩眼，突然一咬牙，猛然伏下頭去，把兩片柔軟的櫻唇緊接在馬君武嘴上，舌尖運勁，挑開了馬君武緊閉的牙關，一股熱流，緩緩注入馬君武口中。

馬君武得白雲飛以本身元氣相助，片刻之後，果然清醒過來。

他慢慢睜開了眼睛，看自己依偎在白雲飛的懷抱中，一挺身想掙扎起來，那知他全身無氣力，這一掙竟未掙得起來。

白雲飛粉臉上紅霞未褪，兩臂微一用力，把馬君武抱得更緊一點，含羞笑道：「你全身元氣已耗損殆盡，又被人暗中下了毒手，快給我靜躺着，不要掙扎，等我替你打通奇經八脈之後，我們再談不遲。」

馬君武感激的看了她一眼，微

微的點下頭，目光又轉投在李青鸞身上。

李青鸞慢慢的把身子移近到他身邊，搖搖頭，輕聲說道：「武哥哥，黛姊姊不要你說話，但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話要對我說。」

馬君武有氣無力的點點頭，嘴角間蕩起了一絲笑意。

白雲飛見馬君武被自己內腑元氣引接了他一縷若斷殘息，醒轉之後，立時又暗中運集功力。她知道，如果不及時打通他奇經八脈，在一刻工夫之後，他又將暈死過去。她無暇對李青鸞解說，很快的把馬君武放在地上，右腕虛空連揚，指風震得馬君武衣袂不停波動。

但見白雲飛粉頰上汗水如豆，隨着她揚起的玉腕，滾滾而下，嬌喘之聲也逐漸急促，足足有一盞熱茶工夫，她才停下手，閉上眼睛休息。

馬君武經白雲飛運功打通奇經八脈後，全身機能陡然恢復，一挺身坐了起來，轉臉望白雲飛時，祇見她匀紅的嫩臉已變成蒼白之色，黛眉輕顰，櫻口半啓，呼吸沉重，似已疲累至極。

李青鸞由懷中取出一方白色絹帕，緩緩移到白雲飛身側，替她擦拭着臉上汗水，目光中滿是惜憐。

馬君武呆呆的坐在一側，望着眼前一對如花玉人，說不出心中是甚麼感覺，不是愛，也不是悲傷，千萬種綜錯複雜的怪念頭，一時間都向他腦海中集結，突然他放聲大笑起來……

李青鸞驚愕得轉過身子，問道：「武哥哥，你笑甚麼？」

馬君武霍然由地上躍起，步履跟蹌的向前奔去。

李青鸞驚叫一聲道：「武哥哥，你不認識我和黛姊姊了麼？」她惶急的縱身一躍，攔在馬君武面前，秀目中滿含淚水，幽幽問道：「武哥哥，你怎麼不理我啦？」

馬君武翻動兩下眼珠子，冷漠的望了李青鸞一眼，繼續向前衝去。

李青鸞心頭大急，雙臂一展，緊緊把馬君武攔住，哽咽着說道：「武哥哥，這些日子來，我每天都在想念你，可是你爲甚麼不理我……」

耳際响起白雲飛長長的歎息道：「鸞妹妹，不要哭了，他不是不理你，他瘋了。」

李青鸞啊了一聲，道：「甚麼？武哥哥發了瘋啦……」

白雲飛點點頭，道：「他被人用極陰毒的功夫，傷了內腑和天靈要穴，神智已經錯亂，我們先找一處可以存身的地方。現在唯有讓妳武哥哥靜養幾天，我再仔細的替他檢查檢查，看看是被甚麼功夫所傷。」

馬君武雖已被白雲飛打通了奇經八脈，但他內腑重傷並未好轉，是以全身毫無勁力，被李青鸞一抱，竟然掙動不得。

白雲飛疾揚玉掌，輕輕拍中了馬君武穴道，低聲對李青鸞說道：「鸞妹妹，妳抱着他，咱們找一處能遮風雨的地方，再想辦法替他療治。」

兩人茫然的向前走着，不知道翻越過了多少山嶺，夕陽反照在山頂的積雪上，閃起一片耀眼的光輝。

李青鸞望着那逐漸沉沒的紅日，嬌稚無邪的臉上忽又現出奇異之色，一顰秀眉，笑道：「黛姊姊，我求妳一件事，好不好？」

白雲飛道：「妳說吧，祇要姊姊能辦得到，一定不讓妳失望。」

李青鸞道：「要是我武哥哥眞的不能活了，妳要替他建一座很好的墳墓，是麼？」

白雲飛道：「不但要替他建一座很好的墳墓，並且還要遍走天涯，追殺傷他的人！」

李青鸞笑道：「妳把那墳墓建得很大很大，我去住在裏面好嗎？」

白雲飛聽得一呆，道：「妳……妳要活生生陪他殉葬？」

李青鸞笑道：「我陪他在一起，可以替他作很多的事……」

白雲飛呆了一呆，舉步向前行。

兩人又翻過幾座山峯，天色已黑了下來，白雲飛運足眼神，四下搜望，祇見正北方一處山壁下面，似乎是有幾座房舍，隱現在蒼茫暮色中。

白雲飛運氣行功，拉着李青鸞加快脚步向前趕去。兩人到了那座山壁下，果然見一座茅廬，依山而建。

雖是一座茅舍，但修築得十分有序整齊，正廳廂房，三環對立，不下七八間之多，門前栽竹，院中植柳，兩扇籬門半掩半開，除了正廳可見燈光之外，兩面廂房一片漆黑。

白雲飛仔細的打量一下四週形勢，祇見那茅舍依山而建，山勢形態自成圓形，環抱着這座茅舍，山脊平闊，兩端突高，從遠處看上去似一隻蜷臥的猛虎。

她暗暗讚了一聲道：「好一塊臥虎之地，這茅舍中主人，必非平常之人。」

大概是盤空靈鶴兩翼扇撲出呼呼的風聲，驚動了茅舍中主人，但聽一聲呀然門響，微弱的星光下，走出來一個中年文士。

白雲飛抬眼望去，祇見那文士

年約三旬開外，頭戴儒巾，身穿藍衫，步履飄逸，含笑而來。

他打量了白雲飛一眼後，微露驚愕之色，但一刹間，又恢復平靜，目光轉投到李青鸞身上，又抬頭望了望那盤飛在空中的靈鶴，才抱拳一禮，微笑道：「兩位可是要借宿的麼？」

白雲飛微一拱手，答道：「在下師兄妹三人因爲貪看景色，錯過宿處……」

那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道：「那位白衣姑娘懷中的人，可是受了重傷嗎？」

白雲飛微覺臉上一熱，還未想出適當措詞答覆，李青鸞已搶先答道：「嗯！不錯，我武哥哥傷得很厲害……」

她本想說完的話，却被白雲飛截斷了話兒，接着：「我們遇上了昔年幾個仇人，我師兄和他們動手時，被人所傷，而且傷勢很重，故而無法連夜趕路……」

那中年文士朗朗一笑，接道：「兩位如是想借用寒舍宿住幾日，以便替令師兄療傷，儘管請住就是。祇是寒山荒區，無物以敬佳賓。」說完又是朗聲長笑，抱拳肅客。

白雲飛暗中已留上了心，打量那中年文士幾眼，祇見他神采奕奕，英華內斂，分明是一個內功極爲精深之人，而且目光經常在自己臉上打轉，似是已看出破綻，但他爽朗的言詞之間，又毫無懷疑之意，這證明了他必是久歷江湖之人，此時此地，遇上了這樣一位莫測高深的人物，叫她如何不暗中擔心。可是，嬌稚的李青鸞却毫無一點戒備之心，她坦然向茅舍中走去。

那中年文士把兩人帶到左面一所廂房，他急步奔到一張靠窗處松木案邊，點燃案上的松油火燭。這時熊熊火光照亮了這三間大小的茅舍，白雲飛藉燭光打量房中陳設，除了靠窗擺一張松木桌子之外，祇有四張竹椅和一張寬大的木榻，榻上被褥却折疊得很整齊，房大物少，看上去空蕩蕩的很不調和，但却打掃得纖塵不染。

李青鸞奔到榻邊，放好了懷中的馬君武，又替他脫了鞋子，拉一張棉被蓋好。

那中年文士似是聞到了白雲飛身上散發的幽香，緩步向她身邊靠去，白雲飛警覺的疾退兩步，那中年文士微微一笑，轉身直向榻邊走去。

他仔細看了靜躺在床上的馬君武幾眼，道：「令師兄傷勢雖重，但天下倒有一種藥物能夠救他，不過……」他似是自知失言，話音倏然而住。

李青鸞祇聽得直瞪着一雙眼睛，叫道：「啊！那是甚麼藥物？」

中年文士目光凝注在李青鸞臉上，沉吟不答。

白雲飛緩步走近榻邊，和李青鸞併肩而立，冷漠一笑，道：「閣下所指，可是祁連山大覺寺雪參菓麼？」

中年文士遲疑良久，忽然朗朗一笑，道：「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令師兄今大限已到，人力豈能回天。」

白雲飛見他口風陡轉，心知是搪塞之言，一聳秀眉，正想發作，忽的心念一轉，淡然一笑，道：「那倒未必見得，我師兄傷勢雖重，但並非毫無救治之望。」

那中年文士微微一笑，不再答話，轉身離去。

白雲飛掩上房門，又仔細查看房中佈置，祇覺這座茅舍之中，充滿了神秘恐怖，既不像一個高人隱居的地方，也不像一般綠林人物聚集之所，那中年文士神態舉動，似非江湖中下流人物，但臉上神情變化却又陰晴不定，有時朗朗大笑，有時言詞閃爍，使人捉摸不定。

她忖思良久，仍然無法打破胸中重重疑竇，遂低聲對李青鸞道：「這座茅舍中的情景，實使人難測高深，就這房中佈置看去，好像住着很多人一樣，但除了那中年文士之外，又不見別人露面，如在平時，我非得追查一個水落石出不可，可是現下，妳武哥哥身負着很重的傷勢，萬一引起甚麼紛爭，祇怕我難兼顧，爲了避免蔴煩，凡是這茅舍中的茶水飯酒等食用之物，最好不要沾唇，明天看他傷勢變化，咱們再決定行止。」

李青鸞自認識白雲飛以來，從未見過她這等凝重之色，當下點頭答道：「我一定聽姊姊的話。」

白雲飛微笑起身，熄去室中燭光，和李青鸞雙雙登榻。

突然，一陣急促的步履之聲起自門外，緊接着響起那中年文士的聲音，道：「輕點……」聲音很低，下面的話，再也聽不清楚。

白雲飛霍然一驚，挺身坐起，這時，李青鸞亦未入睡，也跟着挺坐起來，她正待張口問話，白雲飛已迅捷用手掩住了她的櫻口，附在耳邊，低聲說道：「外面有人來了，不要出聲，妳守着他，我出去查看一下。」

李青鸞點點頭，伸手拿起身側寶劍，輕按劍把彈簧，三尺寒鋒出鞘，輕步下床，穿好靴子，橫劍坐在床沿。

白雲飛又低聲囑道：「鸞妹妹，不管外面打鬥如何激烈，但如未聞我喚妳之聲，千萬不要出去。」說完，一躍下榻，她輕步走

近後窗，慢慢的推開一扇窗門，提氣凝神，穿窗而出。

後窗不遠處，有一棵千年古松，高達十丈，矗立夜空。

她打量那古松主幹，由根到發枝之處，不下五丈長短，如非有絕頂輕功，想一躍而上，實在不易，她看了兩眼，估計自己力尚能及，立時一提丹田眞氣，雙臂一抖，凌空直上，左手抓住一個叉枝，輕輕一翻，人已站在古松分枝之處。

雙足剛剛站穩，突然右側丈餘遠處，一叢密茂的松葉叢中傳來了一聲輕微的怪笑，聲音不大，但却陰森得入耳驚心。一個冷漠低沉的聲音說道：「不要輕舉妄動，妳已在我的陰燐雷火箭及七步奪魂毒沙兩種暗器的瞄準之下，乖乖的給我走過來，我有話問妳。」語氣老氣橫秋，聲調又陰冷至極。

白雲飛早已留上了心，辨聲認位，已把那發話人藏身位置認得十分清楚，她本想突然出手一擊，但轉念一想，馬君武傷重奄奄一息，茅舍中充滿神秘恐怖，此古松藏身之人，不知和那茅舍的中年文士是友是敵？不如見他一面，先看看他是個甚麼樣子的人物再說，心念一決，低聲答道：「你是甚麼人？既要見我，有話相問，又何必藏身不現？」

白雲飛祇見那人藏身之處的松葉特別密茂，又在夜色籠罩之下，祇能隱約見一團黑黝黝的人影，却無法分辨出藏身之人形貌。

但聽那人一聲陰森森的冷笑後，說道：「我因見你躍登這古松輕身功夫超人一等，故此才肯破例召見，如果我此時暗施毒手，祇怕你早已毀在我七步奪魂毒沙之下了。」

白雲飛聽他口氣越來越不客氣，不由心頭火起，要待發作，又怕驚動那茅舍的中年文士，無法兼顧李青鸞等安危，强忍着一口怨氣，答道：「既然如此，我祇有拜謁大駕了。」說着話，右手一拂，直向那發話之處躍去。

果然，那隱身之人並未動手施襲，白雲飛藝高膽大，在那層茂密松葉外三尺左右一個橫生松幹上，站住了身子，兩手一分松葉，幾乎驚得失聲大叫。

祇見密葉內一枝叉椏之上，端坐着一個相貌奇醜的老年女人，白髮如銀，散披肩上，身着青色大褂，臉形奇醜嚇人，翻唇、塌鼻、斜眼、吊眉、兩頰上各有一道血紅的疤痕，右手套着鹿皮手套，緊握一把毒沙，左手三指捏着一支五寸左右的藍色短箭。

她看了白雲飛兩眼，忽然一聲長長歎息，把右手毒沙放回身後的豹皮袋中，左手藍色短箭，亦緩緩放入特製的革囊中。

白雲飛逐漸恢復鎭靜，那怪女人指指身側一個橫生松枝，道：「妳坐那裡，我有話問妳。」

白雲飛依言在那橫生松枝上坐下，那怪人除去右手上鹿皮手套，白雲飛看她兩隻手腕，却又粉嫩雪白，纖纖十指，又細又長，和她那奇醜的面形，實在是大不相稱。

仔細的望了白雲飛幾眼，咧嘴一笑，道：「看妳輕身功夫之高，已算登峯造極，小小年紀有此功夫，實是難得，不知姑娘是甚麼人的門下？」

白雲飛聽得一怔，不禁低頭在自己身上看了幾眼。

祇聽那怪女人輕笑一聲，又道：「妳認爲穿着一襲男裝，別人就沒法看出妳的廬山眞面目麼？也許妳能騙過一般初出茅廬，毫無江湖閱歷的毛頭小伙子，但妳騙不過我，也騙不過鐵劍書生那一雙神目。」

白雲飛被她一語道破自己喬裝行徑，不覺微感震驚，略一沉忖，問道：「鐵劍書生是誰？」

那醜女人微微一笑，道：「鐵劍書生麼？就是那座茅舍中的主人，迎接妳們投宿的中年文士，妳是不是覺得他很文秀，很爽朗，鐵劍書生四字，他也算當之無愧，不但武功絕世，而且還眞正的讀了一肚子書……」

白雲飛點頭接道：「不錯……」

那奇醜女人猛的一翻白眼，接道：「甚麼不錯？哼！妳不要看他的外表文秀，也不要認爲他讀了一肚子書，就一定是個好人，其實，他比誰都壞，也正因爲他讀了一肚子的書，所以，鬼主意比誰都多……」

話至此處，倏然而住，一口銀牙咬得吱吱作響，顯然，她胸中對鐵劍書生有着極深的仇恨。

白雲飛開始在江湖上走動，祇不過是近年的事，而且她足跡大都是在江南山明水秀之區，對鐵劍書生和這位奇醜的怪女人來歷恩怨，均茫無所知，聽她責駡鐵劍書生，一時間，也不知如何作答。

祇聽那醜怪女人一聲陰慘慘的冷笑，接道：「這些都是幾十年前的事了，鐵劍書生馳名江湖之時，妳大概還在襁褓之中，自然不會知道他的爲人。」說罷，忽的一聲長長歎息，舉目望天，輕搖着一頭白髮，似有無限黯然之感。

饒是白雲飛聰明絕世，此刻她也有些難分敵友，這奇醜女人，言詞之間，已充分流露出和茅舍的中年文士有着很深的仇恨，她也聽出這奇醜女人和鐵劍書生之間，定有過一段凄怨纏綿的故事。

但她沒心情去思索分析這些，

她祇是擔心馬君武的傷勢，和分辨出眼前這複雜環境中的敵友。她無法決定幫這奇醜女人去對付茅舍中主人呢？還是幫助那中年文士對付這醜怪女人？

沉忖良久，終於被她想出了幾句話，道：「老前輩叫我過來，就祇這點事情相告麼？」

那醜怪女人似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之中，仰面出神，聽完白雲飛的話，忽然轉過臉，伸出柔荑般的纖指，摸摸臉上兩道疤痕，冷冷的說道：「我告訴妳，那鐵劍書生是個外貌文秀，但心地却十分險惡之人，而且還是個魔鬼……」

最後這一句話，震撼了白雲飛的芳心，她失聲的驚叫道：「甚麼？」

那醜怪女人冷漠一笑，答道：「他是個險惡魔鬼，哼！我就毀在他的手裡。」

白雲飛不自覺分開身側茂密的松葉，向那茅舍中探看一下，見無異狀，才放下了心，轉臉望了那醜怪女人一眼，淡淡的問道：「妳隱身這古松之上，可是俟機圖報胸中之恨麼？」

那醜怪女人冷冷的答道：「我如果祇是想暗下毒手，以雪胸中之恨，也用不着潛隱這古松之上，冒受風霜之苦了。」

白雲飛奇道：「那妳要幹甚麼？」

那醜怪女人目光盯注在白雲飛臉上，神情十分嚴肅的問道：「妳先不要問我幹甚麼，妳先說，妳願不願意幫助我？」

白雲飛一顰秀眉，道：「那要看甚麼事情。」

醜怪女人微微帶怒意的說道：「這臥虎嶺，有兩種武林奇寶，是以才引得鐵劍書生結廬於此，一住十五年，目的不過是監視那兩件天地間異物，怕落入別人手中，哼！他那裡是眞的歸隱。」

白雲飛心中一動，故作淡然，微笑道：「甚麼東西有這等珍貴，能引得那鐵劍書生守了它一十五年？老前輩也甘冒風霜之苦，潛隱這古松之上。」

那醜怪女人略一沉忖道：「這兩件東西，均極珍貴，但知道的人不多，妳如答應助我，我便會告訴妳，如妳不肯相助，我也不便相强。」

白雲飛道：「此事讓我斟酌斟酌，才能決定是否助妳。」

那醜怪女人冷傲一聲輕笑，道：「助我與否悉聽尊便，哼！我三手羅刹豈是求人相助之人。」

白雲飛臉色微微一變，道：「妳不求我，難道我還非要帮妳不成？」說完，倏然轉身，躍到另一個橫生的松枝上，和三手羅刹相距約一丈左右。

兩人遙相對坐，誰也不再開口，但却都在想着心事。

突然一陣朗朗大笑之聲，由茅舍中隨着夜風傳來，白雲飛心頭一動，忽然憶起方才三手羅刹之言，說那鐵劍書生是個險惡魔鬼，李青鸞又無心機，如果他要對李青鸞下手，祇怕李青鸞難逃魔掌……

想至此處，祇驚得冷汗滿身，兩臂一分身前茂密松葉，一個「仙鶴戲水」由七八丈高空中，直瀉而下。直待快近地面，才倏然一個倒翻，雙脚輕輕一點實地，緊接着騰躍而起，祇一躍，已到了那茅舍後窗之處。

她心有所念，無暇多思，輕揚玉掌推開了一扇後窗，縱身一躍，穿窗而入。

驀然火光一閃，點燃了桌上松油火燭，祇見那中年文士傍案而立，面含微笑，手中火摺子，還未熄去。

白雲飛轉臉向木榻望去，但見被亂枕横，那裡還有馬君武和李青鸞的踪跡。

祇見那中年文士不慌不忙的熄去手中火摺子，淡淡一笑，道：「姑娘好迅速的身法，不知令師是那位武林前輩？」

白雲飛驟看馬君武和李青鸞失踪之時，確實吃驚不小，雖略一怔神，但很快沉住了氣，冷笑一聲，道：「你可是鐵劍書生麼？」

那中年文士呆了一呆，道：「不錯，妳……妳是誰？」

白雲飛道：「你不要管我是誰，我師兄師妹到那裡去了？」說着，暗中運集功力，準備出手。

鐵劍書生忽轉鎭靜，朗朗一笑道：「他們暫被送往一處安全所在去了，不過妳千萬不要多心，我史天灝還不至於暗算一個傷勢沉重之人，和一個年輕輕的女孩子，妳如不信，可隨我去一看便知。」

鐵劍書生似已經看出白雲飛不信的神氣，微微一聲歎息，道：「如果我早一點知道今夜有事，也不敢答應留宿三位了……」

他略一沉吟，接道：「我有一位盟兄，剛自山下趕來，據他說，我們昔年幾個仇人業已訪查出我們隱居之處，聯袂來犯，今夜不到，明日中午之前必可趕到此地，那自然免不了一場慘烈的搏鬥，令師兄傷勢沉重，勢難兼顧，何況尋來此地的人，又多是昔年名噪一時的高手，有幾個老魔頭不但武功奇高，而且身懷着絕毒無比的暗器，我爲顧及到令師兄、師妹的安全，才把他們遷到一所隱蔽地方，免遭池魚之殃，想不到會引起姑娘誤會。」

這番話入情入理，祇聽得白雲飛將信將疑，如果方才沒聽三手羅

利之言，她必然會請鐵劍書生帶她到馬君武李青鸞遷居之處，一看究竟。祇因先聽了三手羅刹的話，她心中已有了成見，先入爲主，是故，對鐵劍書生一番合情合理之言，仍然不肯全信，冷笑一聲，道：「哼！甚麼昔年仇人尋來報復，盡都是連篇鬼話，你隱居這臥虎嶺，祇不過是在監視兩種武林異寶罷了……」

鐵劍書生臉色一變，突然厲聲喝道：「你究竟是誰？快說！」

白雲飛一看鐵劍書生的神情，更是深信三手羅刹之言不虛，一聳秀眉，冷冷答道：「你不配問我姓名……」餘言尚未出口，突聞幾聲長嘯，遙遙傳來。

一陣微風颯颯，燭影搖顫復明，房中陡然多出了一個長衫老者。

白雲飛怒道：「好啊！你們有多少人，最好能一齊出來。」

鐵劍書生呼出一口氣，吹熄燭光，房中驟然黑暗下來。

白雲飛怕他暗中逃走，倏然向前欺進，左掌忽的劈出。

那知她掌勢剛剛擊出，茅舍外已响起了一聲斷喝，一點寒星破窗打入。

那鐵劍書生停身的位置，後背正對窗口，白雲飛一掌劈出，鐵劍書生閃身一讓，向左橫跨數尺，這暗器本來是襲向鐵劍書生後背，這一來，却直對白雲飛迎面打去。

這不過是一刹那間，白雲飛來不及再追襲鐵劍書生，易劈爲抓，乃隨手一抄，接住了飛來暗器。

但聞鐵劍書生朗朗笑讚道：「好手法，好手法。」餘音隨着他躍起的身子，向室外飛去，最後一句話語聲未畢，人已到茅舍外面。

白雲飛縱身一掠，人也向舍外竄去，那知剛到門口，一片金光迎面襲到，暗器既無破空之聲，施襲之人亦無警告之言，若非是白雲飛，換別一個人，非得受傷不可。

她本來是存心追擊鐵劍書生，但見來人不分皂白，就連下辣手施襲，不禁心中有氣，第一次旨在鐵劍書生，情尚可原，但這一次却是明對自己下手，而且所用暗器又是歹毒絕倫的芙蓉金針，如果不是自己早有防備，暗運罡氣護身，這種陡然發難，實在不易躲過，是以她在揮掌擊落那襲來芙蓉金針後，不再追襲鐵劍書生，祇見六七尺外，並肩站着三個疾服勁裝的大漢，手中早已橫着兵刃，蓄勢待發。

鐵劍書生和那長衫老者，仍然是赤手空拳，靜站夜色下，神定氣閒。來人年齡都已在四十以上，中間一人，雙手分握着一對蜈蚣鈎，夜色中閃起一片藍光，一望即知，那兵刃是經過劇毒淬煉。

雙方祇是蓄勢相持，既不講話，亦不出手。

白雲飛看得十分納悶，暗中忖道：這些人究竟在鬧甚麼鬼？哼！你們有耐性對峙，我可沒有耐性看下去，忽的縱身一躍，直向鐵劍書生撲去。

她這次有心而發，迅疾至極，鐵劍書生聞聲轉臉，白雲飛已到身側，皓腕伸處，逕扣右腕脈門。

鐵劍書生早已運功待敵，白雲飛飛撲一擊，雖然快似電閃，但此時仍被他閃開，左掌呼的劈出一招「推波助瀾」，封開了白雲飛飛撲一擊。

鐵劍書生口中朗朗聲道：「快請住手，待我打發了眼前敵人，就帶妳去見他們。」

白雲飛冷笑一聲，道：「要帶我去，現在就去，我不信你的鬼話。」說着話，雙掌又交相攻出四招。

這四招凌厲無匹，鐵劍書生雖然早已看出她內功精深，但却沒想到她出手招數，竟是這等奇奧難測，四掌快攻，有如一齊擊出，封架全都不易，祇得向後一躍，退出七步。

白雲飛輕笑一聲，如影隨形，緊追而上，左掌呼的一招「浪打礁石」，劈出一股奇猛勁力，封住了鐵劍書生後退之路，右掌「雲鎖五嶽」，當頭罩下。

鐵劍書生闖蕩江湖數十年，會過高人無數，但却從未遇上白雲飛這等人物，她這一擊之勢，不但精妙絕倫，難以招架，而且幾種大不相同的力道一齊攻出，前後上下，似乎都被一種潛力封鎖，祇有硬接她這當頭一擊。

那長衫老者，初見白雲飛飛撲鐵劍書生時，尚未放在心上，及見她出手幾掌，就把鐵劍書生迫退，心中才暗暗吃驚，就在他驚愕之間，鐵劍書生已被白雲飛一招「雲鎖五嶽」籠罩在掌力之下。

幸好他早已蓄勢待敵，一見鐵劍書生遇險，立時長嘯而發，縱身一躍，兩掌平推而出，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勁道，直對白雲飛後背撞去。

就在這老者出手的同時，鐵劍書生也運集了全身功力出手，因爲形勢迫得他祇有硬接白雲飛當頭一擊。

那知白雲飛在一招「雲鎖五嶽」出手之後，心中急忙的改變了主意，她怕這一招硬打震斃了鐵劍書生，無法查出馬君武和李青鸞去處，心有所忌，陡然把劈出的內家罡力收回。

這雖是一刹那間，但那老者强猛的掌風已到身後，鐵劍書生被迫出手的反擊之力，也如狂濤激流般

猛撞過來。

兩股奇猛的內家眞力，一前一後夾擊攻到，看那股奇猛威勢，白雲飛也有點心驚，收回的左右雙手倏然又前後分出，雪白的玉掌分拒兩大高手的全力猛擊。

那長衫老者冷哼一聲，暗道：好狂妄的打法，妳功力再深，也難接下我們兩人的全力合擊。

那知掌風甫和白雲飛相觸，驟感一股吸力，把自己掌力引開，心中感覺不對，已然遲了一步，但覺兩股奇勁之力一撞，懸空的身子被震退了五六尺遠，脚落實地仍然跟蹌後退了三四步，幾乎拿不住樁，眼前銀蛇亂竄，耳中長鳴不絕。

他定定神，抬頭望去，祇見鐵劍書生單掌撫胸，急喘不息，半蹲身子，似乎傷得不輕，白雲飛却靜靜的站在一邊，神態悠閒，若無其事。

原來白雲飛見兩人出手力道奇大，如果以本身功力硬接兩人夾擊之勢，雖然不一定就被震傷，但亦必耗損眞氣不少，何況她心中又無穩操勝算的把握，心念一轉，用出恩師秘授奇學「導陰接陽」，雙掌分接長衫老者和鐵劍書生擊來力量，再用本身內力一引，使兩人擊來之力，撞在一起，她却借勢飄身退開。

鐵劍書生因比那老者功力略遜一籌，又以全力施爲，是以吃的苦頭更大，祇見他被那一撞之勢，震得血翻氣湧，頭暈目眩，飛出去一丈多遠。

那三個勁裝大漢站在一側看得莫名其妙，三人原以爲白雲飛和鐵劍書生是同路，及見白雲飛猛撲鐵劍書生，那老者也一躍出手猛攻白雲飛，才知三人並非一黨，這三人均知鐵劍書生和那長衫老者之能耐爲眼下江湖中頂尖高手，白雲飛武功再好，也難抵擋兩人，立時暗中一打招呼，準備在白雲飛不敵之時，一齊出手相助。

那知三人交手不過一招，長衫老者和鐵劍書生却雙雙被震退出去，三個人六隻眼睛，就沒有看清楚白雲飛用的甚麼手法，能在舉手之間，震退當代兩大高手。

這時，那手握蜈蚣雙鈎的大漢，已看出鐵劍書生傷勢不輕，突然心中一動，暗道：此時不借機下手，更待何時。縱身直撲鐵劍書生，揮動手中淬毒蜈蚣鈎，一招「雙龍出水」合擊過去。

猝起發難，一掠而至，但見兩道藍色鈎光，疾向鐵劍書生捲去。

鐵劍書生史天灝雖然有一身武功，但此刻正値神志未復之際，對那疾奔襲來的鈎光渾如不覺。

祇聽那長衫老者一聲驚怒的大喝道：「鼠輩無恥，竟敢乘人之危……」隨着那聲斷喝，飛撲而起，直向施鈎大漢撞去。

白雲飛本來是背向那三個大漢而立，待她警覺轉身，藍汪汪的鈎光，已到了鐵劍書生身側，不禁心頭大急，雙肩晃動，施出「移形換位」身法，直搶過去。

那長衫老者雖然發動比白雲飛早了一步，但白雲飛奇奧的「移形換位」身法，却比他快速得多，雖是後發，但却先至。

兩人發動都夠快，但那施鈎大漢身法亦很迅捷，而且發難於猝然之間，大出意外，雖然有白雲飛等高手搶救，仍然晚了一步。

眼看那閃着藍光的淬毒雙鈎，就要掃中鐵劍書生，突然間，一道綠光破空飛到，來勢急勁，一閃而至。

那施鈎大漢全部精神貫注在鐵劍書生身上，存心一擊把對方傷在淬毒雙鈎，待他驚覺暗器近身，再想擧鈎去封架，已來不及，祇得一側身讓過要害，那飛來綠光正中右肩，但聞砰然一聲輕响，綠光忽然爆裂，化成一片綠色火燄，在他身上熊熊燃燒起來，手中雙鈎不禁一緩。

就這一緩之勢，白雲飛已到鐵劍書生身邊，皓腕疾吐，纖指輕彈，那大漢手中雙鈎，被她用「彈指神通」功夫，彈震脫手。

那長衫老者緊接躍到，右臂一伸，抱起史天灝縱開八尺。

轉臉望去，祇見那施鈎大漢，雙手蒙面，臥地翻滾，上半身已沾滿綠色火燄，衣服、頭巾盡被燃着，大概他是借那滾翻之勢，壓熄身上火燄。

那施鈎大漢强忍着火灼之疼，運氣連滾數丈，那知這綠色火燄和一般火彈大不相同，雖被滾地撲熄，但遇風即再復燃，刹那間他滿身都成了綠的火光，白雲飛和那老者，都看得暗暗驚心。

但聞一聲聲慘悽呼喊，隨着他翻滾的身子，劃破了夜空，响徹山谷。這種聞所未聞絕毒暗器，確實驚震全場人心，那兩個同來大漢呆了一陣，才想起救人要緊。解下水壺，撲過去，想用水來熄滅同伴身上毒火。

驀地裏，聞得丈餘外暗影中傳出來一陣陰慘慘的笑聲，道：「我這陰燐雷火箭，祇要擊中人身，除受毒火燒死之外，祇有用沙把他活活埋葬起來，哼！此刻就是把他放在水中，也熄不了他身上的毒火。」

這時那身中陰燐雷火箭的大漢，早已被燒得面目全非，發出尖銳的狂叫和求救之聲，那是生命盡頭的哀嚎，淒切慘厲，靜夜中聽得人驚心動魄。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諸葛氏用白雲飄作餌釣花滿樓，花滿樓以旋風俠身份闖入圖陣內，王侯相繼闖入，被困在右園，花滿樓用花攻圖陣，燒望天閣誘他們來灌救，循他們來路走出去，先往左園救了白雲飄，再往右園，王侯已不知去向，忙趕往長街看發生何事。長街大狗子被殺，失去玲瓏刀，小猴子被擄走，諸葛三英在現場調查，小神童以苦主身份追問……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英雄悲歌

寶刀易主　浴血搶奪

諸葛嵐心細如髮，盤問道：「既然天塌下來也聽不見，閣下怎會在此？」

花滿樓說的好：「酒醒後口乾得慌，出來找水喝，這才知道出了人命。」

王侯、白雲飄、花滿樓被困九宮迷魂陣中，諸葛兄妹一清二楚，本打算處理完客棧命案後，再全力對付他們師兄妹，今見酒鬼乍然在此現身，令諸葛崢頗感驚異，道：「酒鬼，有不少人認爲你就是花滿樓，尊駕意下如何？」

花滿樓答得很輕鬆：「以訛傳訛，純屬猜測之詞。」

「此時，他人在那裡？」

「如果姓花的沒騙人，今夜應該去北城救人。」

此乃實情，四人心知肚明，酒鬼的這一番話頓使諸葛兄妹如陷五里霧中，摸不透酒鬼是何方神聖，居然如此神通廣大，也搞不清花滿樓此刻是否仍在九宮迷魂陣中。

諸葛嵐點子很多，想套酒鬼的口風，嬌笑道：「你怎麼沒去呀，朋友相交，理當拔刀相助。」

花滿樓聳一下雙肩，自嘲道：「酒鬼只會喝酒，不會拔刀，逞强同去反而會成爲花滿樓的累贅。」

「把風掠陣也是幫忙呀？」

「還是喝酒、睡覺好。」

「酒鬼，別打哈哈，花滿樓有無救出白雲飄？」

「自己回去一看便知，何必問我這個局外人？」

一問一答，妙語如珠，小神童可沒興趣繼續聽下去，雙目暴睜，吐字如刀：「人是在北城死的，東西是在北城丟的，鐵証如山，北城責無旁貸，小爺爺想知道你們準備如何處置？」

諸葛嶸跟大哥互換一道眼神，道：「基於江湖道義，爲了北城威名，我們不會坐視，自有處斷，通往外面的要道已經封鎖，出城之人必須接受檢查，只要找到小猴子、玲瓏刀，就不難把兇手揪出來。」

話至此處，未再多言，四兄妹隨即揚長而去。

* * *

北天樓旁的山隘，是進出北城的唯一通路。

打從昨夜三更以後便奉命封鎖，出城之人都要在此接受檢查。

負責人是東北虎呂艮與金錢豹呂亮。

另外還有數十名北城高手從旁協助，或列隊助威，遇有不服檢查者，一律拳脚交加，强制執行。

換言之，欲帶走玲瓏刀與小猴子，簡直比登天還難。

險路十分險峻、狹窄，依山傍水，僅可容一輛車轎通過。

一邊是石壁，高聳入雲，另一邊是絕崖，下方水流湍急，奔嘯而下，不論何人，一旦失足墜落，不粉身碎骨才怪。

呂艮、呂亮就站在路當中，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概。

飛鳥難渡。

狡兔難出。

北城的封鎖線可謂滴水不漏。

附近有一個茶棚，就在北天樓的前方，茶水之外也賣一些簡單的麵食、點心。一大早便有人來喝茶，是白雲飄。

事實上，昨夜在長街上被花滿樓溜走後，她遍尋不着，便連夜離開北城，住進北天樓。

來此的目的，完全是爲了等花滿樓，她知道，欲離北城此乃必經之路，只要等到心上人，決心從此長相廝守，永不分離。

叫了一壺龍井、一盤花生，選了一副最僻靜的座頭，將新買的寬邊帽壓得很低很低，坐下之後便沒有再動。

接着，茶客不斷進出，多數都是來此歇脚的販夫走卒，稍作停留後就相繼離去。

小神童與孫飛虎則一直未走，而且坐在最前面，二人四目始終緊盯着檢查站不放。

沒多久，酒鬼也通過檢查，進入茶棚，茶房趨前招呼道：「這位大爺喝普洱，香片？還是烏龍，鐵觀音？」

花滿樓未及開口，水長流在身後接口說道：「他只喝酒，不喝茶，來一壺普洱，一壺燒刀子，四盤點心好了。」

茶房歉然一笑，道：「對不起，小店只賣茶，不賣酒。」

花滿樓道：「沒有關係，酒鬼自己帶着有。」

當眞從懷裡取出一隻扁平錫壺來，還帶着有嘴兒，朝小神童主僕晃了一下，當場吸了一大口，落座後，悄聲對水長流道：「身爲酒鬼，不能不帶酒，不然會砸了自己的金字招牌。」

茶點已到，水長流吃了一小塊千層酥，朝白雲飄那邊丟一個眼色，小聲道：「那位嬌客像極了令師妹。」

青梅竹馬，朝夕相處，花滿樓一眼就認了出來，道：「是她，不會錯。」

「一定是來等你的。」

「大概是的。」

「過去陪陪她嘛。」

「現在是酒鬼，使不得。」

「多情自古空餘恨，白姑娘好苦也好可憐啊！」

實則花滿樓更苦更可憐，天曉得他經過了多少痛苦煎熬。

水長流輕輕一歎，道：「不談白雲飄，談談命案吧。」

「對了，妳先離迷魂陣，對命案的原委始末定然有所瞭解。」

「小妹子住北城客棧，知道的比花兄還晚，今天一早才得知此事，江湖道上的朋友一致認爲，此處必會有一場前所未有的惡鬥。」

「嗯，本俠亦有此同感，北城顧及顏面，不會不了了之，更不允許在自己的眼皮下發生這種貽人笑柄的怪事。」

「除此之外，奪得玲瓏刀應是北城的主要目標。」

花滿樓道：「神兵利刀，人人夢寐以求，任誰也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怕只怕兇手詭詐，仍留在北城，按兵不動。」

「沒有用，據花某所知，卓城主已下令在全城展開搜索。」

「百密一疏，卓寡婦還是留下一個漏洞。」

「那有漏洞？」

「單憑呂氏昆仲恐怕罩不住。」

純屬多慮，水長流餘音未落，北城已有援軍趕至，諸葛三英外加一個諸葛嵐，四兄妹未入茶棚，檢查站一旁早就爲他們準備好四張太師椅。

出去的人並非很多，斷斷續續，零零落落，近午時分，隘路上抬來兩頂暖轎，坐着兩位嬌客。

一位是俏羅剎美爽爽。

一位是妙觀音柳絲絲。

二女很合作，也很大方，轎子一停便自動下轎走出來，美爽爽嗲聲地道：「兩位呂大爺，聽說死人啦，要抓兇手，出去的人都要檢查？」

東北虎呂艮擺出一張閻王臉，道：「這是城主的命令，任何人皆不得例外。」

妙觀音柳絲絲更騷：「喲，我們姐妹也沒有要求另眼看待，幹嘛這麼兇，來呀，要檢查就來呀，別客氣，看大姑娘的身上能不能藏下一個人，揣着一把刀。」

一面說話，一面還有動作，搔首弄姿，扭腰擺臀，甚至還自動掀襟撩裙，袒胸露背，把個呂艮迷得神魂顛倒，連時辰八字都忘了。

美爽爽的表演同樣很出色，呂亮毫不客氣，藉機猛吃豆腐，亂摸一通。

身上一無所獲，又轉向暖轎，柳絲絲道：「轎子也要搜？」

東北虎呂艮道：「轎子最易藏人藏刀，非搜不可。」

美爽爽抛了一個媚眼，嬌笑道：「搜啊，歡迎之至，反正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我們姐妹可是規規矩矩的江湖人，從來不幹殺人越貨的勾當。」

柳絲絲幫腔道：「把轎子拆掉

也無所謂，証明清白最重要，單憑兩條腿也可以走百八十里。」

二呂分頭行事，仔細搜查。

二女從旁協助，大賣風情。

裡裡外外，前前後後，搜了個遍，結果並無發現。

美爽爽道：「搜完了？」

呂亮道：「完了。」

「要不要拆開看一看？」

「馬馬虎虎不必了。」

「可以走了？」

「可以。」

柳絲絲回報一個媚笑，立命轎伕將轎子抬至茶棚前。

叫了六份茶點，轎伕圍坐一起，二女落座在花滿樓與小神童中間。

這兩個妞兒可眞騷，掠一下如雲秀髮，轉一下似花粉臉，四隻眼珠骨碌碌地不停的亂轉，在白雲飄、花滿樓、水長流、孫飛虎、小神童的身上轉來轉去。

柳絲絲細聲道：「姐，這個娃兒一定是隻童子鷄。」

美爽爽瞄着小神童，道：「童子鷄是沒錯，可惜太嫩，還不解風情。」

「這不要緊，有名師教導，很快就會懂的。」

「絲絲，妳想吃嫩草？」

「老的玩膩了，換換口味玩小的，何況……」

「何況怎樣？」

「他的玲瓏刀、金縷衣乃武林瑰寶。」

「好啊，可以試試，一次生，二次熟，三次就差不多弄到手啦。」

柳絲絲聞言精神大振，掉轉椅子，靠近小神童，虛情假意的道：「那兩個可愛的孩子好可憐啊，一死一失踪，小小年紀便遭此橫禍，但願小猴子吉人天相，能死裡逃生，早日重見天日！」

說謊的本事一等一，演戲的功力也不含糊，唱做俱佳，說至最後，居然掉下眼淚來。

小神童從未遇過這種陣仗，被柳絲絲騙得一愣一愣的，連說了兩聲：「謝謝，謝謝。」

柳絲絲鼓起蓮花妙舌，繼續誆騙道：「小猴子才那麼小就被人綁票，實在太不幸了，可有消息？」

「音訊全無。」

「姐姐名柳絲絲，人稱妙觀音，天生的菩薩心腸，如有用得着的地方，儘管吩咐。」

「現在還不需要，謝謝。」

「小哥怎麼老是說謝呢，這太生分見外啦，朋友嘛，幫忙是應該的。」

「妳說朋友？」

「對呀，我們現在已經是朋友了，是不是？」

一看到她那一雙勾魂媚眼，小神童就覺得全身不自在，舌頭也打結了，手足無措，結結巴巴的道：「是啊，是啊。」

第一步成功了，柳絲絲得寸進尺，索性離座而起，輕移蓮步，走向小神童。

幸好身邊有個老江湖，孫飛虎睹狀橫身一攔，喝道：「站住，大膽賤人，休得變鬼變怪，妳去勾結別人，老孫不管，不准打我家小少爺的歪主意！」

孫飛虎的名頭太大，她柳絲絲可惹不起，說了幾句下台階的風凉話，扭着屁股，返回原位。

美爽爽不甘寂寞，也早已跟花滿樓搭上了腔：「喂，酒鬼，是什麼風把你吹來了？」

花滿樓答得好：「酒風。」

「不對吧，這裡只有茶，沒有酒。」

「妳錯了，茶需錢買，酒可自帶。」

舉起錫壺晃一下，又道：「如假包換的陳年女兒紅。」

「你說你是花滿樓的好朋友？」

「酒鬼以此爲榮。」

「前晚，花滿樓在北城大展雄風，以一支魔鞭捲住三十六枚火龍珠，你酒鬼可曾在場目睹？」

「在啊，好友登台，酒鬼自當捧場。」

「我美爽爽好像沒看見？」

「那天酒癮大發，在暗處喝酒。」

柳絲絲碰了一鼻子灰後，剛回原座，聽見兩人對話，插言道：「酒鬼，咱們打個商量好不好？」

「好啊。」

「把花滿樓介紹給我們姐妹如何？」

「兩位想幹什麼？」

「不幹什麼，只是想認識一下，做個朋友而已。」

花滿樓沒開口。

水長流開口了：「介紹容易，兩位最好先弄清楚一件事。」

美爽爽道：「那件事？」

「花滿樓不好色！」

美爽爽道：「那個男人不好色。」

花滿樓道：「好刁的丫頭片子，罵人不帶髒字。」

「尤其是賤貨，根本不屑一顧！」

這話太刻薄了，二女花容驟變，呼地一躍而起，準備採取行動。

碰巧小霸王王侯適時大步行來，走進茶棚。

說騷眞騷，說賤眞賤，美爽爽和柳絲絲興趣廣泛，胃口特大，對男人幾乎老少咸宜，年輕小伙子自更格外垂青，一見王侯走進來，便

笑臉相迎道：「少俠許久不見，這裡還有一個空位，快請上坐，同桌而飲，我們姐妹請客。」

王侯展目四顧道：「區區是來找人的，不要喝茶。」

柳絲絲嬌笑道：「找誰呀？那一家的大姑娘被王公子相中了？」

小霸王道：「我在找師妹白……」

「雲飄」二字未出，便發現戴寬邊帽的姑娘似曾相識，馬上衝了過去。

晚了，白雲飄見王侯走來，已先一步掉頭離去。

「師妹且慢！」

「雲妹等等！」

叫也是白叫，白雲飄越過北天樓，轉往山區去了。

王侯不死心，咬着尾巴追下去。

水長流望了花滿樓一眼，有感而發道：「我看這人是剃頭擔子一頭熱，你的心血白費了。」

花滿樓的眸子凝視着遙遠的天際，一言不發，誰也猜不透他的想法如何。

無獨有偶，又來了一位找人的。

乃天山神劍石崑崙是也，要找花滿樓、王侯師兄弟兩人。

此人性情剛烈，有仇必報，要找王侯報斷臂之仇。

此人嗜武成癖，視名如命，要找花滿樓比武，欲爭天下第一之尊。

在茶棚內兜了一個圈子，見無發現，便又提着寶劍，奔向南方。

美爽爽吐了一口口水，啐道：「哼，簡直是神經病，只剩下一條胳膊還想找人比劃，等於找死。」

柳絲絲隨聲附和道：「可不是嗎，姓石的斷臂之時，小妹就在現場，王侯僅用了一招就解決了，下次再戰勢必會把老命賠進去。」

水長流聽在耳中，小聲問花滿樓：「閣下的看法怎樣？」

花滿樓道：「此人不可小覷。」

「理由安在？」

「也許左手比右手更厲害。」

「嗯，小妹同意，不然早就退出武林，回天山去了。」

話說至此，隘路上來了一輛板車，車上裝滿了三四尺長，碗口粗細的竹子，由於太重，後面有人推車，前面還有一個拉車的。

二呂略一打量，便認了出來。

推車的是那個賣花生的小販。

拉車的是那個賣糖葫蘆的小販。

東北虎呂艮甚覺訝異，道：「兩位改行了？」

推車的小販笑呵呵地道：「說不上是改行，生意嘛，只要有錢賺，賣什麼都成。」

「北城的竹子便宜？」

「一點不錯，運到外面去至少可以賺一倍。」

「老夫怎麼不知道？」

「大爺是貴人，不會注意這些鷄毛蒜皮小事的。」

嘴夠甜，馬屁也拍得响，却沒有發生作用，金錢豹呂亮道：「把繩子解開，接受檢查。」

拉車的小販堆下一張苦瓜臉，道：「竹子也要檢查？」

呂艮道：「竹子中空，正是藏刀的好所在。」

推車的辯駁道：「大爺，這個玩笑可開不得，我們是老實生意人，不偷、不搶、不騙，從來不帶刀子。」

呂亮吼道：「有沒有帶刀，口說無用，檢查以後才能見分曉。」

推車的欲再辯解，呂艮不予理會，已割斷繩索，開始檢查。

先掂一掂份量，看看有無超重。

再搖晃幾下，聽聽有無異響夾帶。

覺得沒有問題，就丟在車前路邊。

一板車竹子，少說也有百十來根，二呂仔細認眞，進度緩慢，好久好久才檢查完大半車。

推車的許是嫌慢，抽冷子用手一推，將一根竹子推到車前去。

呂亮眼尖，被他看到了，伸手就去撿。

推車的動作更快，搶前幾步，已將那根竹子握在手中。

呂亮眼一瞪，跨步向前，怒吼道：「拿來！」

推車的哀求道：「請大爺高抬貴手，這一根就別看了。」

呂亮更加惱怒，疑雲滿面：「裡面有刀？」

「誤會了，那裡有刀，是……」

「是什麼？說呀。」

「藏着一點點私房錢。」

「媽的，原來是個怕老婆的廢物！」

繼而一想，事有蹊蹺，東北虎呂艮接道：「不對呀，你老婆又不在身邊，天高皇帝遠，何必藏起來？」

推車的理由充足，另有說詞：「大爺有所不知，我們兩個是生意上的合夥人，由小的管帳，錢財這東西六親不認，經一次手，就免不了會揩一次油，這裡少報一錢，那裡多支二分，日積月纍下來，多多少少積攢下一些私房錢，爲了怕他發現，只好藏起來。」

此話一出，可惹火了那拉車的，勃然大怒道：「好啊，你這個王八兔崽子，老子對你仁至義盡，

忠心耿耿，你他媽的竟敢玩陰使詐，上下其手，坑我、騙我、吃我，藏私房錢，老子今天跟你拔香頭啦，拚命啦，不把你打得鼻青臉腫，鷄飛狗跳，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可不是空言恫嚇，玩眞的，話一說完，也從車上拾起一根竹竿來，照準推車者的腦袋就打。

打得還眞兇，連環出手，無止無休，推車的一個不小心，通！一聲，肩頭挨了一竿，痛得他齜牙咧嘴，眼冒金星。

「老弟，別火，聽我解釋。」

「你自己已經招認了，沒有什麼好解釋的，今天非要好好的教訓你一頓不可。」

「錢財乃身外物，朋友的義氣最重要。」

「放屁，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誰是你的朋友，你的情義早就被狗吃了，老子不吃這一套，拚吧，幹吧，這一架是打定了！」

愈說愈氣，愈打愈兇，一根竹竿被他舞得虎虎風生，好像發瘋一般，雨點子似的打下去。

推車的自知理虧，不敢還手，拔腿就逃。

一個快逃。

一個猛追。

瞬息工夫便奔離隘路，脫出二呂的掌握。

這情形很是怪異，有點像是演雙簧。

在場之人都是老鳥，反應敏銳而又迅速。

小神童、孫飛虎箭也似的衝過來。

美爽爽、柳絲絲也不慢，僅一步之差。

花滿樓、水長流則未動，作壁上觀。

諸葛四兄妹距離最近，動作也最快，已將兩名小販攔下來，諸葛崢虎吼一聲，道：「住手，這一場醜劇可以停止了！」

拉車的小販心有不服，氣虎虎地道：「大少爺，你說我們演戲？」

諸葛嶸道：「你們自己心裡有數，別再裝瘋賣傻。」

拉車的氣衝斗牛道：「他奶奶的他坑我，騙我、吃我，誰有閑工夫跟他演戲，我要他用鮮血來還！」

不管三七二十一，掄起竹竿就要繼續追打。

諸葛峯睹狀大怒，七星劍去勢如風，攻向那拉車的。

劍出手後，才喝道：「再不住手足下黃土就是葬身之地！」

拉車的身手不凡，居然被他閃躲去，毫髮未傷。

但見情況不妙，亦未敢再輕舉妄動。

諸葛嵐嬌叱道：「你們兩個聽着，立刻把手中的竹竿放下來接受檢查。」

推車的以內有私房錢，不願曝光，不肯接受。

拉車的欲以竹竿作武器，討回公道，也斷然拒絕。

這二人態度强悍，激怒了諸葛崢，下令道：「上，强制執行，誰反抗就殺誰，北城的地盤上不許外人在此撒野！」

「是！」

「是！」

立有兩名北城高手搶先縱出，亮出七星劍，虎撲而上。

兩名高手的本意只是想嚇唬嚇唬這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販，原以爲只要亮出傢伙來，比劃一個架勢，憑北城的威名，用不到眞的動手就會乖乖就範的。

孰料，劍甫出手，異事陡生，小販非但沒被唬住，竟猝然出手反擊，而且身手俐落，出招辛辣，顯非泛泛之輩。

拉車的從竹筒內拔出一把九環寶刀。

推車的藏在竹筒內的赫然是玲瓏刀。

事實已經挑明，二人來頭不小。

全場轟動！

驚呼四起！

慌亂中，拉車的九環寶刀已出手，好似瀉金潑銀，更像狂風暴雨，北城高手連人家的一招都招架不住，便告劍毀人亡。

另一人更糟，死在推車之人的玲瓏刀下，身首異處，血肉模糊，連個全屍都沒着落。

九環寶刀乃南城的特製兵器，二人來自司馬世家，迨無疑義。諸葛崢手握劍柄，怒目而視道：「兩位究係何人，諸葛崢的劍下從來不殺無名小卒。」

諸葛嶸的話更尖銳：「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亮出字號來好向閻王報到，免得無處發落，做孤魂野鬼。」

那推車的倒也痛快，在臉上一抹，除去僞裝，露出一張俊秀灑脫的臉孔，語冷如冰道：「各位，幸會了，司馬俊這廂有禮！」

這「禮」好狠好殘酷，玲瓏刀二度出手，腰斬了附近的一名北城高手。

有樣學樣，拉車之人也露出了倜儻挺拔的本來面目，道：「好事應該成雙，司馬傑也不能失禮！」

刀出如電，血雨飛濺，慘叫聲中又一名北城弟兄上了奈何橋，進了鬼門關。

司馬俊、司馬傑是南城司馬世家數一數二的人物，技深若海，智

謀百出，人稱司馬雙傑，在雙城爭戰中不知立下多少汗馬功勞，那黑白二道中死在他們哥兒倆刀下的牛鬼蛇神更不知凡幾。

除花滿樓外，南城雙傑與北城三英，在江湖上都是出類拔萃，響叮噹叮噹響的角色，雙方短兵相接，頓使本就緊張的氣氛更緊張，一場慘烈的廝殺，勢將無法避免，一觸即發。

小神童、孫飛虎靠得更近。

美爽爽、柳絲絲蠢蠢欲動。

花滿樓、水長流則依然故我，恍如局外之人。

諸葛四兄妹一陣調兵遣將，早將司馬雙傑圍了個水洩不通，諸葛峯臉籠寒霜，一臉殺氣，用七星寶劍指着司馬俊道：「人是賢昆仲殺的？」

司馬俊故作不明道：「殺誰？」

諸葛嵐一揚柳眉兒，語冷詞寒：「少裝蒜，當然是指死在北城客棧的大狗子。」

司馬傑很坦率，傲然言道：「昨夜，在北城客棧，我們兄弟是殺了一個企圖反抗的小娃兒，不知是否大狗子？」

諸葛崢臉一沉，威風凜凜的道：「不錯，那個小娃兒正是大狗子，兩位殺人越貨，北城必須逮捕歸案。」

司馬俊報以一聲冷笑，道：「逮捕歸案？你們憑什麼？是縣太爺，還是府裡來的捕快？」

諸葛嶸答得妙：「在北城，諸葛世家就是官府，代表皇法，有權主宰一切。」

諸葛峯接口道：「識相的最好乖乖交出玲瓏刀，俯首就擒。」

諸葛嵐補充道：「如敢說半個不字，足下黃土就是兩位的葬身之地！」

這話不假，北城的這一大片土地，包括全部房舍建築在內，都是諸葛世家的私產，老城主諸葛千秋是皇上，他們子孫皆王子王孫，他們的話就是王法，高興怎樣就怎樣，誰也不敢說半個不字。

然而，對手是南城雙傑，可不吃這一套，司馬俊怒不可當的吼道：「大狗子並非北城之人，玲瓏刀亦非諸葛世家的東西，你們管不着！」

諸葛崢勃然大怒道：「笑話，事情發生在北城，諸葛世家當然有權過問，刀要扣留，人也不准走。」

「假如本大少爺不答應呢？」

「不答應就只有死路一條。」

「諸葛崢你上吧，咱們一對一，司馬俊願奉陪到底。」

這話有玄機，所謂强龍不壓地頭蛇，此乃北城的地盤，司馬俊故而搬出了江湖規矩，以一對一，以防北城以多爲勝。

可惜算盤打錯了，北城嗤之以鼻，諸葛嶸直截了當的道：「媽的，你想得倒美，少在我們兄妹面前耍花招，雙城爭戰從來不講江湖規矩。」

司馬傑眼一瞪，喝問道：「諸葛嶸，你想以多爲勝？」

「就是這個意思。」

「不怕貽笑江湖，惹人非議？」

「放屁，彼此彼此，這叫做……」

「叫做什麼？」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接招！」

「接招！」

「殺！」

「殺！」

話已說絕，雙城又是世仇，早已水火不相容，在一片喊殺聲中，立即爆出一場驚天動地的混戰。

血戰的焦點是玲瓏刀。

南城想據爲己有。

北城欲取而代之。

雙城寸土必爭，寸地不讓，刀光劍影，血雨橫飛，一開始便是以命相搏的惡戰，看得人心驚膽跳，血脈賁張。

玲瓏刀果然厲害，鋒芒畢露，削鐵如泥，儘管北城高手如雲，依然抵擋不住玲瓏刀的凌厲攻勢，逢刀斷刀，遇劍斷劍，諸葛兄妹施出了渾身解數，却始終無法將司馬雙傑制服，只有任令玲瓏刀逞威、肆虐。

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抵不住人多，事實上南城雙傑亦未佔得上風，惡鬥數十回合依舊困在原地，未能突圍而出。

看在小神童的眼裡，怪不是味兒，乍然縱身一躍，跳到鐵膽孫飛虎的肩上去，大聲吆喝道：「喂，你們這是喧賓奪主，狗咬狗，玲瓏刀是我小神童的，先把刀丟出來，物歸原主，然後要殺要砍，悉聽尊便，小祖宗絕不過問。」

雙城拚死拚活，爲的就是玲瓏刀，這話無異耳邊風，南城北城熱戰正酣，根本無人理會。

可把小神童給惹火了，單挑司馬雙傑大呼小叫道：「你們是聾子？啞巴？有屁就放一個，再不交出玲瓏刀，休怪小爺我心狠手辣。」

孩子就是孩子，太天眞了，南城雙傑喬裝改扮，夜闖北城客棧，殺死大狗子，所爲何來，就憑他這三言兩語豈會輕易放棄？

小祖宗更火更怒，正準備出招動手，孫飛虎及時勸阻道：「小少爺稍安毋躁，此時出手危險太大，有可能成爲雙城的箭靶，不如暫作觀望，再伺機而動。」

（未完・十一）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快樂花子

上文提要：流寇們在寨牆上拚命叫駡而不進攻，「快樂」幫主覺得事有蹊蹺，與石長老商量後，獨自溜出寨外看究竟，原來流寇們的叫駡是想分散劉家寨人的注意力，眞正動機是暗中挖地道入寨，幸好被「快樂」識破，在寨內地洞的出口處設下陷阱，只等流寇們進來……



流寇中伏　撤走匆匆

叫天張道：「大孔呀，咱們一起幹這檔子起義，落得如此的慘。」

錢大孔似也黯然的點點頭

叫天張又道：「這一回我腿不方便，前綫打仗由你出力去指揮，一切我擔待。」

錢大孔道：「放心吧，頭兒，今夜殺進去，明日寨中慶大功，咱們大伙再喝個醉昏昏。」

叫天張豎起大拇指，讚道：「眞是我的好兄弟，你……去吧！」

錢大孔還彎腰斜刀施一禮，刀向右前方，彎腰帶低頭，那是李自成規定的行禮模樣，一年了，這錢大孔還沒有把這禮數忘記掉。

叫天張呵呵笑了。

* * *

這一晚包穀粥做得晚一個時辰，為甚麼要晚一個時辰才開飯，這是古懷今的主意！

古懷今是軍師，他說的話自然有道理了！

古懷今對大伙說，今夜進入劉家寨的時候，應是三更以後的事，晚飯吃早了，到時候會餓肚子。

如今大伙只吃包穀粥，尿多屎稀很快就會餓，拖到二更再開飯，動上刀的時候才會有力量！

只要說出個道理來，叫天張當然拍巴掌，拍巴掌就是稱讚那古懷今的好主意！

* * *

三更了吧，嘍，劉家寨前面有動靜，流寇們連駡帶殺的衝過來了。

這批人自小河往寨門樓這邊衝，天黑看不清到底有多少人撲過來。

寨牆上花子幫的人吃一驚，因為他們發現流寇們還抬着長竹梯。

這是正面攻擊，任誰也以為是攻寨來了！

流寇們不再叫駡了，他們發瘋也似的吼殺！

火把照耀下，只見那流寇頭子叫天張雙臂狂揮在督陣，如今不坐兜子了，他拄着一根樹枝站在小河岸邊上，那古懷今就站在他身旁！

古懷今也高聲叫，「上，殺呀，殺進寨中有姑娘！」

流寇們搬梯往寨牆上爬，還眞被花子幫的人生生打落寨牆下。

只不過流寇們好像豁上了，前仆後繼直嚷嚷！

劉家寨的正面挨攻，便左右兩邊也不放鬆，這光景好像一百多人全卯上了衝得凶！

再細看，劉家寨的左方人更多，這時候西陵堡的人才十七八，李氏兄弟可忙壞了，他們一邊打一邊跑，就怕流寇們上來就完了。

這時候誰還想到那地道呀，如果不是發覺得早，這一回流寇們就會得手！

有人奔下寨去找「快樂幫主」，找到左面牆角處才找到，花子幫這人大聲叫「幫主，上面吃緊了！」

「快樂幫主」忙搖手，道：「快上去，大家努力別叫賊子們攻上來，這兒已有動靜了！」

那花子轉頭就往牆上跑，西門風四人分開來，堵住幾道竹梯不放鬆！

忽然間，「九節公」石不悔出現在大廂外，他左右看了一眼忙登上寨牆上，申屠雨正往一個流寇頭上敲一杖，敲得那人猛縮頭，石不悔把手上杖猛一點，只聽得那個流寇尖嗥着往下摔去！

申屠雨回身道：「師父，你怎麼上來了？」

石不悔單足一擺又擺的道：「出來活動筋骨呀！」

「鼓！」

「呀！」

有個流寇冒個頭，被石不悔打得頭開血花，大叫着又摔了下去！

石不悔對申屠雨沉聲道：「平時怎麼告訴你們的，出招要準、要狠，你剛才輕描淡寫的一杖打，幹甚麼的？騷人癢不是？若能一招得手，何必再動第二次！」

這時候攻城的流寇們玩命了！

喊殺之聲嚇死人！

* * *

這時候，寨中女眷們早退到地窖倉房中，由幾個會武功的女子把守倉門！

還眞妙，把守倉門的三個女子正是劉翠花、李小小與席大紅三個人。

三個人也緊張，雙目直視黑暗中的寨牆上！

左右兩邊寨牆上守的席李二家人，這時候那劉世芳與劉太平也都拚上了，父子兩人就在後寨牆上來回奔，低頭瞧，口中直叫「天爺呀！」

人吶，處在這時候就甚麼野心也沒有了，甚麼權呀勢的，甚麼錢呀銀的，去他娘的保住命才是眞！

只不過若在平日，誰怕誰，除了天老大，好像都是老二吧！

* * *

此時的劉家寨，便中原兩大家族李士良與席本初這些平日不可一世的一方霸主，也忍不住的低聲叫「天爺」！

劉世芳看寨外，他這一段沒人來，外面盡是滑不留脚的斷崖！

便席本初的左方也一樣，只有其中一段能站脚，就已經殺得天昏地暗了！

* * *

地動了，地還會動？

那動的地方還眞絕妙，老鼠打洞成波形，就在距離寨牆丈五處，快到附近的一間房子後牆了，忽然間由地面冒出個人頭來。

那個人只把賊目左右瞧，立刻又縮進去了。

屋後牆邊的是竹簍子十三個，有人，但六七個人都躲在暗角上。

「快樂幫主」也在其中，他此刻心中噗通通！

「幫主，上來了！」

果然，只見一個流寇先把砍刀放外邊，頭一頂雙肩往上就衝到地面上來了！

「噗！」

「啊！」

暗中突來一杖，點中這人的腦後玉枕穴，立刻走來兩個人，架住這人便往竹簍那邊走！

眞快，立刻把那人塞進竹簍中！

緊接着，又冒出一個大漢來，却也如法炮製的被點倒了塞進竹簍裏去！

就這樣，十三個竹簍塞了十一個，下面的地道中出現火把光來了！

舉火把的流寇頭未露出來，他當先把火把遞出來，而且還沉聲呼叫，「快拿去，快拿去放火燒呀！」

有個花子接過火把來，那漢子雙掌撐在洞口上，騰身便往地面跳！

「噗！」

「哎呀！」

他這一聲叫得大，他後面的人開口了，「怎麼啦？」

沒有人回答，因為這人也被囚入竹簍子裡了！

後面的人是個鬼靈精，只把腦袋伸一半，他只一看嚇一跳，叫了一聲「我的媽呀！」

他不上來了，他把頭又縮回去了，因為有火把，附近竹簍子裡面的人他全看見了！

看見了還敢出去呀？他直往後面踢：「快退，快退，全被人抓去了！」

已經爬在地道中的人很困難的在回轉身，而且也大叫，「別進來了，快退呀，不得了呀！」

流寇們在地道這麼一喊叫，「快樂幫主」的九節竹杖立刻亂七八糟的往地道中打去，直到洞中人的叫聲沒有了，他才想起來一個方法。

「快樂幫主」指着附近的草垛子，道：「快把草燃上了，咱們塞入洞中薰活人！」

花子幫的人手脚快，大把大把的乾草拉過來，乾草燃上便往洞中塞，兩個花子還煽火，直把黑烟全部煽入地道中，再上寨牆看，黑烟已自外面洞口冒上了天！

* * *

這光景看得寨上人拍手笑了！

劉家寨左面有人高聲吼叫，「

他娘的老皮，寨子裡面有防備，進去的人被抓了！」

地道中爬出最後一個人，這個人爬出地道直咳嗽，他的衣褲也破了，身上還冒鮮血！

這人不是別人，大頭目錢大孔是也！

錢大孔率人暗中爬往劉家寨牆內，他正吩咐要人快快把火放，不料先他而出的人全部被抓了！

錢大孔一邊罵一邊還「唉呀」叫，匆匆忙忙的到了小河邊，他見了叫天張幾乎快哭了！

「當家的，別攻寨子了，咱們白忙三天吶！」

叫天張吃一驚道：「怎麼搞的？」

古懷今也怔了一下，道：「不太可能吧，誰會知道咱們挖地道！」

叫天張一把扣住錢大孔叱道：「你……你快把事情仔細說一遍！」

錢大孔指着自己全身被竹杖打的傷，道：「當家的，你看我這傷，要不是我反應快，只怕我也被抓進那些竹簍子裡去了！」

「甚麼竹簍子？」

「那些大竹簍好像裝猪的，如今把咱們弟兄裝去十一個，慘吧！」

叫天張一聽火大了，他指着劉家寨開罵，「操他娘的，我叫天張饒不了劉家寨，看吧，要不了多久，我就會連本帶利的討回來！」

他看看身邊的古懷今，又道：「軍師，咱們把弟兄們召回來吧，寨子攻不進的呀！」

古懷今忙點頭，道：「對，暫召回大伙來，一時的挫敗並不表示永遠的敗，咱們另找他途！」

他對身邊的兩個漢子吩咐道：「吹起收兵口哨來，大伙林子裡去商量！」

兩個漢子奔到斜坡上，手指頭插進嘴巴裡，幾聲嘯音吹得響，那些攻寨的人立刻回頭跑！

有的人尚未奔進附近樹林裡，已在不住的問：「怎麼了，怎麼撤退了？」

就有人沉聲道：「地洞被寨裡人發現了，人家來個鳥上逮蝨子，咱們往卵蛋上跑呀！」

這批人並未傷幾個，攻寨全是虛張聲勢，如今大伙奔入林中，一大半坐在地上大喘氣。

這麼一陣窮折騰，不少人喊着肚子餓！

叫天張可火來了：「奶奶個熊，咱們這麼多年攻城掠地，幾曾像這樣子的吃癟呀，想不到就這麼小小的一個劉家寨，攻了多次攻不開，傳揚出去，我叫天張大臉擱那兒呀！」

這時候沒有人吭氣，當然，古懷今更不開口！

* * *

叫天張在林子裡面罵大街，這時候已四更天，有一大半躺在林子裡睡着了！

古懷今低聲對叫天張道：「當家的別生氣，過個一天半日的，我古懷今必會想出辦法來，咱們非破了這可惡的劉家寨不可！」

叫天張氣得跳單脚，他另一條腿不方便，直到天亮才在一堆草地上睡下來。

流寇們折騰一夜沒得手，早有人叫着「快把包穀粥做好了大伙吃呀！」

這光景他們的存糧還夠吃上個三五天的吧！

* * *

劉家寨中有的是糧食，地窖之中還有酒與菜，便關上寨門吃一年也不會發愁！

現在，十一個大竹簍子封了口，完全用蔴繩把口封得緊極了，想逃，那得有幾手！

十一個流寇站不直躺不下，四肢半伸又捲的，可也受了大罪！

十個花子分班守着這些囚了人的竹簍子，每班五個人，五個人也不閒着，盡用竹杖往竹簍內插，插得流寇們哇哇叫，花子們反而哈哈笑了。

花子們一個個的過來看流寇，竹簍子內的流寇，免不了又被人戳得慘了。

不久，有個花子提了個籃子，裡面放着吃的帶小菜！

這花子把籃子放在地，便把吃的分給五個看守的人，有饃饃，有兩樣小菜與稀飯，五個花子吃得香，竹簍內的流寇們叫起來了！

「餓死人了吧，你們也不人道呀！」

「俘虜也是人，爲甚麼不拿吃的來呀！」

花子幫的人最逗人，他們回坐在竹簍邊嘴巴迎着十一個流寇發出「叭叭喳喳」聲，每嚥一口還來上一句，「嚄，眞好吃，香呀！」

還有個花子撕下一塊往一個流寇的口中塞，道：「張口，張口呀！」

等那流寇把嘴張，這花子却又把撕下的饃饃塞回自己的口中了！

氣得那流寇忍不住的開口罵，「你奶奶的！」

* * *

就在這時候，只見「九節公」石不悔拄着竹杖由「快樂幫主」一邊扶着過來了。

石不悔竹杖敲在竹簍上「叭叭」響，道：「娘的，你們可曾想到有今天呀！」

竹簍中有個大膽的流寇開了口

：「老爺子，如果有飯吃，誰願意做流寇！」

石不悔叱道：「可以加入咱們花子幫呀！娘的，就會拿刀亂砍人，可好，今天你們也要挨刀宰！」

另一流寇叫了，「你們還殺咱們呀！」

石不悔道：「還同你客氣嗎？」

二院過來四個人，劉世芳與席本初、李士良與他的兄弟李士雄一齊走來了。

劉世芳一見竹簍中的流寇就火大了，「你們……你們好可惡，同我的寨子泡上了！」

有個流寇道：「你的寨子糧食多呀！」

劉世芳叱道：「我父子兩人不在家，你們摸進寨子裡，殺了男的二十多，女的……女的……」

劉世芳說不下去了！

這時候他不能說女的被流寇糟踏過，那對「快樂幫主」不順耳！

席本初道：「殺了算了！」

李士良也附和道：「對，留下是禍害！」

「快樂幫主」道：「咱們聽聽劉寨主的意思，他叫殺就殺，他要是……」

石不悔道：「放虎歸山有後患，斬草除根才安然，劉寨主，我也同意殺了完事！」

西門風開口，道：「各位當家的，我也有意見！」

「快樂幫主」道：「你有甚麼好意見？」

西門風道：「把他十一人拴在寨牆上，再有流寇來攻打，咱們把他們往下拋，砸死那些攻寨的人！」

石不悔笑道：「眞是好徒弟，主意也算妙，只不過他們十一人誰管飯？」

西門風聽得一聲笑，道：「餓死他們完蛋操！」

劉世芳却在這時深深嘆了一口氣，道：「各位，殺人總有干天和，不如把他們放了吧！」

大伙一聽齊吼叫，「放了？」

「快樂幫主」道：「放出去讓他們再攻來！」

有個流寇急忙道：「老爺子，你是慈悲爲懷，而且又不計仇，你以德報怨是善人，你放心，咱們一且走出劉家寨，絕對不再來攻打。」

石不悔問道：「幹什麼呀？」

那流寇道：「遠走高飛去要飯呀！」

石不悔一聽哈哈笑起來了。

「快樂幫主」道：「石長老，咱們也算是客人，咱們也都聽到寨主的，寨主說放人，咱們就放人。」

劉世芳十分高興，女婿同他一條綫上了。

他看看竹簍子裡面的流寇，一個個灰頭土臉好難看，有兩個身上還流血。

劉世芳向「快樂幫主」道：「幫主呀，如果放人要怎麼個放呀？」

「快樂幫主」道：「咱們把他十一人抬到後寨牆上，慢慢的把他們放下去，任他們逃命去吧！」

劉寨主道：「好，就這麼辦。」

他對身後趕到的兒子劉太平道：「快去，取些銀子裝些乾糧送他們吧！」

石不悔大叫，「嗨，你沒弄錯吧？他們是來殺人的呀，你放了他們就已經仁至義盡了，還送吃的送銀子呀！」

劉世芳道：「只要他們回頭做好人，這些損失又算得了什麼呀！」

石不悔道：「得，錢是你的，我們管不着。」

他拄杖就走，一去不回頭的回廂房去了。

* * *

李士良走近竹簍子，他重重的對十一個流寇道：「人吶，心是肉做的，總得拿出良心來，劉寨主對你們慈悲，只望你們奔南方，重新做好人，你們仍然是個人，揮刀殺人被人殺，這是千古不變例律。」

席本初道：「出去你們就快跑，過了武勝關就是雲夢，你們要飯也別再動刀。」

十一個流寇全呆了，這是做夢吧！

但至少有個人還淸醒，他高聲說話了，「各位爺們，咱們都是人生父母養，只怪奸臣亂朝綱，天下大亂走外鄉，爲活命入了營，誰知道那個李自成呀，如今他已被殺，兄弟們也四散找活命的機會，這是不巧才來到貴寶地，想不到遇上大善人。」

他拍拍竹簍「巴巴」響，又道：「咱們拿出良心來，出了寨子便走開，誰要再去老地方，我就操他娘。」

大伙低頭看，這人還有着一嘴的半紅不紅的鬍子。

另外十個流寇齊開腔，「一定，一定。」

於是，「快樂幫主」吩咐花子幫的十幾個人，道：「別再囉嗦了，抬到後寨牆上去，用蔴繩把他們垂下寨牆，叫他們走。」

兩個花子抬一個，匆匆的來到了後寨牆上面，有個花子火大了，他咒罵，「奶奶個熊，天下便宜事被你們佔盡了，活捉不但不砍頭，還送銀子帶吃的，操，這種好事咱們就遇不上了。」

另一花子道：「我看吶，他們十一個沒好貨，一旦放虎虎傷人，

可是……」

押着前車的西門風道：「所以嘛，生生把我們的長老氣走了。」

又見那紅鬍子流寇開了口，「花子哥們，我們就奇怪，咱們都在寨牆外面喊殺要攻寨，你們是怎麼知道還有地道要挖進寨內來？」

西門風沉聲道：「你眞的想知道？」

紅鬍子眼一瞪，道：「你要不說我們懲得慌。」

另一流寇也出聲道：「是呀，如果不知道，這一輩子都不好過。」

西門風哈哈的笑了。

西門風不是傻子，他當然不會對這些人說眞話，他也不高興送走這些人，至少要把他們囚起來有一天送官府才是。

此時西門風一笑，道：「你們眞的想聽嗎？」

嗄，竹簍中十一個流寇齊瞪眼。

瞪眼當然是想聽一聽，爲什麼會被人發覺。

於是，西門風收住笑，他一本正經的對這十一個流寇道：「你們聽了以後千萬別說出去呀！」

「當然不會亂說。」

西門風道：「我是見你們要離開了，去南方了，所以才對你們說的。」

「你……快說呀！」

有個花子急忙道：「護法呀，千萬別說呀！」

西門風四師兄弟已被命爲花子幫的四位護法了。

他看看寨外幾眼，這才對十一個流寇道：「我可眞心告訴你們，原本是不知道你們會打地洞的，可是這劉家寨建在龍脈上，你們挖到龍爪了，還未挖進來，就在昨日夜裡二更天，寨上忽然來了個白鬍子老頭，那老頭我還以爲是劉家寨的人，他指着寨內告訴我們，有人在刨牆根了，快去宰他們。」他喘口氣，又道：「我們正要問他在那裡，突然老頭兒不見了。」

十一個流寇吃一驚，有個立刻問，「後來呢？」

西門風道：「後來咱們找找看，果然聽到挖地聲，於是就把你們捉住了。」

眞會謅，說得十一個流寇直點頭。

「咳，劉家寨有仙人保着呀，難怪咱們攻不開。」

「我不幹了，不打了，怎麼能打得過神仙呀？」

西門風微微笑，他手一揮，便有個花子打開了竹簍，蔴繩拴在竹簍上，好幾丈高處一個一個的便把十一個流寇全放走了。

西門風還在寨上看，他臉上微微笑。

有個花子可來拍馬屁了：「護法，你還眞會吹，編的故事好像眞有那麼一回事。」

另一花子也笑道：「我見到，唬得十一個王八蛋一楞一楞的。」

「哈……」

立刻間，花子們全笑了。

* * *

「哈……」

奔進林子裡的十一個流寇也笑了。

只聽有個流寇舉着手上銀子哈哈笑道：「銀子，銀子，哈……多時未曾有過了，哈……」

另一流寇道：「四頭目，咱們這是狗屎運也，哈……」

誰是四頭目？那位紅鬍子老兄是也。

紅鬍子是四頭目，他的名字叫毛白天，只見他把雙手連連的招，道：「過來，過來！」

十個流寇圍住他，只見這毛白天自袖管之中猛一抖，嗄，露出三顆骰子來了。

毛白天把手上骰子嘩啦啦的搖，搖得嘩嘩響不停，這些人立刻忘了剛剛走出枉死城。

其實生死對他們而言，生即是死，死亦即是生，活不活命去他娘，眼前快樂才是眞。

紅鬍子毛白天高舉骰子用力搖，他還大聲的叫，「今日有銀今日賭，莫待無銀罵他娘，下下下……」

他這是擲骰子要大伙賭了。

十個流寇有五個一下子一塊銀子全下上，另一漢子可開口問：「喂，四頭目，你輸了怎麼辦？」

毛白天指着自己鼻尖，叱道：「奶奶的，還沒開始賭你就咒我輸呀，老子湊你！」

那漢子忙道：「你別打，我賭了。」

「彭」，一塊銀子砸地上，這毛白天哈哈笑了。

他搖搖骰子大聲吼，「大家離開手。」

「嘩」，三粒骰子擲在地，十一對眼睛直不楞的看，嗄，三個紅四在上面。

毛白天哈哈笑：「操他娘的我發了。」

另外幾人一個一個的擲，誰也擲不出三個同樣點數來，喜得他忙着在地上撿銀子，還盡說風涼話，「你看看，人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果然一些也不差，哈哈哈！」

他有後福，另外的人全倒楣，氣得巴掌拍地上。

另外幾個不賭錢，坐在一邊啃乾糧，他們已許久未吃過乾糧了。

他們每天兩頓包穀湯。

此刻有了這些乾糧，少不得先啃吃起來。

* * *

銀子沒有了，毛白天已站起來收起骰子，指着斷崖對面的小山坡道：「走，咱們繞過去。」

有個流寇道：「還要回去？」

毛白天冷沉的一吼，道：「不回去你去那兒？」

那人道：「劉家寨有神仙護寨呀，咱們白攻。」

毛白天回手一巴掌打在那人的光頭上，叱道：「我問你，自從咱們舉着刀橫吃豎啃走天下，誰是神仙？」

那人瞪眼道：「誰？」

「咱們，咱們是神仙，娘的，你聽那小子胡謅呀！嗯？」

他再怒視着幾個人，又道：「他是在唬咱們，休忘了，咱們是唬人的老祖宗，娘的，聽他的呀！」

於是，十個流寇齊點頭。

點頭便承認是唬人的老祖宗。

* * *

毛白天帶着這十個十死一生的流寇，正準備繞道歸營去見叫天張吶，他心中可想得妙，這一次也算有功勞。

至於爲什麼十死一生而不是九死一生，那是因他們一個個都知道被活捉死定了，如果只是花子幫，他們早已死了，偏就是劉世芳。

劉寨主體念上天好生之德才放了人的，所以說他們是十死一生。

* * *

還眞的有熱鬧，毛白天這十一人正在一條小道上矮着身子向遠處的林中接近，忽然間小山崗上冒出三十多個大漢走出來。

這些人可不是叫天張那幫流寇，穿的不一樣。

這些人毛白天認得，因爲之前不久雙方還合作過。

是的，這些人乃是大別山下來的石太沖那批山寇們。

三十幾個山賊由三頭目丁太白率領着過來了。

姓丁的遇上姓白的，雙方見面一瞪眼。

雙方不祇怒視對方，也嘿嘿的冷笑着。

只不過這光景只是刹那間，姓丁的便坦然的哈哈笑了，而且笑得宛如老朋友多年未見面，又突然見面的高興勁子。

丁太白一邊笑，一邊迎上去，「嗨，老朋友，咱們又見面了呀，哈！」

毛白天心裡也明白，對方來了三十多，他身邊一共十個，翻臉幹起來，沒有死在劉家寨反而死在這般「同行」們的手中，那才叫冤吶！

於是乎，毛白天也哈哈笑起來了。

兩個人不但笑，而且還熱烈的擁抱。

嗄，這一抱倒令丁太白吃一驚。

只見這丁太白雙手放在毛白天的雙肩上，他重重的直視毛白天，道：「喲，幾天不見，你們混得不錯嘛？」

毛白天道：「什麼混得不錯？」

「你們發了。」

丁太白一手按在毛白天的口袋，又道：「發財了，又是銀子又是乾糧的，發了呀！」

原來他抱得緊，頓覺腰眼硬得慌，這才以爲毛白天這些人發財了，他那知是他賭來幾個人的銀子。

毛白天嘆口氣，道：「別提了，咱們是被人捉了去，人家起善心，給了銀子又放人，這那是發財呀？」

丁太白哈哈笑道：「在什麼地方被抓，你告訴咱們，咱們一去試一試。」

毛白天手一指，道：「劉家寨！」

丁太白一聽哈哈笑了。

他回頭對他的人大聲叫道：「娘的，又是劉家寨，劉家寨那點存貨算什麼，誰出來告訴毛四頭兒，咱們碰到什麼大買賣了？」

有個矮子開口道：「老哥兒們，大批糧食快來了，全是一袋袋的大白米呀！」

毛白天一聽全身血脈賁張了，「在那兒？」

哈哈一聲笑，丁太白道：「就快經過鷄公山下了，數一數這批自襄樊來的大米有幾車，告訴你，一共五十一車之多，這比劉家寨又怎樣？」

毛白天道：「多，多，眞的多多了。」

他對身邊十人道：「聽，運氣來了，寨牆是擋不住的，你們說是不是？」

十個流寇齊點頭，但毛白天突然一怔道：「喂，咱們雙方鬧蹬蛋，你們丟下咱們不管飯，此時前來……」

丁太白哈哈一笑道：「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天下也沒有永遠的朋友，你說是不是？」

毛白天算是遇上高竿的人物了。

毛白天還不知如何應付吶，就聽丁太白又道：「毛兄，做人嘛，別太認眞，我這次在當家面前拍胸脯，爲的就是你們呀！」

毛白天吃驚道：「爲我們什麼？」

丁太白道：「有了好處可幹，大米飯多久未見過了？所以嘛，我在我們石當家面前提了一下，好歹

大家都是刀口上找飯吃的朋友，如今有了這機會，就別忘了合作過的你們，我是好說歹說的說服了石首領，這是前來叫各位快快的跟我去雞公山，咱們合作狠狠的幹了這宗，然後吃他到來年。」

毛白天立刻明白了，原來大別山這批山寇，怕他們自己力量不夠，才前來找幫手。

他也想着，如果他們能獨劫，保密還來不及吶，他們會好心的找人插一脚？

但這話只能擱在心裡面，因爲這終究還是好事情，有大米就足以令人口水流了。

毛白天哈哈一聲笑，他拍肩搭背摟住丁太白的腰，道：「眞是謝謝你老兄了，咱們如果眞的吃到大米飯，心裡面想的可是你丁老哥呀，哈……」

丁太白也笑開懷了，他對毛白天道：「老兄，快帶我去見見你們張頭領呀！」

毛白天道：「好，咱們這就走，你看那邊林子吧，都在那兒吶。」

丁太白道：「眞可惜，劉家寨沒打開來，只不過咱們還有更好的！」

這兩批人合一起，一路走向林子裡，這時候，林子裡傳來呼嚕呼嚕聲，還眞熱鬧，仔細看，一個個土頭土臉的漢子們正在喝着玉米粥！

玉米粥只一涼，上面一層帶着香，嘴巴貼住碗邊上，就那麼旋着飯碗吸着，那呼嚕便是大伙在喝稀飯發出來的怪聲！

毛白天與丁太白二人率領着人趕回來，立刻間，林子裡的聲音全沒了！

大伙都瞪眼，古懷今更是吃一驚，「喲，沒死呀！」

他說的當然是毛白天那十一人了。

叫天張也瞪了眼，他尖聲似鴉叫的道：「來來來，告訴我，你們是怎麼逃出來的？」

毛白天可不能說實話，說實話說不定會遭殺身之禍！

他想得多也經過得多，當頭兒的人最是疑心多，他如果說是劉寨主放他們出來還送了銀子與吃的，叫天張便對他們疑心了！

天下那有這麼好的人，抓了人還給錢放人呀，不定買通他們回來行刺他！

毛白天有了這顧忌，他立刻改了說詞！

先是對十個弟兄點點頭，才對叫天張沉沉的說：「頭兒，咱們被活捉，蔴繩一根成串串起來，花子幫把咱們囚在後寨寨牆下，準備就要開刀了！」

叫天張道：「又怎麼逃出來的？」

「蔴繩串成串，咱們黑暗之中動手脚，偷偷的解開來，我們狠狠的幹掉兩個臭要飯，就用那根繩子自後寨牆暗處溜下來了！」

叫天張道：「你們腰裡邊的是甚麼？」

毛白天忙取下，雙手交在叫天張手上，道：「花子身上取來的，你看這乾糧！」

眞險，他差一點露馬脚！

一邊的古懷今指着丁太白道：「大家分道揚鑣，車走車路炮翻山了，你來幹甚麼？」

哈哈一聲笑，丁太白走到叫天張面前重重一抱拳，道：「張當家的，我是帶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匆匆的趕來請各位弟兄們前去吃大米啦！」

叫天張冷冷道：「吃甚麼大米，有大米你們早就奔回大別山去了，還會想到咱們？」

丁太白乃有「地龍」之名，他的心底是又狠又辣，但此刻他是一副好人樣！

丁太白呵呵一聲笑：「張當家的，我可是千眞萬確來報喜的喲！」

叫天張道：「娘的，天下沒有白吃的大米飯，不定又有甚麼需要咱們的了！」

丁太白笑道：「眞不愧領袖人物，佩服，佩服！」

他把身子往叫天張身邊一站，又道：「五十一車大米呀，張當家的！」

叫天張猛一楞，道：「那麼多？」

丁太白道：「好，到了我該細說的時候了！」

拉塊石頭坐下來，丁太白接道：「張頭兒，是這樣子的，上一回咱們不是分了道各自走各自的嗎，那實在也是咱們的存糧已快完了，石大哥不能不爲弟兄們着想，背了個不義帶人便回小寨雞公山上去了！」

他看看圍來的幾個頭目，一笑，又道：「咱們頭兒一直爲那事心裡有疙瘩，便不時的對大伙說，若有好機會，不忘拉你們一把！」

他笑笑，又道：「咱們回雞公山，可沒回大別山中大寨，咱們派人往襄樊找肥羊，娘的，找來找去碰到兩條大帆船，船靠岸，嚄，官兵立刻出現二百多，他們圍住糧船不許人接近，後來一打探，哈……」

叫天張道：「笑甚麼，那麼多官兵在！」

丁太白道：「怎不令人發笑，原來那批糧是信陽州官兵們的糧，那些官兵也來自信陽州，軍糧眞不

少，五十一輛雞公車，每車三百斤，走在路上好壯觀，看得人們直瞪眼！」

叫天張道：「運糧的要回信陽州？」

丁太白道：「再有三天就來到了！」

叫天張道：「我知道了，你們怕打不過官兵們，所以才想到我們！」

丁太白道：「難道你們不想吃大米飯？」

他指指劉家寨又道：「別在這兒小鼻子小眼的了，咱們去大幹！」

提到劉家寨，叫天張鼻孔就冒火，他吼罵，「奶奶的，老子們暫且饒過你姓劉的，且等老子們弄來大米吃，爺們就在寨子外面天天吃白米飯，看你們能守到那一天！」

聽這口氣，他是恨透劉家寨了！

便在這時候，大頭目錢大孔奔來了。

錢大孔一見毛白天十一人，立刻吃驚的道：「操，你們沒死呀！」

他夜裡露個頭，便發現十一人被活捉在竹簍子裡，他此刻一見當然吃一驚！

毛白天道：「也算咱們機警，殺了看守的花子逃出來了，至於細節嘛，等咱們歇過了再說！」

他怕錢大孔問多了無法回答就完了！

* * *

丁太白這條野地龍，當他發覺叫天張臉上的表情陰晴不定時候，他又開口了！

「張頭兒，時不我與，光陰一去不復返，機會錯過那比掉了光陰還難過，我們當家的可也說過了，等咱們把大米弄到手，兩家合成一家人，雞公山的寨子由你管！」

叫天張道：「我變成大別山的支部了！」

丁太白道：「也算一方之主呀，只要你幹得好，大寨自然支持你，從此山上做你的王，還怕以後餓肚子？」

叫天張道：「上次不是要拉我一夥嗎？怎麼攻不下劉家寨，你們立刻翻臉不認人！」

丁太白道：「我說過，彼一時也大家合作未定案，此一時也大家都爲大米飯，張頭兒，我這一說你還不明白？」

呵呵一聲笑，叫天張道：「也算坦白，好，咱們這就開拔了！」

他對身邊的古懷今又道：「吹個口哨拔營吧，咱們收拾收拾離開這可惡的劉家寨！」

他爲了增加大伙對他的信心，只以竹枝拄地走，不再坐軟兜了！

他的腿傷好像快好了，雖然刀口處還有些痛，但還是可以忍受的！

* * *

「九節公」石不悔的腿有了知覺，他是中刀在背後的正中央，但他調理得好，傷處似乎又有了生機！

傷口長得好，那條腿便自然有了生機！

石不悔拄杖站在寨牆上，他的身邊正站着他的四個徒弟與「快樂幫主」！

大伙半天沒開口，只因爲誰也弄不懂爲甚麼突然之間流寇們全部不見了。

流寇們似乎來無影去無踪似的，好像寨外根本沒有出現過他們的踪影。

* * *

大伙正在發呆中，左面寨牆奔來李士艮！

李士艮指着寨外道：「石兄，你看，怎麼一個也不見了，昨日前日又罵又叫，揮刀往咱們直衝，還在下邊打地洞鑽窟窿的折騰不休，怎麼一下子沒有了！」

石不悔道：「我也猜不透。」

正在這時候，右面寨牆上也過來了人，是的，席本初也急急的奔來了。

「怎麼一回事，賊子們呢？」

石不悔道：「誰知道！」

「快樂幫主」道：「各位老人家，咱們再等一等，等到中午再看情形。」

石不悔道：「我問你，你的打算是什麼？」

「快樂幫主」道：「我可不可以不說？」

石不悔哈哈笑了。

寨子二門院出現了劉世芳，「喂，幾位老哥，寨子外面如此靜，靜得嚇人似的。」

他邊叫邊往寨牆上登上來，他的兒子劉太平也上來了。

劉太平拉過「快樂幫主」笑道：「我未來的妹夫呀，沒事往後面多走走，反正已是一家人呀！」

他的聲音小，別人沒聽到，但「快樂幫主」嚇一跳，因爲席李兩家的人也在此，萬一聽到就蔴煩了。

「快樂幫主」哈哈低聲笑道：「劉兄，會的，我當然希望常在後面的，你說是不是？」

兩個人哈哈笑了。

* * *

石不悔看向遠方不開口。

劉世芳已問了他三遍，他仍然在皺眉頭。

劉世芳急得搓着手道：「怎麼辦，這個姓張的傢伙，不知他又在暗中弄什麼詭計玩我了。」

忽然，石不悔對「快樂幫主」道

:「幫主，我想不出爲什麼這些賊子不攻了，不會爲了跑了十一人他們就會挾尾巴逃走的，他們應該更恨咱們，他們以爲咱們已殺了那十一個人呢！」

其實他老人家也完全想錯了，他們又怎麼知道十一個賊子早已回歸叫天張去了。

他們更不知道此地來了「地龍」丁太白，三言兩語就把個叫天張說服了。

叫天張不是個簡單人物，他如果沒有兩把刷子，幹了十三年流寇由盛而衰，由强變弱，一路上還帶了三百多人逃到這豫西南的大山邊來，當然是不簡單的人物。

別的不提，就這麼一個小小的撤退，就弄得人鬼不知，做到了雞不跳，狗不咬，螞蟻上身你不知道的地步。

石不悔就是想了半天想不通，他才無話可說的走下寨牆回廂房，上他的大床睡覺去了。

石長老都不知道的事情，別人就更不知道了。

席本初見石不悔走了，他淡淡的道：「流寇雖藏起來，咱們更應加强警戒，就不信他們有什麼辦法攻進來。」

劉世芳道：「是，是，小心把守別放鬆。」

李士艮道：「這光景只有一個解釋。」

「什麼解釋？」大伙不約而同問。

李士艮道：「流寇們去弄糧食了。」

李士艮的猜測，只是想着流寇們吃完了他們的糧而不得不走，可不是猜中去搶官家的大米。

席本初道：「他們才弄了幾車包穀沒幾天，光喝稀飯便足可吃個半月二十天的，怎麼三四天又走？」

他這麼一問，使李士艮也怔住了。

「快樂幫主」一聲笑道：「各位長輩且請回，何必去管他們去那裡，只要咱們守得緊，怕他什麼？」

席本初拍拍「快樂幫主」低聲道：「你……你可要給我多多的保重喲！」

這話像是老子對兒子的口氣，「快樂幫主」直點頭。

席本初才剛走開，李士艮也走近「快樂幫主」，道：「不能再冒險出去喲，咱們多留心就是了。」

「快樂幫主」再點頭，他笑得很自然，因爲這種關愛之語他已習慣了。

＊　＊　＊

除了劉氏父子二人之外，都走了。

劉太平此刻笑對「快樂幫主」道：「兄弟呀，看上去他們好像十分的關心你了。」

「快樂幫主」道：「大家一條船，同舟共濟嘛！」

劉世芳道：「走，咱們後面去聊聊。」

他不容「快樂幫主」說什麼，拉了他便往寨牆下面走去，一邊走還一邊微笑。

「快樂幫主」忙回頭，他呼叫，「四位護法！」

申屠雨四人齊回答：「屬下在！」

「快樂幫主」道：「白天你們多歇着，叫弟兄們小心的把守，有動靜趕快去對我說。」

西門風立刻應道：「是，幫主呀，莫忘了……忘……」

「快樂幫主」怔怔的問他：「忘了什麼？」

西門風笑呵呵的道：「糖葫蘆呀，哈，哈……」

「哈……」花子幫的人全笑了。

劉太平一邊笑道：「沒問題，咱們存的麥芽糖還有一大缸，等一會都有份……哈……」

「哈……」花子幫弟兄們又笑了。

＊　＊　＊

「快樂幫主」隨劉家父子來到了後寨的大廳上，他已來過兩次了，但就是這一次看得清。

前兩次只因略帶緊張才沒有看清。

走進正後廳，他這才抬頭仔細看，傢俱全是紅漆木，迎面八仙桌子一大張擺在一張條櫈正中央，八仙椅子兩邊擺，桌椅上均圍着湘繡圍子，亮光光的直閃亮。

條櫈上正中央有一尊大佛像是翡翠的二尺長，景鎮的八仙佛像分兩旁，抬頭看，嚄，琉璃宮燈掛四盞，琉璃上刻的是仙女像，飄飄穗子全是珠子的。

再看廳兩邊，各放了八張太師椅，茶櫈也是雕花的，每個茶櫈上放着一套茶具，均是玉石的。

再細看，兩邊還有暗室，想是劉家的女眷住的地方了。

只這麼一瞧，「快樂幫主」心中就想得多：「這麼一大座宅子，眞是富豪之家呀！」

＊　＊　＊

「快樂幫主」正發楞，劉太平已哈哈笑着推了他一把，道：「別害臊呀，坐下說話呀！」

一怔之下猛一哆嗦，笑道：「坐，坐……」

「快樂幫主」歪着屁股剛坐下，喲，兩個姐妹花也出現了，劉翠花與劉翠玉雙手携着走進門。

「喲，姐夫呀！」劉翠玉開口叫姐夫，「快樂幫主」全身熱哄哄。

「我……我是……」

格格一聲巧笑，翠玉道：「賊子們不見了，我姐好高興唷，如今見你又來後面，我便陪姐來了。」

「快樂幫主」一笑道：「我……不好意思嘛！」

忽見劉世芳自內室又走出來，他手上拿了一套綢緞衫，笑笑道：「你快快洗個身子換穿上，自從你到了我寨子裡，你只穿這一套，也該換洗了。」

其實「快樂幫主」身上穿的還是人家李士艮送他的，送的時候他還是個窮和尚，袈裟老鼠皮顏色，背上破了個大窟窿。

此刻，當他看到綢緞衫，他的心中很不安，因爲他盡穿好的，那裡像是花子頭呀！

只不過如今到了這裡，他不換穿也不行。

老媽子過來拉着「快樂幫主」就往外走。

「去那兒？」

「洗澡呀！」

「花子頭兒不洗澡的呀！」

那女人笑呵呵的道：「那是花子懶，花子不知洗澡好，洗過澡你就知道了，輕飄飄的可舒服啊！」

「快樂幫主」又不好掙扎，只有跟着那女人走到一處洗澡間，這間門口還有口井，聽說這兒地下有三道龍脈！

龍脈就是泉水，有了這泉水，劉家寨不怕沒水喝！

＊　＊　＊

走近洗澡房，已見大盆熱水備上了！

「快樂幫主」幾曾洗過熱呼呼的洗澡水，他自小就洗涼涼的水，冬天也沒洗過澡，更何況一邊的架子上放了各樣的香肥皂！

「快樂幫主」正在發楞，門忽然「咚」的一聲響，他急回頭看，只看見半張臉！

那個女人身子已站在門外面，半張笑臉哈哈笑道：「衣衫換了放在這，我會替你洗乾淨！」

她嘻的一聲縮回頭，走路還帶踢踏聲，想是扭腰走得急，才會發出沙沙聲。

＊　＊　＊

嚄，「快樂幫主」可愉快了，他摸摸這又摸摸那，好像他此生還是第一回看到這一切，新奇吧！

他想着少林寺中當和尚，吃的東西都刮腸子，穿的都是一個樣子的灰袈裟，人的摸樣都變成一個樣了！

看看，人家有錢大戶可就不一樣了！

吃的，每天不一樣，盡是上等的！

穿的，隨便一拿就是輕飄飄的綢緞做的！

「快樂幫主」一邊想，一邊還不住的聞，他聞着架子上面放的幾塊洋香肥皂！

「唔，難怪呀，難怪，難怪大伙都愛錢，我却又當上花子王，窮一輩子多難過呀！」

他自言自語的談着，伸手撥盆中的熱水，然後剝光衣裳就跳進木盆中洗起來了。

＊　＊　＊

熱水他有生以來頭一回洗，也不知是不習慣，還是水太熱，「快樂幫主」洗得齜牙咧嘴的直吸氣！

他這麼一洗，等於開洋葷，那香皂用了大半塊，泡在水中沒多久便見水面漂了一層灰灰的污垢！

他至少洗去身上半斤重的污垢，他已經一年多未曾認眞的洗過澡了！

和尚們最簡樸不過，半盆涼水只把毛巾弄了，身上抹上幾下子，那已經是很乾淨的了！

「快樂幫主」此刻可也樂透了，他從頭上一直洗到脚板底，每個地方都抹上兩次香肥皂，一盆熱水仔細看，好像吃過的餃子湯，灰濛濛又黃澄澄，污垢浮在水面上。

當他跳起來低頭看，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

還好，這屋子有洞通外邊，他當先把污水倒到地上，免得叫那女人笑話他！

＊　＊　＊

別管怎麼樣，「快樂幫主」此刻眞正的快樂！

當他換好衣衫之後，取了刀與荷包，還有一個星子鏢，這才輕飄飄的開了門走出去！

＊　＊　＊

「快樂幫主」愉快的走進後廳堂，抬頭看，嚄，一邊桌上放着一堆好東西！

先是一幅英雄巾，正面帶子上釘着一塊白中帶綠的玉，上面好像是刻有字，仔細看是一個「福」字！

除了英雄巾，就是青色外罩英雄氅，一雙薄底鹿皮快靴之外，紮褲腿的帶子上繡着花！

桌邊站着劉太平，他拍拍桌子一聲笑，道：「好兄弟，快快穿上這些東西吧，穿上了你才像英雄！」

「快樂幫主」已經愉快了，如今還有更愉快的，只不過他看看桌上東西一眼，搖搖手道：「這是送我的？」

劉太平道：「三年多前原是我的，可是我雖學點武功，比起你來差多了，所以我取來送你穿！」

「快樂幫主」道：「我穿？像嗎？公子哥兒美少年，我一樣也不是，我是花子頭兒能穿嗎？」

（未完・九）

上文提要： 陰陽會黃瓦能驅使「離魂」或死去的人作事情，毛不凡不信，但他開的妓院受到滋擾，小毛將親身體會告知，老毛不能不信……另一件事是利用「離魂」回去搗亂、殺人，例如驅使少林長老性空回寺殺了知客僧了空，毒傷天元大師；武當長春子回山放毒氣；華山裴登回去毒傷掌門等事，小余和辛沁忙將此事告知辛勤……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半天紅風雲

尋醫求解答案　飽受拳打脚踢

譚丹道：「小余同意嗎？」

辛沁道：「小余哥怎麼會不同意？」

小余心中有一把刀，心想：你若揭開此事，我就把你宰了。

小余不出聲。

辛沁道：「師父，你先回去，我們隨後就到。」

和尚道：「女施主是說江夫人會去？」

辛沁道：「一定會的。」

和尚道謝而去，譚丹笑道：「辛姑娘也未免太自信了吧！妳憑什麼就以爲我一定會去少林寺呢？」

辛沁道：「只怕我說出一個秘密，妳會絕裾而去。」

「不會的。」

「別嘴硬，除非你不是個女人。」

「我雖是女人，却和別的女人不一樣。」

「我看是完全一樣的，小余，你希望我去少林救人嗎？」

「當然，除非你是冷血。」

「救人嘛！誰不願，只不過……」

那知辛沁冷笑道：「妳不必來這一手，我還是替你說了吧！」

「妳……妳知道什麼？」

「我知道你們的事。」

小余大吃一驚，譚丹也陡然一震。

辛沁甜笑着倚在小余身上，道：「譚丹，妳和心齋哥之間的事，一點也不影响我們的感情，告訴妳，我非但不怪他，反而更覺得他可愛。」

小余感到慚愧，雖然那是中了譚丹之計。

辛沁早已知道，却從不提此事。

現在，她倚在他肩上，還吻了他的面頰一下，道：「你要信任我，那事絲毫無損你的人格和自尊，你仍是君子，而且我更愛你。」

辛沁突然出了手。

剛才譚丹正在仔細地觀察辛沁，似想看看辛沁說的是不是眞心話，她的目的只是想破壞他們兩小。

譚丹不信還有不吃醋的情人。

由小余爲她延續生命看來，小余的愛是經得起考驗的，辛沁陡然出手，攻的是譚丹的要害。

所謂要害就是攻其所必救的部位。

譚丹這一自救就上了當，應指倒地。

辛沁拍拍手，道：「哥，請她去她不去，把她押去她能不去嗎？」

小余道：「阿沁，妳眞的不計較那件事？」

「哥，你現在還不知道我？沒有任何人，也沒有任何事能破壞我們的感情，我早就知道，却一直不以爲那是你的錯，既非你錯，你就等於是淸白的。」

小余正要挾起譚丹離去，那知辛沁道：「哥，慢着，她既知那是屍毒，一定要她帶去祛毒藥。」

「對！譚丹，要帶什麼藥？」

「你們有本事就自己帶藥。」

辛沁道：「譚丹，妳要是耍滑頭，只怕妳要活受罪。」

「必要時我可以自絕。」

辛沁道：「妳這種女人沒有自絕的勇氣。」

「妳眞以爲如此？」

小余道：「我們在等妳自絕，然後找一個地方讓妳汚染那塊土地了。」

譚丹計窮，只好說出藥名，兩小取來帶她上路。

第一天急趕了兩百五十里。

深夜宿店，吃了飯也洗了澡，辛沁再次點了譚丹的穴道。譚丹道：「妹子，咱們商量一件事。」

「甚麼事？」

「妳靠近點。」

「妳少動歪腦筋。」

「絕對不是，只是怕小余聽到。」

辛沁走近，閉住呼吸，她不能不防她一手。

譚丹低聲道：「如果你們辦事能讓我在暗中欣賞，我送妳一個大秘密，也可以說指引妳一條出路。」

辛沁道：「妳眞會異想天開，沒正經的女人。」

「這在妳並無損失，我却開了眼界。」

「妳不過是想趁機達到重圓舊夢的意淫目的！」

「不是，我只是想看看一個美女和俊男做那事的情況，這只是一點微不足道的要求，對妳也沒有損失。」

辛沁道：「妳要告訴我什麼秘密？」

「延長生命的秘密。」

「連高人們都束手無策，僅靠太極圈而已，妳有什麼妙計？快別要嘴皮子了。」

譚丹道：「妳不懂。」

「妳懂？」

「我不是很懂，江淼的師父却懂。」

「江淼的師父是誰？」

「『鬼臉神農』拓拔崑崙！」

「江淼的師父還在？」

「當然，他才八十五、六歲，樣子奇醜，但醫術之高，簡直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且看妳信不信了。」

「找他有什麼用？他會法術？」

「小姐，妳還沒有弄淸一件事。『太極圈』能否延長妳的生命是另一問題，一個人只有三年好活，這是身上有病的緣故，世上沒有無疾而終的人。」

「妳是說我有嚴重的病？」

「當然，沒有病會死人？」

「妳是說我只能活兩年多？」

「這很難說，如果調養得好，也許能活五年乃至十五年，如果病情惡化，也許一年半載就……」

「妳以爲我是什麼病？」

「八成是絕症。」

「既爲絕症，已是無藥可治。」

「不然，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就是這意思。」

「妳是說我讓妳窺看，就帶我去見『鬼臉神農』拓拔崑崙？」

「對！他可能有辦法。」

辛沁道：「救人是好事，妳却以此爲威脅，我寧願死了也不會答應妳這無聊的要求！作夢。」

「妳寧願死？傻丫頭。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大好的生命妳居然並不珍惜。」

辛沁走開了。

她不向這種威脅低頭，况且是否可靠也大有問題。

只不過小余却悄悄走近低聲說了幾句話。

譚丹連連點頭，低聲道：「一言爲定。」

今夜小余和辛沁纏綿燕好，譚丹作了窺春人。她這一手是什麼心理？無非是把自己假設爲辛沁而已。

她私下答應小余，去少林救了人之後，帶他們去見「鬼臉神農」拓拔崑崙，去見一面也是值得的。

＊　＊　＊

絕對未想到，江淼已先來過，爲天元大師祛毒，正在療養中，可能江淼已去了武當或華山。

小余私下和譚丹商量，決定去見拓拔崑崙。

譚丹道：「辛姑娘，我決定帶妳去見江淼的師父拓拔崑崙，看看妳的運氣如何？」

辛沁道：「妳爲什麼又改變主意了？」

「因爲救人總是好的。當然，我也是看在小余面上。」

辛沁道：「妳這份好意我接受了，但要報告家父一下，要不，他老人家還以爲我們失踪了呢！」

小余道：「不妨，我們可以托人帶信給辛大叔。」

辛沁只好點頭，他知道小余對她有多關心。

只是不大願意接受譚丹的這份恩惠罷了。

＊　＊　＊

毛不凡把妓院脫了手，當然，要急着脫手，必須賤賣。

他實在不敢再躭下去了。死了紅花，賣了妓院，和小毛離開此鎮。

小毛要去找小余，老毛却不喜歡小余，父子就分了手。

老毛此刻在酒樓上獨酌，小二上前低聲道：「我說這位爺，是住在本鎮客棧裡嗎？」

老毛點點頭，道：「不錯，甚麼事？」

小二低聲道：「旅途寂寞，何不叫一位姑娘？」

老毛自死了紅花，就一人獨宿，不免心動。

小二道：「爺們，有一位姑娘，二十七、八歲，正好配上爺們，人標緻又體貼，一身的細皮白肉。」

老毛不出聲。

小二道：「爺們如果嫌貴，可以商量打個八折，只因爲時已不早，姑娘們都不喜歡放空檔。」

老毛道：「錢多少根本不算什麼！主要是貨色問題。」

「爺，小的包你一見她就喜歡，聽說這位姑娘還會『床上八段錦』哩！」

老毛道：「好！就要這位姑娘，待會叫她到來旺客棧東偏院去找我，我姓毛！大約要半個時辰之後。」

「謝謝您！爺，祝你得其所哉，春宵快樂。」

老毛不久就付了帳。

反正他身邊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銀票。

返回來旺客棧的東偏院，發現門是虛掩着的。

關上門，進入內間，他發現床上似乎躺了個人。

嘿！八成是那窰姐早到，小二爲她開了門。

老毛道：「剛來嗎？」

「嗯！」老毛聽這鼻音，混身痲酥酥地。

「聽說妳會『床上八段錦』？」

「嗯……」總是鼻音。

老毛打了個飽噎，自己先脫了上衣，坐在床邊上，看到床前一雙繡花鞋，忍不住拿起來嗅了二下。

可是他突然一楞。

怎麼？這雙繡花鞋爲什麼是濕的？

一種潛在的悸懼突然湧上心頭。

他扳過這女人的肩胛，這女人本是面向牆壁，這工夫身子仰了過來，老毛仔細一看，細眉大眼，一笑就露出一口白牙，左眼下有一顆黑痣。

這不是鴇母紅花嗎？

老毛尖嘶着衝了出去，連上衣都沒有穿。

* * *

小毛正在到處找小余。

這檔口找小余是絕對找不到的。

小毛在澡堂子泡着，這是雅座，也就是單間，一個人擁有一個大浴缸，也可以洗鴛鴦澡。

小毛半臥在浴缸中，閉目靜思。

他想小余，不知他在何處？

父親開妓院的事要是被小余知道了，不知會有甚麼感想？

想起紅花的事，小毛雖然泡在浴缸中，却突然感到渾身一陣寒意，居然會遇上那種怪事。

想到這裡，他怯怯地睜開眼來。

他陡然吃了一驚。

本來室內是點了一根蠟燭的，如今已熄滅。

室內無風，而蠟燭才點了三分之一，怎麼會熄了呢？

小毛游目望去，在薄薄的蒸汽之中，三四步外站着一個女人。

是齊琳格格，此時此地再次遇上，小毛已經沒有以前那股子熱勁了，道：「是格格嗎？」

齊琳並沒有出聲，緩緩下了浴缸。

這浴缸也可以說是一個大浴盆。

兩個人在內洗澡是綽綽有餘的。

也沒有注意她剛才在浴盆外是否全裸，此刻進入浴缸却已全裸了，像一堆白雪，伸手可及。

忽然，小毛心頭又是一凜，本是溫水，她一入內就變成冰涼的了。小毛尖叫着跳出浴盆之外。

小毛回頭望去，齊琳格格還在盆內。

只不過他仔細一看，她被凍結在盆中。

盆中的水已結了冰，冰和人凍結在一起，而齊琳格格却望着他笑，這笑意也和過去不同。

笑中有一種冷森森的味道，就像盆內的冰一樣。

小毛緩緩地後退。

他可以體會到，他和齊琳格格以及林梅枝和邱愛蓮等女人的關係十分不正常，也很曖昧。

現在，這不正常的關係已在丕變之中，由齊琳的笑態之中就可以知道。

可是他以前居然沒有想到這一點，死去的人怎能和活着的人打交道？

小毛怎會忘記林梅枝和邱愛蓮在妓院中的事件，又怎能忘記紅花之死和死後的可怖事件呢？這就是色膽包天吧？

小毛退到門處，迴身開門逃出。

這時齊琳格格發出刺耳的怪

笑，自浴盆中站了起來。

身上的冰塊「唏里嘩啦」落了下來。

她的胴體還是那麼白，只是白得像石膏一樣。

小毛大駭，這才發現，門被冰封住了。

就像冰庫內的冰霜把門封住了一樣。

他向門上的冰霜劈出兩掌，冰太厚，落下少許，却痛得像手骨斷了似的，這時齊琳已向他走來。

小毛只好繞室移動。

只不過地上也是亮亮硬硬的冰，滑極。

一不小心滑倒，齊琳凌空撲到。

小毛心膽皆裂，眼見她五指箕張，凌空罩下。

小毛盡力一滾，勉强滾出一步半時，只聞「蓬」地一聲，冰屑激濺暴射，甚麼也不見了。

原來齊琳像一個冰人，落地砸碎了。

這到底是眞是假？是夢幻還是眞實的？

室內恢復舊觀，浴盆內是水而不是冰。

門窗也未被冰霜封住。

小毛匆匆穿上衣衫離開了澡堂子。

對於他的好色，到處留情，等於是一次當頭棒喝。

返回客棧，已是差不多三更了，把短劍放在枕下，也不脫衣服就這樣睡了。

就在他似睡非睡時，忽然耳際有十分細微的女聲道：「小毛，要不要？要不要我們陪你……」

小毛本是驚弓之鳥，睜眼望去。

駭然發現，蠟燭頭上的燭火一分爲二，在屋中飛來飛去，而且變成淡綠色，小毛本能地去摸短劍。

這時他才隱隱看出，燭火一分爲二的綠火，乃是由兩個赤裸的小女人拿着在屋中奔來奔去的。

這兩個小女人大約只有七八寸高。

除了高度不及正常的人五分之一高之外，身體和正常人一樣。居然正是林梅枝和邱愛蓮。

七八寸高而裸體，這景象眞是太奇特了。

小毛揮劍斬去。

眼看這劍會把邱愛蓮攔腰砍斷，那知劍自她的腰上掃過，她還是那樣子像沒事一樣。

死了也好，「離魂」也好，反正這不是兩個活人。

小毛破門而出，出了鎮一口氣奔出五七里外。

* * *

辛勤返回「陰陽會」，夫妻間已是貌合神離。

他在到處找尋，黃瓦也已發現。

辛勤以爲東西不在黃瓦手中，他正要離去，黃瓦却出現了，站在他的臥室門內道：「要走嗎？」

「想出去一趟！」

「找尋的東西找到了嗎？」

「找甚麼東西？」

「何必顧左右而言他？」

「我不知道妳在說甚麼。」

黃瓦道：「在找『太極圈』嗎？」

「整個武林都在找。」

「你以爲在我的手中？」

「有此懷疑的大概也不止我一個人。」

「你想想看，我要是有此寶物會不拿出來救沁兒？」

「但願妳有這份母女之情！」

「你以爲我沒有？」

「以行動來表現不是更好些？」

「辛勤，你要放棄這個會主職位？」

「確有此意！」

「爲甚麼？」

「太邪！」

黃瓦道：「你好淸高啊！」

「那倒不敢當！至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辛勤，你要和本會作對？」

「我只想脫離這個邪會。」

「你以前不知道這是個邪會？」

「至少不知道地室中那些屍體或他們的用途。」

「現在知道了？」

「知道了一點，還不太多！」

「你要是全知道了！只怕你現在要向我下手了吧？」

「還有甚麼秘密？」

「不久你就知道了！」

「可不要在中原武林中製造糾紛，變成武林罪人。」

「只怕已經是……」

辛勤疾閃，一男一女已向他攻到。

男的是楊光明、女的是李雯，兩人都是交趾國人，也就是黃瓦的死士，他們武功高强，忠心不二。

辛勤早已看不順眼。

過去這二人對辛勤這會主都要監視。

今天趁此機會把這兩個幫兇除去也好。

辛勤展示了他的爆發力。

第一、二招平平，第三招突然威力膨脹，兩個年輕人絕對不及提防，因爲他們認爲十五招內不會有危機。

勝敗往往決定在意念上。

一脚踢在李雯腰上，一掌砸在楊光明的小腹上。

即使不死，也要休養半年，二人飛出了七、八步之外，立即昏死過去。

黃瓦道：「會主的身手果然不凡。」

辛勤道：「不凡談不上，是他們差了些。」

「你能逃過我這一關嗎？」

「總要試試看。」

黃瓦劍已在手，人到劍到，非常凌厲。

辛勤也用劍，道：「夫妻之情已蕩然無存了？」

「那要問你！」

「問我？這該由妳來決定吧！」

黃瓦不再說話，專攻辛勤的要害。

辛勤以為，此女心狠手辣，尤其邪法害人，可能會為中原武林帶來滔天大禍，所以他已下了決心。

黃瓦可不像剛才她那兩個死士那麼好調理。

她的劍法由阮羊所授，還學過別門劍術。

她學得頗雜，却不是專精。

對付庸手，往往「雜」即可取勝了。

對付高手，僅是一個「雜」字是絕對不夠的。

黃瓦在四十招後就走了樣，因為辛勤的劍勢越來越凌厲，就像水銀瀉地一樣，無孔不入。

一有孔隙，辛勤的劍就遞了進去。

「噹」地一聲，黃瓦的長劍落地。

如不棄劍，她那隻手就可能會斷掉。

黃瓦狠聲道：「辛勤，你可不能怪我。」

辛勤也學過奇門遁甲，也學過道法。

辛勤知道她要施展邪法了。

道法和邪法不同，雖是一正一邪，但俗語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邪法也可以稱之為魔法吧？

黃瓦自袖內扯出一條汗巾揮手擲出。

這汗巾上竟能發出「嗤嗤」的火星。

辛勤左手的劍訣一絞一揮，右手的劍上也射出微微的白光，向那條汗巾一挑，「忽」地一聲就焚化為灰燼。

黃瓦這工夫退到桌邊，拿起在桌上一杯冷茶一口灌入，然後漱漱口，噴向辛勤。

辛勤的劍上有無形的罡氣，立刻把這口法水震回。

黃瓦冷峻地道：「你再試試這個。」拔下髮髻上的桃木簪，向辛勤擲去。這一次辛勤揮劍，竟未能震回一根簪子。

辛勤知道厲害，氣聚丹田，吐氣成雷，大喝一聲，這正是類似獅子吼的「輪迴三重禪唱」。

木簪被震落地上。

黃瓦忽然疾退五步，迅速解着衣扣。

辛勤此刻是應該離去的，但他沒有，却全神戒備，黃瓦脫下了外衣，這叫着「法裳」，由於這件上衣一直罩着她的法體，本身就沾染了濃重的法氣。

這工夫她唸唸有詞，丟出了法裳，也叫法衣。

辛勤揮劍一掃，不由猛吃一驚，居然未能挑動。

再挑也沒能挑開，反而纏住了他的劍。

辛勤感覺，他的劍像被稠膠黏住，或者像被一座山壓住一樣，既刺不進去也拔不回來。

於是，黃瓦上前制住了他的穴道。

黃瓦之狠毒，現在才看出來了。

她居然在施法之後，把辛勤也淬在石槽的寒泉之中。

凡是被放入石槽之中的人，不一定是為仇，主要是想加以利用。

這件事却被辛勤的心腹看到了。

幸虧李漁他這個心腹十分秘密，連黃瓦及其屬下都不知道這李漁是辛勤的心腹，李漁在第三天夜晚就把辛勤救了出來。

可是問題並未完全解決。

光是救出辛勤還不夠，必須解除黃瓦在他身上所施的法咒才行，事實上這「離魂術」正是「攝魂術」。

李漁以為，不能回去求黃瓦，只有走一步算一步，能遇上小會主辛沁那是最好的了。

辛沁原來也曾淬在寒泉中，原以為那不過是為了使她延長壽命，但後來才知道，黃瓦也並非想救她。

八成也是想予以利用。

利用一個神智十分清醒的人，自然不如驅使一個神智不清，已不具反叛能力，但能去辦單純的事的人。

辛勤能走路也能吃飯，就是神智不清。

李漁也知道，「陰陽會」必會派人追殺。

李漁為自己及辛勤都易了容，甚至還把辛勤扮成一個老嫗。

七八天都平安渡過，這天入鎮吃飯，不幸的是，終被「陰陽會」中的人遇上了。

原因是「陰陽會」中的人也易了容，所以李漁未及提防，和辛勤交談，被他們聽到了。

為首的正是「大頭伽藍」樊橋，另外還有「風雷手」楚章，另有三個次流人物，五人聯手李漁是絕對接不下來的。

以李漁的身手來說，接下「大頭伽藍」樊橋是不成問題的。

辛勤呆呆地在一邊却不出手。

是不是他已忘了自己是誰？或是忘了武功招術？

不到二十招，李漁就挨了「風雷手」楚章一脚。

酒樓的人都圍攏來觀看。

李漁退到辛勤身邊低聲道：「會主你快走吧！」辛勤好像沒有聽到。

看來，李漁不久就會倒下了，所以樊橋去招呼辛勤。

他以為辛勤並非不會武功，所以小心翼翼地走近。

就在這時李漁捨棄楚章等人撲了過來。

樊橋未防，被他一掌推出三四步。

李漁拉着辛勤就往街心跑去了。

這是晚上，華燈初上，行人不少。

李漁拉着一個人逃不快，只好往郊區逃，這工夫一個熟人看到了這一幕，竟然是小毛，他見過辛勤一面。

小毛暗暗跟着，因為他出手也未必就能穩贏。

跟着步行了一會，眼見李漁和辛勤自一個大宅的側邊小門進入內院，小毛看清之後，不由心頭一沉。

這兒居然就是毛不凡賣掉的那家妓院。

此刻天黑不久，仍然是笙歌處處，猜拳行令之聲不絕於耳，這工夫李漁和辛勤奔入一個偏院中。

這偏院也正是林梅枝和邱愛蓮在此下海所住的地方。

怎麼這麼巧？原來這兒鬧鬼，無人居住。

小毛是在暗中跟隨，這時眼見「大頭伽藍」樊橋等五人已追了進來，李漁躲無可躲，只有回頭力戰。

小毛也出了手，但以二對五，五六十招內就不成了。

樊橋道：「李漁，你把會主交給我們，我們放你一馬，不把你帶回去，這可以說是網開一面了。」

李漁不出聲，他是辛勤父女的死士，這種人有一股愚忠，命可以不要，絕對不可以讓主人受到任何傷害。

小毛挨了樊橋一掌時，心中暗暗唸着：「梅枝……愛蓮……好歹我們有肌膚之親，妳們如果能出現對付這些人……我會仍以從前的方式報答妳們的。」

那知此唸甫畢，怪事出現了。

小毛幾乎驚叫出聲。

是驚恐還是驚喜？他也弄不清楚。

只見林梅枝和邱愛蓮兩女竟自屋中走了出來。

樊橋和楚章並不認識這兩女。

「陰陽會」中有些地方是黃瓦專用區，除了她自己和一二個心腹，大概也只有辛勤可以去了，但辛勤却又沒興趣。

那就是放置半死或全死的人的地窖。

樊、楚兩人下去過幾次，那會看清所有石槽中的人。

兩女忽然出了手。

這二女生前即使會武，大概也很有限吧！

只不過現在，掌未到寒飆已先到，所以這五人老遠就感到寒氣砭骨，及早閃避，以為這是一門旁門劇毒掌法。

武林高手最怕的就是毒，他們在李漁及小毛的夾擊之下，也挨了幾下，因為他們的注意力全在二女身上。

樊橋下令撤退，五人負傷而逃。

李漁也不認識林、邱二女，抱拳見禮。小毛道：「不必客氣，辛會主是怎麼回事，他好像前事盡忘了。」

李漁說了一切。

小毛道：「最好能把辛會主交到辛姑娘手中，可是我找了半個月也沒有找到他們。」

李漁道：「不久前少俠還和他們在一起？」

「不錯，而且若是以前，我要找到他們並不難。」

李漁嘆道：「慚愧的是，在下保護不了會主的安全，只怕還會落入他們之手，那就不妙了……」

這工夫忽然有人道：「不妨！」來人竟是江淼的老婆譚丹，她自屋上飄落下來。

小毛道：「是江夫人嗎？」

「我是譚丹。」她從不以江夫人自居，可能是因為江淼吃喝嫖賭太荒唐，或者說，她自己也有荒腔走板的行為。

小毛道：「夫人有辦法？」

「告訴你不要叫我夫人！」她本要陪兩小去崑崙山，後來又不去了，却把詳情告訴了兩小。

「是是，我叫你姑娘好哩！」

「少來這一套肉麻兮兮地，我叫譚丹。」

小毛道：「譚丹，妳有甚麼辦法？」

「把他送到一個地方去，我可以負責。」

「送到哪裡去？」

「一個地方是鳳先生處。」

「小余的師父處？」

「對，另一處是辛沁的師門『盤古上人』處。」

小毛道：「這果然很好！在下也陪妳去送人。」

這工夫邱愛蓮低聲道：「小毛，你還沒有履行諾言。」

「諾……諾言？」

「對，你剛才心內說過，我們若能出現幫你，你仍願意以從前的方式報答我們，說過這話吧？」

小毛不能否認。

只不過這人鬼經常作這種事，怎麼得了？

他只好點頭，本來他要陪譚丹去找那兩位世外高人。

譚丹帶着李漁和辛勤走後，小毛自然又和兩少女上了床，在未上之前道：「請問你們兩人到底是……」

邱愛蓮道：「我們對你說過，我們只是『離魂』，半生半死，或不生不死狀態，但有可能成爲正常人。」

「前些日子那妓院中，妳們爲甚麼把鴇母紅花，推下樓使她一頭栽入荷缸中淹死，那是爲了甚麼？」

林梅枝道：「紅花一生中買賣良家婦女賣淫，光是自殺者就有十五人之多，可以說惡貫滿盈。」

「妳們畢竟不是執法者！」

「天意如此！」

「妳們也知道天意？」

「因爲紅花的陽壽已終。」

「這箇妳們也知道？」

「是的，我們目前仍然具備了陰陽眼，知道一些常人不知的事。」

「那麼辛沁還有多少陽壽？」

邱愛蓮道：「她的陽壽可能還有變數。」

「這怎麼說？」

邱愛蓮道：「有所謂陰間有司命使者，也就是專管陽間壽限的使者，他們有其律條：行惡，大者司命奪紀，小者套算。」

小毛當然不懂這些。

林梅枝道：「一『紀』爲三百日，一『算』爲三日。」

小毛道：「原來如此。」

邱愛蓮道：「既然行惡可以把人類的壽命減短，那麼作善事也可以加長，由於辛沁心地善良，事父至孝，爲人謙冲，待友忠厚，所以說未來還有變數。」

「妳是說她可能活到天年？」

「活到天年，那要有特別大的變數和原因才行，延長些却十分可能。」

「能延長多少？」

「這就不是我們所知道的了。猜想延三、五年是可能的。」

「有沒有使她延長壽命的其他方法？」

林梅枝道：「延長壽命也該由健身作起。」

「是不是有病治病？」

「是的，身有重病，又如何能延長壽命？」

邱愛蓮道：「小毛，上吧！」

小毛道：「我很希望知道，妳們都在甚麼地方？」

林梅枝道：「不在『陰陽會』中，總要找個陰寒之處。」

「妳們知道不知道黃瓦在利用妳們？」

「知道一點，但無法擺脫。」

「爲甚麼？」

「因爲我們還是半陰半陽，脫不出她的控制。」

「如何才能不受她控制？」

「把那一半的陰氣褪盡才行。」

「如何才能全部褪盡？」

「那要用陽氣驅除，只要你連續陪我們七天七夜，我們就可以褪盡陰氣變成正常人了。」

「七天七夜不停地玩？」

「並非如此。」梅枝道：「七天七夜之中，每人白天一次，夜裡一次，等於是晝夜各有一次即可。」

「那可受不了啊！那不是等於一晝一夜有四次嗎？」

「年輕人每天一次射精，據說百日即死，那是指一天也不斷。但你不過是七天，而且這四次之中，每人兩次中有一次眞洩，一次不洩亦可。」

小毛道：「這樣可以，爲了救人，我願一試！」

於是邱愛蓮先接「招」。

別看她們半陰半陽，身上還是白嫩細膩，只是不太溫暖而已，在夏天或春夏之季那反而更好。

二女的確並不是爲了追求取樂，而是在攝取陽氣，也正因爲如此，要把她們兩個侍候得服服貼貼也很疲累。

小毛很守信，一口氣陪了她們七日。

在這七天內每人晝夜各一次。

過了七日，小毛唯一的感覺是，她們的胴體越來越暖和，在床上也越來越活，她們宣稱，已經成功了。

也就是她們一半陰的部份已經脫盡。

小毛道：「是不是『陰陽會』中石槽的人都可用此法救活，例如男人用女人，女人用男人？」

林梅枝道：「只有『離魂』的可以，有的已死，他們的身體已是屍體，屍體怎麼能活呢？」

小毛道：「可是七天以前，妳們出現時像鬼而不像人？」

「那是因爲我們的魂魄被攝去一部份，三魂七魄只有一魂三魄還在身上，所以陰氣重於陽氣。」

小毛道：「妳們已經是正常人了？」

「是的，謝謝毛大哥的救命之恩！」

小毛道：「既然已經正常了，妳們還記得自己的原籍家鄉吧？」

「怎麼？毛大哥不要我們了？」

「妳們要知道，一旦『陰陽會』的人發現了妳們，他們會放過妳們嗎？何不回到原籍過正常人的生活？」

邱愛蓮道：「可是我們都懷了孕。」

小毛一震說道：「我的孩子？」

「當然是你的！」

小毛說道：「就算懷了我的孩子，妳們生下來，再暗中通知我，我可以把孩子帶回，妳們仍可嫁人。」

二女表示不願再嫁別人，今生非他不嫁。

二女是很不錯的姑娘，不但外型各具特色，也都識字，甚至比小毛唸的書還多，憑空撿了兩個老婆倒也不錯。

小毛無法推辭，再說，總不能不要自己的孩子吧！就把二女送到鄉下，租了間房子，給她們不少的銀子。

小毛要她們僱個女僕，把孩子生下來就通知他。

他表示，暫時不能常和她們一起。

＊　＊　＊

譚丹找到了「盤古上人」，却沒找到鳳先生。

這已經是一個月之後了。

「盤古上人」已逾百齡，鬢髮皆白，上人見過譚丹、李漁及痴呆的辛勤，立刻先爲他把脈。

事後上人很不樂觀地說，由於邪法很惡毒，以他一個人之力還辦不到，加上鳳先生大概還差不多。

於是就叫李漁和譚丹再去找鳳先生。

＊　＊　＊

小余和辛沁兼程趕往天山。

由於譚丹說的地址很詳細，路線也畫得很清楚，一個月後他們找到了地頭，這兒叫落雁潭。

這兒有一個深潭，大雁常在此歇息。

山坡上有一石屋，大概就是拓拔崑崙的住處了吧？

「阿沁，終於找到了。」

「還不知道人家肯不肯爲我看病呢！」

「這位老前輩乃是一代醫聖，俠名久著，那有拒醫之理？」

兩人到了石屋之前才發現，這石屋已封閉，石門上鑿了些字蹟，原來是「墓誌銘」。

也可以說，拓拔崑崙已經過世了，就葬在石屋中。

兩小一陣絕望，尤其是辛沁，不遠千里而來，却只看到一個石墓而已。小余安慰她：「阿沁，不要絕望，我以爲，這世上一定還有能爲妳治病的人。」

辛沁道：「但願如此！」

小余道：「既然來了，就要拜拜這位老前輩。」

兩人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

小余四下打量，此刻已是暮色四合，道：「阿沁，咱們要找個過夜之處，明天一早上路。」

辛沁倚在他的身上道：「哥，眞辛苦你了！」

小余拍拍她的肩頭，道：「怎麼，見外了？」

辛沁含淚說道：「哥，我希望延命，並不是只爲我自己，我實在怕你受不了這種打擊的。」

小余眼眶潤濕，說道：「阿沁，我知道！」

「上天要我生下來，却不給我壽命。」

「我以爲上天有眼，不會那麼殘酷的。」

晚上他們在一個岩穴中過夜。

半夜有風有雨，兩人抱在一起，還有點冷，小余要把衣服脫下給她穿，她說抱緊她就可以了。

就在兩人似睡非睡時，忽然岩穴口處站定一人，粗聲道：「那裡來的野種？在我這兒睡覺。」

兩小立即清醒。

極目望去，似是個老嫗。小余道：「不知這位前輩高姓大名？我倆來找拓拔前輩治病，但不幸……」

「滾出來！老娘才不聽你們胡扯哩！」

小余和辛沁鑽出岩穴。

冷不防之下，小余被這老嫗一脚踢在屁股上。

小余正要發作，辛沁也被推了一下，倒在地上。

只推一下就倒下，小余不以爲辛沁那麼差。

小余以爲是這老嫗非同小可。

到了穴外，天雖黑仍可看出，這老嫗歷盡風霜，頭髮快禿光了，眼睛很大，牙齒却一顆也沒掉。

小余去拉辛沁，老嫗撲了上來。

小余心想，妳爲老不尊，我要教訓妳一下。他施出了精粹招式，還有學自阮羊的招式。

但是，老嫗一點也不含乎，扣住他的肘關節把他甩了出去，却又一脚踢中了辛沁，辛沁還沒站穩，另一脚又到。

小余嘶呼着：「老虔婆，你把我殺了吧！不要傷害她……求求妳，不要再傷害她了……」

這老嫗似乎鐵了心，小余撲上就被她砸出。

小余被砸出，她就拳打脚踢，對付辛沁。

使小余吃驚的是，這老嫗的武功太怪也太絕了。

乍看好像不成章法，隨便胡抓亂揪，就能準確地扣住小余的脈門或肘關節，然後像甩鼻涕一樣甩出



去。

小余眼見他心愛的人被拳打脚踢，心如刀割。

他拔出了長劍，只攻不守地攻上。

不出兩個照面，劍被震擊脫手。

結果是辛沁繼續挨打，像個人球一樣，被這老東西踢來踢去，小余羞忿欲死。

堂堂男子漢，保護不了一個女子。

辛沁已經差不多了，根本失去了抗拒力。

老嫗拍拍手，道：「得啦，也差不多了！我看你們還敢不敢在此擾亂我。要死的人哩！不必多操心，小夫妻倆能玩，就多樂幾次，人生幾何？老娘揍你們是好意，以後別討人嫌！喏！這是幾顆止痛藥，吃了會舒服些……」

老嫗丟下一個油紙包就走了。

小余過來抱起辛沁，強忍着奪眶欲出的淚水，他能說甚麼？甚麼話能表達他的痛惜之心？

「哥……不用難過……」

「阿沁……我眞沒有用！」

「哥，你不要爲我擔心，我沒有怎麼樣。」

「妳又何必騙我？這老虔婆出手狠毒，下手很重，妳八成內傷不輕。」

「哥……我眞的不礙事，剛挨打時身上很痛，可是後來非但不痛，好像……好像……」

「怎麼樣？」

「好像頗感舒服，輕鬆多了！」

「阿沁，妳又何必騙我？此仇不報，我就不是個男子漢！」

「不，哥，我眞的以爲身上比以前好過多了！」

「世上哪有這種事？」

「哥，我以爲這位前輩有點怪異。」

「什麼怪異，狠毒而已，她如果打我，我就不會太恨她，只怪我自己學藝不精。」

辛沁道：「哥，我要調息一下。」

小余道：「這兒有風，妳還是到石穴中去。」

辛沁在石穴中調息，小余在穴外守護。

淚水終於忍不住縱橫滿面了。

天快亮之時，辛沁調息完畢，道：「哥，說也不信，我眞的感覺沒有受傷，還有一種從未有過的舒暢之感。」

小余道：「這怎麼會？」

「哥，我眞的沒有騙你。」

這工夫穴外又傳來了老嫗的吼聲，道：「怎麼？你們兩個小崽子還沒有走？好！天生欠揍，我就揍你們個夠。」出手之下，兩小不論如何緊密的配合，七八招後已開始挨打。

奇的是，老嫗只是把小余砸出去或甩出去，對辛沁拳打脚踢却毫不留情，小余揮劍撲上，却又刺不到人。

奇的是辛沁被打得滿地翻滾，居然沒有哼一聲，小余心如刀絞，却不能不佩服她忍痛的功夫。

也許是打人打累了，老嫗停了手。

小余很仔細地打量這個狠心的老嫗道：「老虔婆，妳到底是『鬼面神醫』拓拔老前輩的什麼人？」

「我是他的老婆。」

小余道：「拓拔前輩行俠仗義一生，想不到他的老婆却是如此。」

「怎麼？你敢罵人？」

「不是罵人，妳一點同情心都沒有，未免辱沒了老前輩的俠譽，眞爲他老人家惋惜。」

「你見過拓拔老鬼？」

「沒見過，但老前輩俠名久著是不會假的。」

「你們兩個小崽子給我聽着，要盡快離開這裡，人反正活不久了，該熱乎就熱乎，人生幾何？日子一天天減少，要治病找江淼和找拓拔崑崙是一樣的。」

語音已在一里外迴盪了。

（未完・十七）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